

死城

第十四章 地下交易

所有在场的高手，既不知这神秘人的来路，更听不懂得所谓的什么“总监”，一般江湖帮派，根本没有这类的称谓，一个个面露惊异之色。

神秘人一晃身，划了半个圆弧，又回到原来位置，手中多了一个亮晶晶的小圆牌，冷极地道：“银牌弟子！”

黑衣人面色如死，怪叫一声，出手向神秘人手中银牌抓去……

“杀你并不为过！”神秘人冷喝了一声，挥掌切出。

栗人的惨号起处，黑衣脑碎额裂，横尸当场，红的白的狼藉一也。

在场的高手又是一阵骚动，这神秘人功力之高，的确是震世骇俗。神秘人把手中银牌朝地上一抛，道：“这就是死城门人的标志！”

死城两个字，震撼了全场，在武林人心中，死城是一个既神秘而又恐怖的地方，死城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而死城中人，也未公开露面江湖，除了十二门派掌门被劫持，迫十二门派各以一件不传秘笈交换掌门人的性命那回骇人事件之外，没有听说过其他行动，想不到现场竟有死城弟子现踪，看来死城已经参与这搜宝行动了。

这神秘人是什么来路，竟敢公然与死城为敌？每一个在场的高手，齐齐面现惊怖之色。

神秘人冰冷的声音再告响起：“各位此来的目的是要搜寻空空祖师？”

没有人答腔。

神秘人接着又道：“空空祖师并不在这古墓之中，各位可以请便了！”

人群中一个白发老人道：“阁下何以知道？”“信不信在于各位！”

“阁下该有个称呼吧？”

“有。可是没有说出来的心要！”

“凭阁下一句话，要遣走在场的朋友？”

“在下是一番好意，各位不信，尽可毁墓搜人便是！”突地，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空空祖师易容之术天下无双！”

神秘人冷冷地道：“不错，他也许就在阁下身边！”一句话说得众高手汗毛直竖，晚间丧生在“夺命椎”之下的数十具尸体，还赫然在目，如果空空祖师易了容潜在人群中，他要杀人却是防不胜防。

虽说空空祖师心黑手辣，轻功震世，很少敌手，但禁宫之钥的诱惑太大，贪婪的念头，使人忘了随时皆可丧生的危险。那阴恻恻的声音又道：“虽然空空祖师精擅易容之术，但他以一代宗祖自居，极少援用！”神秘人道：“也许今天是例外！”

阴恻恻的声音道：“精擅易容而且功力深夺取的人改变体形，并非难事！”

“这话是什么意思？”

“本人怀疑阁下就是……”

“就是什么？”

“空空祖师本人！”

所有在场的高手，早先本已起疑，现在一经说破，果然觉得事实极有可能，一个个面上开始变色。

神秘人哈哈一笑道：“朋友，你怀疑得有道理，但你错了，在下不是！”

“但阁下何以不把真面目示人？”

“这你管不着！”

“那么阁下将无法消除在场朋友的疑念！”

“怎么样？”

“阁下可能走不了！”

神秘人不屑地一哼道：“朋友，何妨站出来说话？”“当然可以！”随着话声，一个面色阴沉，目芒闪烁不定，身着一袭紫衫的中年人，越众而出。

人群中起了一阵低语，隐约中指出了这人的名号：“阴司秀才姚立。”

神秘人悠悠地道：“朋友是阴司秀才姚立？”

“不错，正是区区贱号！”

“这名号不祥！”

“阁下什么意思？”

“朋友如不自爱，恐怕要真的到阴司路上做秀才了！”

阴司秀才面色更是阴沉，仍是那死气森森的音调道：“未见得！”

“朋友的功力较之吸血狂人如何？”

“这……”

“朋友别不自量力！”

阴司秀才森森一笑道：“在下有个毛病，凡事务求水落石出！”说着转向群雄道：“朋友们，是行动的时候了，各位此来为的是是什么？还等待什么？”

这话的确具有极大的煽动力。原先发话的白发老人和另两个劲装剑手，业已欺身入场。空气在刹那之间骤呈紧张。

神秘人沉声道：“在下不愿滥杀无辜，各位不要迫人太甚。”

阴司秀才道：“阁下现出真面目，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神秘人冷笑了一声道：“在下不现出真面目，不信会有什么问题发生。”

“那就很难说了！”

“在下再次声明，各位虽然心存贪念，但此乃人情之所不免，不要迫使在下杀人！”

白发老者与两名剑手，业已到了场中央，与阴司秀才形成合围之势。

神秘人不动，虽然无法看到他的面孔，但却令人感到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森冷之气，迫人至极。

阴司秀才阴冷的面容毫无表情，比死人只多了一口气，但眼珠却在不停地转动，显然他心中在疾转着念头。空气紧张令人鼻息皆窒。

神秘人冰寒至极地发话道：“在下言止于此，得走了！”说着脚步一那……

两名剑手，首先拔剑，凌厉绝伦地罩身劈向神秘人，几乎是同一时间，白发老人呼的扫出一掌，阴司秀才却按兵不动。银虹划空，惨号栗耳，两名剑手兵刃脱手飞出。人却栽倒现场，白发老人连退了三四步，口血染红了颌下白须。人群中起了一阵低沉的惊呼。

阴司秀才片言不发地弹身追出场心。

白发老人怒视了神秘人一眼，越围而逝。

就在此刻，无数黑衣人涌现，在人圈之外又加了一重人圈。内围数十高手骇然变色。

一个黑袍蒙面人，飞泻落入场中央，目光灼灼，透过面巾小孔，环扫了现场一周，沉声发话道：“各位朋友可以离开了！”

人圈中一个声音道：“阁下哪路高人？”

神秘人突地扬声道：“各位的确可以离开了，平白送命何苦，这位便是死城属下秘探总监！”

黑袍蒙面客双目暴射厉芒，迫视着神秘人道：“你知道得不少？”

神秘人冷冷地道：“好说！”

“不错！”

“你胆子不小……”

“夸奖了！”

“现在拉下你的帽子！”“阁下口气很不小。”

“老夫不耐歪缠，爽快些！”

“阁下何不除下面巾？”

“找死！”

黑袍蒙面客一喝话声中，拍出了一掌，这一掌看来毫无火气，但潜劲如山，而且中藏无数变化，的确是玄诡辣得世无其匹。

神秘人滑退了五尺，避过这惊人的一击。

黑袍蒙面客一击落空，间不容发地又拍出两掌，较之第一掌更见厉辣阴狠。

神秘人再退八尺。

四周的黑衣人，缩小了包围圈，场中央空地仅有五丈方圆。

黑袍蒙面客冷喝道：“你到底露不露相？”

“阁下认为办得到的话，尽管出手！”

“接掌！”喝话声中，黑袍蒙面客双掌齐推，劲气暴卷，势可撼山栗岳。

神秘人这次可不再闪让，挥掌相迎。

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起处，劲风裂空生啸，久久不绝，尘沙草石遮没了五丈的空间，也淹没了场内人影。视界复明，黑袍蒙面客与神秘人之间的距离，拉到了三丈之外。这一击，可谓之惊世骇俗，武林罕见。

就在此刻，一阵刺耳怪笑，倏告破空传来，笑声中，一条巨大向身影，旋落当场。来的，赫然是天下第一魔。天下第一魔狞恶地一挥手道：“滚到旁边去打，别碍老夫的事！”神秘人与黑袍蒙面客双双向后挪了数步，停手不入，目光转向了天下第一魔。

天下第一魔面对古冢，一掌劈了出去。“轰隆”巨响声中，沙石飞扬，整个墓顶塌了下来。两掌！三掌！墓道坍塌，露出了一具锈蚀斑剥的巨棺，一望而知那棺材是青铜所铸。

所有的目光，全投射在那具铜棺之上，古冢铜棺，显见被埋的人当初必非等闲。

如果说空空祖师真的匿身在古墓之中，此刻该已现身了。

天下第一魔自顾自地嘿嘿一阵冷笑，举掌拍向铜棺。“锵！”土石飞扬，回声震耳，铜棺纹丝不动。

天下第一魔不期然一收双掌，碧芒暴炽，红发根根倒竖，身形半挫，双足陷入土中半尺之多，双掌再度扬起，就待劈出……

一声娇喝，倏告传来：“慢着！”声音不大，但却使人有心摇神悸之感。

天下第一魔不期然一收双掌，碧芒扫处，只见身畔丈许之地，不知何时已俏生生地站定了一个头簪白花的黑衣少女。

这少女来得如鬼魅，以场中人的功力而论，任哪一个都是武林中罕见的角色，竟然没有人发现她是如何现身的，尤其外围近百双皮眼睛，竟然有目如盲。

黑衣少女肤白赛雪，貌美如山，只是那身装束显得有些鬼气。

天下第一魔狞恶地道：“丫头，你知道老夫是谁？”

黑衣少女冰冷地一笑道：“妖魔小丑而已！”这黑衣少女口气之大，令人咋舌，堂堂天下第一魔竟被称为妖魔小丑。天下第一魔可能是生平第一次被人当面如此奚落，而且对方是个不见经传的少女，气行浑身直抖，狞声道：“老夫打碎了你！”

黑衣少女噗哧一笑道：“天下第一魔，别臭美了，现在场中一个蒙面人，一个遮面人，任你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信可以试试看！”这话说得神秘人和黑袍蒙面客暗地一震。天下第一魔睥睨不屑地一扫两人，又转向黑衣少女道：“丫头，老夫杀人如摘草，你……”

黑衣少女娇笑道：“我来是给你一个忠告！”“世上居然有人要向老夫提忠告，真是奇闻！”“信不信由你，你已死在目前！”

“什么？”

“我说你死在目前还不自知！”

天下第一魔怪吼一声，快逾电光石火的向黑衣少女抓去。黑衣少女娇躯如风中弱柳似的一阵摇摆，只差半寸，没有抓中。

天下第一魔一抓不中，改爪为掌，横里削出，快得肉眼难辨。

黑衣少女从容地闪身避开，仍是险极的半寸之差，滑过掌锋。这两手，满场皆震，谁也想不到一个少女会有这等不可思议的身手。天下第一魔不由窒住了。

黑衣少女若无其事的又道：“如果你现在你自断右臂，立即离开，还可保全一命！”

天下第一魔振声狂笑道：“丫头，你认为老夫会吗？”“那你死定了！”

“谁敢奢言取老夫性命！”

“信不信由你，你劈棺吧！”

天下第一魔不由心里发毛，黑衣少女的功力，是他有生以来所仅见，但一代魔头，岂会被几句话唬住，一弹身又到铜棺之前。

黑衣少女冷冷的接着又道：“你的目的不过是要搜找空空祖师，想夺取那禁宫之钥，告诉你，空空祖师不在墓中，也不会再在铜棺之内，你毁墓劈棺，照律就该死，要你自断一臂，算是极便宜的了！”

“丫头，你是何人门下？”

“这点你不必问了，我只是提忠告而已！”

“你怎知道老偷儿不匿在棺内？”

“如果有，在你劈墓之时他也早溜了，古墓之内，墓道纵横，他不会躺在棺里等你劈吧？”

“老夫并非三岁孩童，老偷儿昨夜仍在杀人，而坟场四周已被人严密监视，他飞也飞不出去，整座坟场只有这古墓可以藏身，老夫断言这铜棺必是墓道的入口之一。

“那就请吧！”

天下第一魔犹豫片刻，终于举掌劈向了铜棺。骇人的狂飙卷处，棺盖陡然开启。所有在场的人连意念还没有转过来，棺盖又自动合上。

“哇！”一声凄厉震耳的惨号过处，天下第一魔庞大的身躯，“砰！”然栽了下去，刹那之间，会场呈现一片死样的静寂。每一个人血液，似乎都在这刹那间凝结住了。

恐怖！令人难以置信！而更令人恐怖的，是这头簪白花的神秘少女，她

与古墓铜棺，必有牵连。

天下第一魔身躯蠕动了数下，口里断续地道：“杨……丽……卿，这笔血债……老夫……来世……”

神秘人猛一弹身，到了天下第一魔身畔，栗声道：“你说什么？”没有答话，天下第一魔真的死了。

神秘人喃喃地念了一声：“杨丽卿！”转身向铜棺欺去。黑影一晃，黑衣少女已拦在头里，厉声道：“你找死不成？”

神秘人大喝一声道：“闪开！”

黑衣少女道：“你准备做什么？”

“找人！”

“谁？”

“棺中人！”

“你知道棺中是什么人？”

“杨丽卿！”

“你错了！”

“难道不是？”

“百分之百！”

“在下眼见是实……”

“宇文烈，你不要莽撞！”

神秘人骇然退了三四步。

黑袍蒙面客沉道：“原来你就是铁心修第二？”所有外围的黑衣人，全部为之动容。

神秘人伸手抓落遮阳笠，露出一张俊美而冷漠的面孔，脱去土蓝布大褂，现出白色劲装，他，果然是宇文烈。宇文烈转目一扫黑袍蒙面客道：“不错，是在下，怎么样？”“跟老夫走！”

“跟你走？”

“嗯！”

黑衣少女粉腮带着一抹冷笑，向黑袍蒙面客道：“他为什么要跟你走？”

“不干你的事！”

“可是姑娘我却管定了！”

“阁下何妨试试看？”

宇文烈冷极地哼了一声，接过话道：“密探总监，在下正有这意思拜访贵城主，不过……”

“不过怎么样？”

“在下先办这里的事！”

黑衣少女抢着又道：“朋友，带你的手下离开这里！”黑袍蒙面容冷声道：“会的，待宇文烈一路！”“他现在没有空！”

“姑娘代表他说话？”

“亦无不可！”

“姑娘何人门下？”

“这阁下就不必问，我不会告诉你的！”

“老夫言出不改！”

“非要宇文烈同行不可？”

“你办不到。”

“不见得！”“那你就试试看！”看字方落，素手已挥了出去。黑袍蒙面客骇然抽身暴退，他感到对方这一招完全无懈可击，而且凌厉诡辣得世无其匹，除了闪让，根本无从接架化解。

宇文烈也不由心头泛寒，这少女但神秘而且近乎恐怖。黑衣少女素手一收一放，一股阴风飒然卷出。黑袍蒙面客陡地一震，退了两个大步。

黑衣少女道：“如何，阁下走是不走？”

黑袍蒙面向四下一挥手，黑影划处，如一缕烟般飘逝，所有的黑衣人，也随着纷纷离开，乱葬岗回复了平时的幽寂阴森，只是地上多了数十具尸体。

宇文烈这才向黑衣少女道：“姑娘如何称呼？”黑衣少女粉腮突地一沉，道：“你跟我来！”“在下问姑娘如何称呼？”

“现在不告诉你！”

“在下为什么要跟你去？”

“当然有事！”

“何不说明白些？”

“到时自知！”

“对不起，在下没有这份闲空。”

“在下偏不信这个邪！”

“那可由不得你！”

“我会要你信的！”

宇文烈心念一转，道：“棺中人到底是姑娘的什么人？”“你非要知道不可？”“是的！”

“是我的师父！”

“令师尊姓大名？”

“歉难奉告！”

“那在下只好自己开棺一看了！”

“除非你想死。”

“在下不爱威胁！”

“宇文烈，你到底目的何在？”

“在下要找杨丽卿！”

“家师并非杨丽卿，这名字根本没有听说过！”“可是天下第一魔临死之时，分毫提到了杨丽卿这名字？”“你去问死者吧！”

宇文烈心念数转之后，一咬牙道：“在下觉得还是问活人比较妥当！”身形一划，到了铜棺之前。

“你敢！”娇斥声中，一股阴风疯卷和向了宇文烈。阴风罩身，宇文烈打了一个冷颤，但却无异状，因为他修习的修罗神功和九忍神功殊途同归，都有保脉护穴的功能，尤其已死的那诛心人传给他的赤阳功，是阴寒功力的克星，所以黑袍蒙面客经不起一击。而他夷然无损。

黑衣少女一击无功，粉腮不由变色。

宇文烈冷眼一扫对方，俯身就要去揭棺盖……

黑衣少女素手一圈，凌厉无比的划向宇文烈背后六大要穴。

宇文烈双手已抓及棺盖边缘，同一时间，背部六大要穴同时被拂中，虽说神功护穴，不虞受伤，但对方功力太高，仍使人全身狂震，弹开八尺之外。

黑衣少女粉腮一变，她想不到对方竟然不惧阴掌，不怕点穴。

宇文烈俊面冷得像冰块，怒声道：“姑娘若再拦阻，莫怪在下出手无情！”

黑衣少女不屑的冷哼一声，道：“宇文烈，天下第一魔如何死的，你是亲眼所目睹的吧？”

宇文烈下意识的打了一上冷战，这棺中人功力之高，的确无法想象，但他的目的是要证实棺中人是否他一心要找的杨丽卿，天下第一魔临死的几句话，使他悬疑莫释，杨丽卿能毁蛇谷怪人，活埋死城总管戚嵩，当然出能毁天下第一魔，愈想愈觉所猜不错，当下傲然道：“在下承教了！”话声中再度欺近棺前。

黑衣少女娇躯一晃，出手如电，迅捷奇奥无比的一把扣住宇文烈手腕，宇文烈一挣而脱，就在他挣脱的同时，但觉“冲”“带”两脉交会的地方一麻，登时真元全懈，有一种瘫痪了的感觉。

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对方点的非经非穴，枉有神功护体，完全发挥不了作用，这与他师傅的计辰夺命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更见奇玄，更见功力。身形一连几晃，他终于虚弱得栽了下去。

黑衣少女凝声道：“宇文烈，我无意伤你，但不能不出手，因为我不愿意你冤枉送命，棺中人并非你要找的什么杨丽卿，天下第一魔并未指明棺中是杨丽卿，可能，这是他平生一个愿望，而在生命消逝的刹那，不自禁的说了出来。”宇文烈有气无力地道：“姑娘何不用事实证明？”“我用以制住你奇经八脉之外的‘紫微脉’所用的手法即可证明！”

“这……”宇文烈默然了，他不知道武林中谁具有这种手法。

黑衣少女抑低了声音道：“家师数十年不现江湖，如你冒昧，启棺，定遭杀身之祸，坦白告诉你，这铜棺是家师的安身之所，明白了吧！”

宇文烈咬了咬牙道：“在下暂时相信！”

“好！”素手一拂，宇文烈全身一轻，真元复聚，跃身而起。

“现在随我来！”

“姑娘不说原因，在下歉难从命！”

“你怕？”

“在下不爱激，全凭自己意向处事。”

“你倒是高傲得紧？”

“随姑娘如何说吧！”

“如果我说某人因你之故而失去自由，你愿不愿去呢？”谁因在下而失去自由？”

“空空祖师！”

宇文烈不由心头巨震，骇然道：“他因何失去自由？”黑衣少女冷冷地道，“因为你呀！难道你不明白为什么？”“为了禁宫之钥？”

“你很聪明，老偷儿把到手的宝物交还给你，难道你……”“这手段未免太卑鄙了！”

“卑鄙与高尚其间相差多少？”

宇文烈怒哼一声，心头浮起昨夜感人的一幕……

在奔来此地的途中，突被一个年轻剑客所阻，那年轻剑客递过一个布包，道：“原璧奉赵，当日天台道上，本人知道群豪虎视眈眈，以你的身手，虽可保无虞，但武林中奸诈百出，防不胜防，所以暂代保管……”包裹中赫然是失落的禁宫之钥和那幅诛心人托付的地图。

年轻剑士，是空空祖师乔装易容。空空祖师在说完之后，掷下一顶阳笠，

一件土蓝布大褂，不容多问，又道：“换上它，到乱葬岗看热闹。”

空空祖师易容巧扮，混在人群之中，先后搏杀了数十高手。这些，可以说决无人知，但，空空祖师却被制了，事实非常明显，对方要以之胁迫自己交出禁宫之钥。

是谁能有这高的身手，制住了轻功无敌的空空祖师？”心念之中，栗声道：“姑娘，空空祖师已落入贵方之手？”

“目的要在下文出禁宫之钥换取他的自由？”

“不单是自由，也可以说是生命。”

“姑娘知道在下一定会交出来？”

“会的！”

“为什么？”

“凭铁心修罗第二六个字，老偷儿有情在先，你不能无义于后。”

“好卑鄙的计谋，请带路！”

“请！”

黑衣少女弹身前导，宇文烈紧紧追随，顾盼间，驰下了乱葬岗，眼前是一片密林。

一阵暴喝挟以惨号之声，由林中传出，隐约中似听到黄金城三个字，宇文烈心中一动，急刹身形道：“什么事？”“在下要入林看个究竟！”

“那关你什么事？”

“这点姑娘就不必多问了！”话落，人已朝林中射去。林中，激斗方酣，数十黑衣人，包围着六名黄衣人，双方正作殊死之斗，地上，横七竖八，已躺下了十多具尸体，其中四具是黄衣劲装。一个黑袍蒙面人，站在场边，指挥战斗。照情况判断，六名黄衣人已成了强弩之末，至多半刻，将全军覆没。

宇文烈略一盘算之后，弹身……

一只柔荑，按上了他的肩头，是黑衣少女的声音：“你想做什么？”

“助黄金城六名未死的高手一臂！”

“这不是多管闲事？”

“这是在下自己的事，与姑娘不相干！”

“你救不了人！”

“何以见得？”

“你不能在三五招之内击败那黑袍蒙面人吧？”“这……可以试一试！”

“但情况已不许你试了！”一声惨号过处，又一个黄衣人倒了下去。

宇文烈大喝一声，飞射入场，双掌挥处，三个黑衣人横尸当场。所有场中的黑衣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得一室，但随即又开始恶斗，五个黄金城属下高手，在三五人不等的联攻下，险相环生，已到了末路穷途。

墓地，惨号频传，撕空震耳，黑衣人接二连三地栽了下去。转眼工夫，黑衣人死亡过半。

出手的，正是那头簪白花的黑衣少女，招式之狠辣，世无其匹，素手近动之间，黑衣人当之立毙，连受伤的部没有。一旁，宇文烈与黑袍蒙面客打得黑地昏天，黑袍蒙面客身手之高，令人咋舌，力拼了近十招，竟然毫无败相。“住手，”娇喝声中，双方不期然的全住了手。黑衣少女目注黑袍蒙面客道：“总监，如果你不带人滚的话，将不剩半个活口，连你阁下在内。”

黑袍蒙面客扫了一眼遍地积尸，厉声道：“姑娘留个名？”黑衣少女冰寒的一笑道：“算了吧，你阁下还是走的好！”黑袍蒙面客栗声道：“好极，

后会有期！”一声令下，与残存的十几个属下，狼狈而逃。

五个黄衣人浑身浴血，呆立场中。

黑衣少女一摆手道：“走吧！”

宇文烈默然颌首，双双逝去。

黄衣人之一高叫一声：“宇文少侠……”但宇文烈的身影，已如烟般消失了。

宇文烈随着神秘的黑衣少女，折身出林，奔上另一座与乱葬岗遥遥相对的山岗，不久，来到一座败落不堪的土地祠前。黑衣少女娇躯一刹道：“到了！”

宇文烈为之愕，难道这黑衣少女就存身这败落的土地祠中？不可能呀，这小祠有前无后，暂避风雨还可以，栖身决不可能。

正自不解之际，只见黑衣少女在神龛前的巨大香炉上一阵摸索，神龛前石板一翻，露出一个黑黝黝的穴口。黑衣少女道：“请进！”

宇文烈一横心，举步走入穴口，无尽的石阶，斜斜向下延伸。石级似乎无穷无尽，而且是笔直的向下，足足盏茶工夫，石级走尽，眼前是一条地道，潮湿阴森，霉气扑鼻，以宇文烈内力的精纯，也仅能隐约辨路。

黑衣少女抢前领路，又是盏茶工夫，眼前陡地一亮，已来到一间巨大石室之中，那光线，是发自顶上悬挂的一颗拳大明珠。

宇文烈目光一扫之下，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石室居中是两口并列的水晶棺材，棺中人物栩栩如生，像是睡着了似的，靠右的一口，纱帽袍笏，俨然王者之相，靠左的一口，是一个凤冠盛装的女人。

棺材四周，白骨堆堆，金玉饰刀剑盔甲散抛。显然，这是一座古代王侯的墓穴，那些白骨，自是殉葬的武士和妃嫔无疑。

死寂、阴森、冷人油然而生恐怖之感。当下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黑衣少女却不知何时失了踪，这一发话，穴中立起嗡嗡回应之声，宇文烈不由头皮发炸，汗毛逆立。难道自己是白日见鬼？便黑衣少女明是活人。

略一移步，脚下便是一阵枯骨碎裂的咔嚓声，令人毛骨皆栗。

“请进！”声音发自前端一道拱门之内。

宇文烈怀着一颗狂跳的心，硬起头皮，闯了进去，眼前是品字形排列的三间石室，右边一间，金椅玉案，古玩典籍，琳琅满目！左边一间，锦帐低垂，妆台陈设，豪华至极；正对面，室门半掩，隐约可见几案摆设，黑衣少女，已伫立而候。“请！”黑衣少女冷冰冰地再招呼了一声。宇文烈大踏步推门而入。

长案之后，是黑色帐幔，低垂及地，案旁交椅上，坐着一个精悍瘦小的白发老人，目光灼灼，像煞孙悟空的一对火眼金睛。

宇文烈从眼神身材上断定老人便是空空祖师，他见对方时，对方化装成一个少年剑客，现在才是直面目，当下一抱拳，激动地道：“见过前辈！”

空空祖师无可奈何地苦笑道：“小子，你怎么来的？”宇文烈语带怒意地道：“被强请而来！”

“老夫一番好意，却弄巧成拙了！”

“不，若非前辈伸手，禁宫之钥早已落入死城之手！”“对果并无两样。”

“晚辈极感盛情！”

“用不着，老夫生平只佩服一个人，就是令师铁心修罗，所以才出手弄

这一手，想不到反而害了你！”

“哪里话……”

黑衣少女已来到两人身前。

帐幔之后，陡地传出一个阴冷彻骨的女人声音道：“可以送老偷儿出去了！”

黑衣少女恭应道：“徒儿遵命！”

空空祖师灼灼的目芒瞟向了宇文烈，全是惑然不解之色。宇文烈更是震惊莫名，对方为了禁宫之钥而劫持空空祖师以要挟自己，现在尚未谈及正题，却要空空祖师离开，难道对方已视自己如掌中之物？

黑衣少女向空空祖师一抬手，道：“前辈请！”空空祖师双睛连眨，精芒熠熠逼人，沉声道：“要老夫离开？”

“是的！”

“宇文烈呢？”

“前辈就不必过问了！”

“老夫得弄明白才走！”

宇文烈心念疾转决不能让空空祖师因自己而受累，看此地的情况，吉凶难卜，既然对方条件的放他走，该是求之不得的事，当即接口道：“前辈，还是及早离开吧，容后再见！”“小子，你知道此间主人的目的是什么？”

“禁宫之钥而已！”

“你准备放手？”

“晚辈自有主张，前辈请吧！”

黑衣少女冷声道：“前辈，家师说话向来只说一次！”空空祖师目光射向那帐幔，正待开口……

黑衣少女已然觉察，淡淡地道：“家师已憩息去了！”空空祖师沉声道：“如果令师的目的是禁宫之钥，东西在宇文烈身上，交出东西后与老夫一道离开……”黑衣少女道：“晚辈不敢擅作主张，只知遵从师令！”“如果老夫不走呢？”

“晚辈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威胁老夫？”

“这不算威胁！”

宇文烈再次道：“前辈，请移驾如何！”

空空祖师踌躇了半晌，肃然道：“好，小子，老夫在南昌城等你三天！”

接着转和黑衣少女道：“三天之内如果不见宇文烈出墓穴，老夫就认不发生不幸，话先说明，老夫倾力周旋！”宇文烈内心大是激动，恭谨地道：“前辈，盛德永铭五中……”

黑衣少女打断了宇文烈的话头，向空空祖师道：“放心，他死不了！这一点晚辈可以保证！”

空空祖师立起身来，道：“宇文烈，三日之内南昌城见！”宇文烈感激地道：“晚辈准定赴约！”

黑衣少女笑向宇文烈道：“请静从稍候，最好是不要太好奇！”

宇文烈冷眼一瞥对方，不予置答。黑衣少女与空空祖师入室而去。

宇文烈枯坐室中，内心激荡不已，他的意念，仍集中在黑衣少女的师父是否杨丽卿这一点上，至于本身安危，倒不愿烦心去想。这谜底，藏在帐幔之后。他试着发话道：“前辈，可否示知尊名大号？”

除了回声，别无反应，此刻，真的是静如鬼域。

他下意识地绕过长案，到了黑色帐幔之前，一连伸了两次手，就是下不了决心揭开，一颗心却愈跳愈剧烈，几乎冲出口来。

他想到这一揭开帐幔，结果十分难料，但，仍抑不住那一股冲动的意念。

天下第一魔临死的一句话，使他不释于怀，黑衣少女承认棺中人是她师父，而他认定她师父极可能便是杨丽卿。

杨丽卿，神秘而恐怖的女人。

他师父铁心修罗要他找她，隐有致歉与赎罪之意。蛇谷怪人传他才忍神功，要他杀她。死城总管戚嵩，对他有救命之恩，而戚嵩惨遭她活埋。这些恩恩怨怨，亟待澄清。终于，他狠了狠心揭开帐幔。奇怪，幔后除了一道向上伸的石阶之外，空洞洞的一无所有。

他想，对方可能存身石阶之上。心念之中，再次发话道：“前辈可否赐见？”

依然没有反应，只有空洞洞的回声，倍增墓穴的恐怖。他再次犹豫起来，是否该追根究底？不论对方用计诱迫自己到这墓穴之中是什么意思，单只故作神秘不肯出示真面目这点看来，就大有蹊跷。心念中，脚步已不期然踏上了石级，石级极长，总在千阶以上。

走尽石级，又是一条平进的石砌甬道。“空！空！”单调的脚步回声，似有无数幽灵随在身后。

宇文烈硬着头皮，顺道行进，走了百丈左右，一道长方形闸门，开在头顶，用手一推，竟然十分沉重，当下单掌用力，往上一托，闸门应手而起，伸头一看……“呀！”忍不住惊叫一声，这闸门，赫然正是那铜棺材盖，残破的墓道，尚未复原，想不到绕了一圈，又回到乱葬岗古墓之下。

人呢？难道已离穴而出？他百思不得其解。

蓦地，身后一个声音道：“宇文烈，家师没有杀你算你幸运。我曾告诉你不要太好奇！”

宇文烈放落棺盖，回身向黑衣少女道：“姑娘，在下要面见令师！”

黑衣少女冷笑一声道：“说得轻松，家师不见生人！”“那把在下诱入此间，是何用意？”

“当然有借重之处！”

“禁宫之钥？”

“那只是一句玩话，家师无意于此！”

宇文烈一愣神，道：“那是为了什么？”

“等会你便知道！”

“此地只有贵师徒两人？”

“不错！”

“那对空空祖师下手的是姑娘了？”

“就算是吧！”

“姑娘好身手！”

“宇文烈，我没时间与你斗口，来吧！”

两人回到原来设有帐幔的墓室。

黑衣少女朝椅子一指道：“请坐！”说着，自己已在一旁落座，宇文烈依言坐了下来。

黑衣少女静默了片刻，粉腮一肃，沉缓地开口道：“宇文烈，本人奉家

师之命与你谈一桩交易！”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交易？”

“不错！”

“要借重你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修罗神功？”

“这……”

“我说过是交易，并非平白借重，你可以提一个要求作为条件！”

“姑娘说明白些。”

“家师因练功不慎，走火入魔，右腿成残，经穴十九不通，因为所练功力属纯阴，必须以纯阳真力助其打通，而武林中有修罗神功一门凌驾任何纯阳功力之上，所以才委曲了一下空空祖师，请你来此。”

“就是这样？”

“嗯！”

宇文烈心念疾转，救人乃是武道本色，无须什么交换条件，但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是否是自己要找的人，这一点必须先弄清楚。“令师如何称呼？”

“这一点你是否可以不问？”

“在下有知道的必要！”

“你的目的不过是怀疑家师是否你要找的什么杨丽卿……”“在下承认是如此！”

“我以人格担保不是，家师不出江湖已近四十寒暑！”“真的？”“你这话未免欺人太甚！”

“在下希望一瞻令师尊容？”

“我说过家师不见外人！”

就在此刻，帐幔之后突地又传出那阴冷的声音，道：“老身在这里，你看吧！”

宇文烈陡地站起身来，忍不住心头一阵狂跳。帐幔微启，露出了一个白茸茸的人头。

宇文烈目光一扫之下，打从心底里冒出寒气，那简直不像是一个属于人的头面，而是一个狰狞的恶鬼。只见白发纷披，脸上堆堆累累，全是紫黑的斑点，加上皱折的皮肤，不正的五官，形成了一张恐怖至极的脸面。

帐幔复原，恐怖的你脸消失了，但这已足够他终生不忘。天下，居然有这样丑恶的脸孔。从形貌判断，对方的年龄怕在百岁之上，当然，不会是杨丽卿。

黑衣少女微带愠意地道：“你满意了？”

“在下很抱歉！”

“所谈的交易如何？”

“在下无条件接受！”

“不行！”

“什么，不行？”

“家师生平不受人恩惠！”

“在下没有什么条件可提。”

“你可以随便说一样。”

“也没有！”

“这……这样吧，我师徒算是欠你一个条件，今后如有需要，你可以随时提出。”

“可以！”

一只枯瘦如鸟爪的手，伸出帐幔之外，平放在长案上。黑衣少女道：“可以开始了，请你以双手分别附在手背脉根穴与腕间寸关尺脉，然后以修罗神功徐徐迫入！”

“在下知道！”宇文烈移身案前，默运修罗神功，双掌顿呈莹白如玉之色，然后分贴脉根与腕脉两穴之上，徐徐迫入真气。

盏茶工夫，宇文烈额角现汗。黑衣少女紧张地守伺在一旁。

半个时辰之后，宇文烈汗湿重衫，俊面一片苍白，显见损耗真力之巨。

前后足足两个时辰，在对方手臂一震之下，宇文烈撒掌收功，但人已疲惫不堪，有如大病初愈一般。

帽后传出阴冷依旧，但却微带激颤的声音：“宇文烈，老身不忘你这笔人情，雯儿，照料他！”

黑衣少女应了一声：“是”然后向宇文烈道：“请随我来！”

宇文烈目前，亟需调息以恢复损耗的真元，默默地随着黑衣少女离开石室，到了外间。

黑衣少女朝右边那间弄清设豪华乡闾一指，道：“请自便！”

宇文烈进入室中，一股幽香直透鼻观，一扫外面那阴森恐怖之气。从室内的布置来看，不输于王公府第人家的香闺，当下一皱眉道：“这房间是……”

黑衣少女面上的冷云一扫而空，十分诱人的一笑道：“这是我起居的地方！”

“什么，姑娘的香闺？”

“墓穴之中，香闺两字未免迹近讽刺，叫卧室吧！”宇文烈不由心中一荡，黑衣少女把自己带到她的卧房是什么意思？

黑衣少女掩口一笑，又道：“我叫邱雯，你叫我名字好了，姑娘两字太刺耳。”

宇文烈“哦！”了一声道：“在下在此调息，似乎……”邱雯小嘴一噘，道：“随你便，对面房间是家师贮物之所，容身不便，外面晶棺枯骨，那味道颇不好受，你看着办吧！”宇文烈十分为难地瞟了邱雯一眼。邱雯已自顾自的收起锦帐，移开衾枕，露出玉石床面，道：“相公，将就些吧，我不打扰你行功，再见！”说罢，姗姗移步离开，到了门边，有意无意的回眸一笑，方才半掩房门而去。

宇文烈实在疲累不堪，当下无可奈何的脱靴上床，面里跌坐，运功调息，瞬间便入了忘我之境。

功毕醒时，但觉内元充沛，毫无不适之感，珠光耀眼，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床前，矮几之上，已摆了数碟精致的小菜，一碗热腾腾的饭。墓穴之中，居然也有这等排场，的确是匪夷所思。

他毫不客气的用完饭菜。黑衣少女邱雯适时现身。“相公，家师嘱致谢意，并重申前诺，欠相公一个条件！”宇文烈讷讷地道：“小事不足挂齿！”

“人无信不立。”

“在下想告辞了！”陈青云 武侠精品

死城“要在下赶到少林寺？”

“是的，有一样东西请少侠过目！”说着，递进了张柬贴。宇文烈接到手里一看，骇然道：“武林贴？”

“是的，少林寺向当今十一门派和知名之士武林发出武林贴，约期集会嵩山，共商除魔卫道之计，这贴子是家师代收的！”

“哦！”

“十二门派掌门，已无一幸而免……”

“什么？”

“自上次死城换命之会后，生还的崆峒、衡山、泰山、邛崃、点苍、太极等六大门派掌门，在一夜之间被杀！”宇文烈心头巨震，栗声道：“有这样的事？”

“此事目前已轰传江湖！”

“是死城派人下手？”

“除此别无解释！”

“好，谢谢你传讯！”

“在下另有要事，告辞！”

“请便！”

欧阳治拱手一揖，电闪逝去，身法之奇奥，的确是高人一等，名师出高徒，这证明了空空祖师的轻功身法，在武林中堪称一绝。

宇文烈登时心绪如潮，嵩山之会该不该去参加？死城与他可说仇上加恨，恨上添仇，他必须独力了断，不愿因人成事，嵩山会期在一月之后，尽有时间先赴死城，最最迫切的事，莫过于查明父亲白世奇的生死，和神风帮消失之谜。“墓穴幽森，不敢屈留，江湖道上再见！”

“请带路！”

“请！”一阵奔行，出了墓穴，外面已是第二天的早晨。宇文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宛若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邱雯不胜依依地道：“相公珍重，再见！”

宇文烈的心，已奔向那些亟待了断的恩怨情仇，虽然邱雯在不言中的表示，他未始一无所感，但，他不愿去想，也不愿放在心里，茫然地应了一声：“再见！”一抱拳，转身疾奔而去。

首先，他须到南昌城一晤空空祖师，以践三日见面之约。顾盼之间，官道已然在望。

突地，一个声音道：“来的敢是宇文侠！”

宇文烈一怔，刹住奔行之势，一个村落打扮但秀逸非凡的少年，已站在身前。

“噫，你是谁？”

“在下欧阳治，奉恩师之命在此等待少侠！”“等我！”

“是的！”

“令师是……”

“妙手空空，安度无穷岁月……”

“哦！空空祖师前辈的高徒。”

“不敢！”

“令师呢？”

“有急事离开，他老人家嘱咐如等到少侠，请少侠赶到嵩山少林！”

但，他又想到禁宫之钥与诛心人交托的地图，带在身边，诸多不便，应该先送到山腹密宫，交与丈母长公主，同时代黄金城城主的女儿柳玉蝉口信与冷罗刹，这样，算是了了两件心事。心念既决，弹身就等上道：“……

暮在此刻，一条极其眼熟的纤纤人影，踉跄疾奔而至。

“相公！”

宇文烈尚未来得及分辨来的是谁，人影业已“砰！”然栽了下去。

“是你？”宇文烈惊叫一声，奔近那人身前，内心下意识的一沉，这是他每次见到他妻子姜瑶凤时，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他分不清这到底是厌恶？是怨忿？抑是愤恨。但，这意识仅是刹那的反应，随生随灭。

姜瑶凤是他的妻子，虽然他们的结合可能摧毁了他的毕生幸福，使他痛苦终生，虽然到了今天，他和她只是名份上夫妻，没有敦行周公之礼，可是，妻子总是妻子，她总胜过一个陌生路人。

他俯下身去，急声唤道：“娘子！娘子！”

姜瑶凤凄哼了一声，张口喷出一股鲜血。

宇文烈焦灼地道：“娘子，怎么回事？”

姜瑶凤眸中尽是骇芒，歇斯底里地道：“鬼……僵尸……鬼……”

宇文烈剑眉一皱，道：“什么，你说鬼？”

蓦地，一声震天的“轰隆！”巨响，破空传至，远远只见一股沙柱，冲天而起，赫然发自乱葬岗上。宇文烈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他想到黑衣少女邱雯，也想到墓穴中的一切，妻子口中的鬼，莫非是指邱雯的师父……心念未已，只听姜瑶凤骇极的叫道：“来了！”宇文烈又是一震，果见一条白渗渗的人影，冉冉而至，像是御风而行。

白影瞬息间便到了身前三丈之处，陡地静止不动。宇文烈目光一扫之下，不由皮肤起栗，寒气大冒，那白影，骇然是一个面无血色，眼射绿芒的怪人，一身从上而下，白帽、白袍、白袜、麻鞋，衬着惨白如雪的肌肤，活脱是传说中的白无常。当然，大天早晨，即使真的有鬼，也不敢现形。宇文烈俊目放光，精芒似电，罩定了对方面道：“阁下何方高人？”

“嘿嘿嘿嘿！老夫死亡使者！”

“装神扮鬼，算哪门子英雄？”

“你就是铁心修罗第二宇文烈？”

“一点不错！”

“你的死期到了！”

宇文烈嗤之以鼻，朝姜瑶凤一指道：“是阁下伤了她？”“嘿嘿嘿嘿……”又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宇文烈向前一期身，道：“阁下若不报出来历，在下要得罪了？”

死亡使者声音沉郁得像是发自地底地道：“宇文烈，本使者超度你！”一扬掌，一股排山劲气疾撞而至。宇文烈有心一试对方功力，恃有神功护身，竟然不内不避。

“砰！”然巨响声中，宇文烈全身一震，退了一个大步，气翻血涌，他吃惊了，对方的功力高得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看来与他自己不相上下，心念之中，呼的一掌回敬过去。

“砰！”死亡使者照样退了一个大步。

一场惊世骇俗的搏斗，拉开了序幕。罡风雷动，沙尘蔽天，两条白影，穿梭般游动，只打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栗喝传处，人影乍分，两股血箭，

交叉激射。

死亡使者喘息如牛，宇文烈胸部也是急剧的起伏。

姜瑶凤此刻倚在一块石头上，娇躯簌簌而抖。

宇文烈抽出了阎王剑，把全身残存功力，全迫注到了剑身之上，怪剑青芒大炽，这一战他非赢不可，否则他自己不说，姜瑶凤也得赔上一条命。

他做梦也不到这自称死亡使者的怪人，一身功力，竟与自己的九忍神功、修罗神功两种盖世功力的总和不相上下。

场面充满了恐怖的杀机。死亡使者眼中绿芒闪闪，与鬼魅的确没有多大分别。

宇文烈阎王剑斜斜上举，脚步开始向前移动。一步！一步！每一步似乎就有千钧重，也含着无比的杀机。

生死胜负，全系于这一击。

死亡使者被宇文烈势态所慑，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

宇文烈大吼一声，身形暴进，阎王剑挟以全部残存内力，劈了出去。

青芒划空定会一闪而止。惨哼声中，死亡使者蹬蹬连退三四步，摇摇欲倒，左半边身已被鲜身濡湿，左臂虚软下垂，看去肩骨已被一剑拍碎了。宇文烈本身也因用力过度而摇晃不止。

“砰！”一声，姜瑶凤也许是因为宇文烈一剑创敌，仗以支持的精神一懈，晕了过去，由斜斜倚之势，滑落地面。宇文烈闻声回顾，心头大震，以为她死了，咬牙转身，摇晃不稳地奔了过去，一探脉息，知道也只是暂时晕绝，提起的心，才放下来。此刻，他自身难保，已无力为她疗伤。“娘子！娘子！醒来！”

姜瑶凤悠悠转醒。

“烈哥哥，允许我尽力吗？”

宇文烈一惊抬头，眼睛陡然一亮，一个美赛天仙的绿衣少女，已俏生生地站在身边，她正是白小玲。

白小玲会在此时此地现身，的确大出宇文烈意料之外，脱口道：“是你？”

白小玲满面忧戚之色，幽幽地道：“烈哥哥，你伤得如何？”

“我，不要紧！”他这才想起他所创的死亡使者，回头一看，死亡使者已消失了踪影。

“玲妹，你看到什么没有？”

“哦！我看见一个白袍怪人离开！”

“你听说过死亡使者这名称么？”

白小玲粉腮微微一变，道：“没有听说过！”“那就算了……”

“烈哥哥，让我为她疗伤？”

姜瑶凤挣扎着道：“不用！”

白小玲玉掌一伸，已贴上了姜瑶凤的“天突”大穴。姜瑶凤轻轻一叹，闭上双目。白小玲端正姿势，以本身真元，助姜瑶凤疗伤。

宇文烈看着这一对女子，感慨万千，一个是了根本不爱的名份妻子，一个是他爱而不能爱的痴情少女，心中不知是一股什么滋味。

工夫不大，白小玲额头鬓边，已渗出了粒粒汗珠。

宇文烈无声的一叹，迅速的用残余真元，循径运行，三周天之后，真元再度滋生，情况大见好转，九忍神功与修罗神功，其妙用在只要有一丝真元存在，便能生生，复原极快。十周天之后，宇文烈的功力恢复了八成光景。

白小玲功力不弱，半个时辰不到，已功圆果满，收掌静坐，自行调息。

姜瑶凤盈盈起立。

宇文烈淡淡地道：“娘子好了？”

姜瑶凤点了点头，芳心中对接受白小玲疗伤，似乎极不愿意。

宇文烈心念一转，悄声道：“娘子，你如何受的伤？”姜瑶凤似乎余悸犹存，向四下扫了一眼，才幽幽地道：“我听说不少江湖巨头，为了禁宫之钥齐集乱葬岗，我也赶了来，但已曲终人散，转了半夜，不得要领，古墓魔棺，引起了好奇之念，我试着开棺，哪知方一伸手，一道潜劲如山的阴风，从棺中卷出，把我震飞五丈之外……”

“哦！”宇文烈不由哦了一声，以天下第一魔的功力，当之立毙，姜瑶凤不死，已算是相当幸运的了。

姜瑶凤一顿之后，又道：“迷茫中，两个白袍鬼怪，齐临棺前，合手揭棺，阴风卷处，竟然伤不了两个怪人，而棺中跃出一个僵尸般的白发怪女人，与白袍人搏斗，十个照面，活活撕裂了一个白袍怪人，另一个见势不妙，疾遁而去，我当时神志不清，脑海中一直认为对方是鬼魅，及至看到了你，神智才告稍复，幸而还认得出你来！”

宇文烈伸手怀中取出禁宫之钥递与姜瑶凤道：“娘子，这就是半片禁宫之钥，你拿去吧，不要耽迂，立即返家……”

姜瑶凤诧然道：“给我？”

“是的，好完成岳父大人的愿望！”

“这愿望该由你去完成！”

“我……”宇文烈苦笑一声，接着又道：“娘子，我对这没有兴趣！”

“你打算怎样？”

“我有许多事要办，而且随时可能遭遇不测！”

就在此刻，两个与受伤而遁的死亡使者一模一样的白袍怪人，毫无声息的掩近前来。宇文烈无意中瞥见，忍不住惊“哦！”一声，面色大变。

第十五章死 城

宇文烈正要把禁宫之钥交与他妻子姜瑶凤之际，两个与死亡使者同一装束的怪人，悄没声息的掩到，宇文烈瞥见之下，不由俊面大变。

如果这两个怪人，与负伤而遁的死亡使者同一身份，同等功力的话，情势就相当危殆了，他自己力拼死亡使者，功力只恢复了八成，要接战一人都很难，姜瑶凤新伤初愈，白小玲因为替姜瑶凤疗伤损耗真元，正在调息，说什么无法应付对方。

两个形同鬼魅的白袍怪人，在距三人两丈之处立定身形。无形的恐怖气氛，迫得人鼻息皆窒。

姜瑶凤此刻神志已完全正常，对白袍怪人的出现，已没有先时的异常恐怖。

宇文烈把禁宫之钥朝姜瑶凤手里一塞，沉声道：“快走，我挡住他们！”

姜瑶凤一缩手，断然道：“不！”

宇文烈不由大急，如果自己抵不住两个白袍人之一，那姜瑶凤当然更非另一白袍人和敌手，纵使加上白小玲，也属徒然，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当下栗声道：“你不走？”

“不！”

“同归于尽？”

“未见得！”

“你想到令尊的期望没有？”

“这……不，我不能单独离开！”

“娘子，你带东西离开，我设法带白姑娘脱身！”

“相公，我是秉母命与你结合，你也许不以我为妻，但我却以你为夫，夫妻同气连枝，我不能这样自私，生死总在一起！”言词恳切，情义凛然，宇文烈既惭且感，他想，自己对姜瑶凤的态度与想法，也许错了……

白袍怪人之一，双目绿芒连闪，倏地怪笑一声道：“禁宫之钥！”

宇文烈心头一沉，寒声道：“两位何方高人？”

“嘿嘿嘿嘿，死亡使者！”

又是死亡使者，宇文烈迅速地把禁宫之钥塞在姜瑶凤手中，用力一推，大喝道：“走！”

姜瑶凤被这一推，跌撞出一丈之外，但，她仍没有走的意思。

宇文烈嗖的拔出了阎王剑，前车之鉴，他在功力未全复的情况下，不敢再以掌力和对方硬拼，一见姜瑶凤仍呆立不动，不由心火大发，厉声道：“你再不走，我一辈子恨你！”

白袍人之一，阴恻恻地道：“走？作梦！”两个白袍人诡异的目光，不时偷偷向正在调息的白小玲瞥上一眼。

姜瑶凤猛一顿脚，凄厉的地：“我走！”这一声是用了极大的力量才说出来的，话声中，娇躯电闪而起……

“回去！”白影一闪，宇文烈根本来不及阻止，白袍人之一已把姜瑶凤截回原地，行动之飘忽，功力之高深，的确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死亡使者，江湖中从未听说过，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

宇文烈心胆皆寒，弹身向截阻姜瑶凤的那死亡使者扑去，阎王剑挟骇电奔雷之威，同时罩出，这一击，大有使风云为之变色之势。死亡使者霍地弹

开丈外。

姜瑶凤再度弹身而起，另一死亡使者，已如幽灵般凌空截到。

宇文烈正待出手应援，那闪退的死亡使者，如涛掌力已告攻至。

“砰！”挟以一声惊响。姜瑶凤与那死亡使者凌空对掌，死亡使者垂直落地，姜瑶凤却被震得倒翻三丈之外。

宇文烈咬牙硬承对方一掌，阎王剑再度出手。

那死亡使者飘忽如魅，一晃而没，掌力却随卷而至，恶斗遂告展开。

阎王剑只得一招，出手无功，尚属首次，宇文烈寒气大冒。

一声凄哼传处，姜瑶凤身形摇摇欲倒。接着，响起一阵刺耳慑神的阴森狂笑，禁宫之钥已到了使者手中。

宇文烈侧眼一瞥，不由心头狂震，心神略分，被对方一招迫得退了五步之多，忙收慑心神，勉强再战，终因真力未复，一着失利，成了守多攻少之局。

那边，姜瑶凤厉叫一声，扑向了面前的死亡使者。

素手扬处，连演三绝招，挟恨出手之下，这三招的威势倒也未可小觑，死亡使者被迫得退了一个大步。但，毕竟是棋差一着，第四招出手，顿失凌厉。

暴喝声中，惨哼立传，姜瑶凤以一连几晃，栽子下去，恰巧跌在白小玲身畔。

死亡使者窒了一窒，高声道：“事关重要，本人先返复命！”

显然，这话是对正与宇文烈交手的同伴而发，声落，人影已杳。

宇文烈目眦欲裂，怨毒之气，几乎冲破顶门，栗喝一声，阎王剑青芒暴炽，挟雷霆万均之势，划了出去。

平头怪剑，无锋无刃，抬式只限于劈、砍、拍、打、扫、挑、点数式。一声闷哼，死亡使者被扫中肩胛，骨肉尽糜，血如泉涌。

宇文烈这一击可说是背城一战，用力过度，马步为之一浮，身形连晃，他这一招是胜在剑式，而非内力。

死亡使者身形一个踉跄之后，陡然暴进，连挥三掌。劲浪裂空厉啸之中，宇文烈倒栽到一丈之外，仰卧不起。死亡使者一声狞笑，弹身伸手，便朝宇文烈当胸抓下。这一抓如果抓实，宇文烈势非胸裂肚破不可。

危机千钧一发，但他欲振乏力，心里一急，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就在此刻，只听一声娇喝道：“住手！”

死亡使者不期然的收掌后退，眼中绿芒闪烁，注定发话的人。发话的赫然是白小玲。

宇文烈暗道一声：“完了，你这不是找死！”但，事实大出意料之外，死亡使者既不开口，也不出手。场面呈出异样的死寂。

宇文烈与姜瑶凤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站起身来。白小玲冷冷地向死亡使者挥手道：“离开！”死亡使者脚步一挪，仍僵立不动。

宇文烈与姜瑶凤在是骇然，白小玲何以能对使者呼喝？白小玲缓缓从怀中摸出一物，托在掌中，那是一朵白玉雕琢的莲花。死亡使者面上肌肉一阵抽动，打了一躬，飘然而逝。

一朵玉莲，能使恐怖绝代的人物——死亡使者听命离开，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白小玲收起了白玉莲，转向宇文烈道：“烈哥哥，你又受伤了！？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姜瑶凤心里老大的不爱听，但对方几番相救，她能说什么呢？

宇文烈面寒如冰，冷冷地道：“玲妹，刚才记得你曾说过不知道死亡使者的来路？”

白小玲粉腮一变，道：“是的！”

“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不是。”

“何以见得？”

“你能对死亡使者发令，这怎么解释？”

“我只凭这朵玉莲！”

“玉莲能使对方听令？”

“我也不知道，只是情急之下，冒险一用，因为玉莲主人曾对我说过，这标记出现，任何凶神恶煞，都不敢侵犯。”“玉莲主人是谁？”

“这一点恕我不能奉告。”

“那玲妹与玉莲主人又相当渊源的了？”

“是的！”

姜瑶凤颤抖着声音道：“相公，禁宫之钥被那死亡使者抢去了！”声音中，充满了歉疚之情，如果她一开头听从宇文烈的话离开，也许事情的结果不是这样。

宇文烈咬了咬牙道：“我会把它夺回来的！”“恐怕相当不容易了，对方身份是使者，幕后又有主使之入，手下如此，主人岂非更加不可想象。”“事在人为，娘子不必气馁！”

这一声“娘子”，听在白小玲耳中，使她的芳心一颤。她把全部感情，奉献给她情所独钟的人，而此人，是有妇之夫，每当她的意念触及这问题时，她安慰自己，他不爱她，他们夫妇之间没有情感的存在，只是名份，但不管怎样，这总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也可以说是一种畸恋。

宇文烈心念一转之后，从怀中取出诛心人交托的地图，向姜瑶凤道：“娘子，请你为我办两件事！”

“什么事？”

“这是一位武林前辈交托我的东西，那位前辈业已不在人世，他说，这东西关系当今十二门派命运，现在请你带回去收藏，要在武林承平之日才能开启！”

“好，交给我吧！”

“第二件，请传一个口信给冷罗刹前辈……”“什么口信？”“记得死城总管戚嵩吧？”

“怎样？”

“戚前辈已经死了！”

姜瑶凤娇躯一震，栗声道：“戚公公死了？”

“是的！”

“如何死的？”

“被一个叫杨丽卿的女人活埋！”

白小玲粉腮惨变，一副欲言又止之态，但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她的表情。姜瑶凤目中顿射恨毒之色，咬牙道：“杨丽卿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不知道，我正在找她！”

“我誓要为戚公公报仇……”

“还有，当日戚前辈夫妻反目成仇，是为了他们的独生女儿戚依萍……”

“不错，你怎么知道？”

“戚依萍便是东海黄金

城城主，她女儿柳玉蝉说她母亲这些年来，一直在探索父母行踪，但都没有下落。请传讯冷罗刹前辈，或赐见她母女，或驾临黄金城，以奉养天年！”

“好，姥姥椎心蚀骨的悲痛，算是告一结束，但戚公公之死，她是不会甘休的，虽然表面上夫妻反目成仇，口口声要杀戚公公，那只不过是气愤的话，夫妻毕竟是夫妻，究其实，只是爱女心怀，内心何尝不后悔！”

“娘子，你的伤势……”

“没有大碍！”

“那就上路吧！”

“你呢？”

“……千绪万端，要办的事太多！”

“相公，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跟你一道，我走了，你多珍重！”语意低沉，带着无限的幽怨意味。

宇文烈不由黯然，这不愉快的结合，到底是谁的错？他想安慰她几句，但说出口，潜意识中，那股怨气一时间是不容易消失的。

姜瑶凤接着转向白小玲道：“白姑娘，援手之德，容后图报！”

白小玲不自然的一笑道：“谈不上！”

“白姑娘，你很美，造物者对你特别青睐，希望你善用你的美！”

白小玲粉腮为之一变，弦外之音，她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

姜瑶凤再次向宇文烈道了“珍重”，翩然而逝。

宇文烈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姜瑶凤奇丑的面容，此刻在他心中似乎已有了改变。

白小玲幽幽地道：“烈哥哥，我不愿破坏你的幸福，但我爱你！”眸光似水，浮漾着无尽的柔情蜜意，也掺和着一缕淡淡的幽怨。

宇文烈凝视着她那超凡脱俗的粉靥，不由一阵意马心猿。

倏地，自称真正诛心人的青衣蒙面客所提忠告，又响在耳边：“……你俩不能相爱，后果将是一场悲剧……”心念之中，不由惊然而震，她母亲是师父的仇家，自己也是她的母亲必欲置之死地的对象，而恩人诛心人，被她母亲活活逼死，同时他也想到了白小玲的竹马之交沈虚白，情与仇，如冰之与炭，根本是不能并存的，何况……

当下收慑心神，歉然道：“玲妹，我要向你说明再会了！”白小玲芳容一黯，道：“烈哥哥，相见竟如不见，总是会少离多，这时刻何其短暂阿？”

“玲妹，人生本来如此，相见也未必有缘！”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玲妹，我只是偶有所感而已。”

“感到什么？”

“不说也罢！”

我偏要你说？”

“比如说，我是结了婚的人……”

“我知道你们之间不但没有爱，而且有恨！”

“也许这情势要改观了！”

“你……”澄澈的眸子，突然被泪水模糊了。

宇文烈鼓足勇气又道：“还有，你有青海竹马的良伴……”“你说沈虚白？”

“这点你当不会否认？”

“不，我恨他，我恨不能杀他。我只爱你，除了你我谁也不爱……”泪水，终于滚落粉腮，这是真情的流露。宇文烈几乎想抱住她，说，我也只爱你一个人，然而，他宁愿扼杀自己的爱苗，他想到后果的可怕，故意漠然无动于衷地道：“玲妹，我们是朋友，现在是，将来也是！”“你变了！”

“没有，这只是你的感觉！”

“好，你走吧，离开我，远远地离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串，簌簌而落。

宇文烈咬了咬牙，硬起心肠道：“玲妹，珍重，我走了！”说完，弹身疾奔而去，连再回头一看的勇气都没有。身后，传来白小玲近乎凄厉的叫唤：“烈哥哥，我永远爱你……”

那呼声，每一个字像一枝箭，直射进他的心房，这痛苦，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比拟，他只能默默地忍受，也许，这痛苦将伴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工夫不大，他又回到了乱葬岗，他要一查不久前那爆声是怎么回事。

坟场中央，土崩石裂，那曾经被毁的古墓彻底地消失了，铜棺，墓道，也没有了踪影，古墓被炸了。是邱雯师徒自己炸毁的，还是别人下的手？

怔立了片刻之后，转身下岗，目的地指向死城。他要在赴少林大会之前，一闯死城，探究父亲白世奇之谜。

群山围环中，一片亩许大的平场，一片原始棒莽，迤邐无尽，面对着这一小块平场的，是一条宽仅丈许的林道，树幕遮天蔽日，使这条林道变成了一条黝深暗的洞径道口，一方石碑，上书三个怵目惊心的大字：阴阳界！

这里，便是武林中谈这变色的黑森林，林内，便是谜一样的恐怖地域——死城。

死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了，因为那些曾到过死城的，都死了。

日正当中。黑森林之前，出现了一个白色劲装的俊美少年，停身在阴阳界石碑旁，他，就是铁心修罗第二宇文烈。

宇文烈面对死寂阴森的林道，心头不自禁的泛起一股寒意。

他明知此来吉凶难料，但，为了父亲的生死下落，为了杨丽卿的行踪，为了当年师父铁心修罗身残废的谜底，为了师父至友隐仙谷主人无情剑客的生死，也为了沈虚白的恶意邀约。他必须一闯这恐怖地域。他此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打量了暗沉沉的林道片刻，嘴角噙起一丝孤傲的笑意，举步……

一声娇唤倏告传来：“你不能！”

宇文烈不期然地收回前垮的脚步，一看，不由为之一窒。同来的，赫然是分手不久的白小玲，只见她满面俱是惶急之色。他就是想不透白小玲为什么阴魂不散般的缠住自己，她怎会也跟了来呢？心念之中，皱眉道：“玲妹，你不该来的！”白小玲栗声道：“你现在跟我回头！”

“为什么？”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死，你未免太过虑了！”

“一点也不，烈哥哥，跟我回头吧！”神色在凄惶之中，带着无比的切盼之情。

“玲妹，原谅我办不到！”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送死？”

“送死未必！”

“烈哥哥，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眼看着你毁灭！”切切痴情语，宇文烈不由怦然心动，但，他对某一件事，一旦下了决心，是不轻易改变的，何况他此来可说是处心积虑，思之已久，当下冷冷地道：“玲妹，我再提醒你一次，我是结了婚的人了，你对我宇文烈的一番情意，我没齿不忘，但……我

“怎么样？”

“我不能接受你的爱！”白小玲芳容一惨，蹬地退了一步，眸中泪光浮动，凄声道：“可是……我爱你呀！”

宇文烈硬起心肠道：“玲妹，看来我要辜负你了！”“不管，你现在跟我离开这恐怖的地方！”

“办不到！”

“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样？”

“第一，你知道的，沈虚白约我在死城见面，对他那样的人，我能失约吗？”

“他那是无赖的话，值不得……”

“还有更主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宇文烈面上杀机骤涌，恨声道：“听说家父被困死城，而且可能已遭害！”

白小玲花容大变，栗声道：“令尊是谁？”

“与你同姓！”

“姓白？”

“是的，白世奇！”

“什么，令尊是白世奇？”

“玲妹认识……”“不，我奇怪你为什么姓白而姓宇文？”

“这……以后有机会再向你说明！”

“我们是同姓？”

“可能是的！”

“可能？”

“根据线索，家父是失踪了近二十年的神风帮帮主玉神龙白世奇，但目前还不能百分之百的认定，尚待最后的证实！”“哦！”

“玲妹怎么也来到这里？”

白小玲微微一窒之后，道：“我是追你而来！”“追我？”

“是的，你的行踪瞒不了人！”

“玲妹请回头吧！”

“你跟我一道离开，我负责打听到今尊的生死下落！”“你打打听？”

“这一点还可以办得到！”

宇文烈倏有所悟，白小玲与沈虚白是青梅竹马之交，而沈虚白是死城属下的殿主，凭这层关系，要打听一个人的下落，当非难事。心念动处，不由脱口道：“凭沈虚白的关系打听？”白小玲冷冷地道：“这倒用不着！”

宇文烈心中一动，难道她与死城有什么瓜葛不成？武林人谈死城而色变，她说得像是满有把握，到目前为止，他对她的身世仍然迷茫不解，仅知

道她有个武功深不可测的母亲。他想到她母亲迫死诛心人，原因是误会诛心人是白世奇，如此说来，彼此之间不但是师仇，牵涉上了家仇，想到这里，不禁激冷冷打了一个冷战，不管曲在何方，彼此间有解不开的仇结是事实。

白小玲对这些一无所知吗？当然不会！她当有想到后果吗？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真的如此盲目的滥用感情吗？

当下沉声道：“玲妹，我拜访死城，问题不在一二件，再见！”不理对方反应如何，猛然弹朝黑如暗夜的林道中射去。

“烈哥哥！”

耳畔传来白小玲凄厉的呼唤，像是宇文烈这进入死城，是准死不活了。

那声音，代表了她的一片痴情，关切与爱，原是不可分的。

宇文烈心头一颤，但，人已没有时间去想及其他了。

林道中不见天日，五十丈之后，已然伸手不风五指，以宇文烈的修为，当可分辨十丈之，内的景物。

足足盏茶工夫，天日重现。眼前，是一片由森林与危峰夹峙的盆地，一座具体而微的小城，依峰而建，方圆及五里，城楼高耸，雉堞宛然，迎面城门之上，两个惊心怵目的大字：死城！

这就是武林中只听传闻，而没有人真正经历过的死城。

从入林到现在，没有发现半个人影。

阴森！恐怖！死寂！宇文烈纵孤傲绝世，到此也不由打从心底冒出寒气。

死城，名符其实的死城，死气沉沉，虽然白日高照，仍不能使它增加半分活气。

踌躇了片刻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向盆地落去。顾盼间，已来到城门口，只见城门洞开，依然不见人影。

表面上越是平静，背后所隐藏的凶险也愈大，这几乎成了武林中必然的铁则，宇文烈焉有不知之理。

深邃幽深的城门洞，像巨灵之口，准备吞噬每一个进入死城的人。

他想，不管此来目的为何，对方总是一个门派，应当照规矩求进，当即凝声道：“铁心修罗第二宇文烈拜城！”

“拜城！”“拜城！”一连串空洞的回声，倍增恐怖。

宇文烈凝聚真气，再次开口：“武林后学宇文烈拜城！”

一阵激荡排空回声过处，城楼上出现了三个白色人影。

宇文烈一看之下，不由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心头寒气大冒，居中一人，一身重孝，手持哭丧棒，赫然是那曾经主持换命之人的东城守望使崔浩，那无血色的脸孔，平板得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

两侧，是两个像是纸扎店糊的白衣人，手中各执一支白幡，白幡上一边写的是：“接上九莲台”。鬼气森森，使人有如入阴司地府之感。

宇文烈定了定神，大声道：“在下宇文烈拜城，请阁下通禀！”

东城守望使崔浩阴恻恻地道：“拜城？”

“不错，在下求见城主！”

“越过阴阳界，便是九泉人，进城吧！”两支白幡，迎风招了两抬，人影消失。

宇文烈把心一横，举步进城……

“站住！”喝话声中，一个白衫汉子横身拦在两扇敞开的巨大城门之间。

宇文烈不期然的止住脚步，冷冰冰地道：“阁下这算什么意思？”

白衫汉子朝近身处一指道：“人死留名！”宇文烈这才注意到城门洞入口右侧，摆了一张白木桌子，笔砚俱全，桌子正中央放着一本厚厚的簿子，标签上两个血红的篆体字：“鬼录！”

一看之下，不由心火直冒，冷冷一哼道：“在下照江湖规矩通名拜城……”

白衫汉子冷森森地截住话头道：“死城即将开禁，预料将有不少武林朋友要来加入鬼籍，是以城主特谕设置鬼录，以备稽查，阁下十分荣幸，将是鬼录留名的第一人！”宇文烈怒哼一声，走近桌前，翻开扉页，果然是一本空白簿子，还没有别人在上面留过名，当下沉声道：“如果在下不愿留名呢？”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阁下并非无名之辈，大概不愿人与名同时湮没吧？”

“在下此来是拜城！”

“阁下已经说过一遍了。”

“那就请让路。”

“阁下听清楚了，先留名，没有活人能了入阴阳界！”“恐怕未见得？”

“事实会答复阁下的！”

“非留名不可？”

“当然！”

冷哼声中，宇文烈一掌向那本两寸厚的鬼录按了下去，籍册连同白木桌子，透穿了一个整齐的掌印。

白衫汉子面色剧变，厉声道：“好小子，你敢毁本城鬼录

宇文烈脚步一举，口里喝道：“闪开！”

白衫汉子双掌一震，冰魄煞已无声无息的发了出去。

宇文烈已领教过死城属下的这一套，看架势已知道是怎么回事，即使没有诛心人传他的赤阳功，但凭九忍神功与修罗神功，又何惧于这区区阴寒掌力，当下恍若未觉的前欺如故。

白衫汉子见冰魄煞无功，寒气顿冒，但职责所在，呼的一掌劈了出去。

宇文烈不内不避，脚步并未稍停。

“砰！”然一声巨响，白衫汉子的一掌，结结实实地印上了宇文烈胸膛，一股其强无比的反震潜劲，震得他踉跄连退了三四步，几乎栽了下去。

宇文烈冷极地道：“在下依规矩拜城，目前不想杀人！”话声中，人已越进白衫汉子，向城里欺去。

“你找死！”暴喝声中，白衫汉子闪电般向宇文烈后心劈出一掌，另一手并指立掌，直插命门大穴，一招两式，均是致命之着。

宇文烈又承受了对方一击一戳，缓缓转过身来，冷漠的面上已罩起恐怖杀机，字字如钢地道：“这是你自己找死！”

白衫汉子亡魂尽冒。“哇！”惨嗥传处，血箭激射，白衫汉子被一掌震得向城门外飞出。

宇文烈转身又朝里走去……蓦地，四个黑衣老人同时涌现，其中一个老者狞声喝道：“宇文烈，你吃了天雷豹胆，敢到本城杀人？”

宇文烈知道多说无益，反正已豁出去了，当下脚步一收，道：“杀了人又怎样？”

“你将受尽地狱诸般苦楚，然后永沦血池做活鬼！”“在下此来拜城，请让路！”

“做梦！”

“那休怪在下心狠手辣了！”

“你敢！”

“四位无妨就试试看！”一道撼山劲气，挟雷霆万钧之威，撞向当前的四老者。

四个黑衣人齐齐冷哼一声，各劈一掌，四道排山劲气，汇成了一股震天撼地的巨流，怒卷狂荡，匝地撕空。“轰隆！”响声震耳欲聋，劲气余波成漩，夹着一声微弱的惨哼。宇文烈连退五步，才拿桩站稳，气血一阵翻涌，俊面泛起一层红晕。

四老者之一，尸横就地，另三人被震得退到三个不同方位，口边隐见血渍。

宇文烈目光一扫现场，猛一弹身，飘射出八丈之多，把三老者抛在身后五丈之遥，三老者并未追赶，由其中之一挟起那具尸身，晃眼隐去。

眼前，一片断瓦残垣，危楼颓壁，蓬蒿满目，宽坦的道路，几乎全被野草淹没，露出斑斑剥剥的石板，丝毫也看不出有人烟的变象。

这是一个门派所在之地吗？死城，像一座劫后的远古城市，野草，是唯一的生机。宇文烈连打了两个冷战，他不敢想象方才与人交手，到底是真是幻？

凄凉！阴森！死寂！恐怖！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看，这一看，直使他惊魂出窍，城门、城楼、城垣、神秘的消失了，四周全是青苔碧瓦，败屋断墙，街巷轮廓宛然，隐现在凄迷的野草中。

他的额角渗出了汗水。这情景，没有人敢承认是真实而非幻景。

“沙！”“沙！”远处传来了单调而凄凉的脚步声，夹着幽灵似的诡笑低语。他咬了咬牙，循声音扑去，但，什么也没有。声音依旧，若近若远。

闯！这是他所能做的唯一尝试。于是，他盲目地沿着荒芜的道路疾奔。

时间消失了，但眼前的景物没有变，依然是一座恐怖的废墟。

汗水，湿透重衫，一颗心几乎跳出口腔，全身血脉贲张，血管根根突起，直元在不知不觉之中丧失、损耗。

他记不起究竟转了多少方向，奔驰了多少时辰，只是体力的耗损他觉察到了。

奔驰！奔驰！没有停歇，寻仇的意念，已暂时从脑海中消失，目前，他唯一想到的是如何脱离这神秘而恐怖的地方。又是不少时间过去，眼前出现了一座演武场似的建筑。左右两方是梯形的看台，迎面正中，一个白石堆砌的号令台，虽然台根只剩下几根颓废的石柱，但也可以想象得到当初构筑的宏伟。中间，此刻宇文烈伫身的地方，宽广约五十丈，虽然荒烟蔓草，仍看得出是演武的场地。四外半圯的危楼孤壁，使这演武场成了一个空荒的窟窿。

蓦地，四周传来一阵刺耳惊心的哄笑，像群狼夜嚎，像众鬼暮哭，令人毛骨悚然。

他鼓起余勇，跃上危楼，飞上孤壁，但却一无所见。

鬼域！

笑声愈来愈尖锐，偈是要刺破人的耳膜。这情景，能使胆小的人魂散魄飞，能使胆大的人疯狂。宇文烈这时有了一种发狂的感觉。

他想杀人！他想流血！他想厮拼……

这意念愈来愈强烈，终于，他发狂地挥掌劈向那些残垣危楼。

刹那之间，沙飞石舞，栋折梁崩，哗啦之声，不绝于耳、像是一场突来的天灾地变，笑声逐渐被淹没，低沉、消失。

一阵疯狂的盲目发泄之后，他感到精疲力竭，脑海里空洞洞的，任什么意念都已不复存在，呈现一种虚脱的状态。

他竭力想清醒，振作。但，都是徒然。砰然一声，他栽倒在地面。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神志又告复苏，睁眼一看竟然置身一间形如法堂的广厅之内，惨绿的灯光，照着两旁朦胧的人影，像是置身在森罗宝殿。

片刻之后，神智全醒，才看清了一切。左右两侧，十把交椅，各坐了五个黑衣老人，老人身后，各排了十名黑衣汉子，一个个不言不动，形如僵尸。正面，一张法案，法案之后是一面黑色布幔，上绣一朵斗大的白莲。自己，被两名黑衣人分别执住手臂，跪在案前。

当他发觉自己是跪着之时，一股怨毒之气冲胸而起。猛力一挣，竟然挣不起身来，原来双腿自膝密密缠住，顿时恨得目眦欲裂，口里忍不住哼出了声。

全厅死寂得像是地窟古堡。

他试运真气，八脉之中，至少有四脉阻塞不通，心里暗道一声：“完了！”现在，他成上俎上之肉，只有听任宰割的份儿。

他如何来这里？入城后恐怖的经历，到现在还是完全茫然。

突地，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道：“令主升座！”

十名座着的老人，齐齐肃立躬身。法案之后，转出一个黑影衫人，他赫然是那沈虚白。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宇文烈恨得直咬牙。

沈虚白朝案侧一站，目光瞟向了宇文烈，充满了邪恶得意之色。

布幔乍分又合，案后巨型交椅上坐了一个面垂黑纱的黑衣妇人。

“请坐！”声音娇媚，但不失威严。

十个黑衣老人齐应一声：“谢令主！”然后恭谨地坐回原位。

宇文烈愤恨得几乎发狂，想不到堂堂男子汉，竟跪在一个妇人之前。

死城令主声音突地变得冷厉地道：“宇文烈，你胆子不小？”宇文烈栗声道：“在下照规矩拜城，误中诡计被擒……”“住口，汪湖规矩不适用于本城。”

“令主准备把在下怎样？”

“尚待公决，现在先回答本座几个问题，沈总管？”“卑职在！”

“代本座催供！”

“遵令！”

沈虚白大步走到了宇文烈身前，阴阴一笑道：“宇文烈，现在先说你那死鬼师父铁心修罗埋骨之所！”宇文烈头一仰，“呸！”地啐了沈虚白一口。沈虚白目中顿现阴残之色，一把抓住宇文烈的头发，向前一搅，道：“你说不说？”

宇文烈暴怒攻心，五内欲裂，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喷了沈虚白满脸。

沈虚白一用力，皮绽发脱，宇文烈几乎晕了过去，切齿道：“沈虚白，有一天我要以世间最残忍的方式处置你！沈虚白嘿的一声冷笑道：“可是现在你将被世间所有的刑法处治了，而且，你既入本城，你永远不会再有将来，如果不想皮肉遭殃，最好爽快些。”

宇文烈心中感到一种撕裂的痛苦，那比死更难过百倍的痛苦，所有的恩怨情仇，即将趋于幻灭，死，他不怕，怕的是灵魂永不得安息。

“说！”沈虚白厉喝了一声。

宇文烈狂声道：“办不到！”

“你想死？”“下手吧！”

“可是死不会这么痛快地临天你的头上！”

“姓沈的，你是狗！”

“拍！拍！”两记耳光打向宇文烈口血飞溅，眼冒金花。“沈总管退开，由本座亲自问话！”

“卑职遵命！”沈虚白斜退三步，肃然而立。死城令主以冷得令人血液固的声音道：“宇文烈，说，你师父埋骨何处？”

宇文烈嘶声道：“人死恨消，罪不及枯骨，在下一人承当！”

“你担当不了！”

“师债徒偿，为什么担不了？”

“好，本座答应你……”

“先师与令主何仇何恨？”

“将来会告诉你，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你闯死城的目的何在？”

宇文烈不答所问，厉声道：“士可杀，不可辱，在下不愿跪着说话！”

“嗯，松绑！”

两个黑衣人松开了皮筋，双双打了一躬，转身退了下去。宇文烈咬牙站了起来，身躯一连几个踉跄，才算站稳。沈虚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死城令主再次开口道：“现在你可说了？”

“问罢！”

“此来目的何在？”“找人！”

“找谁？”

“一人的生死，两人的下落！”

“谁的生死？”

“白世奇！”

死城令主显然一震，窒了一窒才道：“哪个白世奇？”“昔年神秘失踪的神风帮帮主。”

“你与白世奇是何关系？”

“在下请问他是生是死，现在何处，或埋骨何所？”“你先答本座的话！”

宇文烈心念一转，道：“在下受人之托！”

“受何人之托？”

“这一点歉难奉告！”

“如此本座不回答你这问题。”

宇文烈咬了咬牙，正待说出自己的身份……

死城令主已转过话题道：“你还要查哪两人的下落？”“第一个是无情剑客！”

“什么？无情剑客？”

“人错！”

“为什么要到本城查他的下落？”

“据说他被囚禁死城之内！”

“好，本座告诉你，他死了！”

“死了？”

“嗯！”

宇文烈内心又是一阵激荡，暗忖：无情剑客是师父唯一至交，如果能活出死城，这仇非代他报不可，当下又道：“第二人是杨丽卿！”

死城令主离座而起，覆面纱微见拂动，片刻，又坐了下去，栗声道：“你找杨丽卿？”

“不错！”

“为什么？”

“先师遗命！”

“遗命如何说？”

“在下是否可以不说？”

“那你得不答复！”

宇文烈踌躇半晌，暗忖，在临死之前，能揭开这些谜也好，当即道：“先师在数十年前，与杨丽卿共探死城，之后，杨丽卿失踪，先师功废身残，永绝江湖……”“什么，铁心修罗功废身残？”

“是的！”

“为什么？”

“不知道，先师来不及说出原因，便已辞世！”“以后呢？”

“他老人家说，平生对不起一个女人，便是杨丽卿！”“啊！”

这一声“啊！”到底代表什么，宇文烈无从想象，但可以意识到对方激动异常，为什么？可能与杨丽卿那女人有关，也许……

“还有什么？”

“要在下生寻人，死觅骨！”“你找到了死城？”

“因为据说杨丽卿是与先师共探死城而失踪的！”“你找着了又能怎样？”

“这……”他想到万魁谷传自己九忍神功那位老人临死的愿望，也想到了惨被活埋的戚嵩老人……

“这什么？”

“问明先师欠她的亏欠，代先师酬还！”

“如果你师父欠她的是人命债呢？”

“这……可能吗？他们是爱侣呀！”

“你说，该当如何？”

宇文烈把心一横道：“如果属实，错在先师，在下还她一命又有何妨。”

“有种，不愧铁心修罗的传人，不过……”死城令主声调突转凄厉道：“杨丽卿早死于三十年前了！”宇文烈心头一震，随即冷冷地道：“令主这话是由衷之言？”

“什么意思？”

“杨丽卿根本没有死！”

“何以见得？”

“十多年前，她曾在巫山迫害过一个人，最近……”“怎么不说了！”

宇文烈大感困惑，想不透中究竟，这件事委实有些不可思议，心念之中脱口道：“贵城总管戚嵩如何死的？”“你说如何死的？”

“被杨丽卿活埋！”“你全知道？”

“是的！”

“谁告诉你？”

“他本人！”

“你知道的太多了……”

“怎样？”

“本座再说一遍，杨丽卿早死了！”

“有何为证？”

“你可曾想到另外有人假杨丽卿之名行事？”

“这似乎不可能！”

“信不信由你，话到此为止，十老！”

十个黑衣老人齐齐应了一声：“在！”

“请发表高见，如何处治？”

“但凭令主卓裁！”

沈虚白打了一躬，道：“禀令主，卑职有话奉禀！”“讲！”

“宇文烈先后毁去本城弟子不在少数，而且对本城部分机密已经深悉，依卑职之见，应拔舌挖眼，打入血池！”宇文烈双目几乎喷出血来，恨不能把这狼心小子活裂生撕。

死城令主冷冷地道：“沈总管提这意见，有没有其他用‘心’？”

沈虚白身躯一颤，面上全变色，垂首道：“不敢！”宇文烈心中不由一动，一个女人，能作震栗武林的死城之主，统御这些牛鬼神蛇，如果没有超人智慧，过人魄力，决办不到，沈虚白分别是想借机毁了他，却给死城令主一语道破。死城令主冷峻地接着道：“沈总管，总坛弟子近来工作不力，这与你经常外出有关，从现在起，你不许离城，切实整顿坛务！”

“谨遵令谕！”

“下去！”

“谢令主！”沈虚白施礼而退，狠狠地扫了宇文烈一眼。死城令主阴森森地哼了一声，道：“宇文烈，生死决于你一念之间，现在本座问你一句，你不必立刻答复，让你考虑半刻，听着，愿否加入本城？”

宇文烈几乎是毫不思索地脱口道：“办不到！”“什么，你拒绝？”

“是的，在下决不考虑！”

死城令主阴阴地道：“你已经想好了？”

宇文烈以同样冷漠的声音道：“在下无须多想！”“本座念你是一个人才，毁了未免可惜，所以才破例相待，宇文烈，在你之前没有人曾受过这种破例的恩典！”“恩典，哈哈哈哈……”

“住口，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在下清楚得很，杀剐任便，决不皱眉！”

“有种，可惜此地无人欣赏！”

“在下重申刚才的要求，请告知白世奇的生死！”“你知道了又有何用，既入死城，便已决定了你的命运！”宇文烈咬牙道：“在下必须要知道！”

“好，如此本座告诉你，白世奇死了！”

宇文烈宛若被焦雷击顶，以前诛心人曾说过，父亲已经死了，但，未被事实证明，现在，这死信可以说毫无疑问的了。一阵心肝被撕裂了一般的痛楚，使他摇摇欲倒，厉声道：“如何死的？”

“这你就不必问了！”

“遗骨呢？”

“化为土了！”

“女魔，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一肌鲜血，夺口喷出，目中怨毒之色，令人不敢逼视。

十个黑衣老人僵木的面色，也不由齐齐一变，其中之一起立道：“侮辱令主，罪不容诛，请传令押赴十殿轮回！”死城令主一摆手道：“请坐，本座自有道理，来人！”十老身后的黑衣人，左右为首的两名，抢步而出，肃立听令。

“暂时监入待决牢！”

“遵令偷！”两个黑衣人一左一右挟起宇文烈，向厅外走去。

宇文烈欲挣无力，回头厉声道：“女魔，我宇文烈如果不死，誓灭死城！”

“走！”两黑衣人吆喝一声，加快步子，朝厅外廊道奔去。穿进数重房舍，眼前现出一方广场，广场尽头，是一片高可插天的壁立危岩，壁脚近场边现出无数孔洞，洞顶分别标示着：残肢殿、炮烙殿、沉沦殿……看来这便是所谓的“十殿轮回”。

岩壁半腰，四个十丈大小的擘窠大字：“寂灭之境”

宇文烈被挟持着奔向靠最右的一个岩窟，窟口标示着：“待决牢”三个怵目惊心的大字。

洞内，阴风惨惨，腥臭之味令人欲呕，一排排的铁栏，沿洞径排列，每一扇铁栅门前，都站着两名狰狞的黑衣汉子，那神情，像是空有人形的野兽。

铁栏之内，黑影蠕蠕而动，间杂着刺耳的呻吟声。

狱卒！死囚！黑狱！冤魂！正是这岩窟的写照。

走到最后一个栅门，两个黑衣人才停下步子，其中一人大声道：“待决之犯宇烈一名，上册入牢！”

宇文烈五内皆裂，然而，他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两名守牢狱卒，打开了铁栅，其中一人从壁间取下一本小册登记，另一人转入牢旁一道小门之内，工夫不大，手中持着一根烧红了的烙铁，疾步而出，口里道：“烙印收监！”话声中，红焰焰的烙铁，已伸向宇文烈前额。

宇文烈不由魂散魄飞，这一烙，容貌便算永远的毁了，他用力扭动身形，别转头去，作本能的挣扎。

两名押送的黑衣人之一突地伸手一拦道：“且慢！”

那狱卒狞声道：“做什么？”

“他是暂时收监，并非待决！”

“烙印收监，这是规矩！”

一阵锥心剧痛，夹着皮肉的焦臭，宇文烈狂嗥一声，晕了过去，待到醒来，发觉正躺在霉湿的牢地上，前额剧痛依然。

他没有呻吟，没有叹息，极端的恨与难言的绝望之感充满了他的心胸。他想不到这么快便走了生命的终程，而他所要做的，却只是起点，铁心修罗第二曾经震惊武林的名字，像昙花一现，也像暗夜中的一闪火花，无声无息地陨落，幻灭，剩下无尽止的仇与恨。

是的，也许有人会为他流泪，叹息，对他追念，然而，与事实何补呢？”

晦暗！阴森！腐臭！永不停止的呻吟，叹息，哀号……发出这些声音的人，可能都是武林中响当当的角色。然而他们沉沦在这人间地狱之中，听任宰割，求生不得。光线愈来愈暗，终至伸手不见五指，洞口亮起了两盏气死

风灯，照亮不及五丈的洞径，五丈之外，便是漆黑一片。四个黑衣人守住洞口，其余的狱卒，纷纷离开岗位回房憩息。一声空洞得像幽灵般的叹息。使宇文烈从混噩中苏醒。接着，一个低沉、喑哑，像久病不愈的人所发的声音道：“是哪位新来的朋友？”

“在下宇文烈！”

“听声音你年纪不大？”

“在下虚度二十一！”

“你可以移过来一点吗？”

宇文烈木然地摸索着把身躯向发声位置挪了数尺，他穴道被制，功力被封，视力锐减，咫尺之隔，他看不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声音又起，已近耳边：“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自己闯来的！”

“敢闯死城，来历必不简单，可否告知老夫？”“先师铁心修罗。”

“哦！”原来是阎王剑传人，可是，你为什么非要自投死城呢？”

“为了怨，也为了仇！”

“寻仇？”

“可以这样说！”

“唉……”

“老前辈如何称呼？”

“不用提了！”

“老前辈被禁多久了？”

“五年”。

“那是为了什么？”

“自愿！”

宇文烈骇然道：“老前辈自愿被囚？”

“不错！”

“晚辈不明白。”

“这事不提也罢。”

宇文烈沉默了片刻，感慨般地道：“进入死城的武林同道，除了十二门派掌门被要胁以秘笈换命之外，恐怕没有人能活着出去！”

“有，老夫知道一个……不过……”

“怎么样？”

“也许出了牢出不了城！”

宇文烈好奇之念大炽，追问道：“那人是谁？”“他叫白世奇，武林第一美男子！”

“什么，白世奇？”宇文烈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不错，是白世奇，他被囚了将近二十年，怎么，你认得他？”

他……是的，听说他是神风帮帮主，神秘失踪！”“唉，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也是那股无比的恨毒之气，支持他活了这多年！”

“老前辈，他脱身了？”

“孩子，你似乎……”

“不瞒老前辈，晚辈这次闯死城主要是为了探查他的生死下落！”

“他下你是什么关系？”

“父子！”

“什么，你是白世奇的儿子？”

“是的！”

“可是你却不姓白……”

“这……”

“哦！老夫明白了，你是从母姓，令堂名叫宇文秀琼，不错吧？”

宇文烈心中的震撼，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这老人竟然会一语道出自己的身世来历，看来白世奇是自己的生父，已可确定了，当下栗声道：“老前辈何以知道？”

“他与老夫同牢，三年前，曾由一个叫梁伯通的人，为他传信出去！”

“哦！”宇文烈脑海中立时现出荒山古庙之内，真如和尚被害的那一幕，梁伯通正是真如和尚的俗家姓名。

“令尊能出死城，真可说是奇迹！”

“请老前辈详细相告经过情形？”

“可以，凡系囚犯，均被废去武功，令尊自不例外。三年前，有他的当年心腹手下，在死城中混有相当地位，千方百计，弄来了一粒‘复功丸’，于是，他恢复功力……”

“哦！”宇文烈不自禁地哦了一声，心中的激动，有如狂潮。

老人一顿之后，又道：“于是，他等待机会来临，这一天，雷电交加，风狂雨暴，接着是可怕的地震，他杀了狱卒，夺路而逃，以后没有听说他的任何消息！”

“但死城令主曾亲口答复在下，家父业已不在人间！”

“极有可能！”

“为什么？”

“死城是远古时代一个神秘的帮派所筑，外层街衢房舍，暗含太极变化之理，人入其中，便是死路……”

宇文烈恍然而悟，自己入城之后，立时陷入迷津。

“内层便是靠这岩壁的区域，才是真正人住的地方，出城只有一条秘道，机关重重，由城主心腹死党把守，的确是飞鸟难越，令尊虽已脱离牢狱也许通不过那条唯一的通路……”

宇文烈心头一沉，全身发麻，照情照现，父亲显已不在人世，同时死去的诛心人和死城令主所说的不谋而合，这更足以证明不虚。

可是，这段血仇将由谁来报呢，自己成了待决之囚！这一刻，他感到心被撕裂，在滴着鲜血。

还有，自己幼从母姓，母亲含恨而死的谜，也将永远无法揭晓自己，将如何见亡母于地下！

泪水，在暗中悄然滴落。就在此刻，洞口方向传来数声低沉的惨号。

宇文烈心中一动，一个翻滚，回到了栅门前，举目外望，只见四个守护在洞口风灯之旁的警卫，业已全部躺倒地上。微风掠处，一从此瘦小的黑衣蒙面人幽灵般出现牢门之前。

“宇文烈！”是一个少女的声音。

“你等着，别出声！”

牢门被打开了，黑衣蒙面女子闪身入牢，飞指连点宇文烈二十四处大小穴道。宇文烈骇异万状，如在梦中，只觉对方指触处。真气随之流转，穴道点完，功力已告完全恢复！突如其来的狂喜，反而使他愣住了。

“跟我走！”蒙面女子压低了嗓音，说出这三个字。宇文烈竭力镇定狂动的情绪，惑然道：“姑娘如何称呼？”“不必多问！”

“此举为何？”

“救你！”

“救……在下……”

“不错，危机四伏，快走！”

说着已闪身出了牢门。

宇文烈一转身，忽然想起同牢的老人，急声道：“姑娘请稍待！”

晃身到了老人身前，此刻功力恢复，视力也告复原，只见一个乱发如麻，身上只剩几块布片遮体的瘦骨鳞峋老者，曲在角落里，正骇然地望着他。

宇文烈略一踌躇之后，道：“老前辈，我带您出去。”老人只剩皮包骨的棱棱惨脸，起了一阵抽搐，目中忽射奇光，但瞬间又趋于黯淡，沙哑地道：“孩子，祝福你顺风，老夫不出去，盛意心感！”

“老前辈，时间不待了……”

“老夫说过是自愿进牢，你走吧！”

“这……”

牢门外传来蒙面女子惶急的声音：“宇文烈，随时随刻都可能接近死亡，你快呀！”

宇文烈跺了跺脚，正待回身出牢……

老人突地颤声道：“少侠，老夫有件事托，如能办到，存歿均感！”

“少侠之称不敢当，老前辈有话请讲？”

突地，牢旁房门边传来一声喝问“什么人？”黑影一晃，接着是一声闷哼，身躯倒地的声音，显然那狱卒已死于蒙面女子之手。

宇文烈也不自禁的紧张起来，急声道：“老前辈，出去再讲如何？”

“不行，如少侠认为时间不许，就请便吧！”“请讲！”

“老夫沈之岳，原系城主近卫长……”

“哦！”宇文烈大感意外，这老人竟然是死城令主的近卫长。

“只因为无意中获悉了城主的某项秘密，应被处死，然而老夫之子系城门下爱徒，基于这个原因，老夫自愿废去功力，永远监禁，对劣子则扬言因某件任务殉职，五年来，生不如死，劣子却完全不知情……”“令郎是谁？”

“他叫沈虚白！”

宇文烈陡地一震，俊面登时这了色。

第十六章 残红吐哀音

待决牢中老人沈之岳，说出他儿子便是目前接任死城总管之职的沈虚白，宇文烈陡然一震，俊面大变。沈之岳可没有注意到宇文烈的表情，接下去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死城所作所为，人神共愤，终有灰飞烟灭的一天到来，老夫衷心请求少侠能借机会点醒劣儿迷梦，脱离魔窟，老夫当衔环结草以报！”两行老泪，挂在了沈之岳无肉的两颊。

宇文烈对沈虚白可说恨入骨髓，闻言之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沈之岳悲声道：“少侠，肯答应老夫吗？”

宇文烈望着这绝望中苟活的老人，怜悯与武道信念，冲淡了对沈虚白的切骨之恨，同时神秘的黑衣蒙面女子在牢门之外立等，已无暇深思细想，毅然道：“如果他执迷不悟呢？”

沈之岳从怀中掏出一物，厉声道：“少侠，你替我杀了他，这是我祖传信物！”

宇文烈接过一看，是一只绿玉狮子，两寸大小，栩栩如生，当下沉声道：“老前辈，在下答应尽力而为！”

“少侠请受老夫一拜！”

“不敢当！”

沈之岳跪下一半，已被宇文烈用内劲托起。

牢外再次传来蒙面女子急促的声音：“宇文烈，再迟就要遗终生了恨了！”

宇文烈不敢再耽搁，一抱拳道：“老前辈，在下告辞了，所托在下决意尽力办到！”

沈之岳颤声道：“老夫死可瞑目了！”

宇文烈身出了牢门，后面，传来“砰！”的一声，接着是重物坠地之声，回头一看，不禁全身一震，沈之岳业已碰壁而死。

黑衣蒙面女子已当先奔出洞道。宇文烈咬了咬牙，跟了出去。

月黑风高，使这鬼域绝地，平添了极浓厚的恐怖。

宇文烈紧随黑衣蒙面女子之后，东绕西折，越高纵低，顾盼之间，来到一幢摇摇欲倒的危楼之前。

蒙面女子向四周略一扫瞄之后，低声道：“跟我来！”

宇文烈盲然地跟了进去，内心充满了难言的骇异与重重的疑云。这黑衣蒙面少女到底是什么来跟？她为什么要冒险救自己？死城独门手法所制的穴道，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手到即解？她怎能在这鬼惊神怕的绝境之中来去自如……

屋内蛛网尘封，霾气扑鼻，看来根本是人迹不到的死屋。

蒙面少女径趋一张供桌之前，转动桌腿，地上立时裂开了一个五尺见方的穴口，毫不迟疑的纵身跃下。

宇文烈心中虽疑，但他已没有任何考虑或选择的机会，把心一横，跟着跃入穴口。穴深约三丈，便落实地，前面是一道穴道，平伸出去。

一阵微响，入口已封。穴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毫无光线的地方，目力再强，他仅能不碰壁而已。

蒙面少女熟路轻车似的，直往前奔。宇文烈无声地跟在后面。

据老人沈之岳所说，死城仅有一条出路，由城主心腹死党把守，机关重重，照此看来，现在这条秘道，连曾任城主近卫长的沈之岳都不知道。蒙面

女子的来路，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了。心中虽疑，却问不出口，对方是救他而来。

足足一个更次，地道已到尽头，蒙面女子熟练地转动机关，露出门户，出了地道，眼前是漆黑的森林。

蒙面女子恢复了秘道门户，外面看来，只是一方在土中生根的巨石，任谁也料不到会是秘道门户，当初设计这秘道的，可说是匠心独运。

宇文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的第一个意念是：我居然又度过了一道死关。定了定神才郑重的道：“请教姑娘芳名？”

蒙面女子摇了摇头。素手向前一指，弹身便奔。宇文烈感到十二分的纳闷，便也无可如何，只好跟着奔去。

枝浓叶密，天光不透，加上遍地榛莽，夹杂在巨树之间，奔行的速度与普通不谙武功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出了森林，蒙面女子身形一紧，加速前奔。

宇文烈从林貌判断，这片森林，正是包围着死城的黑森林，只是已非来时方位，从星位来看，是在入林穹道的右方。

东方破晓，两人来到一座小山上，蒙面女子自停了身形。宇文烈正待开口，蒙面女子首先发话：“相公，现在安全了，记住一点，死城发觉你逃走，势将倾全力对付你，所以须特别小心，最好是能掩饰行藏……”

“请问姑娘……”

“我没有时间了，我们会再见的。”声落，人已疾奔而去。

宇文烈愣住了，心情复杂万分。此际天色大明，视力已不受影响，他看这神秘的蒙面女子身形十分熟悉，但语音却又似乎陌生，他再也想不起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女子。

这女子，忽焉而来，飘然而去，给宇文烈留下一个感人至极的谜。她为什么要救他？为什么隐去本来面目？他茫然地凝视着对方消失的方向发愣。

这是一笔难偿的人情债，若非黑衣蒙面女子相救，他算是毁定了，然而对方既不示真面目，也不肯说出姓名来历，的确费人猜疑。

倏然，一缕淡淡的幽香，沁入鼻观，他骇然四顾，却一无所见，正自茫然之际，发现脚前地上，遗有这块丝巾是那黑衣蒙面女子遗落的。

是有意？是无意？一种微妙的感觉，使他心头一荡。

就在此刻，一阵脚步声自远而近，抬头一看，来的是个樵子，当下扬声道：“大哥，借问这里叫什么地名？”

那樵子正待答话，突地惊呼一声，如逢鬼魅般的掉头疾奔而去，宇文烈大是惶惑，自己并非凶神恶煞，何以那樵子一见

自己之面，便飞夺而逃。

心念数转，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猛一弹身，向山下奔去，山脚一道溪流，清澈见底，他俯身临溪一照，全身像触电般的一震，俊面立起抽搐。

“哈哈哈哈哈！”他疯狂的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了无穷的恨，也含着无边的杀机。

额头上，一个焦烂的烙印，一张引满的弓，上面搭着一支箭，这就是死城给他的礼物，永远无法消失的烙印。

俊秀的面容，算是毁了，他明白了樵夫突然惊避的原因。

他双手握拳，向空挥舞，似乎要挥去满腹的怨毒与仇恨。完了，这面容将永远无法出现人前。

他狂叫一声，转身向死城方向奔去，奔了一程，狂乱的情绪平复了些，他颓然止住身形，以他现在的功力，重入死城无异飞蛾扑火，尤其那奇绝的阵势，即使功力通玄，也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仇与恨，在血管里急剧的奔流，他再一次体验到那种发狂的感觉。

黑衣蒙面女子临去的话，再度响在耳边：“……死城势将倾全力对付你……掩饰行藏……”他有一种悚然之感。

一个人，在凭血气之勇，从事某一种行动，体验过死亡的挣扎之后，会对生命的价值与生死的意义，作重新的估计。此刻，宇文烈的脑海里，浮起了这个意念，如果他此次冒闯死城，不幸丧命，则恩怨情仇成泡影，死难瞑目，既然奇迹似的从鬼门关里捡回这条命，今后应该如何不去冒无谓的险，完成自己的心愿，是最值得盘算的问题。

他性格虽然冷傲，但并非刚愎自用。死城之行，一无所获，反而几乎送命。

一缕淡淡的幽香，从怀中透出。他倏然而悟，这方紫色丝巾，是黑衣蒙面女子有意遗下的，他的心弦再一次感到震颤，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

上次，南昌城外乱葬岗群雄搜夺禁宫之钥之役，他听从空空祖师的安排，掩去本来面目，目的是避免的无谓的事端，现在，他再一次掩饰本来面目，为的是额上的烙印使他见不得

人。

他取出紫色丝巾，用拇食二指在上面戳了两个洞，作为透视孔，然后兜头罩的往脸上一蒙，攥碎里衣，把阎王剑连鞘裹了起来，斜背背上，毅然回头便走，口里喃喃自语道：“我会再回来的，当力量足够能毁灭死城之时……”

目前，他急于要做的，是应空空祖师传人欧阳治代传武林帖之邀，赶赴嵩山少林。他必须把死城所见，公诸各大门派，如果各门派轻举妄动，进攻死城，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后果是不堪想象的。顾盼之间，奔出了山区。

蓦地，身侧林中传出一声熟悉的娇唤：“宇文相公！”

宇文烈心头一动，下意识的刹住身形。眼前人影一闪，一个黄衣丽人已俏生生地站在身前。

她，正是东海黄金城城主之柳玉蝉。

柳玉蝉惊“哦！”了一声，不期然的向后退了一个大步，脱口道：“你……怎么……！”

一阵撕裂的痛楚，袭上宇文烈的心头，他想到自己容貌已毁，想到自己此刻是紫巾蒙面，当下把嗓音一变，冷冷的道：“在下并不认识姑娘！”

柳玉蝉粉腮不自禁的一红，讪讪地道：“阁下不是……”

宇文烈咬牙忍住内心的痛楚，平淡的道：“姑娘想是认错了人？”柳玉蝉懊丧地道：“对不起，因为阁下的身形，极像我一个朋友！”

“哦！但不知姑娘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宇文烈！”

“铁心修罗第二？”

“不错，阁下认识他？”

宇文烈的心在滴血，横了心道：“在下与他是刎颈之交！”柳玉蝉粉腮倏展笑容，一种少女对意中人特有的令人沉醉的笑靥，这不啻代表了她劳心里的意念。

“请教阁下如何称呼？”

“在下当有姓名，但有个不雅的外号！”

“啖鬼客！”

“什么，啖鬼客？”

“不错，柳姑娘大概没听说过？”

“的确是第一次听到，噫！阁下怎知我姓柳？”“宇文烈曾对在下提到过姑娘，从装束上在下如此认定。”柳玉蝉粉靛现出无比欢欣之色，娇声道：“他，曾向阁下提到我？”

宇文烈察微知著，从神情上可以看得出柳玉蝉对自己有一片痴心，然而，这些只有更加深他内心的痛苦，窒了一窒之后，道：“是的！提到过！”

“阁下怎会有这别致的外号？”这句话正确到宇文烈的痛外，他随口胡谄了“啖鬼客”这个外号，是表示他对死城这批邪魔鬼怪怨毒之深，真是恨不能生啖其肉，死寝其皮。“因为在下生平以降魔诛妖为志！”“哦！”但不知宇文相公现在何处？”

“他……”

“他怎么样？”

“他死了！”

柳玉蝉宛若被迅雷击顶，粉腮大变，娇躯一个踉跄，栗声道：“阁下说什么？”

“宇文烈业已不在人世！”

“不！他……不会死！”

“但他真的死了！”

泪水，滚下了柳玉蝉的粉颊，芳容倏然变得苍白而凄厉，娇躯簌簌而抖。阁下说的是真话？”

“是的，柳姑娘何以伤心落泪？”

“我……我……因为他带走我的心呀！”

宇文烈抬头向天，惨然道：“有人为他落泪，他死也值得了！”

柳玉蝉一拭泪痕，厉声道：“他是如何死的？”“丧命死城！”

柳玉蝉连退三步，秀眸立射无比怨毒之光；撮口作了一声轻啸。

一条人影，如响斯应的迅疾而至，赫然是一个相貌威严的黑衣老人。

黑衣老人躬身道：“公主有何谕示？”

柳玉蝉激颤地道：“王坛主，本城弟子是否都已到齐？”“业已全部到齐！”“传令立即向死城进发！”

“遵命！”

宇文烈暗吃了一惊，大声道：“柳姑娘且慢！”“阁下有何话说？”

“柳姑娘攻死城的目的何在？”

“一方面为本城死难弟子索仇，另一方面我要为宇文相公血洗死城！”

宇文烈心中大受感动，这一份情，是纯挚而珍贵的。“姑娘不可造次！”

“为什么？”

“死城无殊鬼域，其间的部署并非局个人所能想象，若凭武力，绝对无法攻入！”

“未见得，我们已带来了攻城利器……”

“在下并非危言耸听，纵令集合所有当今武林顶尖高手，恐怕也是有进无出！”

“阁下如何知道？”

“在下从死城死里逃生……”

“哦！”

“死城外围是一片黑森林，暗无天日，连走兽都难穿越，仅有一条道路，如果中伏，连城边都到不了，城内是一个奇门古阵，能使人心神涣散……”

“但我此来，志在必攻，本城已出动了精选高手四百，还有焚林攻城的利器！”

“柳姑娘，可否听在下一言？”

“请讲！”

“死城志在君临天下，所作所为人神共愤，目前少林已发出武林帖，邀约十二门派与武林中知名之士，共谋对付死城，消弭劫运，姑娘何不隐忍一时，乘势而动，一方面可以减少无谓牺牲，另一方面，以贵城之力，助各大门派一臂，双方都有利益，姑娘之意以为如何？”

柳玉蝉沉吟不语，两道新月似的修眉紧紧攒在一起。久久，才吐出一句话道：“不，我不能等待，我要立刻为宇文相公复仇！”

宇文烈感动得热泪盈眶，勉强制止激动如潮的情绪，尽量把声音放得平静道：“姑娘用心可感，在下为已死的拜弟宇文烈向姑娘敬申谢忱，不过，在下愚见以为冒险也应该衡量得失，如果是得不偿失，甚或根本就没有得手的可能，如此冒险不但不值，宇文烈地下有知，也将不会赞同姑娘此举的吧？”

“这……”柳玉蝉的泪水，又扑簌簌的流了下来。

宇文烈微颤着声音道：“柳姑娘，在下诚恳地重申前请，希望柳姑娘三思！”

一直愣在旁边的王坛主接口道：“公主，请立即决定进退，如果行踪被死城方面侦知，恐怕打草惊蛇，交生枝节，我们远入中原腹地，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敬请卓裁！”

柳玉蝉面色一紧。

宇文烈紧接着又道：“柳姑娘，并非在下估敌过高，死城的确不可轻看！”

“下月十五！”

“时间还很宽裕？”

“是的。”

“本城一向远个东海，与中原武林素少往来，既未接帖，当然不好冒然与会，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待机会互为策应？”

“姑娘见理甚明，在下目前正要赶去参加大会，届时当把贵城的立场提出。”

“如此，谢谢你了！”说完，转向黄衣老人道：“王坛主，传令化整为零，加强探报与联络。”

“谨遵公主之命！”黄衣老人躬而退。

宇文烈不愿再欠对方人情，别具用心的向柳玉蝉道：“柳姑娘，恕在下直言，姑娘与拜弟宇文烈仅属一面之交，姑娘竟然对他如此关注，而在下看拜弟的意思，似乎没有把姑娘当作红颜知己……”

柳玉蝉苦笑道：“阁下的意思是说他根本不爱我？”

“这……在下的看法是这样！”

“这有什么相干，我爱他，这就够了！”如果她知道眼前的人就是宇文烈，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这种话来。

对方愈是如此，宇文烈愈感苦，他不能再受别人任何恩惠，尤其以情爱为出发点的，因为他自忖永远无法偿还。心念之中，冷冷地道：“宇文烈的性格，在下深知，从不愿受人施惠，替他报仇之事，在下已着手进行，姑娘盛情，在下谨代他

“阁下不必说了，各尽其心吧！再见！”黄影一闪，眨眼而没。

宇文烈怅然若失的怔当场，心中不知是悲，是苦，是甜，还是辛酸，最难消受美人恩，他不知道自己何以值得堂堂黄金城公主如此爱慕，纵使他容貌不被毁，有妻子姜瑶凤在，他一样无法爱她。

奇惨的遭遇！迷惘的身世！恨爱的煎迫！乖舛的命运！这些，纷至沓来，似乎要使他窒息，心灵上沉重的负荷，肉体上的残酷的打击，像是要把他压碎。

他茫然地挪动着脚步，无意识地盲目前行，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向何方……

蓦地，耳畔传来一阵惨厉的女子哀号之声，夹着刺耳的异样笑声。

宇文烈被从梦游般的景况中唤醒，一看，竟然走到了一个山坳之内，那哀号声，异样的笑声，不断的从一丛矮树之后发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轻如鬼魅般的欺了过去。

树后，隐约露出一双女人的脚，移目看去，是晶莹如玉的粉腿，再仔细移动目光，呀，赫然是一个寸缕不挂的胴体。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一颗心忍不住狂跳起来，他想转身，但一想不对，那哀号声仍然断续，怪笑声却已止息，显然这其中……

目光无意中触及那胴体的腿股之间，只见落红斑斑，不堪入目，

突地，一个阴残的声音道：“死前尝尝这滋味，也不枉投生世间一遭！”

宇文烈心头猛震，定睛看去，一个白袍怪人，站在距裸体女子不及八尺之外，正在整理衣袍。

死亡使者！他在心里暗叫了一声，一股怨毒，冲胸而起，杀气直透顶门，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功力奇高的死亡使者是什么来路，但对方曾从姜瑶凤手中夺去禁宫之钥，现在却在这荒野之处，奸杀妇女……

那女子的哀号，已变成了模糊的呻吟，令人不忍卒听。宇文烈一长身，欺了过去。

“谁？”喝话声中，死亡使者提掌作势，面对宇文烈。

宇文烈冷飕飕的道：“阁下是死亡使者之一？”

死亡使者对蓦然现身而又能道出他名号的紫衣蒙面人，显然大感意外，阴沉如僵尸的面容，微微一动，阴恻恻地道：“你说对了，报名？”

“啖鬼客！”

“什么？”

“啖鬼客，专食鬼怪邪魔之肉，啖鬼怪邪魔之血！”

“既碰上本使者，就算是阎王殿上挂号……”

宇文烈目光不期然的瞟向那躺在地上被奸污的女子，这一看，直使他五内皆裂，血脉贲张，杀机狂炽。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痴恋着他的曹月英，此刻已是奄奄一息。

死亡使者陡地逼近了一步，栗声道：“你是自了还是……”

宇文烈目中几乎滴出血来，不等对方话落，狂吼一声：“拿命来！”呼的一掌劈了出去，这一掌在暴怒之下发出，而且挟以毕生功力，威力之强，

足可撼山栗岳。

死亡使者双掌一封，“砰！”暴震声中，死亡使者连退三个大步，这恐怖的人物吃惊了，他做梦也估不到自称“啖鬼客”的紫巾蒙面人会有这高的身手。

宇文烈怒发如狂，呼呼又是三掌出手。死亡使者被迫退了八步之多。

双方展开了一场武林罕见的拼搏，顿时打得难解难分。十招！二十招！三十招！

宇文烈觑准空隙，拼挨对方一掌，左手指如戟，戳向对方“七坎”大穴；右手立掌如刀，以阎王剑的招式拍了出去。“碎！碎！”闷哼与惨号同时传出。

宇文烈胸前实受一掌，虽有神功护体，仍被打得口角沁血，眼冒金星。

死亡使者避过了一指，却被一掌拍碎了肩骨，身躯摇摇欲倒。

宇文烈已然恨到了极处，窒了一窒之后，扬掌再进。死亡使者目中尽是骇色，弹身便朝树丛之外射去……“哪里走！”宇文烈栗喝一声，身形斜划，凌空劈出一掌。劲气卷涌之中，死亡使者被拍落地面。

宇文烈的功力，与死亡使者相较，只在伯仲，高也高不了多少，如是平时，可能要五百招以上才能分胜负，要取对方性命，恐怕难以办到，而现在，怒愤仇恨已刺激得他几乎发狂，功力无形中发近到了极致，以是死亡使者数十个照下来，落得重伤而遁。

“砰！”宇文烈一掌猛击之下，死亡使者口血飞溅，栽了下去，宇文烈一把扣住对方肩背，提了起来，五指深陷入肉，痛得死亡使者又是数声惨哼。“阁下是什么来路？”

“你不配问。”

“不说？”

“你不配。”

“啪！”一记耳光，打得死亡使者牙齿与口血齐喷。“说，劫夺禁宫之钥是受何人指使？”

死亡使者闭目不答。

宇文烈全身血涌如潮，情绪已激动得到沸点，另一手抓上对方一已被击碎左肩，厉声道：“说！”

死亡使者脸孔扭曲变了形。汗珠滚滚而落，嘶声道：“小子，你只管发狠，你……等着瞧！”

“你真的不说？”

“不……说！”

“好哇！”

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号起处，红光迸现，血沫四溅，死亡使者双臂被活生生地撕了下来，“砰！”然一声，倒地而死。宇文烈在死亡使者衣袍上擦去双手血迹，然后移步走向曹月英，方一举步，突地愣住了，对方一丝不挂，如何着手救治呢？

苦思了片刻，想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他剥下死亡使者身上的白袍，咬着牙走过去，把白袍覆在曹月英的身上，然后，才颤声唤道：“曹姑娘！曹姑娘！”

曹月英睁开失神的眸子，好半晌，才费力地道：“你……是谁？”

“我是……”两个字出口，突然顿住，他想到了额上的烙印，面上的紫

巾，宇文烈已经死，自己此刻是“啖鬼客”，一股莫名的痛楚，飘过心头，黯黯道：“在下叫啖鬼客！”“啖……鬼……客？”

“不错！”

“那恶魔呢？”“死了！”

“是阁下……救了我？”

“是的！”

“阁下……怎知我姓曹？”

“在下还知道姑娘是桐柏老人的千金！”

曹月英闭了闭眼，眼角挤出两粒豆大的泪珠，嘶声道：“多谢救命之恩，来世定当相报！”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姑娘何出此言？”

“恩公认为我还能活下去吗？”

“为什么不能？”

“我……我被恶魔奸污……尚有何颜……”

“姑娘，人有时有一百个理由死，但只要有一个理由活，就得活下去。”

“一个理由活？”

“是的，比如说桐柏一派，自令尊以下几乎，全部罹难，难道说姑娘不想重整门派，以慰先灵？”

“这……我无法顾及这些了！”

“姑娘，死并非解脱。”

“我……知道，但我如何苟活下去呢？那比死更可怕的活啊！”泪水，又告源源涌出。

“姑娘，你是否受了别的伤？”

“不重！”

“死亡使者迫害你是否另有原因？”

“他……只说奉命斩草除根！”

“哦！他可曾说出来路？”

“没有！”

宇文烈陷入深思，他揣想死亡使者可能是什么来路？

曹月英倏地悲愤道：“恩公，我想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请找到铁心修罗第二宇文烈，转告他说我死了，未竟之梦，来生再续！”

宇文烈全身雷击似的一颤，硬起心肠道：“曹姑娘，你爱他？”

“是的，但这段未了之情，只有期待来世了！”哀哀断肠语，令人不忍卒听。“曹姑娘，宇文烈已经不在人世了！”

“什么？”曹月英双目暴睁，身躯一阵扭动，但挣不起身来。

“他独闯死城，不幸丧命！”

曹月英忽然心智为乱地狂笑起来，久久，才敛住笑声，自语般的道：“好！好！死得好！在世难偕鸳盟，在地愿作连理……可是……可是……我有什么脸见烈哥于地下呢？我……我没有资格了啊！”说着，又呜呜地啜泣起来。

宇文烈鼻头一酸，几乎落泪，在心里道：“英妹，如果我能爱你，我不在乎你失去贞操，这是灾祸，这不是你的错，可是，我不能啊，原谅我……”

曹月英哭了一阵，突地面转凄厉，咬牙道：“恩公，请为我解开右臂三大主穴！”

宇文烈茫然应了一声，伸手为她解了穴道。

曹月英右臂伸屈了数次，使血脉流贯，然后竖中指猛戳向右边的“太阳穴。”宇文烈伸手一格，栗声道：“曹姑娘，你做什么？”

曹月英厉呼道：“让我死！”

“不行！”

“我恨你，你为什么要救我？”

“曹姑娘，在下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死亡使者是在下追杀的对象！”

“我……求你……让我死……”

“你不能死，也不该死，你放着父仇未报，门派未复，岂可轻易言死，虽然你遭遇奇惨，但只能视之为一种劫难，这对你的灵魂无损，武林儿女，应当有超人的胸怀，何必效世俗女子寻死觅活。在下说过，死并非解脱，死并不能洗刷所受的玷污！”这些话，说得大义凛然，有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曹月英闭目不语，她在细细咀嚼宇文烈话中之意。久久之后，睁开双目，幽幽地道：“我可以称你一声大哥吗？因了烈哥哥的关系。”

宇文烈心中一动，略作思索之后，慨然道：“我们可以结为异姓手足，彼此相扶相依……”

曹月英怦然道：“我这妹妹不会玷辱了你吗？”“你这样说就大错而特错了。”

“如此请问大哥名姓年庚？”

“我姓白，今年二十一岁！”

“只有姓？”

“是的！”

“可否见示身份？”

“这个……英妹，原谅愚兄不得已的苦衷，稍假时日如何？”

“好！”

“妹妹，你能起来吗？”

“我……”曹月英不由粉面飞霞，不敢正视对方。

宇文烈顿觉自己失言，对方身上只覆着一袭白袍，全身赤裸，寸丝不挂，如何能起来行动呢？当下尴尬地道：“英妹，原谅我一时失言。”

这时，一条幽灵般的人影，悄悄地站在数丈外的一株树后，以宇文烈的功力，竟然毫无所觉。

曹月英羞怯的道：“大哥，心诚则灵，不必拘于形式，小妹我就这样明心盟誓可好？”

宇文烈可谓用心良苦，自知无法爱她，但又必须让她有勇气活下去，所以才有结异姓兄妹的提议，他自认姓白，并不假，宇文是母姓，白是父姓，迟早一天他会改姓归宗的，闻言之下，当先朝地上一跪，祝祷道：“弟子白，今与曹月英结为姓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与共，如违誓言，天厌之！”

曹月英待宇文烈盟誓起身之后，粉腮一片虔诚之色，闭目祝祷道：“孤女曹月英，今与白家兄长结异姓手足，祸福与共，患难相扶，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场面，宇文烈似乎因了做成一件好事而由衷的感到快慰，曹月英对这紫巾蒙面人，仍有谜一般的感觉。

盟誓已毕，宇文烈又陷入一层迷惘之中，不知如何处理善后，曹月英的

衣裾，已成了些破布，四散零抛，附近没有人家，她势不能一直躺着不动，如果要离开她去觅衣物，不但不便，而且也放心不下。一时之间，他感到进退维谷。

曹月英又何尝不焦急万分，踌躇了半刻之后，无可奈何的道：“大哥，看来我只有裹着白袍上路了，不知附近可有山居人家。”

“这，想来会有的，英妹，你起来吧！”说着，背转身去。

曹月英奋力一挣，却起不了身，全身偈是瘫痪了般的，一点也用不上力，试图运气，经穴竟然多半不能，不禁嚶吟了一声道：“大哥，我被怪异手法制住了穴道，无法行动！”

宇文烈心头一震，回身道：“这……如何是好？”

“既然盟拆结拜，也不必太避嫌，大哥……你试着解解看。”

“嗯，好吧，我试试！”

口里说，俊面已绯红起来，男女肌肤相触，即使心无邪念，也难免有不自然之感，何况对方寸缕未着，既是被独门手法所制，势非查遍所有脉路不可，但对方自己已开口，如不放大方些，岂非证明心怀不正？心念之中，已到了曹月英身边。

曹月英心一阵狂跳，紧闭双目，粉腮已红得象熟透了的苹果。

宇文烈咬了咬牙眼观鼻，鼻观心，抱元守一，伸指探索

才探了数处穴道，额上已紧张得沁出了汗珠，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手指的颤抖。

好不容易探完了重要经穴，俊面倏又一紧，惶然道：“英妹，这种手法太过诡异愚兄我……解不了！”

曹月英芳心一沉，秀目遽然滚泪。

蓦在此刻，一个苍劲的声音倏告传来！“娃儿，你解不了还有旁人解得了！”

宇文烈大吃一惊，展目望去，只见一个身著土葛布衫，面红如婴，白髯及腹，仙风道骨的老人，缓缓行来，心中不由大喜，看来曹月英十九有救了。

来的，正是一甲子之前，三个不世奇人之中的不死仙翁。

息法庵中，不死仙翁点化了庵主杨丽仙，同时对曹月英提过忠告，要她悬崖勒马，现在，这不世奇人现身，定非偶然。

宇文烈忙施一礼道：“老前辈好！”

不死仙翁颌了颌首，走到曹月英身边，微微一喟道：“可怜亦复可叹！”

曹月英嚶嚶着道：“老前辈，恕晚辈不能全礼！”不死仙翁一挥手道：“女娃儿，用不着多礼，老夫生平，最相信一个缘字，也重视一个孽字，世间事非缘即孽，难得的是回头是岸，临流撒足，自可化戾为祥。”这一段没头没尾，像是禅理的话，只有宇文烈能理会，曹月英仅一知半解。不死仙翁目光扫向了宇文烈，沉声道：“娃儿，老夫知道你是谁，你的做法也许对了！”

宇文烈不由悚然而震，若有深意的道：“晚辈做的是不得已！”

“老夫知道，武林大劫当头，希望你能作中流之砥柱，除魔卫道，造福苍生！”

“晚辈当竭力以赴！”

“女娃儿交给老夫、你走吧！”宇文烈大喜过望，他正愁无法安排曹月英，这一来，倒是正中下怀，忙道：“那就仰仗老前辈了！”

曹月英心中自无不愿，只是对救她性命，又复结拜的异姓兄长，有些依依，不由脱口道：“大哥，你要走了？”宇文烈黯然道：“英妹，我有许多

事要办，不能不走，老前辈肯垂青睐，你该欢喜才是！”

“我们会再见吗？”

“当然，随时都可见面！”

“大哥，小妹我不说感激的话了，愿您珍重！”“你也珍重！”

不死仙翁朝近处的尸身一指道：“那是你杀的？”“是的！”

“你知死者是谁？”

“他自称死亡使者……”

“来历呢？”

“不知道！”

“你搜搜他身上，或许有所发现，老夫走了！”说完，抱着曹月英，眨眼而杳。

宇文烈呆了一呆，弹身到了死亡使者尸前，伸手一摸，摸出一块金光灿灿的圆片，一面是一朵浮雕的莲花，另一面是“寂灭”两个字，这一发现，使他心头剧震。想不到死亡使者竟是“死城”属下的金牌高手。如此看来，禁宫之钥已落入死城城主之手了。

怪不得死亡使者曾有斩草除根之说，看来十二门派情势相当危殆了，死城先以各掌门为人质，迫各门派以秘笈换命，事后各掌门仍不能幸免，除当场自决者外，悉数遭受暗杀，这种行为，的确是人神共愤。

他先到附近镇上，买了一袭紫衫，掩去原来的白色劲装，这一来，更不虞被人认出底细，打尖之后，蹬途奔向嵩山。

这一天，正是武林大会之期。嵩山，少林寺，从山脚起直到山门，每隔百丈，便有两名少林弟子鹄立道旁，迎候与会嘉宾。山门到大雄宝殿，打扫得纤尘不染。

新任少林掌门无垢禅师与少林五老，围坐静室之中，对武林大会的召开，作最后的意见交换。

大会预定午时正开始。照理，头三天便应当有各门派代表陆续来到，然而到了今天的己未午初，仍未见半个与会的人到达，这其中显然大有跷蹊。午时正，少林掌门，五老，监院，知客，齐集偏僧馆中，焦灼莫名。

就在此刻，僧馆门外的值日弟子，高唱一声：“空空施主驾到！”

知客僧疾步出迎，五老与监院随后，掌门人也到了门边”

一个瘦小的白发老人，神色凝重，甫入偏院，即大声嚷道：“列位，武林大会不用开了！”

群僧闻言登时一愕。掌门无垢禅师宣了一声佛号，合什道：“施主请进待茶，有话慢慢再说！”

空空祖师嘿了一声、随众僧进入僧馆落座，执事弟子献上香敬茗。

无垢禅师这才沉重地开口道：“施主方才说什么？”

“老夫说武林大会不必开了！”“为什么？”

“掌门人可曾想到各门派代表何以迟迟不至？”“本座正为此不解！”

“除桐柏派根本无人参加外，其余十一门派代表，一个也不会来了！”

“愿闻其详？”

“掌门人如发慈悲的话，多派弟子到登封！偃师两地收尸吧！”

众僧勃然变色，离座而起。

无垢禅师寿眉一蹙，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空空祖师激动的道：“除了新任的华山掌门、青城掌门、武当掌门之外，

其余各门派新任掌门与随行弟子，悉数在登封、偃师两地被杀！”

“什么，悉数被害？”

“不错，老夫师徒亲自所睹，青城、武当、华山三掌门，也只仅以身免，随行弟子没有半个活的！”

“阿弥陀佛，下手的是什么人？”

“死亡使者！”

“死亡使者？”

“不错，功力之高，当今之世恐怕已很少敌手！”监院了凡栗声道：“所谓死亡使者是否死城属下？”空空祖师惨然一笑道：“除此之外，谁能做出这人神共愤之举呢！”

少林掌门无垢大师激动得全身簌簌直抖，颓然道：“看来，道消魔长，武林又要重演两百年前的故事了！”

空空祖师沮丧地接口道：“两百年前，武林沦入神秘门之手，几乎万劫不复，幸而有天山十英，挽回劫难，现在，继十英而起者何人？老夫原先一点愿望也破灭了。”

“施主此言必有感而发？”

“不错，武林后起之秀中，出类拔萃的当推铁心修罗第二宇文烈，但听说他命丧死城……”

“自古邪不胜正，理无久享，所虑者是血劫连演，断丧武林元气！”

“人事已尽，又当奈何！”

“施主，武林帖散出百张，除十门派之外，何以其余的同道也是一样不见踪影，难道说都已遭了同样了命运不成？”

“可能，依老夫判断，嵩山周近百里之内，恐怕已全被封锁了！”

蓦地，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自僧馆门外：“老头儿说的不错，与会大半被害，少数知机而遁。”未见执事人通禀，来人已直逼寺内腹心之地，的确令人震惊。

无垢大师不愧一门之长，内心激动非凡，表面上仍持平静，一摆阔袖道：“迎客！”

“不用了！在下冒闯宝刹，先告唐突之罪！”声到人到，知客僧尚未转身，来人已入僧馆。

来人一袭青衫，青巾蒙面，见面就朝无垢大师一揖，然后分别向空空祖师、少林五老、监院了凡等颌首为礼。空气在蒙面人现身之际，大呈紧张。

蒙面人冷冷地道：“各位请坐呀！”无垢大师目如电炬，注定了蒙面人道：“施主如何称呼？”“诛心人！”

“什么，诛心人？”

“正是！”

“何不以真面目相见？”

“不便！”

“驾临敝寺必有见教？”

“在下持武林帖而来！”

“哦！”

无垢大师大感困惑，分发武林帖的名单上，并没有诛心人这一号人物，这是从何说起呢？一时又不便质问。空空祖师已意会到少林掌门的心思，当下代言道：“阁下持有武林帖？”

青衣蒙面客一扬手，道：“这不会是假的吧？”“不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武林帖的分送……”“预算中没有在下这一号人是谁？”

“恕老夫直言，的确是如此！”

“有七臂哪吒其人否？”

“有！”

“七臂哪吒孙天化，已于旬日前病故，本人以至友身份，代他出席！”

“哦！”失礼之至，请坐！”

“刚才阁下说宇文烈已命丧死城？”

“不错！”

“消息何来？”“丐帮探报到的！”

“哦！”青衣蒙面客显然大是震惊，身躯陡地一晃，栗声道：“这探报可靠吗？”

空空祖师道：“大概不会假！”

监院了凡抬手道：“施主请坐了说话！”

“不必了，大师准备应变吧！”

“什么？”

“一副棺木已登嵩山！”掌门、五虎、监院、知客，无不大惊失色，空空祖师也为之骇然。

无垢禅师不解地道：“什么棺材？”

“当然是装死人用的棺材！”

“为什么抬棺材到敝寺！”

“索仇！”

“对方是何等人物？”

“来头不小，贵寺可能应付不了！”

监院了凡一轩眉道：“施主是赴会而来，还是为人张目而来？”

青衣蒙面人冷冰冰的道：“大和尚，佛家戒嗔，本人是好意示警！”

就在此刻，原先稟事的值日弟子气极败坏的撞了进来，低头合什道：“禀掌门！”

“什么事？”

“有女人闯寺，无人能阻，已毁了十八名师兄弟，目前已到山门……”

少林寺有个禁例，女子不许入寺，来人不但是女人，而且已毁了十八个门下，这事态的确相当严重。

“还有什么？”

“那女子身后由八名扛夫抬了一具棺材，声言要掌门出迎！”

“知道了，下去！”

“谨遵法谕！”值日弟子顶礼而退。

少林掌门无垢大师再也沉不住气了，目注知客道：“了悟前去看来！”

“领法谕！”知客了悟匆匆奔了出去。

监院了凡合什道：“弟子请命！”

“弟子知道！”了凡和尚也紧跟着奔了出去。无垢大师目注五道：“无真师弟请留此陪客，四位师弟请随本座来！”

青衣蒙面客道：“掌门人如介意，本人想跟出去见识一下来者？”

空空祖师也道：“大和尚，老偷儿可忍不住！”无垢大师面有难色道：“两位来者是客，恐怕……”青衣蒙面客截断话声道：“掌门人，武林劫数

已兴，来者立意不善，不必拘泥小节了！”

“如此两位请！”

八人鱼贯出了僧馆，无垢当先，来到了前院。寺门外传来一个女子的吼叫声，“无垢不出迎，姑娘我可要不客气了！”

接着，是数声怒喝与两声闷哼。

一个中年僧人，口角血渍犹在，踉跄奔入，朝掌门人合什躬身道：“禀方丈，知客与监院两位师叔业已负伤，来人已闯入寺门！”

五老面色大变。掌门无垢大师宣了一声佛号道：“我们又将蒙尘了，下去！”

中年僧人顶礼退了下去。

“值日弟子何在？”

“弟子在！”一个虎面僧人，应声而至。

“鸣钟，传令各代弟子，全部退回岗位，未奉本座之命，不许出面！”

“谨遵法谕。”

钟声长鸣，全寺被一层紧张的气氛所笼罩，自山门以迄大殿的守护弟了，纷纷退了下去。

一条纤纤人影，姗姗进入无垢大师等人停身的院中。来人，黑色素衣，鬓边簪着一朵白花，粉腮冷若冰霜，黑衣女子身后是一具红漆棺材，由八人抬着，缓缓跟进。女人入寺，外带棺木，这在少林来说，是开派以来所未有的事。

掌门与五老虽是有道高僧，涵养功夫已到了家，仍不免勃然作色，目射厉芒。

黑衣女子走到院地中央，素手一挥，棺材平稳地放落地面，然后冷冷地目注无垢大师道：“大师就是少林方丈？”“阿弥陀佛，本座就是，女施主抬棺闯寺，必有所为！”

“当然！”

“本寺禁例，不欢迎女性施主入寺……”

“但姑娘我已经来了。”“请见示来意？”

“请慧觉和尚答话！”

少林五老忍不住全哼出声，面色沉重得象铅板。无垢大师老脸微见抽搐，沉声道：“先师业已坐化于十年前！”

“什么，慧觉死了？”

“女施主不可辱及先师，说话得有分寸！”

“哈哈，分寸，慧觉既死，他所欠的债何人承担？”

“债？”

“不错，血债！”

“阿弥陀佛，女施主说明白些？”

黑衣少女面上杀机隐隐，阴阴地道：“掌门人可曾听令先师说过十五年前，以一元神功，掌劈孕妇，一尸二命的那回事？”

五老骇然退了数步，震惊莫名。

掌门无垢大师高宣一声佛号道：“罪过！”罪过！先师清誉之隆重，为本门历代祖师中所罕见……”

“清誉并不能证明他不杀人！”

“即使有，被杀者定有取死之道！”

“掌门人有没有听说过黄山灵泉峡一尸二命这回事？”“没有！”

“慧悟大师，不会不知道罢？”

少林五者面色大变，目中射出震骇至极之色。

无垢大师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半晌才迸出一句话道：“女施主何故提及敝师叔之名？”黑衣少女面色突转凄厉，寒声道：“人呢？”“圆寂于十五年前！”

“如何死的？”

“这……是本门私事，女施主不必过问。”

黑衣少女咬了咬牙，道：“是慧觉秃驴下手杀害的，不错吧？”

少林五老齐齐虎吼一声，就要出手……

黑衣少女带煞的目芒一扫五老，不屑地道：“时刻未到，五位何必急着归西！”

无垢大师扬手止住五老，栗声道：“女施主到底是什么来意？”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姑娘我要血洗少林寺！”此语一出，全场皆震，这句充满血腥意味的话，令人听了不寒而栗。无垢大师额上已沁出了汗珠，面色变得极为难看，唇青脸白地道：“女施主到底是谁？”

“慧悟大师的俗家姓名叫邱元志，不错吧？”“不错！”

“我叫邱雯，是他女儿！”

“你，是慧悟师叔的女儿？”

“一点不错！”

“令堂是……”

“毒观音唐琪！”

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客，一直插不上口，看来这是别人门派中的秘辛，外人当然没有置的余地，现在一听毒观音唐琪之名，不由惊“哦！”出声，空空祖师脱口道：“四川唐氏家人？”邱雯白了他一眼，道：“不错，用毒世家，客下最好置身事外。”

空空祖师默然，他曾因宇文烈之故，被邱雯掠入南昌城外十里乱葬岗的墓穴之中，对她的功力知之甚稔，不禁替少林寺捏了一把冷汗，邱雯声言要血洗少林，并非虚声恐吓，以她的身手，少林门中恐找不到敌手。

青衣蒙面人却开了口：邱姑娘，冤有头，债有主，你到底是要找谁？”

“阁下是哪方高人？”

“诛心人！”

“没听说过。”

“那无关宏旨，姑娘没听说的还多着呢！”

“好说！”

“是否要替少林寺架梁？”

“那得看是非曲直！”

无垢大师接口道：“女施主抬棺入寺，用意安在？”邱雯恨声道：“棺材就是先母遗骨，要她老人家亲眼看着她女儿为她报仇雪恨！”

“女施主仍未说明实真象。”

“先父身为少林弟子，犯了什么规戒而致处死，小女子不打算过问，先母并非少林门下，而且怀有身孕，竟惨被慧觉劈死，少林得还出公道。”

无垢大师脸色数变之后，咬紧牙关道：“慧悟师叔入门仅有半载，不守法规，犯本寺重律，是以敝师祖传令家法从事！”“先父因一件误会与先母

反目，愤而出家，事后发觉事出误会故而回向先母解释，如此便算不守法规，遽予处死，难道这就是佛家慈悲之旨？”

“事实恐怕不这么简单？”

“依掌门人之见呢？”

“敝师祖当初传出执法令时，必经长老公决，相信决不轻率！”

“有何为证？”

“当年本座限于辈份，无法与闻此事！”

“强词夺理！”

无垢大师脸色又是一变。

邱雯接着又道：“先母被杀，又作何解释？”

“女施主当年几岁？”

“五岁！”

“五岁就能判断事实真相？”

“有人目睹！”

“谁？”

“家师！”

“令师是谁？”

“未便奉告！”

“女施主，准备如何了结？”

邱雯向站在棺材旁的八名扛夫一挥手道：“你们可以走了！”

八名扛夫显然是临时雇用的，闻言之下，纷纷出寺而去。邱雯目送扛夫离去，才怨毒地道：“第一，交出慧觉遗骨，姑娘我要把他扬灰先母灵前！”五老面容扭曲，目暴寒光，因碍于掌门师兄在侧，与少林戒律，不敢蓦然出手，但看样子已到无法按捺的地步。空空祖师也不由面目失色。这种条件，任谁也无法接受，别说以领袖十二门派自居的少林。

无垢大师面色反而平静了下来，沉声道：“还有呢？”“掌门人应代师受过，自决先母棺前！”

“女施主认为办得到吗？”

“非办到不可！”

“如果本座说不呢？”

“血洗少林寺，火焚禅院！”

“女施主不怕天遣？”

“时辰已到，掌门人说一句吧！”

五老之一无直大师一步跨出八尺之多，栗声道：“掌门，弟子请命除此妖孽？”

“师弟退下？”

“弟子要违令了！”

“不可！”

无真大师状类疯狂，一个虎扑，双掌挟以毕生功劲，罩身击向了邱雯。

“哇！”一声栗人的惨号过处，无真大师口血狂喷，倒栽出两丈之外，登时气绝。

无垢大师双目尽赤，悲愤地道：“阿弥陀佛，为维派誉与祖师法也，弟子要破戒了！”

五老的另四老，不待掌门下令，齐齐扑入场中，各占方位，围攻黑衣女

子邱雯。空气骤呈无比的紧张，条机顿时弥漫全寺。

寺钟大鸣，少林各代弟子，纷纷涌现，在院地周筑起了一重人墙，狂飙匝地，呼轰之声震耳欲聋，四老犹如四只猛虎，狂扑暴攻。厉喝与惨号并起，四老之一尸横就地。所有少林弟子，一个个悲愤莫名，但章法不乱，待令出击，十八名护法弟子，一字式排列在无垢大师身后。各院、堂、楼、殿住持，分别在掌门两旁侧后。

五老只剩三老，抵死拼缠，但险象环生，看来再支持不了五个回合。

无垢大师高声发令道：“达摩出罗汉堂大阵，三长老速退！”

就在此刻，青衣蒙面人突地向门人一抱拳道：“掌门人请收回成命。”

无垢大师一扬手，道：“施主有何高见？”

数十条人影在掌门方丈扬手之间，纷纷中途止步。青衣蒙面客以没凝的语言道：“掌门方丈忽略了对方的出身，毒观音唐琪的女儿必是用毒能手，罗汉阵困不了她，群斗的后果岂堪设想！”

无垢大师悚然而震。

又是一声闷哼传来，五老仅剩余的三老之一，喷血而退。青衣蒙面客急声道：“可否容在下先替下二老？”“这……”

“掌门人，事急了，这可不是争名气谈威望的时候！”“如此偏劳施主！”

青衣蒙面客一掠入场。狂飙卷处，二老踉跄退出圈子之外，邱雯也被突来的骇人劲道震得一惊，青衣蒙面客已矗立八尺之外，与邱雯对抗。

邱雯怒声道：“诛心人，你要替少林卖命？”

青衣蒙面客冷静地道：“本人不忍坐视佛门变屠场，愿作个和事佬，彼此不妨从长计议。”

“闪开！”

“站娘何必迫人太甚？”

“挡我者死！”

“姑娘不可太过任性。”

“你让不让开？”

“姑娘冷静一点！”

“恕我不客气了！”声落，一掌斜劈出，这一掌奇诡绝伦，其中暗藏无数变化，虚实莫测。

人影一触而分，青衣蒙面客硬接了一招。

邱雯粉腮杀机更浓，错步之间，攻出三招，厉辣得令人咋舌。

青衣蒙面人功力也高得出奇，轻易的又接了三招，两人顿时打得难解难分，真是棋逢敌手，将遇户才，看得全场眼花缭乱，动魄惊心。

“都与老身住手！”喝声传来，震得所有在场的人，心惊胆摇，耳膜如割，场中正在交手的一对，也不期然的停了手。

靠寺门韦陀殿一面的人圈，波分浪涌的向两边裂开，露出一道缺口，一个奇形怪状的白发老妪，颤巍巍地走了进来，别看她老态龙钟，每走一步，整个院地似乎隐隐一晃，拐杖触地之声，似乎叩击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使人人为之神摇心颤。

“咚！”“咚！”全场趋于死寂，每一个人的呼吸停止了，血液也似乎凝固起来。

邱雯悲凄的唤了一声：“师父！”

第十七章 鬼 婆

一个奇形怪状的白发老妪，陡然现身入场。所有在场的少林高手，全为之窒住，邱雯凄唤了一声：“师父！”

老妪拐杖咚咚叩地，颤巍巍地走到那具红漆棺木之前，才停下身形，目中碧芒熠熠，一扫现场，凡接触到这目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寒气股股直冒。

这老妪，正是南昌城外乱葬岗古墓之中，求宇文烈以修罗神功冲穴的怪人。

空空祖师面露骇极之色，口唇不停抖动，似乎想说什么又不敢出口的样子。

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厉鬼的怪老婆子，是什么来路。

少林掌门无垢大师合什道：“施主何方高人？”

老妪怪眼一翻，声音比鬼哭还要难听：“身为各大门派之首的少林方丈，竟然这样孤陋寡闻，老身做个样子你看！”身形一晃，又回到原位，像是根本不曾移动过似的。

“哇！哇！哇”三声凄厉的惨号过处，原先准备出场的罗汉堂弟子之中的三个，陡地弹起两丈高下，坠地气绝，洒落了一天血雨，三人死状一样，额头上三个洞。所有少林弟子，全为之惊魂出窍。

无垢大师脱口呼道：“三星过户，神仙却步，施主是鬼婆？”

“嘿嘿，算你还有点见识！”

鬼婆两字，震得所在场的人亡魂大冒。一甲子之前，武林中出了三个倾古凌今的人物，孽道、鬼婆、不死仙、统称为一正二邪，已数十年不现江湖，一般传言，三巨孽业已物化，想不到二邪之一的鬼婆会现身少林，看来这场血劫是无法挽回的了。

无垢大师窒在当地，半晌无言。血腥的恐怖阴影，罩上了每一个寺僧的心头。

鬼婆双眼碧芒灼灼，令人不敢正视，侧身向青衣蒙面客道：“你是谁？”青衣蒙面客下意识的退了一步，不自然的道：“在下诛心人！”

“与少林是何渊源？”

“谈不上！”

“为何要替少林卖命？”

“为所当为而已！”

“你找死！”声落招出，众人只觉眼一花，“嗤”挟以一声惊呼，诛心人暴闪丈外，一只左袖，齐肩被撕落，臂上留了五条血槽。

鬼婆怪笑一声道：“果然有两下，能逃脱老身一抓，饶你不死，滚！”

诛心人全身簌簌而抖，兀立不动。

鬼婆怒哼了一声，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诛心人挫身扬掌疾封。“轰！”然巨震声中，劲气斯空狂卷，诛心人身躯一个踉跄，蒙面巾飘拂之下，射出了一股血箭，显然已是受伤不轻。

少林五老仅存的三老，齐齐悲呼一声，扑了出去。

“哇！”惨号再起，三老扑出去的身形，倒飞而回，血如喷泉，洒落一天红雨，尸身坠地不起，每一个人的前额上，骇然又是三个血洞。

少林五老在寺中堪称特流高手，三老联手竟然走不出一个照面，的确骇

人所闻，少林寺开派以来，这种情况恐怕是破题儿第一遭。四周爆发出一片哀号之声，充满了悲愤激越之情。

无垢大师陡地转身面向大雄宝殿合什躬身，悲声道：“弟子不肖，不足以御侮却敌，祖师垂鉴。”祝祷毕，回身大步向场中央欺去，面上一片凛然之色。

达摩院住持悲呼一声：“掌门人可！”横身拦住去路。各院堂主持及诸护法，不约而同地举步涌向场中，看来每一人都存了玉碎之心，准备为门派而奉献生命了，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

鬼婆狞笑一声，向邱雯道：“雯儿，时候到了，放手的做吧！”

邱雯应了一声，粉腮倏罩恐怖杀机，向前挪动娇躯。场面，在黑衣少女邱雯挪步之间紧张到了极限。

眼看一场血腥的屠杀，就要在这武林圣地上演。这不但是执武林牛耳的少林所未有的耻辱，也象征着近代各大门派的没落。就在此刻，一声梵唱悠然传出，像在酷热的炎夏，突然吹来一阵和风，使充满了暴戾杀伐的场面，笼上了一层祥和，气氛随之改观。

邱雯不期然的止住了前欺之势，粉腮杀机顿消。四周的少林弟子，齐齐俯首合什。

各院堂住持和护法弟子，纷纷退向两侧，肃然垂首。无垢大师回身顶礼合什，诚谨的道：“十八代掌门弟子无垢，恭迎祖师佛驾！”

鬼婆丑怪的脸上，也泛起了一重迷惘之色。

一个枯瘦的老僧，垂眉阖目，宝相庄严，出现在大雄宝殿前的阶沿之上，干瘪的口唇一阵翕动，发出一串沉缓而祥和的语音道：“除无垢之外，所有本门弟子，一律退下！”震耳佛号声中，少林弟子如潮水般退出下去。刹时走个罄净。场中，剩下无垢大师、鬼婆师徒，一具棺木外加八具尸身。

空空祖师和诛心人已在少林弟子退下之际悄悄地出了少林寺。

鬼婆突地桀桀一阵怪笑道：“普净，你还没有死？”“我佛慈悲，施主竟欲何为？”

“普净，慧悟被杀，是否你下的谕令？”

“是的！”

这是你少林家事，老身不管，慧悟俗家妻子毒观音唐琪一尸二命，也是你下的谕命！”

普净大师全身一颤，枯瘦的脸上露出一丝痛苦之色，沉声道：“施主可肯听老衲一说根由？”鬼婆阴阴地道：“讲吧！”

“十五年前，老衲正值出关，掌门师侄慧果转报，游方在外的普化师弟子慧悟六根不净，犯本门大戒，当即由老衲命慧觉持绿玉令前往处理，慧悟竟然敢抗令，是以慧觉才种下这恶因……”

邱雯面上重视杀机。

鬼婆嘿的一声冷笑道：“那你是承认传令杀人的了！”“老衲话未说完！”

“快讲！”

“慧觉向慧悟下手，是执行本门戒律……”

“老身只问一尸二命这一节！”

“那是出于误杀？”

“不错，慧觉与慧悟交手正烈之际，毒观音唐缙突然身横介入，致慧觉收手不及而伤了她！”

“唐琪业已怀孕，一尸一命，你说得好轻松！”普净大师面上痛苦之色更甚，声音滞黯的道：“孽徒慧觉事毕回山，禀陈一切经过，深深疚悔，自禁后山五年，最后断心脉以赎罪愆……”

邱雯突地怦呼一声道：“先父母惨死血债，难道凭几句话就可以消解？”

普净大师念了一声佛号，道：“慧觉自责以死赎罪，今天本门弟子九人伏尸，这难道不是血？”

“不够，我要十倍索还！”

“施主应念天心……”

“小女子不是来听禅！”“请听老纳说完，佛门最重因果，推根究源，老纳难辞其咎，愿以身了结这一段因果，施主意下如何？”鬼婆怪眼一翻道：“普净，好主意，你知道这丫头决奈何不了你，告诉你，老身决不置身事外！”

“阿弥陀佛，老衲早已封戒，尽管出手就是，老衲不会还手！”说着，徐步走入院地之中，就地跌坐，阖目不语。无垢大师悲声道：“师祖，弟子不肖，请以身代！”“无垢，我要你留下是为你的身份，不许多言！”“师祖……”

“退在一旁！”

无垢大师激动得浑身战抖，又不敢不听命，俯首退了三步。

场面被罩在一层惨雾愁云之中，少林仅存的高僧，竟要以身结果。

鬼婆凝注了普净大师片刻，转面向邱雯道：“雯儿，下手！”

邱雯一咬牙，举步向普净大师身前欺去。

掌门无垢大师陡然横身普净大师身前，厉声道：“邱施主，本座来了结这段因果！”

普净大师双目一睁，怒喝道：“无垢，你敢抗命？”“弟子不敢！”

“如此退下去，并晓谕本门弟子，这公案到今日算了，以后不许寻仇？”

“弟子请以身代？”

“不行！”

“如师祖执意如此，弟子乔为掌门，无颜以对历代祖师与各代弟子，请许可弟子先祖师……”

“无垢，上代掌门慧果命丧死城，此乃本门不幸，也是我罪孽深重所致，你不思振兴门派，而表现这愚行，实属大不智，我命令你退下！”

无垢大师面上肌肉一阵抽搐，眼中竟然闪动着泪光，缓缓移开身形。

邱雯已欺身到了普净大师身前伸手可及之处，纤掌徐徐上扬，为了血仇，她不惜掌劈这殉身了因的高僧。无垢大师双手合什，朝大雄宝殿方向跪倒。

蓦地，一声断喝，倏告传来：“住手！”声落人到，一条身形，疾奔而至，落入院地中央。

来人，赫然是一个紫巾蒙面，身着紫色长衫的怪人。他，正是赶来参加武林大会的宇文烈。

邱雯不期然的收掌后退了一步。

普净大师与无垢大师同时骇然注目。

鬼婆怪眼一瞟，狞声道：“来人报名！”

“啖鬼客”

这时在场的人，同样的疑问，谁也不曾听说过这一号人物。

“你可知老身是谁？”

“两邪一正之一的鬼婆，不错吧？”

“一点不错！”鬼婆反而一愕，这名不见经传的蒙面人，明知她的来历，竟敢现身横岔一枝，的确令人感到意外，鬼婆两个字，在六十年前，可说能遮半边天，没有不闻名而丧胆的。“你胆子不小？”

“好说！”

“现身何为？”

“准备做个和事佬！”

“和事佬？”

“哈哈哈哈哈！”

“有什么好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在老身面前，你也配说这种话，若是五十年前，你早已没命了，念你无知，自残一臂，滚吧！”宇文烈冷冷地道：“论年龄，在下尊你一声前辈，说话不宜太满！”

鬼婆阴恻恻地重重的一哼，道：“好小辈，你听说过‘三星在户，神仙却步’这句话没有？”

黑衣女邱雯陡地一挪娇躯，欺到宇文烈身前，寒声道：“阁下是找死来的？”

“未见得！”

“那就试试看！”素手一挥，划出了一掌，这一掌不但快逾电光石火，而且奇诡得令人咋舌。

宇文烈以更快的速度，弹退三尺，道：“在下不想打架！”邱雯一招落空，既惊且怒，栗声道：“但姑娘我却要你死！”欺身上步，呼的又是掌。宇文烈不内不避，身躯反而向前一迎。“砰”然一声巨响，一掌击正前胸，双方各退了一步。无垢大师面色为之一变。

邱雯心一寒，她做梦也估不到对方竟然能硬承她断金裂石的一掌。不可一世的鬼婆也不由为之动容，凭这一手，足以证明“此马来头大”。

宇文烈仗着九忍神功与修罗神功护体，硬接了对方一击，心中也着实暗惊对主内力雄浑”。

鬼婆怒哼一声，道：“好小辈，竟敢在老身前卖狂，你死定了！”说话声中，身躯向前一那……

普净大师一代高僧，当然不愿别人为少林流血，凝声喝道：“施主且慢！”

鬼婆一瞪眼道：“普净，你得慢一步！”

“老衲不愿别人因段公案流血！”

“这由不得你了！”

无垢大师栗声道：“施主欺人太甚！”

鬼婆一顿手中拐杖，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无垢身为一派掌门，岂能受得了这句极尽侮辱的话，连脸都气青了，口宣一声佛号，身形已欺了出去……普净大师陡地站起身来，大声喝道：“无垢，不许妄动！”同一时间鬼婆已举掌斜斜挥向无垢大师。

“老前辈行事太份了！”随着话声，宇文烈双掌一扬，从横里猛撞过去。

“隆！”然巨响中，劲气激卷成涡。宇文烈反震得身躯连晃。

无垢大师却被两股排山劲气交击的偏锋，震得倒退三步。鬼婆白发根根倒立，眼口碧芒大盛，满脸俱是狰狞之色，那样子像是要择人而噬的恶鬼，一目不瞬的注定宇文烈。宇文烈胸有成竹，冷冰冰地道：“老前辈，普净大师有道高僧，年已百岁开外，难道真惨死令徒掌下？”“放屁……”

“同时这段公案当事人慧觉大师，业已引咎自决而亡，今日五老三僧横尸，难道还抵不上一个毒观音唐琪？”“你说够了没有？”

“就是这么几句话……”

“你知道你将如何死法？”

“老前辈如何对付晚辈？”

鬼婆呲牙咧嘴地道：“老身要把你一块块的撕碎！”残狠恶毒，莫此为甚，令人闻之毛骨皆悚。鸟爪也似的手爪，缓缓扬起……

宇文烈栗声道：“且慢动手！”

“什么，你还是怕死的？”

“怕死未必，只是要先向老前辈讨点旧欠！”

“旧欠，老身欠你什么？”

“诺言！”

“诺言？”

“不错！”

“你说说看？”

宇文烈以传音入密之法道：“晚辈宇文烈，不久前在乱葬岗古墓之中，曾以修罗神助老前辈打通闭阻经穴，晚辈无意挟恩求惠，不过既蒙许诺准许晚辈提出任何一种要求，以作交换，晚辈现在就提出要求，愿能揭过这段过节！”鬼婆惊怔的道：“你……你就是……”

宇文烈冷静的道：“不错，晚辈身份目前暂请守秘！”场中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双方是在弄什么玄虚。鬼婆一顿拐杖道：“雯儿，我们走！”

邱雯骇然注视了宇文烈一眼，万分惶惑地道：“师父……走？”

“嗯，这段过节揭过算了！”

“弟子不懂？”

“离开再说！”

无垢大师茫然地注神着这神秘人的紫巾蒙面人，不知所语。

鬼婆目光再度扫向宇文烈道：“小子，从此互不相欠，下次见面时当心你的小命！”

宇文烈冷声道：“在下记住了！”

普净大师低眉合什，向宇文烈道：“少施主为本门解危，老衲衷心感激！”

宇文烈抱拳道：“不敢当大师如此赞誉，适逢其会而已。”无垢大师也合什道：“本座代表少林向施主致谢！”“不敢当。”

邱雯含着泪水，愤声道：“师父，血仇就这样揭过了？”鬼婆粗声暴气的道：“不许多言，为师自有主张，走！”走字声中，一手抄起了那红漆巨棺……

普净大师宏声道：“施主慢走！”

鬼婆寒森森的道：“普净，错过今天，我们会再见的！”“不必了……”

“什么，你要当场解决？”

“老衲为了这一念之因，迟迟未能正果，佛说孽海无边，回头是岸，希望施主上体天心，从此解了这冤结，功得无量！”

“普净，我老婆子不懂什么天心地心，只知我心人心，用不着饶舌了！”

普净大师原地盘膝而坐，沉声道：“无垢？”

“弟子在！”

“少林名声不可坠，失经必须索回！”

“弟子谨受命！”

普净大师阖目垂帘，手捏佛诀，枯瘦风干的皱面泛出一片异样的红光。

无垢大师购见状，面目失色，悲呼一声：“师祖！”

鬼婆怪脸一变，大声道：“好一个烈性的和尚，普净，一切就此揭过了，走，雯儿！”

数百斤重的棺木，托在她手中轻如无物，声落，人已到数丈之外，内电般出寺而去，邱雯迷惘地瞪了宇文烈一眼，也跟着离开。

宇文烈黯然一叹，举步悠悠出寺。他本是参与武林大会而来，想不到碰上这奇变。与会的各门派代表，有的中途折返，没有一个人上得嵩山，显而易见，这是死城的杰作，使武林大会无声地夭折。出了山门，身后传来悠长而凄厉的钟声。

丧钟！一代高僧普净圆寂了。

这位佛门高僧，为了杜绝少林后患，最后仍以身殉，是因果？还是劫数？

宇文烈心情十分激动，当初在乱葬岗墓穴之中，如果他知道对方是两邪一正之一的鬼婆，说什么也不会出手给对方打通闭阻经脉，这无异是助长了魔道的气焰，无疑的也将替武林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一路下山，他的步履显得有些蹒跚，像一个普通的山行客。看来，要集合武林正义的力量，以消灭死城，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想不到名门派，没落到这种地步。难道武林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

而他自己，目前又将何去何从？父亲白世奇仍然生死不明，以他自己的功力，在武林中已可算得上出类拔萃的人物，然而再闯死城，无异飞蛾扑火。

禁宫之钥已落入死城令主之手，对妻子与丈母娘，如何交代……

心念之间，耳畔突传衣袂飘风之声，举目望去，一条黑衣人影，飞纵登山，已快到了身前。下意识中，他对黑衣人有一种敏感。

“站住！”人影随着喝声刹住来势，赫然是一个满面戾气的黑衣汉子。

黑衣汉子乍见紫巾蒙面人阻路，先是一怔，继面狞声道：“阁下何方朋友？”

宇文烈阴冷地道：“啖鬼客！”

“什么，啖鬼客！”

“不错！”

“有何指教？”

“报上姓名来历！”

“朋友是从少林寺下来？”

“嗯！”

“是少林弟子？”“这你管不着，快报出来历！”

“朋友莫非找死！”

宇文烈双睛一瞪，道：“看来你是死城门下？”黑衣汉子嘿的一声冷笑道：“是又怎样？”

“这决定你的生死！”

“哈哈，朋友好大的口气，何不露出本来面目？”一句话，触动了宇文烈的刺心隐痛，死城在他额上烙了火印，使他永远无法见人，这种恨，的确是山高水深，登时杀机狂炽。栗声道：“来少林何为？”

“你不配问！”

“鼠辈，纳命来吧！”伸手便朝黑衣汉子抓去。黑衣汉子怪笑一声，右

掌开山劈石，猛击而出，左手并指如刀，截向胸腹之处的七坎大穴，一招二式，凌厉狠辣，足可当武林一流高手。

他只攻不守，攻敌之所必救，认定对方非撒抓自保不可，其实，他错了。宇文烈原式不变，照样抓出。

“砰！”黑衣汉子一掌印上对方胸膛，如击败革，心中立感不妙，另一手也在同一时间截正七坎死穴。一声闷哼，黑衣汉子左边肩肿被抓个结实。顿时亡魂皆冒。他做梦也估不到这紫巾蒙面人竟然掌指不伤。

宇文烈另一手也搭上了对方右边肩胛，冰寒的道：“现在你可以说此来的目的了！”

黑衣汉子额上汗珠滚滚而落，厉声道：“朋友，你敢与死城为敌？”

宇文烈嘿嘿一声冷笑道：“兔崽子，很抱歉，本人专找死城之鬼，杀而啖之！”

黑衣汉子面如死灰，犹自强嘴道：“朋友，你这样做走不出三里路，会有人收拾你！”

“那是最妙不过，本人渴望流人之血！”

“朋友，你没有考虑到后果？”

“什么后果？”

“少林将化劫灰！”

宇文烈心头一震，死城迁怒少林，是很可能的事，但自己如果放过对方，死城也不会放过各大门派，而少林必然是第一目标，对方此来，无异说明死城的魔爪已伸向少林，心念之中，故意阴阴一笑道：“那不关本人的事！”

黑衣汉子全身一颤，道：“你不是少林弟子？”

风马牛不相及！”

“那你……你……”

“快说，此来目的是什么？”

黑衣汉子惨厉的道：“我死，你也活不了，等着瞧吧！”左臂一弯，左手小指向口内送去……”

前车之鉴，宇文烈顿时了然，在仙霞岭附近，八十五号秘探在迫供之下，就是吮左手小指自杀而死，当下五指一用力，黑衣汉子惨哼一声，左臂虚软下垂。

“你是秘探总监属下？”

黑衣汉子面孔一阵歪曲，嘶声道：“你……到底是谁？”“啖客鬼！”

“没……听说……”

“现在知道也是一样，你说是不是说？”

“不……”半声怪号传处，红光进现，黑衣汉子双臂被活活撕下，倒地气绝。

宇文烈扔去断臂，探手黑衣汉子怀中一摸，摸出一面小圆牌，一个封套。

圆阜上一朵莲花，花心中一个四字，他所猜不错、对方是死城所属“秘探总监”手下秘字第四号。

再看那封套面上写的是：“少林掌门方丈亲启”八个字，封套左下角，盖了一个莲花印记。

封套内，可能是一个恐怖的秘密。撕开封套，里面是一张柬沾，写着：“武林纷争不息，源于各自为政，道分黑白，派分门户，实则盗名欺世，异已自私，本令主鉴于中原武林亟应一统，群策群力，宏扬武道，以符万流同

宗之旨，爰发起万流归宗大会，推迁共主，会期订于下月望日，希贵方丈率同门人代表十人，持掌门信物，按时与会，如逾时不参加，视同绝于中原武林，毁灭随之。”柬末署名是死城令主。

这无异是死亡通牒，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死城已露出狰狞面目，准备称尊武林。当然，这通牒无疑的也同时送到了其他门派帮会。

宇文烈热血沸腾，鼻中似乎已嗅到了血腥的气味。

道消魔长，武林莫非要真的面临末日？”

一阵响声，树丛中冒出一个人来。

宇文烈杀气未退的目光一扫，冷喝道：“谁？”

一条人影，幽灵般的一闪而至，身法之奇，快，惊世骇俗。

宇文烈心中微微一震。来人，是一个村俗打扮的俊美少年，他，正是空空祖师的传人欧阳治，他曾奉师命传少林所发的武林帖与宇文烈，宇文烈衣著已改，紫巾蒙面，嗓音也凭深厚的内功改变，说什么他也认不出来。

宇文烈见了欧阳治，倒是一怔，心知对方在此现身，决非无因，但他不愿暴露身份，心目中的自己，业已死在死城了。

欧阳治一扫视道上的残尸，面上微露骇色，一包拳道：“阁下何方高人？”

“啖鬼客！”

“哦！”这……下在弟一次听列！”

“嗯，你似乎很自负阅历丰富？”

“这……在下不敢！”

“你身手很利落！”

欧阳治面色微微一变，道：“阁下掌裂死城秘探，在下十分钦佩！”

宇文烈心内暗自好笑，故意冷漠地道：“你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欧阳治尴尬的一笑道：“阁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我以为你看中了我身上什么东西！”

欧阳治骇然了，对方已暗中点出了他的身份。

宇文烈接着又道：“你钱是偷儿老祖的传人？”

欧阳治自问眼皮极杂，见闻不薄，就是想不出当今武林中，怎会有这么一个武功深不可测的怪人，“啖客鬼”三个字更是前所未闻，而更奇的是以对方一口便道出自己的来历，心念之中，下意识的退了一步，惑然道：“阁下何以知晓区区来历？”宇文烈嘿的一笑道：“我还知道你叫欧阳治！”欧阳治更是骇异莫名，他师徒俩平时极少公开走在一道，而自己向来也极少对人报名道号，对方是如何知道的呢？”“阁下到底……”

“我与令师是朋友！”

“哦！可是从未听家师提起前辈尊号？”

“也许事有未可对人言！”

“是！”

“你来少林做什么？”

欧阳治一指宇文烈手中的柬帖道：“为此而来！”宇文烈心中一动，道：“你知道这是什么？”

“死城柬帖，要想迫各门派订城下之盟？”

“你的目的是什么？”

“奉师命传语各门派届时出席，以免发生血腥惨案……”“令师赞成此举？”

“不！”机警的把目光朝四下一扫，压低了声音道：“家师与一个叫诛心人的前辈，正筹对策！”

“哦！”提到这青衣蒙面的诛心人，宇文烈内心大是激动，这在他是一个难解的谜，前后两诛心人似乎同出一源，而且都对他异乎常情的关怀，也好象都明白他的身世，的确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欧阳治又道：“嵩山百里范围之内，都有死城的密探活动，武林大会流产，就是他们的杰作。”

“这我知道。”

欧阳治郑重地道：“武林浩劫就在目前，前辈是否打算有所作为？”

宇文烈哈哈一笑道：“啖鬼餐妖，这便是我的作为！”“前辈功力通玄，但大厦将倾，独木焉能……”“你的意思要我与老偷儿等联手合谋？”

“正所愿耳，不敢请耳！”

“嗯，你口锋不错，令师现在何处？”

“由此东去的五虎岭朝阳观中！”

“好，我这就去找他！”

欧阳治讪讪一笑，期期艾艾的道：“前辈……晚辈想……”宇文烈索性前辈装到底，大刺刺地道：“什么事？”“晚辈想……想……”

“想什么？”

“想请赐给那块牌号！”

“这个？”

“是的！”

“连柬帖一并拿去吧！”

欧阳治笑嘻嘻的双手接过柬帖和那块秘字第四号的圆牒，恭施一礼道：“晚辈就此谢过！”

“不必了！”

“前辈请便，这残尸由晚辈收拾！”

“你索取这号牌何用？”

“这个……前辈日后自知！”

宇文烈略一思索，倏有所悟，冷声道：“老偷儿易容之术，天下无双，有其师必有其徒，我明白了，不过我警告你，死城不乏绝顶好手，你得特别谨慎，别偷鸡不着蚀上一把米！”

“敬谢指教！”

“我走啦！”宇文烈身形一弹，如一流轻烟般向山脚飘去，风中豪情万丈，他亟需要与鉴定会空祖师和那后来的诛心人见面，死城所召集的万流归宗大会，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如果应付不当，势将遍地魔焰，在这大前提之下，个恩怨情仇，似乎显得次要了。

他不期然地想到了鬼婆师徒，如果他师徒被死城利用的话，武林的命运就更加危殆了。

一正二邪之中，不死仙翁与鬼婆又先后现身江湖，另一邪孽道不知是否尚在人间？

不死仙翁精通先天易理之太，不知对当前危机，是否也有所打算？

下得嵩山，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分了。他到镇上寻了宿头住下，用饭之后，一个人倒在床上，静静地思索，他须要彻底地把思想整理一遍，以决定今后的行止步骤。

时当子夜，万籁俱寂。宇文烈忽被一阵轻轻的剥啄声惊醒。奇怪，深更半夜，谁来叩房门？

“谁？”

“我！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子声音。”

“姑娘找谁？”

“找你！”

“姑娘知道在下是谁？”

“你不愿我说出你的名字吧？”

宇文烈这一惊非同小可，目前，除了鬼婆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门外莫非是鬼婆的传人邱雯，她怎知自己落脚在这小旅馆中呢？当下怀疑的道：“姑娘不会找错人？”“不会！”

“可否先示芳名！”

“见面你就知道！”

宇文烈无奈，只好穿衣起床，照蒙上那志紫色丝巾，弹去灯花，把油灯拨亮，然后拉开门栓。房门一开，一个黑衣蒙面女子闪身而入，随后带上房门。

“呀！是你！”宇文烈大感激动，来的正是救他出死城牢房的那神秘少女。

“请坐！”

蒙面女毫不客气的侧身朝桌旁椅子上落座，幽幽地道：“晚上你还蒙面？”

“彼此，姑娘上次援手之德，在下没齿难忘，可否请示真面目？”

“时机未到！”

“请教芳名？”

“以后再说吧！”

宇文烈不由一窒，对方为什么要如此神秘？当初她为什么要救自己。她怎会出入死城而无阻？目前她又如何知道自己的行踪？

谜，难解的谜？如果她不是他的救命恩人，以他的性格，不揭下对方的面巾，也下了逐客令。

“姑娘深夜光临，心有指教？”

黑衣蒙面女一颌首道：“当然！”两缕眸光，从薄如蝉羽的面纱中隐隐透出，精湛但极柔和。宇文烈忽想起一件事来，低声道：“姑娘对死城似乎十分熟悉？”

“怎么样？”

“在下想请问一个人的生死下落。”

“谁？”

“白世奇！”

蒙面女娇躯似乎微微一震，道：“你打听这人做什么？”“这……在下系受人之托！”

“他没有死，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宇文烈大是激动，颤抖着声音道：“他尚在人世？”“不错！”

“现在何处？”

“不知道，我也在找他！”

“姑娘也在找他？”

“ 嗯！ ”

“ 那又为什么？ ”

“ 我不能告诉你！ ”

宇文烈大感失望，但既知父亲尚在人世，失望之中仍有无限的喜悦，“白世奇”三个字在武林人的心目中，是巨奸大恶，二十多年前他在武林所造的血劫，至今深印每一个武林人的心头，然而骨肉天性，父子终归是父子，他必须找到他，一方面澄清身世，另一方面，揭开母亲含恨以歿之谜。蒙面女子一顿之后，接着又道：“我们来谈正事！”宇文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对了，请姑娘说明来意！”黑衣蒙面女了沉默了片刻，似在考虑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后才沉声道：“我受人之托，给你送一件东西来！”宇文烈不由一震，道：“什么东西？”

“你最迫切要得到的东西！”

“姑娘受何人之托？”

“一个痴爱着你，为君憔悴为君愁的人！”

“是……女的？”

“难道还男的？”

“她……是谁？”

“白小玲！”

“哦！白小玲！”一个绝世姿容的绿衣倩影，立时浮上宇文烈的心头，然而，接着而来的是椎心的痛楚，他不但有妻子，而且容貌已毁，此生难以见人，尤其甚者，她母亲似乎与他未谋一面的父亲白世奇有极深的仇，这些，使他对这份爱情没有半丝考虑的余地。他不自觉的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黑衣蒙面女讶然道：“噫，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

“凭心回答我，你爱她吗？”

“爱，但我不能！”

“为什么？”

“宇文烈沉痛的道：“姑娘，我的脸……”

黑衣蒙面女淡淡的道：“她不是爱你的面孔，是爱你的人！”

宇文烈内心一阵抽搐，激动地道：“她……知道我的脸……”“知道，她不在乎，这更坚定了她对你的爱！”宇文烈激动万分地叫道：“不！不！我不能！”黑衣蒙面女声音忽地变得激动，颤抖地道：“你……忍心让她失望而死？”

“死？”

“不错，她为你而活！”

“不！不要……宇文烈早已死了，死在死城的牢房中！”“可是你并没有死！”

“与死又有什么分别？”

“不是男子汉应有的气概！”

宇文烈激动得全身簌簌而抖，他不能忘记溪水中照见自己额上焦烂的烙印那一刹那的感触，比死还难受的感触，像囚犯在公堂上聆听被宣判死刑。

“姑娘，我们是否可以不谈这些？”

“好，不过我告诉你，不谈并不能解决问题，你慢慢地考虑吧！”

“在下没有任何可考虑的了！”

“也许有那么一天，现实会改变你的观点！”“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什么意思？”

“原因不止这一点啊！”

“说说看？”

“我已有妻子！”

“她明白这一点。还有？”

“她母亲与先师有仇！”“业已放弃了。还有？”

“还有就是……”他几乎脱口说出她母亲与自己的父亲有极深的仇，一想不妥，自己的身世还不到公开的时候，话到口边，顿然止住。

“还有什么？”

“不说了！”

“你有难言之隐？”

“在下不否认。”

“我不逼你说你不愿说的话，现在东西拿去！。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长形小包，递了过去。

宇文烈激动不已地接在手中，道：“我可以打开它？”“当伏！”

宇文烈撕开了包布……

“呀！”他惊叫一声，一屁股跌坐床沿，双目大张，全身抖个不停。布包中，是那半片被劫的禁宫之钥。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禁宫之钥被死亡使者从他妻子姜瑶凤手中抢走，后来事实证明死亡使者是死城属下的金牌级高手，就是说这被视为瑰宝的禁宫之钥，已落入死城。白小玲如何能到手的呢？这确实是匪夷所思的事，令人难以置信。黑衣蒙面女道：“你很感意外？”

宇文烈颤声道：“不但意外，而且惊奇，在下的确料想不到！”

黑衣蒙面女幽幽的道：“这东西得来不易，她冒了生命之险！”

“在下永远记住一份盛情。”“好说，为了你，她可以做任何事，即使要她去死！”宇文烈闭上了双目，怆然道：“我欠她的太多了，我能给她什么呢？”

“她对你有一个要求！”

“要求？”

“是的，是请求，不过你别误会她是因了这禁宫之钥而提条件。”

“是，在下不会这样想！”

“她对你唯一的请求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之下，不要对她母亲下手！”

宇文烈陡地立起身来，脱口道：“我根本不是她母亲的对手！”

“但，白小玲有这个请求！”

“这……”

“你不答应？”

宇文烈心头电转，白小玲的母亲，已放弃了对师父的旧仇，虽然她与师父是何仇何恨，自己根本不知道，既已放弃，就算揭过了，至于与父亲之间的仇，目前父亲下落不明，那仇只算是一件悬案，对自身的逼害，看在白小玲份上，也可以不计较，唯独逼死恩人诛心人何以甘愿顶白世奇之名而自决，为什么不分辩？但，这仇却不能不报，可是白小玲对自己恩至义尽，又怎能下手杀她母亲呢？一时之间，他哑口无言。黑衣蒙面女再次道：“你不答应？”

宇文烈痛苦万分的道：“姑娘，在下左右为难！”“说说看？”“一切

恩怨都可不计，只有她母亲迫杀诛心人一节，在下不能忘情，否则将是不义！”

“诛心人代人受过，用心难明，他是自愿死的呀！”“可是他是在下的恩人，大丈夫恩怨分明！”“如此说，你是不答应？”

宇文烈把心一横，道：“在下将来有自处之道！”蓦在此刻，一声凄厉的长啸，自无而近，接着是四五声应和，传自不同方向。

黑衣女子陡地离座而起，一掌扇灭了灯火。

宇文烈大感骇然，栗声道：“什么事？”

“禁声！”

又是一声长啸，已来到旅馆屋面上。

宇文烈正待开口，黑衣蒙面女以惶急的声音道：“不好，我的行踪业已败露！”

宇文烈不由心头剧震，那怪啸是何人所发？黑衣蒙面女所谓行踪败露是什么意思？她是被追踪还是……心念未及，黑衣蒙面女沉声道：“我出门之后，你立即从后窗出去，离开这小镇，愈快愈好！”

“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照我的话做！”

“要在下逃走？”

“这不是逞意气的时候，如果那东西再度失落，将永远无法寻回！”

“对方是为了这东西而来？”

“不错！”

“在下岂能让姑娘去担风险？”

“宇文烈，我求求你，照我的话做！”

“姑娘言重了，在下只是……”

“别了，但愿还有再见之期！”言下，十分黯然，大有重见难期之概。

宇文烈心中一动，道：“对方到底是何等人物？”

黑衣蒙面女欲言又止，最后颓然一叹，凄然道：“别了，盼自珍重，千万照我的话做！”声落，轻轻把门拉开一条缝，略一张望，电闪般飘出房外。

房外传来数声飘落之声，显见来的不止一人，接着一个人阴冷的声音道：“请小姐立即回驾！”

宇文烈大是骇然，看来蒙面女和来人是一道的，而且来人是些下属，但她为什么如此惊惶呢？

“你们做什么？”是黑衣蒙面女的声音。

那阴冷的声音道：“奉令寻人！”

宇文烈本待要看个究竟，但想起黑衣蒙面女焦急的叮咛和身边禁宫之钥的安全，对方既与她是一道，当然不至有何凶险，如果自己行藏败露，势将又重演以往被人追的故事。心念之中，启开后窗，无声无息的飘身而出。身后，传来房门被推开的声音，心念数转之后，仍向五虎岭朝朝阳观奔去。

朝阳观，建筑在五虎岭主峰之上，香火早绝，破败不堪。日影西移，观前来了一个身着紫衫，紫巾蒙面的怪人，他，就是宇文烈，据欧阳治所说，空空祖师与后一出现的诛心人，寄身在这座观中。宇文烈毫不踌躇地向观内走去。

入目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只见蛛网尘封，蓬蒿蔓延，破扉残椽，阴森至极。宇文烈双目紧蹙，拔草分蒿而入。转过一重院落，眼前是一间气派犹存的大殿。

突地，一股血腥之味，扑鼻而来目光所及，几乎惊叫出声，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只见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倒卧血泊之中，男女死状一致，全被破腹开膛，肝肠撒满一地，厥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从血液凝结的情况判断，死者被害的时间，总在半天左右。是谁，以这种残酷的手段杀人？他绕殿一周，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殿地灰尘盈寸，凌乱脚印，清晰可见，显然双方曾经交过手，但回合不多，仅是追逐几个照面而已。

他的目光，再次扫向两具血淋淋的残尸。

“呀！”他骇然惊呼了一声。死的，赫然是舫童冷子秋和轿女岳小筠夫妇。

彩轿画舫为什么惨死此间？两夫妇功力相当不凡，是什么人下的手？往事，闪现心头。记得在替曹月英赴死城换命之约返来，在破庙中埋葬了桐柏老人，事毕出庙，首次见彩轿与画舫比拼内力，夫妻因了自己下落不明的父亲白世奇之故反目，二十年来，每年一会，后来由已死的诛心人解释发当年误会，夫妻和好如初，曾几何时，竟陈尸这朝阳观中。

他连带想起了被不死仙翁带走的曹月英，先因为急于报桐柏派血仇，错投吸血狂人门下，几乎丧命，全来，又惨被死亡使者奸污，遭遇之惨，令人一掬同情之泪。

世事无常，出道以来，人事沧桑，尽都是些血淋淋的故事。

欧阳治说，他师父空空祖和后来的诛心人住在这观中，当然不会假，但人呢？难道轿舫夫妇是他们俩下的手？如果是，为什么呢？两人都非穷凶极恶之徒呀！

蓦地，他瞥见尸旁似有一张陈旧的绢质纸壳，随手捡起来一看，是一页封面上赫然写着：“鬼王御魔录”五个触目的篆字。鬼王御魔录？他猛地省悟两夫妇惨死的原因。

他想起不久前，彩轿与画舫因急于要寻仇人——自己的父亲白世奇，曾以这本秘录向五湖游商交换白世奇的下落，正在进行交易之时，秘录突被一条瘦小的人影劫走，那人影，与后来从自己怀中夺去禁宫之钥的，同属一人，他，证实就是空空祖师。自己上次与空空祖师见面时，竟忘了问此事。极有可能，轿舫夫妇闻讯而至，向空空祖师索讨鬼王御魔录而惨遭杀害，这太有可能了。记得在乱葬岗，数十高手惨死空空祖师的夺命椎之下，那种手段，够残忍，照此而论，他把彩轿、画舫夫妇破腹开膛，当然做得出来。这种人，还奢谈除魔卫道，以正派人物自居，的确令人发指。

轿舫夫妇，生平没有什么恶迹，与自己也谈不上仇恨。劫物于物，杀人于后，这种人该杀。

他感到江湖风波的险恶，人心的诡诈，武林中多的是假冒伪善而心可诛之徒。

于此，他想到与空空祖师一道的青衣蒙面客。青衣蒙面客自称诛心人，而且是真的诛心人，前此被白小玲的母亲迫死的诛心人反而是冒他之号，这其中有什么蹊跷？

令人不解的是两个诛心人行为如出一辙。后者的武功较前者为高，对自己的身世与所有与自己的有关的事，他都了如指掌，这是个难解的谜。掩饰本来面目，有的是为了不得已的苦衷，有的却是为了便利作恶。照物以类聚的逻辑来说，后来现身的诛心人用心大是可疑。思念及此，不由打了个冷颤。

基于人类彼此的同情心，他在殿前院地中埋葬了轿舫夫妇。他把那页鬼

王御魔录的封在藏在身边，然后掉头出观。心中转念道：“目前应该回转山腹密宫，把这半片禁宫之钥交与妻子姜瑶凤，算了一件心愿，交代当时诺言，但，自己容貌已毁，难以见人，以什么方式关回去呢？言语上又如何交代呢？宇文烈这名字已经死了，但姜瑶凤总是自己名义的妻子，难道要她毫无代价的守寡一辈子？思念之中，他感到一阵被撕裂般的痛苦。

谁令为之？孰令致之？

死城——这仇恨尽三江四海之水，也无法洗净。甫出观门，只见四个黑衣人，兀立观前，目光游扫之下，目力所及，尽是幢幢人影，显然朝阳观已经被围了。难道又是死城属下？一股杀机，冲胸而起。

黑衣人之一冷冷地道：“朋友报名？”

“啖鬼客。”

“不错！”

“老偷儿何以龟缩不出？”

宇文烈心中一动，对方是围搜空空祖师而来。

“几位都是死城属下？”

“嘿嘿，告诉你无妨，爷儿们正是死城属下！”宇文烈不由哈哈狂笑起来，笑声中含着无比的怨毒，也有着恐怖的杀机。

四黑衣人面色为之大变。

其中那为首的道：“朋友，死到临头，还有什么好笑的？”

宇文烈笑声一敛，目中杀芒大炽，冷森森地道：“死城小鬼碰上了啖鬼客，结局如何，不问可知！”

四黑衣人同时发出了一声冷笑，那为首的暴喝一声：“朋友，躺下吧！”出手如电，诡异绝伦地劈响宇文烈当胸。死城属下，可说无一庸手，可惜碰到的是天字第一号煞星。

“哇！”惨号声中，黑衣人身躯飞弹而出，栽落五丈之外。另外三人，亡魂皆冒，他们着不出这紫巾蒙面人如何出的手。

“并肩子上！”其中一人大叫一声，三人同时扑了过去。

宇文烈神功护体，根本铁须顾虑对方用何招式，如何出手，挥手便是杀着。

三声惨号，先后响起，只一个照面，三黑认人全部陈尸观前。

十数条人影，闻声而至，当先是一个短发如刺猬的精悍老者，手中持着一根酒杯粗细的旱烟管一横，阴阴地道：“朋友好身手！”

宇文烈嘿的一声冷笑道：“好说，杀你们这批魑魅魍魉，大概还不成问题！”

短发老者怒哼一声，旱烟管挟风锐啸，横扫而出。

宇文烈右臂一伸，“砰！”旱烟管直荡开去。所有的黑衣人全部直了眼，短发老者心胆俱寒，这一击足可碎石裂碑，而对方竟然以肉臂硬挡，的确是骇人听闻。

但，这老者确非庸手，就在烟管被荡开之际，左掌已偷偷电光石火地切向宇文烈当胸，这一切，挟以毕生功力而发，势道令人咋舌。

“砰！”又是一声惊人大响，掌锋已结实实的切正胸腹之交，但如击败革，丝毫不受力，一股反弹暗劲，使他连退了三四步，顿时惊魂了了窍，脱口道：“九忍神功！”

宇文烈心头一震，万虺谷怪老人传他这九忍神功，今天第一次被人叫破，

显然对方见闻极广，当下冷冰冰地道：“你说对了！”

“你……是追魂判古庸门下？”

一句话，解开了宇文烈心中之谜。原来万虺谷中，被杨丽卿残害的怪老人，是追魂判古庸，古有一字之师，追魂判古庸传他九忍神功，汉然能提得起一个师字的尊称，当下冷冷的道：“不错，现在拿命来！”短发者者面色惨变，口中发了一长声凄厉如鬼号的怪啸。

宇文烈不由一窒，这啸声并不陌生，昨夜在嵩山脚下的小镇中的旅馆里，就曾听到过，那发怪啸声的人，称黑认蒙面女为小姐……心念及此，不由激冷冷找了一个冷颤。如此说来，黑衣蒙面女是死城之主女，这太不可思议了。

她为什么要救自己？她为什么不惜出手杀死待决牢的狱卒，而救一个是她敌人的陌生人？杀人劫狱，等于叛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难怪她熟悉死城秘道，来去自如。

她为白小玲表白情愫，代白小玲送回了业已落入死城的禁宫之钥，那她与白小玲是什么关系？白小玲怎会得到禁宫之钥……这一切，像迷雾，使他浑然入迷。

他忘了眼前置身何地，忘了环伺的敌人。

“唰！”刺耳破风声中，短发老者的旱烟管电闪袭到。“撒手！”反手一抄，旱烟管已捞到手中，一振腕，短发老者虎口尽裂，旱烟管到了宇文烈手中，这动作快得简直不可以思议。

短发老者凄哼一声，踉跄了一大步，额上汗珠滚滚而落。十几个黑衣人，齐齐惊呼了声。

宇文烈寒声道：“看来阁下是死城银牌级高手，躺下！”黑芒一划，用的竟然是阎王剑的那一招独门杀手。

“哇！”惨号破空，血花飘溅，短发者者脑血飞进，栽了下去。十几个黑衣人散魂失魄，面如死灰，但慑于戒律，仍发一声喊，亡命的扑上。惨号再传，三条人影划空飞栽而出。“退下！”声音冷漠得不带半丝人味。十几个黑衣人，如逢大赦，飞快的抽身而退。

宇文烈抬起杀机重重的目光一扫，一个面如僵尸般的白袍怪人，已站在身前两丈之处，不由冷哼出声道：“死亡使者，幸会！”

他虽然几次和死亡使者照面，也曾力毙奸污曹月英的那使者，但对方的脸孔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他不知道死城究竟派出了多少使者，也不知道现在面对的是否见过，只知道死亡使者功力奇高，属于金牌级，几与自己不相伯仲。死亡使者一阵怪笑道：“在你未断气之前，回答本使者几句话！”那口吻，像是宇文烈已是他掌口之物。

宇文烈性虽孤傲，但他不反对和对方问答，他要从话风中知道更多的事，当下冷漠的道：“问吧！”

“你叫何名？”

“啖鬼客！”

“哼！单凭这名号就该死，何人门下？”

“无可奉告！”

“老偷儿是否隐匿观中，还中已闻风而逃了？”

“无可奉告！”

死亡使者怒哼一声，道：“现在拿命来！”话声中，伸手便抓，这一抓，玄奇诡辣得到了家，使人有无从捉摸，也无从闪避招架之感。

宇文烈手中夺自短发老者的旱烟袋，尚未弃去，顺手又施出了那一招独一无二的阎王剑绝招，以攻应攻。

冷哼声中，死亡使者收手暴退，僵冷的面目，居然了现了一丝骇色，他看不出这一招是什么来路，只觉得凌厉诡辣，为生平仅见的厉害杀着。

宇文烈对死城中人，可说恨深似海，怨结如山，一抖旱烟管。猛攻过去，仍是那一招阎王剑绝学。二招之下，死亡使者连退了十来步，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徒手硬搏，一时之间决分不出高下，现在一烟管在手，情形就改观了。为了不暴露身份，那只阎王剑他用布裹了背在背上，弃置不用。

转眼又是三招，死亡使者险象环生。

突地，一股其强无比的劲风，从背后袭来，宇文烈大惊收势回顾之下，赫然又是两各死亡使者现身，顿时寒气大冒，三名死亡使者联手，他自忖决应付不了。

第十八章 断肠泪影情何限

在朝阳观外，宇文烈以烟管当剑，迫得死亡使者毫无还手之力，突地一股奇强劲风，从后袭来，回顾之下，赫然又是两个死亡使者现身，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死亡使者力力与他在伯仲之间，以一敌三，决无幸理。孤傲成性的他，没有想到“逃”之一途。

三使者成品字形把他围在当中。危机迫在眉睫，他除了准备硬拼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他把修罗神功与九忍神功提到了极限，护住全身经脉穴道，凝神一志，静以待敌。原先与他交手的死亡使者，首先攻出了一掌，狂风匝地猛卷，势道惊人已极。宇文烈旱烟管一划，身随势进，朝对方当头劈去。

“嗤！嗤！”数缕指风，挟嘶风锐啸，由侧后两旁暴射而至。

宇文烈被迫收招弹向一侧，险极的避过了指风突袭。几乎是同一时间，当面的死亡使者第二掌又告攻出。

宇文烈怒哼一声，手中旱烟管一抖，穿越强劲掌风，闪电射向对方，这一着，的确大出对方意料之外，以宇文烈的身手，这一掷足可洞山裂石。一声惊呼，那死亡使者倒地滚了开

去。

“嚓！”的一声，旱烟管插入观门右侧的砖墙之内，只剩半寸长一段烟嘴在外。

“轰！轰！”两股狂风，已在电光石火之间暴卷而至。

宇文烈连回身都来不及，全身一震，踉踉跄跄向前跌撞出四五步之多。身形未稳，原先滚开去的那使者，借起身之势，猛挥一掌。

宇文烈一咬钢牙，双掌硬封出，但势道不足，当场又被震得倒退而回。就在他身形被震退之间，另两个死亡使者又乘机下了杀手，两道排山劲气，如剪夹击而至。

卯巨浪中的一叶扁舟，宇文烈身躯猛晃，几乎栽了下去。脑内意念电似一转，如果不改变形势，眼前就有伏尸之危。心念之中，双掌挟以毕生功力，猛然劈向当面的死亡使者。

身后劲风又告撞来，但他已无法顾及了，劈了之势不变。

两声闷哼，同时传出。当前的死亡使者口血狂喷，暴退丈外，身形摇摇欲倒。

宇文烈如遭万斤锤击，身形跌扑到八尺之外，一口逆血已到口边，他硬生生地把它咽了回去。一式风摆残荷，几将帖地的身形，反旋而起，面对侧后的两名使者而立。

两名死亡使者震惊了，这紫巾蒙面人的功力，简直是骇人听闻，以他们藐视武林而小天下的身手，三对一，竟然有一人受伤，殊不知宇文烈这搏命之举，不但内力损耗，受伤已是不轻，双方功力约在伯仲之间，两使者从背后联手合击，劲道已超过宇文烈本身几乎一倍，若非神功护住心脉要穴，怕不早已伏尸当场。

两死亡使者一窒之后，身形一挪，呈左右夹峙之势。宇文烈迅疾的调匀真气，打定拼一个算一个的主意。

暮在此刻，观内传出一声惨噪，接着一条人影飞扑而出，“叭！”的一声，摔落地面，赫然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死状与彩轿画航夫妇一样，破

肚开膛。

所有麇集观外的黑衣人，齐齐失口惊呼。

三个死亡使者面色一变，不期然的转身面对观门。惨嚎再传，又是三具尸体，先后飞出。显然这些死者，都是奉命进观搜索的高手。

宇文烈心头大震，暗忖，莫不是空空祖师与诛心人尚隐身观中，但自己入观，埋葬轿舫夫妇，何以不见他现身呢？对了，自己紫巾蒙面，别人怎认得出自己便是铁心修罗第二宇文烈。

两个未受伤的死亡使者互相招呼一声，双双扑入观中。另一个使者指挥十几个黑衣人，退开监视。宇文烈被冷落在场中，无人理睬。

突地，观内传出两声惨哼，接着两条白色人影踉跄奔出，口角胸前，人是淋漓血渍。赫然是那两个扑入观中的死亡使者，僵尸般的面上，全是骇极之色，从摇摇不稳的身形看来，伤势相当不轻。

宇文烈心中的震惊莫可言宣，以死亡使亡的身手，空空祖师与诛心人似乎还可能在举手投足之间使对方衙伤退出，但事实摆在眼前，别无其他解释。

死亡使者之一，撮口发出数声厉啸，手下黑衣人纷纷纵身退去。

三使者不约而同的把目光射向宇文烈，其中之一道：“朋友，后会有期！”说完，惶急奔离。

宇文烈此刻若出手拦截的话，三使者重伤之余，决无反抗的余地，然而孤傲的他，虽对恨如切骨的仇人，仍不愿乘人之危，冷笑一声，并不出手，任由对方自去。

刹那之间，朝阳观又回复一片死寂。

宇文烈举步便待入观，但心念一转，又中止了这念头，鉴于轿舫夫妇的惨死，他看穿了空空祖师和诛心人的为人，自己目前无把握胜过对方，当然没有入观的必要。

自己掩去了本来面目，再度入观，难免与对方冲突，现在犯不着去冒这个险。同时，身上的禁宫之钥如不速予处理，再枝节的话，势将追悔莫及。

他也想到死城邀约各大门派在下月望日举行的万流归宗大会，眼看已无任何力量能予阻止，这场武林空前悲剧是演定了。空空祖师令他门下欧阳治传讯各门派谁时赴会，居心叵测。心念之中，弹身驰下了五虎岭，取道向山腹密宫。

一路之上，心绪起伏如潮，他容貌被毁，交如何见妻子姜瑶凤母女之面？可是禁宫之钥非比寻常，一定要亲身送到。

晓行夜宿，距离山腹密宫越近，心情越是紊乱。他想不出什么适当的办法。胸中有一股可怕的怨毒。这股怨毒，促成了他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有生之年，誓灭死城。

他脑海中，除了仇与恨之外，已容不下任何东西，容貌被毁，此生难以其面目见人，在意念中，他当原来的宇文烈已死，自己现在是另外一个人——啖鬼客。

妻子姜瑶凤，不幸的女子曹月英，美赛天仙的白小玲，神秘的蒙面女，东海黄金城主之女柳玉蝉……这些，或多或少都与他发生过关联，然而，似乎都很遥远了，除了曾受过的恩惠，他没有淡忘外，那些情影在意识中已逐渐模糊。

三天后，他到了那座山腹秘宫所在地的谷外。他踟蹰着不敢进谷。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他想这次实践了诺言之后，将永远与此间断绝了关系，姜瑶

凤是他名份上的妻子，他与她之间没有爱，他与她没有敦行过夫妻之礼，然而，从过去的接触中，他体会姜瑶凤对他有真的情感，这一点使他痛苦。

他暗自叹息，她的终生幸福，在错误的结合下断送了，这是谁的错？是她？是他？是长公主？还是命运？

犹豫了半刻之后，他的脚步下意识的朝谷里移动。顾盼间，已入谷中百丈之遥。

突地，一声娇喝，倏地传来。

“什么人？”

宇文烈陡吃一惊，转头看去，只见一个青衣少女，俏生生地站在三丈的一块石头边，也许是宇文烈的装束使她惊奇。秀眉深深锁在一起。

她，正是宇文烈第一次进山腹秘宫是，引路的那少女。当然，她做梦也估不到眼前的人就是将来此宫之主。

宇文烈身心猛然的一震，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开口。

青衣少女再次开口道：“阁下何方高人？”

宇文烈以内功把嗓音逼得既嘶哑的道：“在下啖鬼客！”

“什么，啖鬼客？”

“一点不错！”“到这谷中有何贵干？”

“噫！奇了，荒山野谷，什么人不可以涉足……”“阁下怎知是荒山野谷？”

“事实如此！”

“恐怕未见得？”

“难道姑娘会是此谷主人？”

“这你不必问，只说出来意便可！”

“如果不说呢？”

青衣少女倏时面罩秋霜，冷冷地道：“除非阁下不准备出谷了！”

宇文烈心中大奇，这山腹秘宫，外人决无法知晓，青衣少女这种做法，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明着告诉人谷中另有蹊跷吗？当下别具用心地道：“这就奇了！”“怎么样？”

“在下曾不止一次来这幽谷，根本未曾见过人踪……”青衣少女粉腮一变，冰冷的一笑道：“如此说来，阁下也是死城属下的高手了？”

宇文烈这一惊非同小可，死城竟然也涉足此谷，莫非，心念之中，反问道：“姑娘根据什么说在下是死城中人？”“这一问岂非多余！”

“为什么？”

“阁下如果是替同伴收尸而来，姑娘我可以领路！”宇文烈心念一转，道：“如此就烦姑娘带路！”青衣少女阴阴一笑，粉腮掠过一片杀机，素手一抬，道：“请随我来！”

宇文烈既不能表露真正身份，如果要向这小婢查询，当然不会有结果，所以将计就计，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死城的魔爪探到这谷中来，后果是可怕的。

一阵疾奔，来到谷底，只见怪石林立，一眼望不出三丈。青衣少女径穿石林而入，宇文烈毫不犹豫的跟了进去。工夫不大，到了一片峭壁之前。

青衣少女在壁间一按，那看来浑然如一个整体的石壁，竟然裂开了一道径丈口子，现出黑黝黝的洞口，同一时间，一阵惨哼之声，从洞内传出，令人毛骨悚然。

宇文烈心中一震，看来这谷中秘窟不少。

青衣少女冷冷地道：“阁下，贵同门全在这洞中！”宇文烈暗忖，这青衣小婢未免太过托大，如果自己真是死城门下，岂会盲目蹈险，此时扑杀她，可说易如反掌，当下故意道：“姑娘，你知道在下准会进洞？”

“当然！”

“凭什么？”

“因为你别无选择！”

“如果现在本人立意杀你……”

“做梦！”

“姑娘就试试看！”看字声中，快逾电闪的向对方抓去。青影一晃，青衣少女顿失形踪，消失得象幽灵鬼魅。

宇文烈一念好奇之下，飞身掠上一棵石笋顶端，奇怪，入目尽是密密麻麻的石笋，连谷道，岩壁，全失去了影子，毫无疑问，这石林是一座奇门阵势。青衣少女原来是有恃而无恐。

宇文烈飘下石笋，眼前仍是那黑黝黝的岩窟，惨哼之声，仍断断续续的传了出来，当下弹向朝窟口奔入。

进约十丈，窟道向左一折，现出一道石门，门内是间石室，白砢砢的珠光，从室内透出，那青衣少女，面噙冷森笑意，站在门旁，一摆手道：“请进！”

宇文烈紫衫飘飘，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室中的景象，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石室靠里壁正中，端从着一个瘦小的老太婆，她，正是姜瑶凤母亲长公主的奶娘冷罗刹，那冷硬的面容，带煞的目光，的确像一尊罗刹。另两个青衣少女，各人手中执了一根染满鲜身的皮鞭。

室顶中央，倒吊着一个书生装束的人，衣碎肤裂，鲜血淋漓，惨哼之声，正是从他口里发出，看来已被打得奄奄一息了。

突地，一股如兰似麝的幽香，冲入鼻孔，宇文烈只觉一阵头晕目眩，暗道一声：“迷香！”但这现象只是一瞬工夫，姑且即完好如初，金冠银虺之血，使他具备了辟毒的潜能。

冷罗刹寒声道：“来人还不躺下！”

宇文烈冷冷地道：“在下为什么要躺下？”

次序罗刹不由动容，陡地站起身来。

“锵！”的一声，室门关紧，赫然是一道精钢所铸的铁闸。

两个青衣少女，一字工站在门边，准备应变，旨路的少女，想来已出洞去了。事已至此，宇文烈不愿再开玩笑，冷罗刹毕竟是妻子长辈，当下一拱手道：“尊驾是冷罗刹？”

冷罗刹骇然道：“老身数十年未现江湖，你……怎知道？”

“在下仅猜测！”“哼，猜测！小子，别油腔滑调，实话实说吧！”“这本来是实话！”

“根据什么？”

“在下至友宇文烈的叙述……”

“什么，你说谁？”

“宇文烈！”

冷罗刹大是激动，栗声道：“你说宇文烈！”“是的！”

“好哇！这小子人面兽心，竟然与死城中人来往，怪不得这些魔爪子来搅扰这素不为人知的荒谷，原来是他泄了底！”宇文烈大是愕然，正待分辩，只听那倒吊着的人，嗯哼出声，强挣着道：“是哪一位？”

冷罗刹代答道：“小子，是你的狐群狗党！”那倒吊着的人，努力想扭转头来，看看是谁，可是力不从心，嘶声又道：“是总坛同门，还是殿堂弟兄？”宇文烈又是愣，这声音不陌生，他是谁？不由脱口道：“你是谁？”

“总管！”

“沈虚白？”

“是的，随行三十六弟子，业已全部丧命，只剩下本……本……”

“嗯！”

“您！……是哪一位？”

宇文烈嘿的一声冷笑道：“沈虚白，我活劈了你！”语带恐怖杀机，令人不寒而栗。沈虚白惶恐的道：“我已尽了力失手被擒……”宇文烈不悄的道：“沈虚白，你以为本人是谁？”宇文烈不屑地道：“沈虚白，你以为本人是谁？”

“你……是谁？”

“啖鬼客！”

“啖……鬼……客？”

“不错，专吃你们这些武林中的魑魅魍！”

沈虚白一心以为对方是死城高手，来的救星，一听口风不对，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颤抖着声音道：“你……不是本城弟子？”

宇文烈恨毒至极地道：“本人要把你碎尸万段！”“你……底是何方朋友？”

“不必废话了！”

“在下与朋友有什么过节？”

“沈虚白，宇文烈要本人杀你，明白吧！”

沈虚白闭口无言，自知劫难逃。宇文烈上前两步，立掌如刀，插向沈虚白后心……

冷罗刹大喝一声道：“慢着！”

宇文烈不期然地收掌道：“尊驾有何话说？”

冷罗刹重重地哼了一声，双目精光暴射，迫视着宇文烈道：“此地不是你杀人的地方！”

“这……”

“你是杀人灭口，还是别有用心？”

“此话从何说起？”

“好小辈，你以为老身是三岁孩童？告诉你，这石室有进无出，你与他的命运一样，现在就先收拾你……”“尊驾找错了对象！”

“什么！”

“在下是受至友宇文烈重托，来此求见长公主！”冷罗刹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这紫巾蒙面人竟然说出长公主这称呼，看来宇文烈之托可能不假，但以死城突然派人搜索此谷的情形而论，又安知不是宇文烈因被逼婚，怀恨在心，而出卖一切秘密？”

当下冷冷地道：“受托什么事？”

“必须面见长公主或是少夫人姜瑶凤才能奉陈！”“此话当真？”

“你知道说谎的后果吗？”

“在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当有说谎的必要！”“入谷之时，为什么不吐实情？”

“在对象的身份未明之前，岂能轻易宣泄，宇文烈曾殷殷叮叮嘱，不可大意！”

“宇文烈本人为何不回来而要托你？”

“他……”

“怎么样？”

宇文烈内心一阵怆然，硬起心肠道：“一个武人，把最重要的事托付旁人代办，尊驾当可想象是什么情况。”冷罗刹老脸惨变，栗声道：“他到底怎样了？”“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

“他已离开人间！”

“死了？”

“不错！”

冷罗刹连退数步，“咚！”的一声，撞在墙上，面上的肌肉急剧的抽搐，双目暴张，充满了震惊骇绝之情。两个青衣少女也是粉腮惨变，秀目中泪光晶莹。

这情景，使宇文烈大受感动，显然，秘宫中无论上下人

等，对他都有一份热情的情谊，这情谊是弥足珍贵的，对于一个幼失怙恃的人而言，更是感慰良深，他觉得鼻孔里酸酸的，但，被毁了容貌的他，永远也不能以真面目示人了啊！

就在此刻，“轧！轧！”数声，室门开启，一个奇丑女子，当门而立，她，正是姜瑶凤。

宇文烈乍见妻子之面，全身遭雷击似的震。

“砰！”姜瑶凤栽了下去，显然，她已听到了宇文烈已死的信息。两青衣少女，齐齐尖叫出声。冷罗刹一俯身把她抱了起来，坐回椅子上，凄切地唤道：“孩子，醒来，苦命的孩子！”

宇文烈心如刀扎，再一资助体验撕裂般的痛楚，他到这时候，才确定了姜瑶凤是真正的爱他，而了呢？他一直在内心中不承认她是妻子，为什么？她丑？这当然是一部分的原因，爱美本是人的天性，他不否认这一点，否则便是矫情，最主要原因是这婚姻并非出自他的本愿，而是在胁迫下完成。

面冷心热的他，这时由衷的感到愧疚于心。一个人的美丑，不能以外貌衡量，只有灵魂的美，才是永恒的。

他真想扯下面巾，说：“我爱你，凤妹！”然而，他没有这个勇气，他感到自惭形秽，额上的烙印，使他由俊美一变而为丑恶。他缓缓背转身子，不经意地一抬手，悄悄拭去满眶的泪水。

姜瑶凤悠悠转醒，哀声道：“姥姥，他真的死了？！”断肠的语声，铁石人听了也会落泪。

宇文烈自己问自己：“她把我当作丈夫，我把她当作妻子吗？如果她死了，我会这样伤心吗？她默默地付了全部情感，我给了她什么？”

他将背负这情感的内疚，直到生命的尽头。

冷罗刹慈和的道：“孩子，节哀顺变，别哭坏了身子！”一个真正的伤心人，劝慰的话对之本是多余。姜瑶凤躺在冷罗刹怀中，目光呆滞地凝社着

室顶，泪水扑簌簌的流个不停，刹那之间，她像是一个荏弱得需人扶持的婴孩。宇文烈在心里大叫道：“凤妹，原谅我，我爱你，永远爱你……”

冷罗刹眉头一皱，若有所感的大声道：“啖鬼客！”宇文烈回过身来，道：“什么事？”

“宇文烈已对你说了他的一切经历，包括对此间的关系？”

“是的！”

“他如何丧命的？”

“独闯死城，不屈而死！”

姜瑶凤突地一跃而起，颤声道：“阁下与他是什么关系？”“朋友，生死之交！”

“他丧命死城？”

“不错！”

“阁下是死城一分子？”“不是！”

“既然不是，死城号称开武林绝地，阁下何由得知死信，又何由受他重托？”

宇文烈顿时一窒，他不防姜瑶凤心细如发，有此一问，如果冒认是死城中人，摆在目前的事实，沈虚白就不认识自己，而且话已出口，岂能出尔反尔，如果说不是对方的话很难圆满答复，当下硬起头皮道：“这一点请恕在下不便奉告！”沈虚白突在此刻怪叫道：“他说谎！”所有的人面色一变。宇文烈心头一沉。

姜瑶凤深深地盯了宇文烈一眼，转向沈虚白道：“你说什么？”

“这家伙说谎！”

“何以见得？”

“宇文烈没有死，已被人救出死城！”

姜瑶凤激动得浑身皆颤，厉声道：“真的？”

“本人没有说谎的必要！”

冷罗刹冷哼出声，凌厉的目芒已罩定了宇文烈。姜瑶凤冷冰冰地向宇文烈道：“阁下如何解释？”宇文烈横定了心道：“在下无须解释！”

“你承认他的话？”

“不！”

“那阁下何以自圆其说？”

“在下受托何事？”

“此事不能入第三人之耳！”

姜瑶凤吟了片刻，道：“好随我来！”冷罗刹急道：“孩子，不要太任性，要防人之心……”“姥姥，我自有分寸！”说完，当先跨出石室之门。宇文烈紧跟了出去。

三丈之外，壁间又出现了一道室门。

姜瑶凤一摆手道：“请进！”

宇文烈坦然无惧的走了进去。

室内一桌两椅，别无陈设。

姜瑶凤随后跟进，伸手一按，室门自掩。

夫妻独室相对，宇文烈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住内心的平静。姜瑶凤沉声道：“宇文烈是我丈夫，虽然他不爱我，但女子从一而终，我此生只属于他一个人，所以，我对他的生死，非求个水落石出不可……”

宇文烈几乎不敢正视对方，强捺住狂跳的心，尽量装得平静的道：“你误会他了，他是爱你的！”

“阁下何必设词安慰……”

“不！这是实情，他亲口说的，他生平唯一遗憾的是对不起你母女！”

“真的吗？”

“在下可以起誓！”

“他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

“真的死了！”

“遗骨呢？”

“埋在死城之内！”

姜瑶凤痛苦呻吟了一声，久久才道：“阁下受托何事？”“寻回禁宫之钥，以了令先尊的生平大愿！”“什么，他找回禁宫之钥？”

“是的！”说着，从怀中取出禁宫之钥递了过去。姜瑶凤再也不克自恃，泪水夺眶倾泻而出，颤抖着手接过去。

宇文烈的精神几乎崩溃，但他仍忍住了，好在紫巾蒙面，他面上显著的表情，不入对方之眼，否则姜瑶凤必有所觉。姜瑶凤高举禁宫之钥过顶，道：“我发誓为他报仇，血洗死城，生死不计！”

宇文烈颤声道：“这正是在下目前唯一要做的事！”“不，我必须亲手刃仇！”

宇文烈再也无法忍受这锥心的气氛，咬紧牙关道：“在下想告辞了！”

“阁下大德，存殁坎均感！”

言重了，尊夫与在下生死之交，这是份所当为的事！”“未亡对阁下可有什么效劳之处？”

“这……”宇文烈心念一转，道：“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请说？”

“希望能把死城总管沈虚白交与在下！”

姜瑶凤莫测高深地望了宇文烈一眼，毅然一颌首道：“可以！”

宇文烈一抱拳道：“足感盛情！”

“好说！”话声中，按动枢钮，开了室门，一个青衣小婢已闻声而至。

姜瑶凤向青衣小婢道：“领这位朋友到阵外相候！”

“是！”宇文烈随在青衣小婢身后，出了石林奇阵，青衣小婢转身自去。

工夫不大，那领路的青衣少女再度现身，她身后随着一条踉跄人影，赫然正是沈虚白，只见他面无血色，萎顿不堪，遍身血渍斑斑，狼狈至极。

青衣小婢朝宇文烈一福道：“奉家小姐之命，把人交与阁下！”

宇文烈一颌首道：“有劳姑娘！”

青衣小婢面有忧色的道：“请问尊驾，我家姑爷到底是生是死？”

宇文烈心弦一颤，道：“姑娘很关心宇文烈姑爷？”“哼，关心，我恨他！”

“为什么？”

“冷面铁心无情无义！”

宇文烈宛如当头挨了一棒，冷冷的道：“他被误会了！”青衣小婢小嘴一噘道：“误会？可怜的是我家小姐！”“小姐有什么可怜？”

“一片痴心，到头来是镜中花水中月，埋葬了终生幸福！”“是的，你家姑爷也因此而九泉犹憾！”

“那有什么用，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可怜我家小姐结婚以来，没有一

天舒过眉头，没有一天展过笑颜，她得到了什么？”

宇文烈心中一阵剧痛，颤声道：“这也许是命运吧！”“哼，命运，鬼才相信命运……”说到这里，似觉不当，疾以掩口，讪讪地道：“请原谅小婢出言无状！”娇躯一转，没入石林之中。

沈虚白失神的目光一直盯住宇文烈不瞬，这时才有机会开口道：“尊驾到底是谁？”

宇文烈寒飕飕地道：“啖鬼客！”

“奉令主之命而来？”

“哈哈，你还在做梦！”

“难道阁下不是……”

“沈虚白，你知道我为什么向对方要求释放你？”“这……救命之恩……”

“不是救命，乃是要命！”

沈虚白，骇然退了两步，颤声道：“朋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不愿你死在别人之手，我要亲手杀你！”沈虚白本来没有人性的脸孔更加惨白，身开晃了几晃，几乎支持不住站立之势，口唇翕动了半晌，才迸出下句话道：“朋友何苦与本城为敌？”

宇文烈目中杀芒毕露，发出一长串冰寒砭人的笑声道：“死城？哈哈哈哈哈，灰飞烟灭的时间不远了，沈虚白，本人以宇文烈的名义，要把你生撕活裂，你认命了吧！”说着，跨前两步，到了沈虚白身前伸手可及之处，双手一晃抓住他的双臂。

沈虚白额上汗珠滚滚而落，脸孔扭曲得变了形，瞑目待死。

宇文烈对这野心狼子，可说恨如切骨，双掌用力，正待卸下他的双臂，忽地，他想起了一个诺言，死城待决牢中，那为了爱子而惨死的老人沈之岳，临死重托渡化这冥顽之徒。心念之中，双手一收，厉声道：“沈虚白，看你亡父面上，今天暂不杀你！”

沈虚白双目睁，骇然道：“尊驾认识先父？”

“不错，本人与他有半天的患难相处！”

“半天？”

“嗯，在待决牢中！”

沈虚白全身一震，栗声道：“家父在待决牢中？”“不错！”

“尊驾莫非错了？”

“为什么？”

“家父分明是因了执行某项命令殉职！”

“沈虚白，你父亲沈之岳因了得悉死城令主的某项秘密，律应处死，为了你是令主之徒，令主大降恩典，把他废去武功，囚于待决牢，他是不久前撞牢壁而死的！”“真……有这样的事？”

“你不信？”

“这怎么可能？”

“你看这个！”宇文烈取出了沈之岳交付的那只绿玉狮子，塞在沈虚白手中，道：“你认识这个吧？”

“哦？”沈虚白两腿一软，坐了下去，直勾勾地想着这神秘的紫巾蒙面人。

宇文烈厉声道：“沈虚白，你知道该如何做以慰老人在天之灵，我不杀

你，走吧！”

沈虚白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目中尽是痛悔怨毒之色，伏地一拜道：“谨此叩谢传示遗训之德！”

“不必了，你走吧！”

“请教尊姓大名？”

“啖鬼客！”

沈虚白怔了一怔，挣扎起身形，挪步离开……“慢走！”

“恩公还有指示？”

“令尊还交代了一句话！”

“请见示。”

“如果你执迷不悟，不知回头，要本人替他杀了你！”沈虚白怆然道：“在下记住了！”

“记住就好，还有……”

“还有什么？”

“死城派人到这深山荒谷，为了什么？”

“踩探地形！”

“踩探地形？”

“是的，根据那半片禁宫之钥，找到了这山谷！”宇文烈骇然大震，半片禁宫之钥，找到了这座野谷，幸而只是半片，否则山腹秘宫的一切，岂不完全宣泄无遗，由此，他联想到死城令主的女儿黑衣蒙面女，她代白小玲送回禁宫之钥，还代白小玲提出以后永远不伤害白母的条件，而禁宫之钥是落在死城令主之手，白小玲何由获得？黑衣蒙面女又为什么甘愿背叛她的母亲，做这件事？”显然，这其中大有蹊跷。这谜底，也许可从沈虚白口中揭晓。

蓦地，谷口方向，传来一声刺耳的怪啸，这啸声宇文烈并不陌后，是死城的暗号。沈虚白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数条人影，飞风而至，眨眼到了跟前，齐齐刹住身形，赫然是五个黑衣汉子，五个黑衣人乍见沈虚白之面，陡然变色，其中之一施了一礼道：“总管，属下等听令！”宇文烈冷哼了一声，身形一欺，双掌暴然划了出去。惨号破空，五个黑衣人变成了五具尸体。

怪啸再传，竟然近了许多。

宇文烈断然向沈虚白一挥手道：“你走吧，盼你好自为之！”

沈虚白望着宇文烈，欲言又止，最后，默然挪步向谷向踉跄奔去。

宇文烈潜意识中的杀机，又告炽烈起来，对死城的人，他只有一个意念——杀。死城派人骚扰此谷，他当然不能置身事外。

破风之声传处，冷罗刹、姜瑶凤、另三名青衣小婢，已从石阵中疾奔而出。

姜瑶凤急声道：“沈虚白呢？”

“走了！”

“阁下放走的？”

“嗯！”

“这五个此爪牙……”

“在下打发了！”

“阁下的行为不可解？”

“也许是的！”

“阁下只管请便，不必参与这场浑水！”

“在下正是求之不得。”

十数条人影，疾奔而至，当先四个白衣人，赫然正是死城属下金牌级高手死亡使者，后随十二名黑衣汉子。

死亡使者一行，到了宇文烈停身之处的三丈外，刹住身形，目光触及地上五具尸身，顿时杀机上脸，其中之一森冷的目光一扫宇文烈道：“啖鬼客，幸会了！”

宇文烈冷冰冰地道：“的确是幸会，诸位选择此谷作葬身之年眼光还不错。”

“找死！”暴喝声中，死亡使者出手攻向了宇文烈。

另三个死亡使者一个奔向冷罗刹，一个扑向姜瑶凤，另一个大步走向三个青衣小婢。场面在刹那之间，弥漫了浓重的杀机。六个三对，顿时打得难解难分。

那逼向三个青衣小婢的死亡使者，出手之间，把三婢之一震得吐血而退。另两个青衣小婢芳容失色，勉力各攻了一招。

“砰！”挟着一声惨叫，又一个青衣小婢口血飞进，栽了下去。

宇文烈、姜瑶凤、冷罗刹莫不焦灼万分，当面的对手，功力与自己全在伯仲之间，无法抽身间援。闷哼再起，最后一个小婢栽了下去。

“带走！”

死亡使者吆喝声中，三名黑衣人弹身而出。

宇文烈见状大急，暴喝一声，运集毕生功劲，猛攻一掌，撼山粟岳的狂飞卷处，当面的死亡使者踉跄退了五六步之多。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身形横里一划，正好截住三名黑衣人。

三声粟人惨号，撕空而起，三黑衣人两个被震得飞栽而出，一个被劈成了一个肉饼，骨碎肉糜，令人怵目惊心。

那死亡使者一退之后，又扑了进前，劈伤青衣小婢的那名使者，怒哼一声，加入战圈，变成了二对一之势。宇文烈双目尽赤，挥掌奋战，十合之后，已然险象环生。

冷罗刹那一对，棋逢敌手，一时之间，决分不出上下。

姜瑶凤却已显得不支，守多攻少。

三个青衣小婢这时已然站起身来，其中两个人娇躯摇摇不稳，看来伤势不轻。

九名黑衣汉子，一副跃跃欲试之态，但未奉命令，不敢出手。

转眼工夫，又过了十招。姜瑶已然毫无还手之力，看来再难支五招。

宇文烈在两名使者全力猛攻之下，情势已到了岌岌可危之境，若非仗着九忍神功护体，即令不死也必重伤了，他心中的焦灼、莫可言宣，只要自己这回落入敌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尤其姜瑶凤是最好的人质……就当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冷喝倏告传来：“住手！”声音不大，但却令人心神皆震。

场中所有的人，全部不期然的停手后退，把目光瞟向同一方向，只见一个年在五十左右的贵妇，不知何时，已到了场边，后随四个青衣小婢。

她，正是此间主人，姜瑶凤的母亲长公主，长公主目光一扫全场，然后停在宇文烈的身上，那眼神，清流澈如一泓秋水。宇文烈心头一阵狂跳，故意把目光移了开去。

死亡使者之一一声怪笑道：“派头不小，快报上名号？”

冷罗刹厉声道：“无礼！”

死亡使者陡地一欺身，到了长公主面前八尺之处，怪声怪气地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想不到这荒谷之中……”

长公主粉腮一变，眸中陡射奇光，冰冷地截住对方话头，道：“胡言乱语，死有余辜！”翠袖一挥，一道奇异的劲流飒然卷出。死亡使者嘿的一声怪笑，双掌疾挥，掌至中途，突然劲道全泄，嗒然下垂，僵尸般的面上，露出骇极之色，转身就待……

翠袖再挥，惨号暴起，死亡使者五官溢血，栽了下去。

没有人看出这半百是贵妇用的是什么手法，竟然毁人于投手之间。

死亡使者是死城金牌级高手，武功之高，江湖中已极少对手，而竟然毁在两个照面之间，的确是骇人听闻。

另三个死亡使者顿时亡魂大冒，九名手下，更是面如死灰。

宇文烈也是震惊莫名，想不到丈母娘的身手，竟会高到这种不可思议之境。

长公主声我以俱厉的一挥素手，道：“滚！”

三个死亡使者下意识的向后一退身，其中之一道：“请示尊号？”

长公主冷冷地道：“你不配问！”

蓦在此刻，一从此阴森森的声音接道：“好大的口气！”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幽灵般的白袍怪人，冉冉而至，施展的竟然是武林早已绝传的凌虚步。眨眼工夫，已临场中，赫然是一个须眉俱白的白袍老者。

三使者身形一侧，躬身俯首，道：“参见掌令！”其余九名黑衣汉子，垂手肃立，一颗头几乎低到胸部。白袍老者大声地道：“免！”

“谢掌令！”

冷罗刹突地怪叫一声道：“章定山，你还没有死？”白袍老者面色一变，目中青光熠熠，振声狂笑道：“冷罗刹，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你，好极了，看来你该命绝老夫之手！”

“章定山，助纣为虐，令王爷一家骨肉相残，百死难偿其辜！”

“老夫三十六名手下，岂能白死……”

“住口，公主金枝玉叶，岂能容人冒犯。”

宇文烈已从双方话中听出了端倪，当初赵王府发生变故，冷罗刹护公主流亡江湖，连诛三十六名追击的卫士，这章定山必是赵王府卫士上之流的人物，但不知何以投效死城，当了掌令？

掌令章定山目光转向玉面铁青的长公主，皮笑肉不笑地道：“长公主，别来无恙，为了公主出走，老夫引咎辞去王府护卫长之职，想不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仍能见到尊容，的确难得。”

长公主冷冷地道：“章定山，你想怎么样？”“不敢，此一时，彼一时，才夫身为死城掌令，对属下被害，以及任务受阻一节，不能不过问……”

“你说吧？”

“请长公主明示阻挠本城行动的原因？”

“如果不呢？”

章定山如银白须一阵拂动，狂妄地道：“老夫只好得罪！”

一旁的宇文烈早已按捺不住，暴喝一声道：“老匹夫，你敢对公主无礼！”

“哼！”怒哼声中，宇文烈一掌拍向了章暄山，这一掌挟毕生劲力而发，势道令人咋舌。

章定山只一晃，轻轻避开了这一击，一掌乘势劈出。

宇文烈冷傲成性，不避反迎，双掌再度挥出。“砰！”然巨震声中，宇文烈退了一个大步。

章定山怪笑一声，云龙探爪，抓向宇文烈当胸，抓至中途，陡然变式，报扣腕脉，这一扣之势，奇诡得出无甚匹。宇文烈心念都来不及转，便被扣个结实。

长公主神色一变，道：“放开他！”

章定山阴阴地道：“歉难从命！”

姜瑶凤娇喝一声：“老匹夫，敢以这种态度对待我母亲！”素手一划，幻起无数掌影，罩向对方要害大穴，这一手，也可算是震惊武林之学，可惜，她碰到的对手，功力太高了……“丑丫头，别找死！”

反掌一挥，姜瑶凤被震退了四五步之多。

宇文烈双重神护体，穴道根本不虞受制，振腕出掌，双管齐下。这一着，完全了乎章定山意料之外，忙不迭的收手暴退，险极的避过了这猝然的一击，这一来，不由羞恼交迸，凶心陡起，就乘宇文烈掌势击空的电光石火之间，运足十二成功劲，猛挥一掌。

这一掌，势若万钧雷霆。“轰！”然一声巨响，挟以一声闷哼。宇文烈踉跄倒退两丈之外，身形摇摇欲倒，口血把蒙面巾濡湿了半截。

长公主激动得浑身颤抖，厉声道：“章定山，本公主看起来是非杀你不可了！”掌随声出，微风飒然，不带丝毫火气。

章定山双掌一扬，倏地老脸大变，弹身疾退八尺，眼中尽是骇然之色。

宇文烈见状，立刻知道丈母娘施展的是专破别人内力的怪掌功，他自己当初被冷罗刹带进秘宫之时，就曾在丈母娘挥手之间丧失了抵抗力。

长公主跟踪而进，素手再度挥出。章定山幽灵似的一阵闪掠，连接变换了八个方位，身法之奇奥，惊世骇俗。

长公主冷笑数声，招出如电。章定山凭着盖世步法，东飘西闪，乘机出招，同样快得惊人。

双方以快打快，刹那之间，已分不出人影招式，只见两道淡烟似的幻影，追逐晃动，令人眼花缭乱，动魄惊心。

突地，喝斥闷哼之声同时响起，人影霍然而分，只见章定山如银白须，已染了红色，白袍前襟，血渍斑斑。

“撤退！”栗喝声中，章定山当先转身奔去，身法已不如来时的轻灵飘忽，其余三使者和九名手下，也如丧家之犬般狼狈遁走。

宇文烈连眼都直了，丈母娘的身手的确是匪夷所思。

长公主悠然向宇文烈移近数步，淡淡的道：“孩子，揭下你的面巾！”

宇文烈心头狂震，脱口道：“不！”

长公主迟疑了片刻，道：“回宫！”

青衣小婢之中的两名，立即移步向山壁行去。

宇文烈心念一转，道：“晚辈告辞！”

长公主浅浅一笑，道：“此间谈话不便，一切回宫再说，随我来！”说着，已挪步前行。

短短两句话，似含有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威力，也许，这种反应是由于

他潜意识中对这丈母娘仍有尊敬之心，所以，他身不由己的也跟着挪步。

姜瑶凤，冷罗刹，五名青衣侍女，鱼贯跟在后面。宇文烈一颗心忐忑不安，他想，莫非行藏已被丈母娘识破了？顾盼间，来到秘门之前，秘门业已洞开，原先两名小婢，左右迎候。

长公主若有用意地回顾了宇文烈一眼，才举步走入洞径。

宇文烈硬着头皮，慢步跨入，由于过分紧张，手心已然见汗。旧地重临，但心情截然两样，上一次是愤慨兼好奇，这一次却是惶惑和歉疚。

工夫不大，来到上一次被长公主接见逼婚的花厅，长公主居中一坐，挥手令青衣侍女们退下，然后目注宇文烈道：“孩子，你这样做地什么意思？”

宇文烈一听声口，知道身份败露，一颗心顿时狂跳起来。

姜瑶凤与冷罗刹分立在长公主左右，显然还猜不透内情，只惊愕地望望长公主，又望望这自称“啖鬼客”的紫巾蒙面人。

宇文烈横定了心，道：“前辈因何有此一问？”

“孩子，我不勉强你，也许当初是我错了，不过，你似乎用不着掩饰行藏，一切尽可开诚布公地谈！”话极明显，指出了宇文烈的身份，冷罗刹大是激动，老脸已开始变色，姜瑶凤脸上平静如恒，只是眸光已闪露无比的幽怨。

宇文烈手足无措，他估不到事情会演变得这般令人狼狈，他该如何应付这场面？承认，但面容见不得人，而且先前言之凿凿是代宇文烈完成诺言而来，此际改口，的确绷不起这个脸。不承认，事实上已不可能。心念之中，急出了一身冷汗。

长公主毫不放松的又道：“孩子，如果你认为凤儿配你是屈辱，我做主撕毁婚约，你不必为难！”

姜瑶凤缓缓背过身去。冷罗刹面笼寒霜。

宇文烈心情一片混乱，再也无法维持一向的冷静，依然只吐出了一个字：“不！”

冷罗刹终于忍不住激颤地道：“姑爷，老婆子曾经说过你若亏待小公主，老身与你拼拼命……”

长公主面上也起了相当的变化，但仍能自制，扬手止住冷罗刹，尽量把声音放得平静，道：“孩子，说呀，说出你心中要说的话！”

宇文烈知道已无法再装假了，变回原来的声调，颤抖着声音道：“我没有话可说！”

“为什么？”

“我……不能呀！”

“什么不能？”

“您那不肖的女婿业已死了！”

“孩子，冷静些说，为什么这样？”

宇文烈心如油煎，神情狂乱地狂声道：“请不要迫我！”

长公主心知有异，语气更加慈和地道：“孩子，没有人迫你，如果你承认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那你该说！”

“比如你为何掩饰行藏，为什么谎言你已死亡！”

“您一定要知道？”

“当然！”

姜瑶凤突地回过身来，自不转地瞪着名义上的丈夫。宇文烈嗖地扯落面

巾。

“呀！”三声惊呼，同时而发。

宇文烈面孔扭曲得变了形，身躯也簌簌而抖。

姜瑶凤双目滚泪，悲呼道：“相公，你……你…怎么回事？”

“我从死城里逃生，但已被毁容！”

“为了那半片禁宫之钥，你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不单是如此，还有别的理由使我冒险！”

姜瑶凤突地转身奔入厅后，瞬间又出，手中持了那半片禁宫之钥…

长公主骇然道：“孩子，你做什么？”

姜瑶凤栗声道：“毁了它，不祥之物！”

“不可，这是他牺牲的代价，也是你父亲的遗志……”

“妈……”

“孩子，安静，你毁了禁宫之钥，于事无济，现在考虑的只有两件事，第一，如何恢复容貌，第二，如何讨还这笔债！”姜瑶凤的冲动，正代表她对宇文烈情爱之切。

宇文烈按捺住狂的情绪，怆然道：“娘子，我宇文烈永远记住这份崇高的情义……”

“相公，你……什么意思？”“我……此生已不准备再以这面目见人！”

“连我在内？”

“请你谅解我的痛苦！”

“相公，我知道你一直在恨我，但，你是我的丈夫，一个女子终生只有一次婚礼，也只有一个丈夫！”

“娘子，我承认以前我有这种想法，我不谅解你，现在，我请教你忘了我！……”

“你认为如此简单？”

“这……娘子，你看我还像一个人吗？”

“为什么不，你是我的丈夫，除此之外，我没有旁的意念。”

宇文烈身形一个踉跄，滴下了英雄之泪。场面，感人至深。

长公主柔声地道：“凤儿，带他去更衣憩息！”宇文烈怆然道：“岳母大人，小婿想就此叩别！”“什么，你要走？”

“是的，小婿未了的事尚多！”

“你承认我是岳母？”

“是的！”

“你这一走，不嫌太绝情？”

宇文烈无词以对。

姜瑶凤幽幽地道：“妈，不要逼他！”

宇文烈望着这貌丑而地善良的妻子，轻轻一叹道：“娘子，你不嫌我……”

“相公，价钱不嫌我貌丑，于愿已足了！”宇文烈对长公主施了一礼，道：“您老人家请安歇！”“唉！好，你们去吧！”

宇文烈随在姜瑶凤之后，离开花厅，走到曾被当作新房的内室，一脚踏入房门，迎面穿衣镜中，出现一个额有弓矢图案烙印的紫衣人。

他像见鬼似的一震。

“锵！”一面青铜古鉴，被一掌击成了碎片。两个青衣小婢，闻声出现门边。

姜瑶凤若无其事地道：“把碎片收拾下去，房内所有明镜，一律拿走！”

“是！”青衣小婢恭应一声，迅速的收拾地上碎片。宇文烈歉疚地道：“娘子，原谅我失礼！”

姜瑶凤温婉地道：“不，是我的错，这些东西早该拿走！”另一个小婢去取案上的镜子。

宇文烈一摆手道：“不必取走，下去吧！”

小婢偷偷瞥了姜瑶凤一眼，恭应一声：“是！”退出房门之外。

宇文烈在妻子姜瑶凤悉心照料之下，沐浴更衣，用膳。他虽是久别重逢，但却不似一般夫妻有离情可叙，积愆可倾，夫妻闺房相对，根本无话可说，彼此的心情，都有一种既微妙又尴尬的感觉。

默坐片刻之后，姜瑶凤起身道：“相公，你早些憩息吧！”说完，自动转入别室。

宇文烈心中五味杂陈，茫然的也是木然的上床安歇。密室无昼夜，仅从不息的特别滴漏，指示出时辰。宇文烈得拥孤衾，彻夜不眠，心事起伏如潮，然而结果没有任何决定。

他发觉姜瑶凤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她有情感，有个性，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她笃守夫妻之义，而不求夫妻之实，这是旁的妻子所无法做到的。这，增加了宇文烈的内疚与不安。

世俗所谓的美与丑，不是绝对的，外在与内涵，划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有的似美而实丑，有的虽丑而实美。一宵易过。像第一次新婚的早晨一样，夫妻双双到前堂请安。姜瑶凤奇丑而平板的面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到了前厅，长公主业已在座。夫妻请安之后侍立。长公主手指桌上两块竹筒，向宇文烈道：“孩子，双钥合璧，可启禁宫，这看你的造化了！”

宇文烈一震道：“要小婿去开启禁宫？”

“不错！”

“小婿自始就没有存这奢望。”

“孩子，我知道，但非你莫属！”

宇文烈情绪不得又是强烈的激动，禁宫，这么富于诱惑的名词，然而，自己应该接受这意料之外的福缘吗？长公主伤感地自语道：“双钥合璧，心愿已了，夫君泉下有知，也该含笑了。”

宇文烈心念数转之后，毅然道：“小婿不敢接受！”“为什么？”

“这不是小婿我该享有的！”

“用心可嘉，但未免矫情，我与凤儿女流之辈，虽不敢妄自匪薄，但叱咤风云，作武林砥柱，总是男儿汉的本份！”

“可是无功受禄……”

“孩子，你错了，你早已是秘宫的断承人！”

“这……”

“凤儿，陪他去，双钥我已仔细参研过，上半段是秘宫总图，中段是秘宫位置，下半段是禁宫全貌，上面所注的甲骨文，我已另译成图说，不必解说也可一目了然，你俩持图说去就行了，双钥我准备毁去，以免再流入江湖，造成血劫！”

姜瑶凤从桌上拿起另用白纸绘就的图说，递与宇文烈道：“相公，家母的话你听清楚了？”

宇文烈无可奈何地接过来，心里有一种梦幻似的感觉。

半片禁宫之钥在武林中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双钥合璧，而这武林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却完全属于他。他激动得双手微颤，虽然，他从未存这非分之想，但一旦获得，激动是人之常情。

长公主又道：“死城又有高手来临，但这山腹秘宫，是不虞被发现的，你俩安心的去办事！”

死城两字，勾起了宇文烈无边的仇恨，也使他记起了必灭死城的自誓。

一月之后，便是万流归宗大会之期，如果禁宫之内真有所获，或话可以挽回中原武林覆亡的命运……得之于缘，用之于正，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尤其丈母娘那句：“你早已是秘宫主人了，”使他祛除了大部分的顾虑。心念之中，豪兴大发，向长公主施了一礼道：“敬谢成全！”

“孩子，不必多礼，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你在死城的牺牲，不是空的！”

宇文烈侧顾姜瑶凤道：“娘子，我们走！”

就在此刻，冷罗刹疾奔入厅，向长公主道：“公主，老身有句话忘了问姑爷，请恕老身唐突！”

“哦！你是说戚叔叔……”

“是的！”

“你问吧！”

宇文烈大感错愕，抢先道：“前辈何事相询？”冷罗刹默然了片刻，似在抑制，但仍时带激动地道：“上次有先夫死城总管戚嵩的讯息，是姑爷亲口由小姐转传？”“不错！”

“他真的死了？”

“是这样，他被一个叫杨丽卿的女人活埋，晚辈相遇时，仍未断气！”

“是姑爷亲手掩埋的？”

“这……有什么不妥？”

“老身要证实。”

“晚辈因另有急事，戚前辈遗体是托一位朋友掩埋的！”“谁？”

“白小玲！”

“女的？”

“什么来历？”

“这……”

宇文烈无言以应，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摸不清白小玲的出身来历，当下一摇头道：“不清楚！”冷罗刹面色一变，似不敢发作的模样，吁了一口气道：“老身应该先感谢姑爷传讯之德……”

“言重了，戚前辈对晚辈有救之恩！”

“老身已见到外孙女柳玉蝉！”

“哦，怎么样？”

“我祖孙共同探墓，准备择地迁葬，谁知……”说到晕里，话锋一顿，老脸皮肉牵动了数下。宇文烈一听话风不对。急道：“怎么样？”

冷罗刹栗声道：“掘开之后，竟是一座空墓！”宇文烈这一惊委实非小可，脱口道：“空墓？”

“不错，是鉴定会的！”

“这……怎么可能，难道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不成，可是，她不会骗我……”厅中的空气，顿现沉闷。宇文烈心念一转，道：“前辈，我会查明这事真相！”次序罗刹无言地点点头。

宇文烈心头又增加了一重负荷，这确实是他意料不及的事，戚嵩死了是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白小玲自愿代为埋葬，要自己立刻去追窃夺禁宫之钥的空空祖师，对果证明是托词，目的要使自己离开，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蹊跷不成？姜瑶凤在旁催促道：“相公，先办事吧！”

“好！”

夫妻俩并肩而出，顾盼间，来在谷中之谷的禁宫两个浮雕大字之前。

第十九章 禁 宫

宇文烈与姜瑶凤夫妻俩，来到浮雕着禁宫两个字的岩壁之前。宇文烈心中大是激动，这震撼武林的谜底，即将揭晓。

他打开了丈母娘根据禁宫之钥所译绘成的那张图说，揣摩了片刻，已然了然于胸，当即收起图说，身形电弹而起，拔高五丈，凌空半折，在宫字的两个口字中央，各拍了一掌，然后落回地面。

奇事发生了。那看来浑如一体，毫无隙缝的岩壁，突地裂开了一道口子，周径两丈裂口之内，是洞道，全用洁白玉石铺成。

宇文烈向姜瑶凤点首示意，当先跨入，口中数着落脚的方位：“三、七、右二、左六……”口中念着，脚步却不停。姜瑶凤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洞道尽头，是一堵白石砌的墙，到此已无去路。

宇文烈默数石块，从下而上数到第九，由右横数到第六，然后功集右掌，朝这九六交会的石块虚虚一按。

一阵震耳的“隆！隆！”巨响过处，整堵石壁陡地下陷，露出一道拱门，一股阴风从门内卷出，宇文烈打了一个寒颤，他身后的姜瑶凤，惊呼一声，弹退丈外，娇躯兀自战抖不止。宇文烈闻声回顾，骇然道：“怎么回事？”

姜瑶凤丑脸依然呆滞的没有表情，但目中已流露惊怖之色，栗声道：“阴寒之气裂肤砭骨！”

“噫！我倒不觉得怎样？”

“你看门柱上写的是什麼？”

宇文烈转目望去，门柱上果然有几个碗大的字，脱口念道：“入此门者，须元阳之体！”念完，不由一怔，暗忖，自己若与姜瑶凤敦行夫妻之礼，这机会就算丧失了。姜瑶凤沉声道：“相公，看来我是没有福份入这禁宫了！”

“这……我们回头吧！”

“什麼，回头？”

“嗯！”

“為什麼？”

“我本来无意这宝藏。”

“不，这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中止此行，我来只是为了陪你，望你能体念家母的心意，完成先父无法完成的生平大愿。”“可是……”

“相公，进去吧，我请求你！”

宇文烈为难地注视了妻子片刻，道：“我不应该获得这权利的……”

“不，天下万般事物，端在一个缘了，相公福缘同归，背之不祥！”

“那……我试得一探吧！”说着，迈步地入拱门，通过一段甬道，眼前景物突地一变，只见珠光耀眼，重门折户，曲栏回廊，赫然是一座美仑美奂的大宫殿。心中忍不住又是一阵狂跳。

他拿起图说，再参看了一遍，才接着所示的路道层层穿越。若大宫殿，阒无人迹，令人不自觉的生出阴森恐怖之感。“沙！沙！”脚步声引起连续不断的空洞回声，更增加的恐怖的气氛，一颗心提到了口边。

每一间殿堂，陈满了珠宝古玩，尽是价值连城之物，但宇文烈志不在此，对这些珠宝不屑一顾。

照图说所示，他必须到达最后一层的待缘殿。一路所经，都是金碧辉煌的殿堂地道，看来毫无凶险。宇文烈不时对照图说，不敢丝毫大意。

顾盼间，来到了最后一重院落，迎面一间殿堂，高悬着一块泥金匾额，大书待缘殿三个龙飞凤舞的狂草。

待缘殿，顾名思义，当然是以待有缘的意思。

殿堂一列十扇雕花隔门，紧紧关闭，每两扇门是一个入口，门楣之上，分悬五个匾额，依次序是“致富之门！”“修德之门！”“正义之门！”“崇业之门！”“尊荣之门！”宇文烈面对五个入口，大感困惑，依匾额而言，事实极为明显，求名求利，修德立业，由有缘到此的人，随意拣选。他心里极快的转着念头，这五门除了修德、正义二门之外，其余三门，都极定诱惑性。

如果进入致富之门，相信必可富甲天下，成为天下第一富豪，进入崇业之门，当可创一番震古烁今的大事业，而尊荣之门，不言可喻，将可成为人上之人，集尊贵荣耀于一身。修德之门，十九必是驾古凌今的医术无疑。

他寻思了片刻之后，毅然推开了正义之门。目前，武林中缺少的正是“正义”，而身为武道，所追求的也该是正义。殿门应手而启，迎面是一张玉几，几上摆着两只玉瓶，此外别无他物。

举步踏入殿中，目光瞥扫之下，殿内空荡荡的，任什么了也没有，其他四门虚掩着，门后照样一无所有。

愕然了半晌，目光移向跟前的玉几，只见那两只古朴的宝瓶之下，压着一张绢笺，虽然年代久远，但绢质犹新。

移开古瓶，笺上的字迹立入眼帘，只见上面写着：

“禁宫开启，已不知为何世何代，然而能入此宫，必有缘人，入宫而先此门者，又必为才德兼备之士，几上双瓶，一为九转灵芝丸，服之可获百年功力，换骨脱胎，另一为烈性剧毒绝灭丸，服下形神皆灭，可任择其一服食之，如若不甘冒生命之险，可立即退出此宫，妄进一步，立有奇祸！”

宇文烈心情再一次激荡，生死只在一念之间，如果服绝灭丸，形神皆灭，但百年功力，诱惑性仍然是很大的。退出，他当然是不甘愿。他并没有觊觎百年功力之心，但一个天性孤傲的人，常常只知有进而不知有退。

瓶上没有标笺，根本无法分辨谁为毒药。

如果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此刻的做法必是同时开启两瓶，来比较判断，因为既属灵丹，在气味上多半是芳香醇郁的，甚或可以携两瓶离开，慢慢判明，百年功力仍然是掌中之物。但，宇文烈却不去考虑这些，他只想，进或退，吃与不吃。当然，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这是生与死的赌博。沉思良久之后，他毅然下决心，要么就练成盖世功力，快意恩仇，否则，以目前自己的仇家而论，可以说势倾武林，以本身的功力，生与死又相差几许，而更重要的，中原武林已面临末日的威胁，自己择了“正义之门”，应当为一个武道所应为。

于是，他随手拿起了一只玉瓶，拔开瓶塞，一倒，是三粒豆大的碧绿丸子。他的手，不自禁地有些颤抖，碧绿的丸子在掌心中微微滚动。

是盖世灵丹？还中追命药丸？踌躇了半刻，终于一咬牙，仰颈吞了下去。

只在片刻，他已紧张得出了一身冷汗。药丸入腹，丹田之中，立时起了一种炽热之感。

蓦地，热泪奔盈，腹痛如绞，愈来愈剧烈。宇文烈暗道一声：“完了，这是毒药。”

手足开始抽搐，全身的肌肉也开始阵阵痉挛，汗珠滚滚而落，眼前一阵

阵的发黑，五脏六腑象是被扯拉切割。这一刻，他确实实地体验了死的滋味。

他想，转眼之间，他自己将形神俱灭，武林中再没有铁心修罗第二，也没有啖鬼客其人，一切恩、怨、情、仇，都将在瞬息之间幻灭，化为乌有……

“砰！”他终于不支，滚倒在地。

一丝神智未泯，他忽然想到妻子姜瑶凤身属元阴之体，无法入禁宫之门，但可能一直守候下去，最后必然设法找人入宫探查，那人，该是真正的有缘人……

那有缘人将是谁？是正？是邪？意识逐渐模糊，最后意识消失。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又悠悠醒转。他睁开了眼睛，身体像是浮漾在风中的一片羽毛，飘游，虚幻，不实……

难道这就是死，死并不可怕呀，这种飘飘然的感觉，该是神魂脱离躯体的现象？逐渐，他看清了眼前的景物。花砖，空荡荡的殿堂……

“我没有死！”他兴奋地狂叫出声，一骨碌翻了起来，仔细辨认，不错，仍在待缘殿这中。只是那玉几上的玉瓶消失了。

难道有人来过？可是不可能呀，若非凭从禁宫之钥上套绘的那份图说，要进入这迷宫，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

除非有人跟踪自己而至，但也不可能，禁宫是在山腹秘宫之内，外面是姜瑶凤母女等武林罕见的高手，而入这禁宫非元阳之体莫办……

心念之中，试一提气，只觉真气充盈，飘钉欲举，较之入宫时，不知高了多少。

他不但困惑，也相当震惊。服下毒药而不死，内力反而增加，前后像换了一个人。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那玉瓶呢？无人移动，怎么会失去踪影呢？

他挪了挪脚步……殿地一阵晃动，裂而复合，又是一张玉几，呈现眼前。他惊呆了，原来这殿堂全是机关，难怪其然了。

玉几上，是一个紫檀木的小匣，匣子下面，赫然又是一页绢笺，他激奇地近前去，抽出绢笺，一看，不由倒了一口凉气，只见前面两行写的是：

“入门玉几上所陈玉瓶，均为剧毒之药丸，因此山腹之内，含蕴太阴地气，亦属亘古难见之寒毒，根据物极必反之原则，毒毒相克相生，佐以有缘者本身元阳真气，而达成脱胎换骨，增长内元之妙用，如若妄作主张，必无幸理。”

宇文烈这才恍悟何以姜瑶凤连逼近宫门都不可能，元阴之体，碰上太阴地气，表里互禁止消长，血肉之躯当然无法承受，而元阳之体，情况就恰恰相反了。

再往后看，写的是：“本匣之内。系本人无意巧获之上古绝学玄元经，留以赠有缘，如得者本身已具百年以上修为，再加以毒丸地气所增之功力，可望达大成之境，成金刚不坏之身……”

宇文烈额头渗出了汗珠，他曾习修罗神功，在万虺谷中，又得追魂判古庸传授九忍神功。输以全部真元，功力当在百年左右，这条件，他具备了。

金刚不坏之身，是武学的极限，千古难有一人，而现在，他有希望成就，焉能不激动欲狂。

他定子定神，目光移向最后的字迹：“唯获此玄元经者，必须上体天心，

下存仁心，守正辟邪，发扬武林这正义，否则必遭天谴。”

“咚！”的一声，他伏跪在玉几之前，喃喃祝祷道：“后代弟子宇文烈，愿谨遵先圣之教，天其鉴之！”祝祷毕，就地跌坐，轻轻揭开木匣，里面是一本仅数页的薄薄绢册，封面上三个古体篆字：“玄元经。”

宇文烈再以心通诚一遍，才开始翻阅。

里面所载，无招无式，全是御气修炼之术，粗略地看了一遍，已体会出这玄元经的主旨，在练成金刚不坏之身，对敌之时，意动即可伤人，当然用不上什么招式的了。心头的狂喜，简直按捺不住。

武林中能具有面年以上功力，而又属元阳之体的人，可以说凤毛麟角，百年难求一人，再加上诸般可遇而不可求的巧合，简直是近乎奇迹了。

如果功力不足，烈性剧毒绝灭丸与太阴地气极死而生的妙用，可能不能全部发挥，纵使得玄元经，要想大成，练成金刚不坏之身，至少要潜修数十年，而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结果仍难期其大成。宇文烈的福缘，恐怕是千古第一人了。

他立即开始参修。忘了饥渴！忘了时间，他已完全沉浸在玄绝知古的武学里。

练！练！练！他自觉已逐渐进入超人境界，神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心合，心与灵合，灵与神合，真气上突天灵，下破地府，愚浊潜消，清灵畅达，金水满盈，充填四肢百骸。

内功最大的阻碍，武人苦练百数十年也无法化去的锁心骨，业已在不知不觉之消失。

时间在不知不觉之中流失，奇怪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饥渴和疲乏。

最后一句口诀，也终于在他苦参之下领悟了。这时，他的心意才从玄元经中脱离出来，也才回复他自己的存在。

“该离开了！”他自语了一声，把玄元经放回木匣之中，依旧关好，留在玉几之上，然后默祝而起，转身出殿。

一脚跨出殿门，身后起了一阵如雷之声，骇然回顾之下，只见殿门自掩，那五块匾额业已不见，殿前的巨匾待缘殿，已变成了另一方匾额止矣殿。宇文烈大叹这禁宫设计的鬼斧神工。

每走完一殿堂，身后必起一阵变化。待到抵达禁宫入口的拱口之外，整座禁宫业已面目全非，那张原来的图说，也成了废物。似乎，一切巧夺造化的安排，只是为了等待他一个人。

拱门复隐，依然是那堵原来的石墙，封闭了一切。

“相公，你……”宇文烈大惊回顾，姜瑶凤已蹒跚的迎了过来，秀眸中泪光浮动，充满了激颤惊喜之情，口中喃喃的又道：“相公，妾身已经绝望了，想不到你仍平安的出来！”

宇文烈深兴地受到感动，歉然道：“娘子，累你悬念了！”

两人面对面的站定，姜瑶凤轻轻一拭泪痕，声音仍显得有些颤抖的道：“相公，好几次我想冲进去，但一接近宫门三丈之内，便受不了那寒袭击……”

“是的，那是太阴地气，非元阳之体不能抵御！”

“这二十昼夜你是如何渡过的？”

宇文烈几乎跳了起来，骇然道：“什么，我已进去了二十昼夜？”

“是的！”

“哦！”他做梦也估不到在宫中沉迷于玄元经，一晃就是二十昼夜，连饥渴的感觉都没有，可能，这与所练的上古神功有关，只是经这一说明，立刻便感到饥火中烧，唇干口燥，头脑微晕。

姜瑶凤幽幽地又道：“妾身在这过道，守候了二十昼夜，本来已经感到绝望……”

宇文烈全身一颤，激动的道：“娘子，你……是我不对，该出来告诉你一声！”“相公不必自责，你平安出来，便是万千之喜，那又算得了什么。”没有甜言蜜语，没有矫柔做作，只那么几句话，把她对他的情意，关切，完全表露无遗。

这不但转变了宇文烈在迫婚当初的偏激观念，反而使他感到极大的内疚。

他发现姜瑶凤不但贤淑，而且情义极深。她虽然丑一点，但内心却美如仙子。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他俩原来是夫妇。他，情不自禁的把她搂在怀中，他在她唇上，印下了第一个吻。“凤妹，我对不起你！”

“不！”

“我对你无情无义，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烈哥，我是秉母命嫁给你的呀！”

宇文烈把她搂得更紧，颤声道：“凤妹，我爱你！”姜瑶凤眸中第一次燃起了青春的火焰，道：“烈哥，是真的？”

“凤妹，你应该怀疑，因为以前我对你太薄幸了！”“不，我相信！”

“凤妹……”

“放开我！”

宇文烈愕然松开了手，姜瑶凤退后三步，伸手在面上一抹，一层薄薄的面皮，应手而落。

“呀！”

宇文烈眼睛一亮，惊呼了声，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想不到奇丑的姜瑶凤，竟然是伪装易容了的。美，比之白小玲过之而无不及，美得令人目眩。他张口结舌，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他被那超凡脱俗的美惊怔了。怪不得她一向面上呆滞得没有半丝表情，原来是套上了人皮面具，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姜瑶凤浅浅一笑，道：“烈哥，你感到很意外，是吗？”这一笑，有如春花乍放，撩人遐思。

宇文烈讷讷地道：“是的……太意外了！”

“如果人永不回心转意，我也永不揭一真面目。”“为什么？”

“为了誓言！”

“誓言？”

“不错！”

“什么誓言？”

“当初家母与家父相遇时，便是这一副吓人的面貌，然而，他们相爱了，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完全是真心的爱，发自真诚，所以，我懂事后，曾立誓效法家母昔日所为。”“哦！我有意义！”

突地，宇文烈的心头，像晴朗的天空忽然涌现了一片阴霾，他想到了额上的烙痕，那丑恶的标记，他感到自惭形秽。我不配她！一个声音，在他心

里大叫。

姜瑶凤含情脉脉的道：“烈哥，我们走吧，家母也二十天寝食不安了！”

宇文烈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道：“走吧！”两人并肩出了白石甬道。

又是一阵如雷之声，石壁复合如初，只是那禁宫两个字消失了。

姜瑶凤不由惊“哦！”了一声，道：“烈哥，这座禁宫构筑的玄奇，的确是匪夷所思。”

宇文烈颌首表示同感，道：“是的，内面的情形也是一样，看来禁宫这名词要在武林中消失了。”夫妻闲谈之中，不觉已来到花厅之前。

长公主早已信立在厅门口，慈祥地一笑道：“孩子，进来！”

于是，宇文烈把入禁宫的经过，一点不遗的叙述了一遍，听得姜瑶凤母女俩，时而皱眉，时而惊喜。

姜瑶凤喜孜孜的道：“烈哥，如此说来，你已练成了金刚不坏神功？”

宇文烈肃然道：“是的，这完全是凤妹和岳母大人所赐！”

长公主面色一正，道：“孩子，你已是这座秘宫的主人！”

宇文烈不由一震，他心中别有打算，只苦于说不出口，含混的应了一声：“是！”

“希望你改个称呼！”

“嗯，跟凤儿一样的称呼。”

宇文烈心中十分感动，急忙改口道：“谨遵母亲之命！”

长公主笑逐颜开，臻首连点。

言谈之间，数名青衣小婢，已排上酒宴。母、女、胥，依序入座。席上，其乐融融，但宇文烈却是表面欢愉，内心隐隐作痛，他想到了自己的丑恶面容，岂堪配这美赛天仙，情深似海的妻子。

同时，无数的恩怨情仇，也一古脑儿涌上心头，最令他不安的是白小玲，她对自己情深似海，恩重如山，她要求自己，不要对她母亲绝情，然而她母亲因了父亲白世奇之故，迫死了恩人诛心人，这笔血债不能不了，将来如何结局呢……长公主正色道：“孩子，谈谈你的身世！”

提到身世，宇文烈有欲哭无泪之感，当下把母亲含恨过世，父亲生死下落不明等，概略的说了出来。

长公主怜惜地道：“孩子，你现在的功力，已无事不可为，慢慢地去办吧！”

“孩子，你可知道你岳父是谁？”

“这……冷罗刹前辈曾经说过，尊号叫玉影修罗？”“不错，对这名号，你有所感吗？”

宇文烈错愕地摇了摇头。

长公主接着道：“比如说，你师父是铁心修罗……”宇文烈大是震惊，脱口道：“岳父大人莫非与先师有什么渊源？”

“岂止渊源？”

“那是……”

“同胞兄弟，你师父居幼！”

“哦！”宇文烈激动得离座而起，想不到师父铁心修罗与岳父玉影修罗竟然是同胞兄弟，那长公主该是自己的师伯母了，怪不得她以这种方式，迫使自己与姜瑶凤成亲，而姜瑶凤也一厢情愿。

长公主接着又道：“你师伯因生性淡泊，不大插足江湖是非，所以名头

没有你师父响亮！”

“是的！”“孩子，你肯替你师伯做一件事吗？”

“母亲尽管吩咐！”

长公主神情突地一黯，凄然道：“你知道你师伯是如何死的？”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记得孩儿初入宫时，冷罗刹前辈为孩儿年讲的故事中，曾说师伯因了无法完成双钥不能合璧而抑郁致死之理……”

“那是另有原因？”

“不错，他是被人击成重伤，不治而死的！”姜瑶凤碧水双肿的眼中，又涌现了泪光。

宇文烈剑眉一挑，道：“伤在何人之手？”

“银衣人！”

“银衣人是何人物？”

“不知道！”

“这……”

“你师伯当初不肯吐实，是我再三逼问之下，才说出了银衣人这三个字，既非名，亦非号，对方是一个身着银色长衫的剑客。”

“彼此是什么过节？”

“为了我！”

“为了您？”

“是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一次，我与你师伯因慕黄山之胜，共游黄山，归途中，你师伯先入村寻宿头，我在树林外道旁等待，忽然来了一个少年剑士，对我大施轻薄，那进我因怀有身孕，对方功力奇高，交手之下，震动了胎气，当场流产，幸而你师伯及时赶到，十招之内，毁了那少年剑士……”

一顿之后，又道：“事后两年，你师伯外出，忽逢银衣人，声言要为徒索仇……”

“哦！”

“你师伯当时说明了经过情形，那银衣人也算通情达理，自认门人有取死之道，不过，要求印证几手……”“结果师伯不敌受伤？”

“不错，你师伯说那是公平决斗，不行记仇。”“事情就这样完了？”

“没有，银衣人临去时声明，如果要找他的话，他在黄山百丈岩恭候！”

“儿愿意去找这银衣人一斗……”

“事实并非如此！”

“怎么样？”

“你师伯是被一种慢性毒药暗算而死！”

宇文烈双目巨睁，栗声道：“被暗算？”

长公主伤感地道：“你师伯到死还不知道致死这由……”“中了慢性之毒，应该有所感觉？”

“没有！”

“这就奇了？”

“你师伯的修罗神功，已练到了十二成，高出你师父甚多，武林中能使他落败的，可能极少，而他自受伤归来之后，内力不断消失，最后，功力全失而亡……”

“由这点而推断师伯是中了慢性之毒……”

“不是推断，是事实，跟我来！”说着，离座而起，向花厅后的侧门走去，宇文烈激奇地看了姜瑶凤一眼，夫妻双双跟了出去。

顾盼之间，来在一间由三尺见方的白玉石砌成的石室中，室内居中放着一具水晶棺材。姜瑶凤盈盈地拜了下去。

长公主一指水晶棺材道：“孩子，你看！”

宇文烈定睛一看，呼吸为之一窒，只见棺材之内，躺着一具衣冠楚楚的尸体，露在衣服外的皮肤，呈现着青紫之色，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中毒的迹象。

棺中人是谁，当然不问可知的了。女婿有半子之份，何况死者是他的大师伯。

宇文烈恭谨的跪了下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礼毕起身，长公主道：“你看出来没有？”

宇文烈沉声应道：“不错，是中毒的现象。”

“这现象在你师伯死后百日，才显露出来，可以想见这种毒的阴狠霸道，我曾五探黄山百丈岩，始终不有发现银衣人的踪迹，也许对方已不在人世，不过……”

“孩儿当师伯之灵恭应，誓必查出银衣人的生死下落，了结这段冤仇！”

“孩子，我也曾想过，当时即使我找到了银衣人，也许不是对方敌手，据你师伯所说，对方的剑术，已到了意动伤人的地步。”

宇文烈不由雄心大发，恨不能立刻找到那银衣人，见识一下那旷古凌今的剑术，师伯的修罗神功既已练到十二成火候，仍为对方所伤，剑术与内力的造诣，可见想见，对方有这么高的身手，还要用毒暗算，可能是没有把握致师伯的致命，也为也逃避可怕的报复，才施出这种下三流的阴毒手段。心念之中，斩钉截铁地道：“只要银衣人尚在人间，孩儿必叫他在剑下偿债。”

“孩子，我相信你能办得到的。”

“哦！”怎么不见姥姥……”他改口跟姜瑶凤称冷罗刹为姥姥。

姜瑶凤立即接口道：“姥姥三日前出宫，要去找什么杨丽卿的女人替戚公公报仇！”

宇文烈一皱眉，道：“姥姥不可能是杨丽卿的敌手，否则以戚公公的身手，何致于惨遭活埋。”

“白小玲既然代葬公公，为什么要造一座假冢呢？”

“这一点我会查明的。”

“据我判断，有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白小玲怕戚公公身为死城总管，他为了救你我不惜出手杀害本门高手，死城方面，很可能连尸首都不会放过，而且……”

他本想说白小玲与死城似乎有极深渊源，但想到这仅属推测之词，而且白小玲对自己不但一片痴情，又有数次救命之恩，若非白小玲请神秘的黑衣蒙面女归还这半片禁宫之钥，焉能有今日成就，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姜瑶凤追问道：“而且什么？”

宇文烈一窒，随口道：“而且杨丽卿可能是一个残毒至极的女子，定会查尸体的下落。”

想到杨丽卿，宇文烈大感困扰，她是师父铁心修罗的爱人，师父遗命无论如何要找到她，言中之意，似要自己代他赎亏欠之罪，而时至今日，杨丽

卿迹近鬼魅，连影子都捉摸不到。

她残害追魂判古庸，自己曾受古庸传授九忍神功之德，而古庸至死不忘的是要杀这蛇蝎妇人；她活埋戚嵩老人，戚嵩老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何况又加是姜瑶凤这一边的关系，仇怨牵缠，这笔帐的确难以结清。

长公主慈蔼地道：“烈儿辛苦，你俩歇息去吧！”

宇文烈顿时愁心头，以目前的态势，自己是否该与姜瑶凤同房，当初自己不把她当作妻子，现在她恢复本来面目，而自己却被毁了容……浓重的自卑与内疚，翻涌心头。

他不敢面对这现实，他想到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心念一决，目视长公主道：“孩儿想立刻上路！”

长公主脸以一变，道：“什么，你要走？”

“是的！”他不敢把目光移向妻子姜瑶凤，他怕受不了对方的表情。

长公主冷笑一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宇文烈目光一垂，道：“死城柬邀十二门派与武林知名帮会，开所谓万流归宗大会，目的是迫各门派订城下之盟，奉死城令主为共主，否则可能会乘机一网打尽，这关系中原武林的兴亡，孩儿不能袖手……”

长公主仍然紧绷着面孔道：“连留一宿也不行？”

第二十章惨酷画面

这话，分明是指这段婚姻而言。

姜瑶凤粉腮一黯，随即坦然道：“妈，你过虑了！”

宇文烈的精神，几乎崩溃了，歉疚的目光，瞟向了姜瑶凤，那美得令人目眩神悸的粉靥上，罩着一层薄薄的幽怨，这更增加了他内心的痛楚，像一个虫在啃啮着他的心，然而，他需要更长时间，更冷静的考虑，固执的性格，使他不轻易改变决定的意念，当下声音微颤地道：“凤妹，原谅我不得已的苦衷！”

姜瑶凤幽幽一笑道：“烈哥，夫妻百年共处，不争一朝一夕，你安心的去吧！”

蓦地一个宫妆少女，踉跄奔入，满面惊惶之色。长公主皱眉道：“什么事这样惊惶？”

宫妆少女施了一礼，上气不接下气地道：“禀夫人……大事……不好……”

“什么大事不好？”

“死城派了不少高手，在谷中道中埋下炸药，要炸平此谷！”“有这样的事？”

“是！”

宫妆少女匆匆转身奔了出去。

宇文烈面上早已笼起恐怖杀机，“死城”两个字在他心中有如仇海恨山。长公主目注姜瑶凤道：“凤儿，你带两人从后面秘道上山，见机行事！”

“是！”答话声中，人已奔了出去。

“烈儿！”

宇文烈应了一声，道：“母亲有何吩咐？”

“对方要炸本谷，引线 and 施号令的人不在峰顶，必在谷个，谷中由我应付，你到谷外去查看！”

“是！”

“慢着，你由侧方秘道出去，我命人领路！”

“这……”

长公主忽地想及宇文烈额上的烙痕，忙转口又道：“去吧！”

宇文烈匆匆回到房中，换上紫衫，蒙上紫巾，阎王剑则用布裹着斜痛上，刚刚弄妥，一个青衣少女已到了门外。“婢子奉命带路！”

“走吧！”宇文烈跟在青认少女身后，驰过一条曲折的甬道，眼前忽见天光，原来是另一个出口，出口处被一块天然的岩石屏风也似的遮住，而且高在峰腰，从外面不论任何角度都看不出来。

宇文烈伸头向谷内一看，果见人影幢幢，往来奔走，每人手中都提了一个小木箱，想来那便炸药。

青衣少女紧张地道：“姑老爷，由此有一条岔洞，直能谷口！”

“在哪里？”

“这里！”说着向洞中里壁近丈处一指。

宇文烈回身一看，是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径，当下略不迟延，弹身入洞疾奔，洞径漆黑如墨，但此刻在他眼中，与其他有珠光照明的甬道并无两样。

死城凭半片禁宫之钥，找到了这山谷，已属令人惊奇，而在损兵折将之后，打算彻底炸毁此谷，这种手段的确够狠够辣。

工夫不大，已到了尽头，只见一名青衣小婢和那刚才传警的宫妆少女，伏身洞口，向外张望，洞口距谷底约十丈高下，宇文烈来到身后，两少女毫无所觉。

宇文烈轻咳一声，道：“情况如何？”

两少女一跃起身，施了一礼，那宫妆少女忧形于色地道：“从活动的情形看，对方准备峰顶与谷底同时爆炸。”

宇文烈点了点头，走近洞口边缘，只见二十丈外，便是谷口，人影浮动，为数不下百人之多，其中有四个白袍人，不问而知是死城金牌级高手死亡使者。

炽妆少女又道：“姑老爷，对方可能就要发动了！”

宇文烈冷静地哼了一声道：“他们没有机会！”说着，人已如一抹淡淡光影，向谷口方向闪掠而去。

谷口，近百人影，但却静得没有半丝声息。居中一个须眉俱白的黑袍老人，凝望着谷道，人，正是死城掌令章定山。章定山突地开口道：“八大护令！”

八个黑袍老人，年纪都在五六十之间，越众而出，齐声道：“弟子听令！”

“开始行动！”

“遵令！”八大护令高手各一扬手，立即有十二名黑衣汉子，奔近身前，八队九十六名黑衣汉子，在八大护令率领下，在谷口不同位置，借木石埋伏起身形。

掌令章定山目注身前仅余的四名死亡使者道：“使者听令！”

“弟子等在！”

“四位协同本座对付那谷中的女主人！”

“遵令！”四使者弹身退了开去。

掌令章定山这才转身面对谷口右侧方的一处突岩。突岩上隐隐可见一条黑衣人影。

峰顶上传来一声尖厉的哨声。章定山扬起了右手，向鉴定会划了一个圆圈，一目不眨地注视着眼地块突岩。不见有任何动静。

手势再划，仍然没有反应，章定山老脸变了色，他比划出的手势，是集合好突岩后的弟子，引燃炸药，方才峰顶传来的哨音，是报告炸药已完全照计划布置妥当，现在，两度发出信号，那名弟子竟然没有反应，事情大出意料之外。远远望去，那突岩上的黑衣人影，好端端地守候在那里。章定山第三次发了出了手势……

蓦地，黑衣人影凌空弹起，电疾地向下泻落。

章定山心知不变，大喝一声道：“吴护令！”

原先分散埋伏的八大护令之一，应声而出，打了一躬道：“弟子在！”

那黑衣人影飞泻落入岩下的草丛中，不见起来。章定山一挥手，道：“上去查查发生了什么变故！”

“遵令！”姓吴的护令风驰电掣地向那块突岩射去，身形方登上突岩，一声栗人的惨号传处，倒栽落下来。

变生仓卒，眼看炸谷的计划功败垂成，负责这次行动的章定山手足无措。四个死亡使者一拥而前，其中之一道：“禀掌令，弟子愚见，立即实施第二

计划！”

“火攻？”

“是的，第一个计划可能已失败了！”

就在此刻，一条紫影从原先突岩上冲天而起，凌空三旋，疾逾鹰隼地暴雨而至，眨眼落在五人面前三丈之处，赫然是一个紫巾蒙面的紫衣人。

“啖客鬼！”四死亡使者之一暴喝一声，扑了过去。

“砰！”惨嚎随之而起扑过去的死亡使者，倒射而回，落地有声，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死亡使者是死城金牌级高手，在武林中已少有敌手，如今竟然被啖鬼客在举手之间毁去，的确是骇人听闻。

章定山与另三名死亡使者同时惊呼出声，二十天前，在谷中交手，啖鬼客被章定山一招迫退，认功力，与死亡使者在伯仲之间，这不但无法解释，同时也不可思议。

宇文烈飘身迫进丈许，冷极地道：“你们是自了还是要本人动手？”口气之大，天下少有。

三名死亡使者不约而同地欠身上步，各劈出一掌，三股排山劲气合流，势道之强，足强扫平一座小丘。

“轰！”劲波翻涌，巨啸撕空，沙石草叶飞卷如幕，五丈之内，伸手不见五指，三声惨哼同时传出。

波平风息，现场坑凹凹，满目疮夷，三名死亡使者各仰躺在三丈之外，白袍前襟一片殷红，已然魂归天国了。

掌令章定山面无人色，全身簌簌抖个不停。这是什么功力，能一举而毙三名绝世好手，这不像是功力，因为它已超过了一般武学的极限。然而，事实摆在目前，一切都没有假。

原先埋伏的八大护令之七，与九十闪名黑衣汉子，不由自主地全部现身出来，一个个少魂失魄不已。

章定山一步一步地后退，不可一世的死城掌令，像一只面对雄狮的羔羊。宇文烈随着称步。全场一片死寂，只有沙沙的脚步声，代表了恐怖的杀机。

一退，再退，章定山止住脚步，栗声道：“啖鬼客，你想怎么样？”

“要你的命！”那命字的尾音拖得很长，令人毛骨悚然。

章定山心头浮起一层死亡的阴影，啼紧牙关道：“啖鬼客，为什么要与本城为敌？”

“死城全是魑魅魍魉，本人以啖鬼为生平之志！”

“你与玉影修罗夫妇是什么关系？”

“这点你不必问了，现在死吧！”

章定山老脸突现狰狞之色，厉笑一声道：“老夫虽死，你也未必能活！”话声中，探手怀中一摸，一扬，手中握了一个红色小球。

宇文烈心头一震。

章定山恶狠狠地道：“这是红毛国特产的霹雳球，除非你不是血肉之躯，否则一样粉身碎骨。如何，老夫与你同归于尽！”

宇文烈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人影晃动中，七大护令迅快地各占方位，在十丈形成一个包围圈。每人手中，各持了一个霹雳球。

章定山嘿嘿一阵怪笑道：“啖鬼客，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了！”
，反客为主。

章定山得意地道：“啖鬼客，这烈火大阵，可以喷成一圈十丈高的火墙，加上八粒霹雳球，铁铸的金刚也会化成铁水。”说完一阵狂笑。

宇文烈心头直打鼓，场心距外围足有十丈，八粒霹雳球足可使全场罩入爆炸的威力范围，加上九十六支喷火筒，封锁上空，的确是插翅也难飞出去。心念未已，只听人圈中一个声音道：“禀掌令，炸药引线已经新修复待命！”

宇文烈不期然地抬头遥望那片突岩，果见岩上出现三条黑衣人影，登时呼吸为之停窒，那三人不知什么时候上去的，他后悔当时没有彻底把它破坏。

所谓一着之失，满盘皆输。如果炸药爆炸，山壁坍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奇怪的是姜瑶凤母女一个在峰头，一个在谷中，何以不见动静？

章定山右手仍紧握着霹雳球，左手高举，狞声道：“啖鬼客，在你死前，先欣赏一下山峰填谷的壮观！”宇文烈栗声道：“你敢！”

“哈哈哈哈哈，老夫为何不敢！”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岩之上，陡地传来数声惨号，只见三个黑衣人，被抛落岩下，突岩上出现的纤纤人影，宇文烈一看就知道是妻子姜瑶凤。

章定山登时毛发蓬飞，目爆煞火，注视着突岩方向……良机一瞬，稍纵即逝。紫影一晃，接着是半声闷哼。掌令章定山已被宇文烈一手抓牢，手中的霹雳球已到了宇文烈手中。

所有在场的死城高手，一个个亡魂皆冒，惊呼之声响成了一片。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紫巾巾蒙面人如何出手，也估不到他会冒险来上这一着。

宇文烈冷森森地道：“章定山，此刻又如何？”章定山目眦欲裂，厉吼道：“本令决以身殉任务……”宇文烈心头一动，不待他发出号令伸指点他哑门穴，阻止了他下半句话，然后扬声大叫道：“如要章定山活命，立即放下手中火器！”

全场哗然，起了一阵骚动，但没有人放下手中火器。七大护令之一大喝一声：“听令！”

宇文烈当机立断，如果等这护令发出号令，后果不堪设想，身形电旋而起，一飘八丈，稍一沾地，再度弹起，快，快得使人无暇转念。

同一时间，七大护令之一，已发出了号令：“放！”“隆！隆！”巨响，破空裂云，烟硝弥漫，四山雷应，整个的大地在颤栗。近百只黑筒，喷出熊熊烈焰，交织成一片火海，令人动魄惊心。

千钧一发之间，宇文烈挟着章定山射出人圈之外，一看这酷烈场面，杀机大炽，振臂一掷，惨号划空，章定山被掷落火海之中。

近身方位的护令与火筒手立时惊觉，呐喊一声，倒转筒口

宇文烈把夺自章定山的霹雳脱手掷出。

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处，但见肢体横飞，惨号破空，火网登时缺了一边。

宇文烈略不稍停，顺着人圈飞绕，双掌交互拍出。劲浪狂卷，惨号不绝，人物接二连三的投入火海之中。黑筒所喷火焰，着物即燃，火筒手伤亡殆尺，场中火势仍烈。一阵皮肉焦臭，挟着烟硝之味，弥漫了整个谷口。这是一场恐怖的屠杀，惨烈至极。

宇文烈一个圈子绕完，场内外已不见半个人影，只剩下几个重伤不死的，

翻滚哀号，使这惨烈的画面，平添了更多的凄厉色彩。

“烈哥，你没有……”姜瑶凤率两名宫妆少女，匆匆赶到。粉腮一片惨白，眸中泪水晶莹。

宇文烈激颤地道：“凤妹，我没有事！”

“谢天谢地！”

“谷中情况不知……”

“所有入谷敌人，已全部就歼！”

蓦地，一条人影，踉跄奔至，“砰！”然一声，仆地不起。

姜瑶凤栗呼一声道：“是姥姥！”

那人影，赫然正是冷罗刹。

宇文烈与不由惊叫出声，与姜瑶凤几乎同一时间奔近前去。

姜瑶凤俯下身去，连呼：“姥姥！姥姥！”

冷罗刹眼神涣散，嘴一张，喷出一口紫血，口中断续地道：“杨……丽卿，原来她就是……”头一偏，死了。杨丽卿究竟是谁，她没有说出来。

宇文烈只觉天旋地转周身的血液，似乎在刹那之间凝结住了。想不到冷罗刹又毁在杨丽卿之手。

冷罗刹出山，本是要替丈夫戚嵩索仇，竟然反毁在仇家之手。

宇文烈双拳向空一挥，咬牙道：“我非杀这蛇蝎女人不可！”

姜瑶凤手抚冷罗刹的尸体，泪珠滚滚而落，冷罗刹是她母亲的乳娘，秘宫相处，看着她出生，长大，成人，这一分感情是珍贵而深厚的。

两名宫妆少女，也在一旁落泪。空气在刹那之间，变得十分况哀凄。

宇文烈沉思片刻，黯然道：“凤妹，我会替姥姥和戚公公报仇！”

姜瑶凤眼婆婆地一颌首，道：“烈哥，是的，你代姥姥报仇，和我亲自动手一样！”

“凤妹，我……”

“怎么样？”“我想现在就动身，请代向母亲告罪！”

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涌上了心头，他有一种犯罪的感觉，他对她感到万分的内疚，针而却又不也面对现实，他这一走，似乎是在逃避，自卑感的作祟，使他不敢履行夫妻的义务。观念上，他已承认对方是妻子，行为上，他觉得两者之间有一条不易跨越的鸿沟。

爱是相对的，可是对方的美与贤淑，更显得他的薄幸与丑恶。

姜瑶凤幽幽地道：“你现在就走？”

宇文烈神情一黯，道：“是的，我怕赶不上‘万流归宗大会’！”

“烈哥，我……”

“什么？”

“唉！没有什么，你去吧！”

“凤妹，我……对你实在是愧疚于心……”

“烈哥，不要说这种话，愿你珍重！”

“你也珍重！”

“我会的！”

宇文烈凝视着泪痕斑斑，满带幽凄的妻子，他不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受，更不敢想象交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更不知如何安排自己。终于，他收回目光，缓缓转身离去。姜瑶凤痴痴地望着他渐去渐远的身影，芳心不知是幽，是怨，还是感伤。

宇文烈茫然地移动着脚步，他知道身后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但他没有勇气回顾，他记得在走出“禁宫”之时，他吻了她，发自内心地说爱，可是又不敢真正去爱。因为自己已被毁了容，终生难以见人，他觉得在容貌被毁，对方显露真面目之后说爱她，似乎心了些。

走了一程，速度逐渐加快，暮色苍茫中，出了山区。正行之间，只见一大一小两条人影迎面奔来。转眼之间，已到了身前，宇文烈目光如电，一眼就看出来的是自称“诛心人”的青衣蒙面客和空空祖师。

五虎岭朝阳观彩轿画航夫妇惨死的一幕，立现心头，不由脱口道：“站住！”

青衣蒙面容与空空祖师陡地刹住身形。

空空祖师一瞪眼道：“朋友何方高人？”

宇文烈以内功把声音改变成既嘶且哑地道：“啖鬼客！”青衣蒙面客“哦！”了一声道：“朋友就是专一与死城作对的啖鬼客？”

“不错！”

“那真太巧了！”

宇文烈明知故问道：“阁下如何称呼？”

“诛心人！”

“这位想是空空祖师了？”

“老夫正是！”

“那巧极了！”

“什么，巧极了？”

“是的，在下正要找阁下！”

“找老夫，有何见教？”

“阁下曾否记得有一位戴人皮面具的诛心人？”青衣蒙面客立刻接口道：“朋友也认识那诛心人？”宇文烈对眼前这诛心人，感到神秘莫测，同样名号，同样不以真面目示人，对自己采取同样行动，却又自秘来路，闻言之下，有心试探对方，故意道：“岂止认识，关系十分密切！”“哦！……朋友可知道他是如何死的？”

“被一个狠心的女人误当作白世奇，活活迫死！”青衣蒙面客似触电般的一震，身形晃了两晃。

宇文烈紧迫着问道：“阁下知道那女人是谁？”青衣蒙面客怔了怔，道：“对不起，无可奉告！”空空祖师接进话头道：“朋友方才说要找老夫？”宇文烈声音一冷，道：“不错，阁下记得有一次彩轿画航夫妇，以一本武功秘录作为代价，要向五湖游商交换仇家白世奇的下落……”

“嗯，有这回事！”

“在交易的当时，那本鬼王御魔录突然被人劫走！”“嗯！”

“而那人就是阁下？”

“老夫承认！”

“秘录呢？”

“朋友追问这本秘录的目的何在？”

“代物主查询！”

“秘录已物归原主。”

“轿舫夫妇？”

“当然！”

“恐怕不是吧？”空空祖师老脸一变道：“老夫向来言重如山，朋友既受物主之托，何不找物主问问？”

宇文烈冷冷一哼道：“阁下不敢承认？”

空空祖师老脸又是一变，愤然道：“要老夫承认什么？”“惨杀轿舫夫妇，吞没秘录！”

“你……这话从何说起？”

“轿舫夫妇是在下亲手掩埋！”

“什么，他夫妇遇害？”

“阁下装得倒真像。”

空空祖师退了一个大步，怒声道：“朋友把话说清楚些！”宇文烈目中煞光一现而隐，寒声道：“五虎岭朝阳观中，阁下的手段的确够狠！”

“什么，轿舫夫妇被毁在朝阳观中？”

“阁下准备否认？”

空空祖师栗声道：“老夫完全不知情。”

“这就是阁下的交代？”

“朋友别迫人太甚，你要老夫如何交代？”

“血债血偿！”

“朋友要讲打？”

“打，你不配，要你的命！”

“哈哈哈哈哈，老夫一生在江湖打滚，还没有人奢言要老夫的命！”

“在今日以前，可能如此！”

“好，朋友出手吧！”

空气在刹那之间，骤现一片杀机。青衣蒙面客冷冷地道：“朋友莫非别有用心？”“什么意思？”

“无中生有……”

宇文烈打断了对方便话头道：“阁下当然也有一份！”“本人？”

“不错！”

“朋友可考虑到信口胡言的后果？”

“在下想过了！”

“好极！”随着话声，呼的一掌向宇文烈当胸劈去，出手之奇，势道之猛，令人咋舌。

宇文烈举掌封去，掌至中途，倏地想到不该与这可能与自己有渊源的另一个诛心人动手，心念动处，硬生生撤回掌势。出掌，收掌，不过电光石火之间的事。

“砰！”青衣蒙面人一掌结结实实地劈正了宇文烈前胸。闷哼声中，青衣蒙面人但觉这一掌如击在钢板之上，骨痛如折，噤噤连退了四五个大步，方才拿桩站稳。宇文烈如一尊紫色石像，分毫未动。

空空祖师老脸大变，忍不住大惊呼出声，青衣蒙面客这一掌，武林中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硬接得下，而啖鬼客身形纹风未动，青衣蒙面容反被震伤，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怪事。这种功力，近百年来连听都没听说过。

宇文烈蓦地回身，面对空空祖师，冷森森地道：“阁下，认命了吧！”

空空祖师下意识地退了两步，老脸起了一阵抽搐，厉声道：“老夫死不足惜，但朋友以这种口毁人，老夫死不瞑目。”青衣蒙面客身形向前一欠，道：“朋友可否把事实经过说详细些？”

宇文烈冷眼一扫对方，道：“可以，在下听说阁下两位停身朝阳观，意欲对死城在最近举行的‘万流归宗大会’筹谋对策……”

“有这回事！”

“在下赶到之时，轿舫夫妇惨死殿中，地上遗落了一张秘录封面……”

空空祖师目光一亮，大声道：“封面，你说封面？”“不错！”

“哦！”以后呢？”

“在下埋葬了两夫妇，离观之时，适逢死城派人搜观，对象是你们两位，结果入观搜索的人，悉数横死，死状与轿舫夫妇一样。”

空空祖师皱眉苦思了一会，沉声道：“我与这位诛心人老弟寄身朝阳观，为了避免无谓的冲突，打算暂时避开，适逢轿舫夫妇前来索讨鬼王御魔录，老夫当日取走秘录的目的，是不愤落入五湖游商那等人的手中，所以毫不考虑地物归原主。之后，便与这位老弟匆匆离开，想不到……”

宇文烈大感惶惑，空空祖师曾经取走过自己的“禁宫之钥”，事后自动送回，看来他的话可信，但杀害轿舫夫妇的凶手是谁呢？伤了两名死亡使者的又是谁呢？如果说同是一人，为什么自己在观中埋葬轿舫夫妇之时，不向自己下手？这的确使人难揣难测。

青衣蒙面客道：“死者情状是什么样子？”“破腹开膛？”

“不错！”

“嗯！以这种方式杀人的……啊！莫非是他！”空空祖师迫不及待地道：“是谁？”

“尸魔！”

空空祖师面现骇极这之色，随又一摇头道：“不可能，尸魔据传言已于五十年前被黄金城主所杀……”“传言未可尽。”

“但十年来，尸魔的确不曾在江湖中了现过。”“可是还有谁以这种残忍的手法杀人呢？”

“这……”

青衣蒙面管转向宇文烈，语音凝重地道：“朋友，这桩公案可否将来查明再说？”

“这……”

“本人与空空老兄，定对此事有所交代！”

“好，一句话，在下敬候回音。”

空空祖师目注宇文烈，激动地道：“朋友，你说捡到了‘鬼王御魔录’封面？”

“是的！”

“这是人算不如天算！”

“为什么？”

“那封面是特制的夹层，真正的秘笈在其中，那些另外的册页仅是陪衬而已。”

宇文烈不由心中一震，讶然道：“有这样的事？”蓦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道：“妙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三人同感一震，尤其宇文烈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处在禁宫之内，练成了玄元经所载的武功，又得绝灭丸的妙用，平添了百年功力，总计功力当在二百年以上，竟然不有发觉被人欺近，来人的身手，岂非已到了通玄之境？

第二十一章 银衣人

空空祖师正说到鬼王御魔录真正秘本是封面夹层之中，蓦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冷声音道：“妙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三人同感一震，更惊的是宇文烈，以他的功力，竟未发现有人欺近，来人身手就未免太骇人了。

时已入夜，上弦月斜挂西天，照得大地一片空蒙。在那声音之后，却不见有人现踪。宇文烈忍不住道：“阁下何方高人，何不现身一见？”

那阴冷的声音又起：“识相的把鬼王御魔录封面留下，立即离开，老夫今天高了兴，不想杀人！”

这下三人都听清楚了，声音来自五十丈外的林中，看来对方已经练成了“偃音传语”的绝顶功力。

宇文烈心念电似一转，难道这发话的人便是杀害轿舫夫妇的凶手，否则他怎会说“踏破铁鞋无觅处”那句话，以对方所表现的功力而论，的确大有可能。

可是有一点令人不解，鬼王御魔录既能引起这种绝顶高手垂涎，可以想见所载武功的玄妙高深，而彩轿与画舫是这部秘录的主人，何以不练成盖代身手呢？这实在令人想不透。空空祖师已凝声向发话的方向道：“朋友好大的口气，何妨现身一见？”

那声音道：“老夫现身你们就没命了！”

宇文烈重重一哼，接口道：“朋友，在下不信这个邪，也许是你把命留下！”

“！”那笑声之怪，使人听了满心的不舒服，不但刺耳，而且难听得无法形容。

宇文烈又道：“朋友，如果要在下奉请，你可是真的没有命了。”

“好小辈，你有几条命？”

“与阁下一样！”

“看来老夫不想杀人是做不到了……”

“杀人者死，朋友别图口舌之快！”

“好哇！”一条灰影，从林中冲天而起，只那么眨眼工夫，便已到了身前，的确是快逾电闪。空空祖师一向以轻功见称于武林，看到来人的身法，也不由为之面大变。

现身的，赫然是一个面目狰狞，身高九尺的灰袍老者，两道凶焰熠熠的目芒，逐一扫过三人，除了宇文烈之外，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客均被看得心头一震。

空气似乎在刹那之间冻结了，谁也不开口说话。灰袍老者目光再度一扫三人，阴阴地道：“方才是谁口出不逊？”

宇文烈以更冷的声音回敬道：“区区在下！”

“不用说东西在你身上？”“不错！”

“东西交出来，然后领死！”

“阁下说话倒是不费力气，轻松之极！”

“你知道老夫是谁？”

“对不起，眼拙得很。”

灰袍老者袍袖一抖，手中多了一物，赫然是一顶破旧的九梁道冠。

空空祖师陡地退了一个大步，栗声道：“阁下是昔年两邪一正之中的……”的什么，他没有说出来，但从那道冠标志，不难知道他是谁。

灰袍老者嘿的一声冷笑道：“小老儿，既能看得出老夫来历，赏你一个全尸，你自了吧！”口气之大，语气之断然，令人不寒而栗。空空祖师老脸骤变，连退三四步。

宇文烈心头也是一震。鬼婆、孽道、不死仙合称两邪一正，成名在一甲子之前，想不到全在人世，而且都先后与他发生了纠葛，当下脱口道：“阁下是孽道？”

“不错，杀孽如山，道冠为记，小子，你还不交出来。”“凭什么要交给阁下？”

“凭老夫的名头！”

“哈哈，这名头今天可能要取消了！”

“武林中敢于对老夫如此说话的，数你是第一人。小子，你若非有过人能耐，便是个疯子，老夫值得为你破例，能接老夫三掌不死，你就算活定了。”

宇文烈冷嗤了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五虎岭朝阳观惨杀一对中年夫妇的可是各阁下？”“不错，先后脚之差，让你活到今天……”

“这笔帐阁下如何交代？”

“哈哈哈哈哈，老夫生平杀人如草，从来不记帐，也没有人敢收帐……”

“今天是例外！”

“你想收帐？”

“一点不错！”

“一句话，该死的仍然不能活！”活字余音未了，一只巨灵之爪，已抓向宇文烈胸腹之处，诡异迅辣，世无其匹。这一抓，根本没有留给人闪避封挡的余地。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容不由自主地“哦！”出声。宇文烈心头微凛，心念未转，指已临身。

“呀！”孽道惊叫一声，暴退三步，须发根根倒立而起。他这一抓，宛如抓在一块钢板之上，五指如折。

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容几乎不敢相信这事实，这自称啖鬼客的紫衣蒙面人能承受武林中百年仅见的巨孽之一的孽道一抓而无损，这简直近乎神话。

孽道面孔紫胀台茄，栗声道：“你……到底是谁？”“啖鬼客！”

“莫非你已练成了鬼御魔录所载玄功……”

“废话，在下还不屑于取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你……”

“在下替那对中年夫妇收帐，接掌！”喝话声中一掌推了出去。这一掌，无声无息，不见任何劲道……

孽道沉哼一声，呼地劈出一道撼山劲气，威势令人咋舌。

宇文烈那看似无力的一掌，甫一接触对方劲气，立起反应。

“轰！”然一声巨响，四周落木萧萧，劲气残波，卷得空空祖师和青衣蒙面容两人立脚不牢，踉跄退到八尺之外。

孽道双脚陷入土中，直达膝盖，面如血，须以蓬飞。

宇文烈在原地兀立如山，一窒之后，第三掌又告推出。孽道晃身侧闪丈外。

宇文烈中途撤掌，改为横扫。孽道怪笑一声，身形嗤地划半个圆弧，反击三掌，每掌均有开碑裂石之威。宇文烈已练成了金刚不坏神功，对掌指根本无所顾虑，欺身直逼，呼呼连攻五掌。就在宇文烈五掌攻出之际，孽道闷

哼一声，弹退丈外，显然已受了伤。

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容连眼都看直了。这种功力，的确是以骇人听闻。

孽道双目暴张，鼻息咻咻地狂声叫道：“小子，你莫非是天山那老不死的门下？”

天山老不死指的是谁，宇文烈茫然不知。

空空祖师白眉一轩，青衣蒙面容两道电炬也似的目芒射向了宇文烈，似乎孽道的话使他俩惊奇，也许……

青衣蒙面客一弹身逼近宇文烈身前，激动地道：“朋友是天山神秘老人门下？”

宇文烈一摇头道：“不是！”

青衣蒙面客目光略见沮丧，无言地退了开会。空空祖师也是满面失望之色。宇文烈心中大奇，难道他们对什么天山神秘老人有所期待，还是……

心念未已，只见一条白影，冉冉而至，轻灵妙曼地飘落场中孽道身后，来的赫然是一个白衣少年，俊美秀逸，在星月光映之下，更显得潇洒出尘。

孽道移身转面，冷喝道：“谁？”

白衣美少年目如寒星，冷冷地一扫众人之后，注定了孽道道：“邱光祖，论年纪，你已将近百，论辈份，武林中恐怕已没有高过你的了，想不到你竟然自食其言！”

这少年竟能一口道出孽道的来历，使空空祖师等震惊莫名，看起来，他至多不超过二十岁，而孽道成名在一甲子之前，兼之已数十年不见江湖。

孽道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栗声道：“娃儿，你是谁？”

白衣美少年气定神闲地道：“别问我是谁，只阁下自己是否仍记得六十年前黄河渡口的诺言。”

孽道登时目暴凶光，厉声道：“小子，你是天山老不死的门下？”

白衣美少年俊面一沉，道：“阁下放客气些！”

“他……老不死还在人世？”

“哈哈！邱光祖，亏你问得出口？”

“哼，老夫此次出山，就是要一洗黄河渡口之辱！”

空空祖师神情显得相当激动，青衣蒙面客目光之中也是一片异样表情。宇文烈对所谓天山神秘老人一无所知，但在直觉里，他除了好奇之外，对这白衣美少年产生一种难言的厌恶之感，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白衣美少年面色一沉，道：“邱光祖，你是准备撕毁诺言，重新为祸武林了？”

孽道一声怪笑道：“小兔崽子，老夫先劈了你再上天山找老狗算帐！”

“邱光祖，你这叫老而无耻！”

“住口”

“还有你那伙伴呢？想来也是……”

“不错，孽道、鬼婆，将联手索债！”

宇文烈心头大震！孽道、鬼婆匿迹数十年，想来必与这少年的师父神秘老人有关，而自己当初在南昌城外乱葬岗墓穴之中，曾以“修罗神功”助鬼婆疗伤，这行为莫非是助长魔焰。单只鬼婆师徒少林寻仇一节，就几乎使少林寺罹血洗之祸，双邪联手，武林更无宁日了。由此他连带想起黑衣少女邱雯，他曾在他的香闺中调息运动，她也曾若有若无地暗示心曲，她的本性不

恶，他为她错投鬼婆之门而惋惜。

他也想到了第一个邂逅的女子曹月英，为了报仇，不惜投在巨魔吸血狂人座下，几乎毁了一生。邱雯、曹月英，这两上女子的处境完全一样。

心念未已，只听白衣美少年哈哈一阵朗笑道：“邱祖光，你永远不能上天山了！”

孽道一愕道：“为什么？”

白衣美少年面上浮起一片杀机，沉声道：“因为我要执行家师之命，杀你！”

“嘿嘿嘿嘿，你也配，拿命来！”喝话声中，欺身似电，一把抓向白衣少年当胸。

白衣少年似已知道对方武功路数，几乎是同一时间弹了开去，两者这间，间不容发，令人动魄惊心。双方展开奇招绝式，顿时打得难分难解。只打得天昏地暗，星月无光。

以空空祖师和青衣蒙面客这等身手，到后来竟然分辨不出双方攻拒的招式，可见这白衣少年的身手，已是武林罕见的人物。十招！二十招！三十招！白衣少年渐落下风。五十招之后，白衣少年已是险象环生。

孽道出手尽是狠毒，每一着都足以制对方死命。

空空祖师老脸肌肉始终紧紧的抽着，此刻额上竟现出了汗珠。青衣蒙面客虽然青巾覆面，别人无法看出他脸上的表情，但目光中也是一片激动紧张的神色。

上弦月沉入山峦之后，大地一片晦暗，但在场的都是一代高手，视物不分白昼。

宇文烈在心中捕捉一个意念，为什么这素未谋面的白衣少年，会使他产生厌恶之感！这的确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

白衣少年在孽道狂迫之下，已到了生死决于俄顷地步。

宇文烈事机一触，他想起来了，这白衣少年的面貌，有几分象沈虚白。沈虚白一表人才，内怀奸诈，宇文烈恨之入骨，所以，他下意识地对这白衣少年产生厌恶这感。思想一贯通，这种下意识的感觉似乎被冲淡了些……

青衣蒙面客靠近宇文烈，惶急地道：“朋友，只有你能救他！”

“谁？”

“神秘老人的高徒！”

“在下为什么要救他？”

“请看在中原武林的命运上，出手阻止这惨剧上演。”

宇文烈心中一动，对所谓中原武林命运几个字的含意，仍然不甚了了。

一声暴喝过处，白衣少年口血飞溅，栽了下去，旋即被孽道抓在手中。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客双双惊呼一声，同时出手攻向孽道。

“砰！”然一声巨震，劲气卷涌如涛，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客被一掌震得踉跄而退。以他俩的功力，要想救白衣少年，根本是办不到的事。

“中原武林的命运”几个字，再一次在宇文烈脑中回响。同时，他因了彩轿画舫夫妇惨死的公案，误会了两人，心中很感歉疚，念头一转之下，向前欺近数步，冷冷地道：“把他放下！”

孽道凶睛一瞪道：“你对谁说话？”

“对你！”

“你认为办得到吗？”

“非办到不可！”

“嘿嘿嘿嘿，小子，你想错了！”

左掌一竖，朝白衣少年当头拍落……这一掌拍实，白衣少年势非头碎额裂不可。

宇文烈暴喝一声：“你敢！”

这一声，鼓足丹田内力而发，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客倒不觉得怎样。孽道但觉耳膜欲裂，心神皆悸，不期然地放下了手掌。

宇文烈再次道：“姓邱的，你敢动他一毫一发，我把你生撕活剥！”语含无比杀机，令人不寒而栗。孽道眼珠一转，道：“你要他活不难，只须答应老夫一个条件！”

“冬件？”

“不错！”

“你说说看？”

“以鬼王御魔录的封面交换！”

“办不到！”

“如此后会有期！”一提白少年，弹身和树林方向奔去。宇文烈一咬牙，厉声喝道：“站住！”

孽道邱畿祖一刹身形，道：“你答应了？”

白衣少年突地嘶声道：“阁下不可！”

孽道伸指一戳，白少年嗒然垂首，晕了过去。

空空祖师激颤地道：“啖鬼客，这条件不能答应。”宇文烈冷冷地道：“让他死？”

“这……”青衣蒙面客吁了一口大气道：“救人要紧。”宇文烈略一踌躇之后，毅然道：“把人放下，给你！”孽道邱光祖得意至极地一细桀桀怪笑道：“小子，老夫得先验明东西的真假！”

宇文烈不由气结，愤然道：“姓邱的，你以为别人都与你一般行径？”

“小子，废话少说，老夫不相信任何人！”

“哼，把人放下，后退五步！”

孽道果然依言把白少年放落地面，后退五步。宇文烈距离白衣少年躺卧位置约在两丈之间，他估量如果孽道食言的话，他有把握截住对方，而孽道的心思却是万一东西有假，他有时间出手毁去白衣少年。

宇文烈取了鬼王御魔录的封面，一抖手掷了过去。

孽道接在手中，撕开夹层，内面是数页薄绢，略一省视之后，扬声道：“小子，东西不错，愿不久再见！”声落，猝然一掌挥向白衣少年。

宇文烈目眦欲裂，厉叫一声：“你敢！”

白衣少年被震得凌空飞起，宇文烈本是弹身截阻对方，白衣少年的躯体却对他迎面飞来，只好伸手接住。只这眨眼工夫，孽道已消逝在沉沉夜幕之中。

空空祖师与青衣蒙客这才惊呼出了声，双双向宇文烈身前奔来。白衣少年在如金纸，口血不断溢出。

宇文烈相了相地形，举步向路旁一声光靛靛的巨石走去，把白衣少年轻轻放落，伸指先替他解了穴道。少年睁开双目，苍白的脸上浮起一抹惨然的苦笑，双手撑石，想挣起身来，才起来一半，张口喷出一股鲜血，又倒了回去。宇文烈看得心头一紧。

空空祖师手持两粒豆大的药丸，塞入少年口中，道：“这是老偷儿历代祖师所传验方，功能起死回生！”

白衣少年似十分急躁，强提着气道：“请二位暂到一旁憩息，在下要疗……”话未说完，又告昏了过去。

宇文烈心中大感愧疚，如果他早一刻出手相助，孽道不会遁走，鬼王御魔录不会失去，白衣少年也不致受这么重的伤。当下向空空祖师两人道：“请二位权充护法，在下替这位朋友疗伤。”

空空祖师喜形于色，道了声：“偏劳！”与青衣蒙面客双双退了开去，一个奔向不远处的林缘，另一个折回官道旁。

宇文烈这时方始注意开这位天山门下，肌肤赛雪，细腻如脂，面庞秀逸得近乎女儿态，暗忖，如果对方是个女子，必定是一个绝代佳人。

首先，他须探查对方的伤势，查看经穴受损程度。白衫前襟，已被鲜血染满，宇文烈不由暗自皱眉。

他解开了他的外罩，再解里衣。解了一层，又是一层，心中不由失笑，想来天山奇寒，所以衣服穿得这么多，但像他这等功力，应该不畏寒暑才是。

第四层，是一袭粉红紧身。宇文烈心中一动，迟疑着不敢下手。最后，在救伤要紧的心情下，伸手解开了的扭扣，只觉眼前一亮，一对尖挺的玉峰，弹了出来。

“呀！”宇文烈惊呼了半声，又机警地止住。他做梦了估不到这位神秘老人门下，会是个女子。

刹那之间，全身如触电似的一震，一颗心狂跳起来，似乎要夺喉而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尴尬的场面，弄得手足无措，冷汗涔涔。他想逃开，但后果将无法收拾。他感到头晕目眩，四肢发麻。他慌乱地把对方衣服掩下，手指颤抖得无法扣好扭扣，他已没有勇气探查对方的伤势了。幸而，对方仍在昏迷之中，否则这场面将更加尴尬。

心念几转之后，自我宽解道：“我又不是存心轻薄，动机是为了疗伤，她又不曾表明她是女儿身，武林儿女，应该不拘这些小节。”

于是，他强捺激荡的心情，伸指连对方数处大穴，然后把她娇躯侧转，一手附于命门，另一只按在天穴，隔衣传功，替她疗伤。

宇文烈身具二百年以上功力，三种绝世神功集于一身，助人疗伤，不但收效极速，而且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前后仅半个时辰，白衣少年经穴业已畅通。宇文烈收回了手掌。

白少年翻身坐了起来，定了一神，才激动地道：“多谢朋友援手疗伤……”话声中途顿住，玉面登时绯红起来，她发觉身上衣衫竟是虚掩着的。

“啪！”一记耳光，沉重地落在宇文烈的面颊上。宇文烈只觉一阵火辣辣的，双眼冒出了金花。这可应子一句俗语：“好心遭雷打！”

宇文烈一飘下了巨石，怒声道：“你……这算什么？”白衣少年也下了巨石，看样子羞急得似要哭了出来，咬牙道：“你欺负人！”

宇文烈倒吸了一口凉气，道：“在下……欺负了你？”“你难道还不承认？”

“在下出手相助难道错了？”

“你不该……”

泪水在她眶里滚动，不该什么，她说不下去。

宇文烈暗念对方是个女子，碰到这种情况，当然免不了激动，当下气也

平了些，冷冷地道：“姑娘，你冷静些……”“什么姑娘不姑娘，你敢泄露我的身份，我就杀你。”宇文烈报以一声苦笑，道：“兄台，如人落在孽道手中，又当如何？”

“我愿死不愿受辱！”“你！”

两条人影，疾奔而来。

白衣少年狠狠瞪了宇文烈一眼，道：“什么也许提，这笔帐以后再算！”

宇文烈啼笑皆非，暗忖，孔老夫子说得不错，天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难道女子天生就是不讲理的？当下吁了一口气道：“那在下告辞！”

白衣少年压低嗓音道：“你还不能走！”

人影到了跟前，原来是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客。空空祖师目光一瞟白衣少年道：“少侠复原了？”“不敢当这称呼，在下东方瑛！”

“哦！令师辈份极崇，老偷儿称你一声老弟吧……”“那在下岂非托大了？”

“不，理该如此，东方老弟此来是……”

“奉师命！”

“令师呢？”

“他……老人家业已辞世了！”

“哦！”

空空祖师与青衣蒙面客同时惊哦了一声，颓然有如所丧。青衣蒙面客长长一叹道：“这真是天意了，神秘老人前辈这一归天，中原武林恐怕劫数难挽了！”

东方瑛眉头一蹙道：“先师临终之时，交代了在下两件事，第一，就是六十年前，黄河渡口十招降伏了两邪孽道与鬼婆，两邪指天为誓，永不再出江湖为恶，要在下注意两邪动静，现在孽道既已毁誓现身，看来武林又多事了，只恨在下学艺不精

“老弟过谦了，当今武林，能挡孽道五十招以上的，可说少之又少。”

“但在下险些丧命，若非这位……”说着，目光一扫宇文烈，目光中恨意仍浓，第三者当然无法体味，只有宇文烈心中明白，冷声道：“小事不足挂齿。”

东方瑛又道：“先师昔年入中原，受到隆重礼遇，曾说过要替中原武林做一件事，是以在下接到两位传书之后，立即启程前来，为的是完成先师未竟的诺言！”

空空祖师一拱手道：“老弟高义，小老儿谨代表中原同道致谢！”

东方瑛沮丧地道：“可惜在下此来有点近于不自量力！”

“不，老弟身手，小老儿等望尘莫及，应付死城召集的‘万流归宗大会’还要仰仗大力！”

宇文烈总算明白了事情的始末，东方瑛虽属女儿身，但能有志代师父实践一句随口所说的诺言，间关而来，把武道的精神表一无遗，实在可佩，空空祖师两人到此，却原来是迎接神秘老人。

欧阳治传讯各门派照常赴会，乃师另有对策，这对策竟然是把希望寄托在神秘老人身上，未免太天真也太冒险了。

东方瑛一指宇文烈道：“有这位仁兄在，足可应付有余了！”

青衣蒙面客立即以一种迫切期待的目光。瞄向宇文烈道：“朋友是否听说万流归宗大会件事？”

“听说过！“朋友肯否愿替武林挽回劫运？”

“在下必然参加的！”

“那本人在此行谢了。”

“彼此！彼此！谁也不用谢谁！”

“会期只剩下短短七天了！”

“在下知道！”

“如此，屈朋友与我们同路，先商对策……”

宇文烈因为不愿意真面目被揭穿，同时也不愿与东方瑛同路，以免无谓地纠葛，闻言之下，毫不犹豫地地道：“在下尚有事待办，只好有违尊命了，准时到会就是！”

东方瑛也道：“在下也有事待理，暂时别过，届期会场上见！”

青衣蒙面客与空空祖师互望了一眼，空空祖师无可奈何地道：“事关武林劫运，小老儿谨请两位不要误时！”“当然！”宇文烈与东方瑛几乎是同时出口回答，宇文烈宇文烈首先一抱拳道：“失礼，在下先行一步！”说完，弹身朝官道疾驰而去。

东方瑛面上掠过一丝惊异的表情，也跟着朝同一方向奔去。

且说宇文烈一路疾奔。脑海中总是回映着那尴尬的一幕。似乎东方瑛那对尖挺的乳峰，仍在眼前晃动，挥之不去，这使得他有些心神不属。

女子守身如玉，男女授受不相亲，即使武林儿女不拘世俗小节，但被视为隐秘的地方，暴露在陌生人之前，可说是件很严重的事。无妄之灾！他想，除此别无解释。

夜尽天明！宇文烈在道旁小店打了尖，继续赶路。旭日高照，晨风拂面，他觉得心头松弛了些。

于是，他的思念移到死城，移到即将开始的万流归宗大会，新仇旧恨，齐集心头，同时也加上了武道无可推卸的责任——除魔卫道。

他不知道自己目前的功力，是否可以一斗死城令主，但，他有一个坚决的意念，不计生死，周旋到底。

正行之间，一道疾风掠身而过宇文烈不期然地刹势注目，一颗心陡往下沉。东方瑛满面怒容，横阻道中。“啖鬼客仁兄，我们借一步说话！”

宇文烈无可奈何地道：“兄台何故苦苦相逼，在下自问动机不错，存心正大……”

“道上来往人多，我们到前面林中再谈！”

“有什么好谈的？”

“当然有，难道你不敢？”

“笑话，请！”人如两道轻烟，眨眼没入林中。到了林中，宇文烈冷峻地道：“姑娘有话请说，在下洗耳恭听！”东方瑛秀眉一挑，寒声道：“阁下到底是谁？”“在下啖鬼客！”

“何不揭下面巾？”

“这一点歉难照办！”

东方瑛面色一惨，目暴寒光，凄厉地道：“朋友，我自知功力差你很远，但我愿拼斗至死，希望你成全！”宇文烈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颤，道：“姑娘这是何苦？”“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如果在下不愿出手呢？”

“那我就杀了你然后自杀！”

“事情真有这么严重？”

“哼，你这伪君子！”

宇文烈被伪君了三个字激起了怒火，冷极地一哼道：“姑娘说话放尊重些。”

东方瑛不屑地一撇嘴，目中杀机隐隐，咬牙道：“这已算是客气了，否则我叫你狗！”

宇文烈怒气横生，栗声道：“莫非你要逼我杀你？”“随你怎么解释，你心里明白！”

“明白什么？”

“你是伪君子！”

“姑娘最好给在下一个满意的解释，否则……”“否则怎样？”

“在下一样会杀人！”

“我不在乎，听着，你从我现身到现在，口音改变了三次之多，我听得出来，你那暗哑低沉的语调是装出来的，不假吧！”

宇文烈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顿时无词以对，自己一时大意，竟在话音中露了破绽，这女子的心细如发，竟然到了这一点。

东方瑛冰冷地一笑，道：“现在请阁下除下面巾！”“办不到！”

“我东方瑛清白之躯，已被你摸完看遍，若不看看你的真面目，死不甘心！”声音凄厉得令人心悸。

宇文烈心中一阵绞痛，他怎么能够向对方现露被毁的容貌？然而，又不忍心峻拒对方，更重要的是如何消除对方这偏激的想法。

东方瑛面上倏涌杀机，其中带着三分悲愤又响在耳边：“你揭是不揭？”

宇文烈长叹一声道：“姑娘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废话！”

“姑娘一定要看？”

“不错！”

宇文烈怦然道：“如此请看！”一伸手，蒙面紫巾应手而落。

“呀！”东方瑛惊叫一声，连退数步，面上的表情，一变再变，她惑于宇文烈的绝世风标，但更震惊于他额上那可怕的烙痕，这烙痕把脸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现象，美与丑并存，极惹眼，也极不调和。

宇文烈第一次把这副容貌展露在第三者之前，内心的痛苦简直无法形容。面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颤声道：“姑娘满意了？”

东方瑛口吃地道，“你……为了这而蒙面？”

“不错！”

“这……为什么会……”

“死城对囚犯的标记！”

东方瑛粉腮大变，栗声道：“你……做过死城的囚犯？”宇文烈紧咬着下唇，从鼻孔里哼出了声：“唔！”紫色丝巾再次遮上面庞，由这丝巾，他倏地想起那黑衣蒙面女——死城令主的女儿，她母亲毁他，她救他，这是件非常耐人寻味的怪事。

东方瑛黯然垂首，幽幽地道：“那你也不是什么啖鬼客！”“在下叫宇文烈！”

“哦，我听人说过，铁心修罗第二……”

“姑娘说对了，正是在下！”

东方瑛倏地一抬头，粉腮一片坚毅之色，沉凝十分地道：“宇文烈相公，我很感激你救命之恩，但女子守身如玉，对这一点希望你有所交代，并非我借词要挟，事实上一个女子不能与两个男人发生肌肤之亲！”

宇文烈苦笑一声道：“姑娘，那是疗伤。”

“是的，可是我没有其他路可走！”

“在下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

“你……结了婚了？”

“是的！”

东方瑛粉腮一变再变，狠狠地一跺脚道：“缘与孽根本没有多大的分别，我认命了！”

宇文烈一颗心顿时往下沉，对方的意思竟然要嫁给他，想不到一时动了侠义心肠，反而惹来这大的麻烦。不答应，无法了局，答应了，对姜瑶凤将作何交代？一时之间，不由怔在当场，做声不得。

东方瑛眼圈一红，凄怨欲绝地道：“宇文相公，我并不是低三下四的女子，这一点请你了解……”

宇文烈木然道：“在下决不敢有这种想法！”

“你恨我吗？”

“在下没有恨姑娘的理由。”

“那么你恨命运作这令人遗憾的安排？”

“这一点在下不否认！”

东方瑛点了点头，幽幽地道：“宇文相公，我没有什么苛求，此身已非君莫属，如果你有苦衷的话，可以不必答应，但，希望你给我一个名份……”

“名份？”

“是的，只要名份，浮生若梦，光阴弹指，此身既无可托，只求心有所寄！”这几句话，说得哀感悱恻，有心人能不为之掬同情之泪。

宇文烈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心头像笼上了一层阴霾。悔，恨、怜、爱、迷惘惶惑，在脑海里翻搅，浮沉，真是回肠百转，荡气千回。他想安慰她几句，又觉得无从安慰起。想解释，那也是多余。

既成的事实，是无法推翻的，悔恨只是自我虐待，何况对方的话，情在理中，她只要求名份，这等于自我牺牲，岂能完全抹煞对方的自尊。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梦，那他的梦未免太离奇曲折了。

东方瑛默注了宇文烈半晌，幽然一声长叹，脸色突地一变道：“宇文烈，我不是向你乞怜，你有的是时间考虑，现在不必回答我，但你记住，我东方瑛即使认命，也是有限度的，再见！”说完，白影一闪，穿林而去。

宇文烈如梦乍醒，脱口叫了一声：“东方姑娘！”林空寂寂，东方瑛已消逝无踪。

宇文烈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苦笑，转身正待……

数声暴喝，倏告传来，听声音在左侧不远。宇文烈心中一动，向发声处飘去。

林空之中，一个黑袍蒙面人，六个黑衣汉子，围着一个遍身血污的蒙面人。

被围的，赫然是自称诛心人的青衣蒙面客，全身血迹斑斑，一袭青衫几乎变成了红衫，身形摇摇欲倒。

宇文烈逼近现场，见状之下，心头大震，自己与诛心人、空空祖师两人

分手仅只半天，怎的诛心人会被死城的人掇上？照理，以秘探总监的功力而论，不可能使诛心人伤成这样。

诛心人重伤被迫杀，空空祖师是否也遭逢了同样命运？

秘探总监阴森森地道：“朋友，认命了吧，谁要你公然与死城为敌！”

诛心人惨厉地道：“无情剑客，为虎作伥，本人替你不齿

无情剑客四个字，犹如晴天霹雳，震得宇文烈心神皆颤。他第一次出江湖，就是奉师父铁心修罗之命，赴天台山隐仙谷，拜访无情剑客，希望对方能在功力上给他助力。之后，由那被白小玲的母亲迫死的诛心人相告，无情剑客被囚死城。他曾誓言，要设法救出师父至友无情剑客。他被囚死城的待决牢时，也曾向沈虚白的父亲沈之岳探听对方的下落，但得不到线索。

他做梦也估不到无情剑客会做了死城的秘探总监，专事迫害武林同道，助纣为虐。

秘探总监被诛心人揭破来历，似乎相当震惊，下意识地一退身，厉喝道：“朋友到底是谁？”

“诛心人！”

“何以知道本人来历？”

“嘿嘿，这一点你不必问了！”

“诛心人，揭下你的面巾！”

“办不到！”

“哈哈，你还想反抗不成……”

“无情剑客，有一天你会噬脐莫及的！”

秘探总监向五个黑衣汉子一挥挥手道：“此人不简单，留活口，抓下！”

两名黑衣汉子，一左一右，弹身扑了过去……

“哇！哇！”惨号声中，两名黑衣汉子倒栽而回，仆倒而亡。同一时间，诛心人身形晃了两晃，跌坐地面，显然他在施出最后杀手之后，业已力竭气枯。

另三个黑衣汉子惊呼了声，紧跟着扑出。

诛心人似已无能为力，坐以待毙。

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间，三个黑衣汉子，飞泻向三个不同方向，惨号摇曳划空。诛心人身前，多了一个紫衣蒙面人。秘探总监栗呼道：“啖鬼客！”

宇文烈充满煞光的目芒，透过蒙面巾的小孔，直射在秘探总监的身上，一个字一个字地道：“无情剑客，你死定了！”那声音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秘探总监下意识地退了三步，厉声道：“啖鬼客，敢与本城为敌者死！”

宇文烈不屑地冷哼了一声道：“死在目前，还大言不惭！”说着，回顾身后地下的青衣蒙面诛心人道：“阁下伤势如何？”“死不了！”

“不，他只是乘危追杀！”

“伤阁下的另有其人？”

“是的！”

“谁？”

“我会自己找对方算帐！”

宇文烈不由一怔，又转向秘探总监道：“无情剑客，你既是死城一分子，我只好杀你了！”

声落，脚步已缓缓前移。场面在刹那之间，紧张到了极限。

啖鬼客最近的作为，已震惊了武林，无情剑客心头大寒。距离从五丈缩

短到不及两丈。

“找死！”暴喝声中，无情剑客弹身出手，电光石火之间，疾攻五掌，这五掌玄奇诡辣，劲道之强，令人咋舌。“砰！砰！”连声，五掌全结结实实地落在宇文烈身上。宇文烈身形一窒。无情剑客却被无形暗劲，反震得踉跄后退，这种功力，的确已近乎神话。无情剑客亡魂皆冒，急转身形……

紫影一晃，宇文烈已鬼魅般地横拦身前，扬手虚空一抓。“呀！”惊呼声中，无情剑客的蒙面巾应势而落，露出一张死灰色的同字脸，灰白长髯，簌簌抖动，目中充满了骇极之色。

宇文烈语带浓厚的恐怖杀机，冷森森地道：“无情剑客，本人重述你刚才的话，认命了吧！”

无情剑客暴退三上，“涮！”的一声，寒芒耀眼，长剑已掣在手中。

宇文烈恍如未觉，挪身上步……

“嗤！”银虹暴闪，剑气撕空。

只这么电光石火地一闪动，银虹消失，宇文烈紫衫之上，现出了九个剑孔，每一剑孔，都在致命要穴的部位上，不差分毫。

一剑九创，这种剑术，的确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但，宇文烈有如一具石像，剑孔中不见流血，身形连晃都不曾晃一下。

无情剑客汗下如雨，长剑虚垂，颤栗地道：“难道……这就是金刚不坏神功……”

宇文烈一扬掌，推了出去。

“砰！”挟以一声惨叫，无情剑客连退四五步，张口射出一股血箭。

宇文烈身形一弹，到了无情剑客身前，举掌当胸按去……

无情剑客双目一闭。

就在掌锋触及对方胸衣，含劲将吐之际，宇文烈倏地收掌后退，冷冷地道：“看在你与铁心修罗相交一场的份上，饶你一次不死，请吧！”

无情剑客瞠目望着这紫衣蒙面人，老脸略见抽搐，他不明白对方何以知道他跟铁心修罗相交甚厚，更不明白为什么因铁心修罗之故而放过他。他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口唇掀动了数下，终于片言不发，弹身飞逝。

诛心人这时已站起身来。宇文烈转身扫了他一眼，诚挚地道：“在下可有效劳之处？”

诛心有颓丧地道：“本人在一个月这内，恐怕不能与人动手，万流归宗大会举行在即，完全仰仗大力回天了！”宇文烈激动地道：“这是在下应该做的事，毋劳多嘱！”“本人代中原武林向朋友先致谢意。”

“用不着，在下也是中原武林一分子，阁下伤势不轻，可否由在下助……”

“好意心领，倒是老偷儿……”

“他怎样？”

“生死未卜！”

“两位何处遇敌？”

“距此五里外的官道上。”

宇文烈急匆匆地道：“容在下前去查探一下！”声落，人已弹出十丈之外，瞬息而杳。

诛心人喃喃地自语道：“他到底是何来路，竟有这般不可思议的身手，看来中原武林的安危，全系在此人身上，唉！……一失足成千古恨，诛心人，

你早该死了的啊！”说完，蹒跚地向林深树密之处走去。

且说，宇文烈出林之后，沿官道疾驰，五里距离，转眼即到。官道上除了疏落的行人外，一无异状。

诛心人只说五里外的官道上，没有指明确切的地点，空空祖师到底是生是死，截杀他俩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就事论事，截杀他俩的当然是死城派出的高手无疑，他俩共谋，应付死城召开的万流归宗大会，可能事机不密而被截杀，不久前五虎岭朝阳观被围搜，足以说明死城对他俩已志在必得。

但以空空祖师惊世骇俗的轻功，应该能全身而退才是。心念之间，只见眼前现出一片凌乱脚印和斑斑剥剥的血迹，毫无疑问，这就是搏斗的现场。

宇文烈停下身形，仔细观察，发觉有一道似乎是人爬行的痕迹，伸向道旁林中，登时心中一动，循迹走去。五丈之外，便是疏落的枫林。身甫入林，突见一条人影匍伏地上。走近一看，忍不住惊呼出声，这人影，正是空空祖师，业已死去多时了。

死者是面孔朝地俯卧，口边一滩血水，业已凝固。从那脚边延伸的拖痕来看，死者是在重伤之后，爬行到了这林中的。

一股无边恨毒，直冲顶门，杀机在血利害中奔流。

一个武林正义之士倒下了，在这邪恶的逆流中，倒下的当然不止空空祖师一人，可悲的是绝大多数的人，丧失了武道的精神。

突地，空空祖师手边几个粗斜的字变，映入宇文烈的眼帘。

那完整的三个字，赫然是：“杨丽卿！”

宇文烈如触电似的一颤，又是杨丽卿。空空祖师显然是死在杨丽卿之手。

杨丽卿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就宇文烈所知，她残害追魂判古庸，活埋死城总管戚嵩，使冷罗刹重伤而死，现在，又毁了空空祖师。

她像幽灵似的出没无常。宇文烈面临一个困人的谜。

诛心人显然也是先伤杨丽卿之手，而后被死城秘探总监无情剑客追杀，那无情剑客是适逢其会乘人于危？还是杨丽卿也属死城一分子？

如果不是，那她为什么要杀害诛心人和空空祖师呢？

他再次把目光移向那字迹，杨丽卿三个字之下，是一横，空空祖师划字的手指，停留在一横的尽头。

下面的是什么呢？空空祖师似乎要继续写下去的，但力不从心，生命之火熄灭了，如果再多两三个字，也许可以借之推测出这个谜底，可惜，只写了那么一横。一横作起笔的字，多得不胜枚举，根本无从推断。

杨丽卿在三十多年前，是铁心修罗的爱人，铁心修罗遗命要宇文烈生寻人，死觅骨，无论如何要找到她，言中之意，当然是希望宇文烈代他补偿亏负了她什么，宇文烈不知道。但杨丽卿的作为，已到了使宇文烈非杀她不可的程度，这使宇文烈惶惑、痛苦。

他在空空祖师的遗体旁，痴立了近半个时辰，才动手把他掩埋，他用掌削切了一块青石，作为墓碑，运指大书：

武林师进空空祖师之墓

未不宇文烈敬立

诸事完毕，在坟前默哀了片刻，祝祷道：“老前辈，宇文烈当竭力完成您未竟之志，除魔卫道，誓灭死城！”

蓦地，一丝极微的响动，使他瞿然惊觉，冷喝一声道：“谁？”

“是我！”随着这一声回应，一条纤纤黑影，疾掠而来。她，赫然是宇文烈的救命恩人黑衣蒙面女。

宇文烈脱口道：“姑娘，是你！”

黑衣蒙面女娇笑一声道：“这话岂不是多余的。我，当然就是我，莫不成会变成你！”

宇文烈却没有心情领受这轻松的话意，久已在心中的一个团，亟待证实，当即沉声道：“姑娘，在下对你十分不解！”“为什么？”

“你竟然帮助一个敌人，北叛令堂！”

黑衣蒙面女陡地一震，栗声道：“你，说什么？”宇文烈淡淡地道：“在下已知道姑娘的身份！”“你知道我是谁？”

“死城令主的千金！”

黑衣蒙面女呆了片刻，道：“我承认，你不会与我为敌吧？”

“当然，大丈夫恩怨分别，姑娘对在下的恩惠，在下无时或忘！”

“用不着放在心上！”

“请问白小玲与姑娘是什么关系？”

“这……人是两个，命是一条！”

“此话怎讲？”

生死交情。”

“哦！白小玲是否也是死城一分子？”

“这，对不起，无可奉告！”

“可是在下迟早会知道的。”

“那又另当别论！”“姑娘此来，不是偶然的吧？”

“你说对了，我正要找你！”

“找在下？”

“是的！”

宇文烈心头下意识地一震，道：“有何指教？”黑衣蒙面女幽幽地道：“指教不敢，你容貌被毁，我时刻在心，为了替家母稍赎前愆，特来奉告一事！”“请讲！”

“我打听到有一个人，医术夺天地之造化，可以使你复原！”

宇文烈这一喜委实非同小可，如果能使容貌恢复如初，消除那丑恶的烙印，他愿意付出任何人价，当下激动地道：“真有这样的人？”

“我不会骗你！”

“他是谁？”

“魔鬼天使？”

“不错！”

“这名号好怪！”

“我也有同感，据说此人双重性格，好的一面，活死人而肉白骨，有如天使；坏的一面，他是用毒能手，所施之毒，天下无人能解，形同魔鬼！”

“哦！这……魔鬼天使在什么地方？”

“听说在距此不远的子午峡口！”

“姑娘只是听说？”

“是的，我没有见过其人，也没有到过子午峡，不过这消息不假！”

“何由断定？”

“坦白告诉你，是本城秘探发现的！”

“子午峡在什么地方？”

“由这里向东，越过三谷九岭，便是子午谷，那谷终年为雾瘴封锁，只有每天子午二时，可以分辨得出谷道。”“姑娘专为此事来找在下！”

“是的！”

“足感盛情！”

“用不着，我说过容貌是毁于死城，所以我才设法赎罪！”“姑娘这样做，不怕令堂……”

黑衣蒙面女幽然一声长叹道：“也许我是对的，也许我是彻底的错了！”

宇文烈对这句话茫然不解，但可以意味出对方之所如此悖情理而行，必然具有深心，至于为什么，可就不易揣测了。莫非她想尽量示惠，以抵消自己对死城的仇怨？但，不可能呀！自己被囚待决牢中，若非她相救，一百个也死了，她何必多此一举，可是，她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她的解释，仅是一种遁词，真正的企图，只她自己知道。毁灭死城，是自己的誓言，而她母亲是死城令主，就是自己生死之敌，自己不能一方面接受她的恩惠，一方面与她母亲为敌。心念中，毅然道：“姑娘好意心领，在下不准备恢复容貌。”

“为什么？”

“不为什么，人各有志而已！”“好一个人各有志，我知道你的存心！”

“在下什么存心？”

“你怕将来恩怨牵缠，进退两难，是不是？”

一句话说中了宇文烈的心事，使他面上一热，随即坦然道：“不错，姑娘说对了！”

“我没有施恩报的心，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只是‘只是什么？’”

“我不忍见白小玲憔悴而死，我不得不这样作！”宇文烈弦一震，白小玲美赛天仙的情影，深沉如海的痴情，倏然浮上心头，他对这现实颤栗了，将来如何了局？青衣蒙面诛眩人的警语，又响在耳边：“……你俩不能相爱，否则将是一场悲剧……”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诛心人的话，决非无的放矢，虽然他没有说出原因，但这可能性是很大的。

慧剑斩情丝，悬崖勒马，结束这一段情，可是人非太上，世间最难抛却的便是这一个“情”字，上至大智，下至大愚，谁也不能例外，师父号称铁心修罗，然而他的心仍是肉做的，否则必不会有杨丽卿这一段事。

何以对人？何以自处？突然之间，他感到彷徨无依，不知何去何从？！

两人之间，经过了一段难堪的沉默。

宇文烈突地下了决心，道：“姑娘，你当知道在下立场？”“黑衣蒙面女沉声道：“什么立场？”

“与死城誓不两立！”“这……”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立场！”

黑衣蒙面女颤抖着声音道：“也没有人要你改变立场……”“姑娘曾救在下逃出死神掌握，是否后悔？”

“不！”语意是那么坚定，但声音却不免有些颤抖。“在下恩怨分别，对姑娘……”

“不，是白小玲，一切都是她的意思。”

“唉，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她爱你，在她的生命中，除了人什么也没有！”“连她母亲在内？”

黑衣蒙面女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目露幽怨之光，栗声道：“她曾请我要求你，在任何情况下，不以伤她的母亲。”宇文烈咬了咬牙，道：“是的，我说过我有自处之道！”“你的意思是不答应这要求？”

“姑娘，身为武林人，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比如说，在恩与怨，情与仇，背信与取义的情况下，你取什么？舍什么？”黑衣蒙面女默在片刻，伤感地道：“在爱情与亲情之中，你又何以取舍？”

“这……”

“宇文相公，为什么不谋取两全之道？”

“很难！”

“很难，并非不可能，事在人为。”

宇文烈轻轻一叹道：“是的，姑娘说得对，但如事无两全之时呢？”

“这……算它是命运吧！”“命运？是的！”

“宇文相公，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

“我，记得的！”

“这就好，我放心了！”

“姑娘放心……”

“不，我指白小玲而言，她爱你与爱她母亲一样不分轩轻！”

宇文烈心头又是一震，痛苦地道：“姑娘，请寄语玲妹，我永远记得她，我所能做到的仅是如此！”

黑衣蒙面女娇躯微微一颤，道：“此情只应作追忆，宇文相公，这往后的岁月，她将……”

“姑娘，我是结过婚的人了！”

“可是你并不爱你的妻子，你没有幸福。”

“人生是多变的！”

“你爱你的妻子！”

“在下认为那是应该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你不感到痛苦？”

“时间会改变一切！”

“好，言止于此，愿时间真能改变一切，现在你可以赴子午峡了！”

恢复容貌，在宇文烈来说，是一件大事，也极富诱惑，他盘算万流归宗大会侍期还有六天，尽四天的时间，他可以赶到，以两天的时间求医，是很从容的。于是，他下了决心，当下一颌首道：“好，在下记住这一份指引之德。”“记在白小玲的名下吧，我不也居功！”“再见了！”

“再见，但愿下次能见到你完整的容貌！”

宇文烈转身面对空空祖师的坟墓，作了一番内心的哀悼，他本想问问杨丽卿的行踪，有关万流归宗大会的情况，但一想对方是死城令主之女，岂能强人所难，心念之中，把即将出口的话，咽了回去，转身向东方奔去……

“宇文相公！”

宇文烈闻声刹住奔势，回顾道：“姑娘还有话说？”黑衣蒙面女弹身追了上来，道：“魔鬼天使，亦正亦邪，行事怪僻，盼能好好应付！”

“谢姑娘指点！”

“这里带上白小玲的祝福……”

“一并致谢了！”

“请吧”

“再见！”

宇文烈展开身形，朝东方山峦奔去。

照黑衣蒙面女所说，越过三谷九岭，便是子午谷，该谷每天子午两个时辰雾开瘴散，此刻业已过午，看来只有半夜入谷顾盼之间，登上了第一道山岭，极目望去，果见三岭相连，连接处形如马鞍，三峰之外，突地中断，想来便是第一道谷了。

他内心感到无比的兴奋，毕竟恢复容貌是他时刻期望的一桩心愿。在他想，使容貌复原，只有期待奇迹，然而此刻，他逐渐接近了这奇迹。

翻山渡谷，半个时辰之后，他登上了第七个峰头。

蓦地，一个奇怪的现象，使他愣愣住了。

对过，第八座山峰的顶上，出现了一幢银色光影，似乎是一个人，穿着闪光的银衣。

难道真的是一个人？

由于阳光反射的炽烈，无法确切地判明。

心念几转之后，身形一起，飞下第七峰，从山隘绕过右侧方登上第八峰，目的是怕惊动了那银色怪物。

虽说他艺高胆大，但对这闻所未享有的异象，心中仍不免有忐忑之感。

峰侧是峭壁峻岩，猿猴难攀，幸而是宇文烈功力已达通玄之境，身轻如燕，只须些微借力，但可笔直拔升。工夫不大，上了峰头，如幽灵似的向前逼近，不带任何声息。

侧面背光，视力已有受阻。绕过一片危石之后，眼前陡地一亮。

“呀！”他在心里惊呼了一声，眼前，果然是一人身着银色长衫的怪人，白发纷披，与银衣成了一色。

银衣怪人面对西方，像一尊雕像，寂然木立。

“银衣人！”宇文烈心头电闪般浮起了这一外名称，忍不住心头狂跳，血脉贲张。难道对方就是师伯母长公主口中，毒杀师伯玉影修罗的那“银衣人”？宇文烈心头呈现一片空前的紧张。

他长身，现踪，移步……“银衣人”迄无反应，顾盼间，他逼后到“银衣人”身侧三丈不到之处。

第二十二章 魔鬼天使

宇文烈赴子午峡求医，行经第八个峰头之际，突然发现峰顶有一个银衣怪人，在好奇心驱使下，绕道欺近。顾盼间，已欺近到怪人身侧不及在丈之处，怪人恍如未觉，木然望着西方。

宇文烈内心激动非凡，如果这怪人正是以慢性毒毁了师伯玉影修罗的银衣人，他必须为师伯报仇。

对方莫测高深的表现，使宇文烈不期然地止住脚步。“什么人？”银衣怪人开了口，但却没有转头。宇文烈冷冷地道：“啖鬼客！”

“嗯，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

“找死的外号！”

宇文烈冷哼了一声，道：“阁下是银衣人？”

“什么，银衣人，哈哈哈哈，亦无不可！”

宇文烈尴尬，这句话问得的确可笑，对方虽着银衣，但未必就以衣为号，而且师伯生前所说的“银衣人”，只是一句随口说的话，并未指明是对方的号，幸而紫巾覆面，神情不会落入对方眼中，当下一转口道：“阁下如何称呼？”怪人头了不回地道：“就算‘银衣人’吧！”

宇文烈冷冷的道：“反正这无关宏旨！阁下认不认识玉影修罗这个人？”

“认识又怎样？”

“非常重要！”

“什么非常重要？”

“可以决定阁下的生死！”

“什么？”

银衣人倏地回过身来，脸孔全被虬结的须发遮掩，露在外面的只有那双寒光灼灼的眼睛。

宇文烈冷漠至极的道：“阁下是否有一个门人毁在玉影修罗手下？”

银衣人目芒连闪，沉声道：“不错，有这回事，时隔多年，老夫已淡忘了！”

“可是别人忘不了！”

“谁忘不了？”

“承蒙阁下厚赐者的关系人！”

“娃儿，你是指玉影修罗？”

宇文烈面对这陌生的仇家，根本没有改变嗓音的必要，是以银衣人从声音中可以判定他的年龄不大，出口称他娃儿。“不错！”

“他死了？”

“阁下不是明知故问么？”

“是的，这本在老夫意料之中。”“阁下很坦白！”

“你这算什么意思？”

“听说阁下是一位杰出的剑手，现在拔剑！”

“为什么？”

“如果在下先出手，阁下可能没有拔剑的机会了！”语音平淡，但却充满了栗人的杀机。

银衣人仰天发出一长串激荡排空的狂笑，道：“妙极了、老夫活了这大

把年纪，今天第一次碰上这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子，居然要老夫拔剑，哈哈哈哈哈……”

宇文烈语冷如冰地道：“银衣人，这没有什么好笑的。”银衣人一敛笑声，道：“小子，你既知老夫来路，当然不是故意寻事来的，说出你的目的？”

“索帐！”

“索什么帐？”

“人命帐！”

“老夫一生，欠人与人各半，你小子说的是哪一笔？”“玉影修罗！”

“什么，他……”

“一点不错！”

“老夫欠他什么？”

“命！”

银衣人目中寒芒大炽，由于身躯的震颤，银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须发蓬飞而起，栗声道：“小子，你是他什么人？”“同门下辈弟子！”

“玉影修罗师承何门？”宇文烈不由语塞，的确，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师父铁心修罗是源出何门，若非丈母娘兼师伯母的长公主，说出玉影修罗与铁心修罗是同胞兄弟，他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但他不能不答对方的话，一窒之后，道：“这一点无可奉告！”银衣人嘿嘿一阵冷笑道：“小子，你最好说出真正来意，别在老夫面前开弄鬼，玉影修罗的师门，普天之下恐怕只老夫一人知道，你既无法说出，足证所言全属子虚。”宇文烈狼狈万分，但这仇却不能不报，当下一横心道：“在下只管索帐，不问其他！”

“老夫虽已年登耄耋，但仍不忌血腥，小子……”“在下再说一遍，拔剑！”

“小子，你有多大能耐，竟要老夫拔剑？”

“在下只是为了给阁下机会。”

“你还不配！”

“如此在下出手了？”

“慢着！”

“阁下还有话说？”

“老夫在杀你之前，得把事实真相弄明，是玉影修罗遗命要你找场？”

“不是找你，是报仇！”

“这话从何说起？”

“阁下自己心中明白！”

“他亲口说的？”

宇文烈怔了一怔道：“纵非亲口，也差不多！”“无耻！”

“无耻的是阁下！”

银衣人目光中骤现杀机，栗声道：“看来老夫非杀你不可了！”

宇文烈不屑地一哼道：“谁杀谁让事实证明，用不着浪费唇舌了，快逾电闪，使人连转意念的时间都没有。”

“砰！”宇文烈身躯微微一晃。

银衣人暴退三步，目现骇极之色，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名不见经传的紫衣蒙面少年，能接他八成功劲的一击而无损。

宇文烈目暴青芒，那煞气令人不寒而栗。

银衣人暴喝一声，再度出手，双掌横推，劲气裂空暴卷，势可撼山栗岳，

使已用足了毕生性命交修的内元。

宇文烈虽已练成了“金刚不坏”的盖世神功，见状也不由心头一寒。

“隆！”然巨响声中，斗大的山石飞旋激射，五丈之内，树折土崩。

宇文烈被这排山倒海的劲气，平托着离开原地八尺之多，但仍几立如山，像巨浪撞击下的一要砥柱。

银衣人肝胆皆寒，须发蓬立如猬，全身簌簌而抖。

宇文烈缓慢地前移数步，寒声道：“阁下大概可以死而无怨了，接掌！”接着这喝话之声，双掌虚虚向前一推……

银衣人目瞪口呆，双掌暴扬。就在对方扬掌之间，宇文烈含集双掌的骇人功劲，方才疾吐而出。

山崩地裂的巨震起处，闷哼立传，银衣人一连几个踉跄，口血狂涌而出，颌下白须，立即染成了赤红之色，银衣前襟，也濡湿了一大片。

宇文烈被反震得退了两个大步，心中暗惊对方确实不弱，看来较之武林两邪一正之中的“鬼婆”与“孽道”，还要高出一筹。

略略一窒之后，举步再进，双掌又告扬起，场面充满了怨怖的杀机。

银衣人一件银色长衫，突地无风自鼓。

宇文烈鼻端突然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头脑立生晕眩之感，暴吼一声道：“你敢用毒！”呼的一掌，朝银衣人罩身劈去，但，业已失去了准头，气势也告大减，眼一花，失去了银衣人的踪影。眩晕之感愈来愈厉害，似乎在旋，地在转，眼前景物一片模糊。

一道排山劲气，由后袭至。“砰！”宇文烈避无可避，被震得飞栽出一丈之外，因有神功护体，一击根本伤不了他，一仆双起，转身面对敌人，可是视线依然模糊，只能看到一个似乎摇曳不止的身影。

“砰”又是一道劲力，当胸撞来，刚起的身形，仰面栽了

下去。

银衣人一跃而前，狞声道：“小子，你来路不明，狂妄骄横，竟要取老夫性命，对你这种人，老夫只有不择手段了，拿命一吧！”一股掌力，罩头压下。

宇文烈人虽晕眩，但功力未失，双掌一吞，一吐。

“砰”夹以一声闷哼，银衣人张口射出一道血箭，飞退丈外。

宇文烈借势弹起身形，经这折腾，晕眩的感觉逐渐消失，视力也渐见清晰。

他曾服食过金冠银虺之血，百毒不浸，但对方所施的显然是一种极霸道的迷药，在克毒的本能没有发挥作用之前，一时的晕眩，势所难免。

银衣人见对方居然不胃奇毒，而且两击无功，目中神光又已开始闪动，不由亡魂大冒，片言不发，弹身飞逝。

宇文烈大喝一声：“哪里走！”

但他却无法拦截，待神志完全清醒，银衣人已不知去向，他大是后悔不该托大，对付这等阴毒小人，应该一举致对方于死命。

想到这一打草惊蛇，今后要再找到对方，恐怕相当不容易，不由大为沮丧。

展望前方，越过最后一谷一岭，就到子午峡了。

蓦地，一个突发的意念，使他心头感到一沉，黑衣蒙面女指引自己来子午谷求医。明里是关爱，骨子里是否有阻止自己参加万流归宗大会的企图呢？

这太有可能了，她是死城令主之女，当然不自己去破坏这一举而君临天下的集会，而且还有一个谜一般的白小玲夹在其中，情仇互缠，再一方面，整形复容，即使是化陀再世，扁鹊重生，恐怕也非一二日时间能竟全功。

会期算来只剩短短六天，只要稍有拖延，便无法赶上。这银衣人无巧不巧的此现身，何尝不能解释为她的一着棋。

子午谷主人魔鬼天使，以前从未听说过，纵使真有其人，对方是否这能耐消除这烙印呢？退一步说，既使能，既然被称为魔鬼天使，具备双重性格，为人必然极不近情，对方肯答应施医吗？

“上她当了！”宇文烈自语了一声，准备回头下岭……

但，子午峡便在目前，而且复容的诱惑力非常强烈，就此一走，似乎又心有未甘。心念数转之后，暗忖，管它是真是假，先到地头看看再说，看事行事，如果需时甚久，自己仍可回头，以后再求。主意打定之后，弹身朝第九道山峰奔去。越过峰头，果见一座烟雾迷茫的山峡，隐约可以听见山水奔腾的呼轰声。

是这里了，黑衣蒙面女的话，已有一半可信。据她说，这山峡只有子午二时可以进入，其作时刻，全被雾与山瘴封锁。如果待到子时入峡，半夜求医，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如果明天午时入峡，眼看着虚耗了一天，自己赴会的时间，便无形中被剥夺了一天，这会关系中原武林的存亡，比起自己复容的事，不知更重要多少倍。

诛心人重伤！空空祖师遇害！天山神秘老人门下东方瑛，一介女流，独木焉能支大厦！

他又开始惶惑了，进峡？抑是回头？他必须作明智的决断，否则将遗千古之恨。

此刻，未申之交，峡中一片迷茫。思忖再三，他决定立即入峡，凭他自己的盖世功力修为，在迷雾中尚可约略辨物，金冠银虺之血所致的抗毒潜能，足可抵挡山风毒瘴。

于是，他鼓起勇气，奔入峡中。

峡谷中央，是一道急湍的溪流，两岸尽是嶙峋怪石，再就是插天峭壁，几乎没有落足的地方。再加上雾瘴极浓，视界不出三丈，行进十分困难，好在他绝艺在身，仅只速度上找了些折扣。行行重行行，默计入谷已差不多三里远近，竟然一无所见。

黑衣蒙面女只说子午峡，并没有进一步说出地点，以目前情况而论，除非等到雾散，视界明朗，否则盲目摸索，岂不是白费时间。心念之中，大感沮丧。

就在此刻，一个极其耳熟的女子声音，突破浓雾，遥遥传来：“什么人闯峡？”

宇文烈精神大振，听口气，对方以峡中人自居，总算闯对了门，但这声音听来并不陌生，她是谁呢？当下反问道：“尊驾是谁？”

那女子的声音微带怒意地道：“我问你是谁？”宇文烈心中暗念，自己若先报名，说出来意，如果对方不是魔鬼天使门下，岂非贻人笑柄？随道：“在下先请问尊驾的身份？”

“没有这种道理！”

“为什么？”

“莫不成反客为主？”

“啊！尊驾是峡中主人……”

“你到底是谁？”

“在下啖鬼客！”

“什么！你……是啖鬼客？”声音中充满了惊诧与激动。宇文烈暗想，看来对方认识自己，看来求医的事十九可成了，当下欣然道：“不错，在下正是！”

“你快些离开吧！”

宇文烈一怔神，道：“离开，为什么？”“因为你是宇文烈的好友，所以我甘冒师禁，警告你赶快离开。”

宇文烈大感困惑，讶然道：“尊驾认识宇文烈？”“唉！岂止认识……阁下还是请便罢！”

“姑娘是谁？”

“这……不说也罢！”

“在下是专诚求见魔鬼天使前辈而来……”

“在家师没有发觉这先，阁下还是速离为上。”宇文烈更加困惑不已，在所认识的女子当中，有谁会是谁魔鬼天使的门下呢？为什么对方一再要自己离开呢？心念之中，再次问道：“姑娘到底是谁？”

“我……”

蓦然，一个冰冷的声音道：“师妹，师父要来人进去。”“噢！”

人影一晃，一个女子现出身形。

“呀！是你？”宇文烈脱口惊叫出声，眼前现身的，赫然是桐柏老人的女儿曹月英，只见她蛾眉淡扫，一身素服，玉容憔悴，笼了一层轻愁。曹月英先误投吸血狂人门下，险些遗恨千古，继而又被死亡使者强暴，本欲一死，幸被不死仙翁带走，怎的又变成了魔鬼天使的门下呢？

四目交投宇文烈心头一震，他想到对方的一片痴情……曹月英目中现出一抹责备之色，似乎怨对方没有听忠告离开。

宇文烈强捺住激动的情绪，故意装得极为平淡地道：“想不到是曹姑娘！”口里说，心中却在转着念头，上次见面，自己曾谎言宇文烈已不在从世，现在来此求医，一旦揭开真面目，岂不尴尬之至。

曹月英一摆素手，道：“请随我来！”

“有劳带路！”

“阁下……唉！”

“姑娘不是随同不死仙翁老前辈一起的吗？”

“是的，不死仙翁老前辈带我来这里，幸蒙恩师收容！”

“哦！”谈话之间，来到一个洞穴之口，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兀立洞口，冷电也似的目光，朝宇文烈一扫，口中微微一哼，那目光中，竟然充满了栗人的恨毒之竟。宇文烈心中一动。

中年人冷冰冰地道：“跟我来！”

宇文烈虽不愤对方的态度，但想到此来是有求于人，勉强一抱拳，道：“劳驾！”

中年人理都不理，径自朝洞内走去。

宇文烈回顾了曹月英一眼，只见她呆望着迷朦的雾气出神。不知在想什么心事。他不由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不幸的女子！”默默地跟在中年人身后进洞，这中年正是方才发话的人，从称呼上可以认定他是曹月英的师兄。

只是，这中年人与自己素昧生平，何以神情上表现得如此恨毒呢？

进约十丈，洞内渐见宽敞。顾盼之间，来在一道石门之前。

中年人恭谨的道：“禀师父！人到！”石室之内，传出一声：“嗯！”

中年人朝门侧一让，抬手作了一个“请！”的姿势。宇文烈心头微见紧张，略一犹豫之后，举步跨入石室之内……

“呀！”惊呼声中，他怔住了，室中坐的，正是方才重伤而遁的银衣人。他做梦也估不到银衣人会是自己专诚求见的魔鬼天使，毒杀师伯的仇人，的确，这太出他意料之外。求医的希望，顿时破灭。

“哈哈哈哈哈……”魔鬼天使纵声狂笑起来……笑声把宇文烈拉回现实，也重新点燃了心头的仇恨之火。

“住口！”栗喝声中，笑声戛然而止。

魔鬼天使恶狠狠地道：“小子，这中做地狱无门自闯来！”宇文烈冷冷一哼道：“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你的大限只到今日为止，你该死在我的手中。”

“小子，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你的死所！”

“哈哈，魔鬼天使，你说对了，这正是你的死所！”“小子，老夫很欣赏你这种目中无人的张狂态度。在你死前，我们不防好好地谈上一谈，首先，你先说说求见老夫的原因。”

宇文烈冷峻至极地道：“为了要杀你！”

“违心之论！”

宇文烈不由一愕。

魔鬼天使接着又道：“你在入洞之先，根本不认识老夫是谁，所以在峰上你以银衣人称呼老夫，而入峡之后，你对老夫门下说求见老夫，话声虔诚，没有仇恨的成份，这是假装不来的，所以老夫断定你此来必有所求。”

宇文烈着实佩服对方判断力之高强，事理之分析丝毫不爽，但，一切都已为仇所替代，当下冷冰冰地道：“阁下说得不错，但此刻在下只想到仇，不及其他！”

魔鬼天使不慢不火地道：“先不谈仇，老夫判断你此来准是求医无疑，老夫号称魔鬼天使，能杀人，也能活人，敢自夸医术天下无双，不过老夫观察你无毒无伤，若非人人求药，便是身带一种隐疾……”

宇文烈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截住对方的话道：“在下没有兴趣谈这些问题！”

“你的兴趣是什么？”

“杀你！”

“现在你已经办不到了。”

“阁下无妨试试！”喝话声中，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右掌一扬……

“慢着！”震耳宏喝声中，宇文烈不期然地撤回手掌。

魔鬼天使须眉齐动，沉声道：“小子，你虽然把护身罡气一类的功夫，练到了不惧兵刃掌指的地步，但到了老夫洞中，你只等死的份儿，不信试行提气看！”

宇文烈陡吃一惊，暗自运气，这不运犹可，一运之下，气血竟然逆行逆窜，痛苦难当，登时肝胆皆炸，栗吼一声道：“你……用毒？”

话方出口，又觉不妥，这不像是中毒的现象，而且自己从在万仞谷中，巧服金冠银虺之血后，百毒不侵，屡试不爽，这到底……

魔鬼天使冷冷地道：“老夫毋须对你用毒，告诉你吧，小子，这石窟是春秋时名闻天下的铸剑师干将莫邪夫妇所开的离火洞，用以炼剑，年深日久，残存的剑气与离火，合而为一，凝成一种金离之火，伤人于无形，你现在立足之处，正是当年的剑炉中心，懂吧！”

宇文烈先是震惊，继之无比的愤怒，恨声道：“暗算伤人，该是阁下的专长……”

“小子，这原无不可，别忘老夫有一半是魔鬼。”

“看掌！”急怒攻心之下，宇文烈猛然运掌劈去，掌至中途，一阵剧痛，使他踉跄倒退到门边，登时汗出如流。那中年人，石像般堵在门外，面含阴笑，宇文烈想冲出去也不可能。

魔鬼天使嘿嘿一阵冷笑道：“小子，这一切都算成定局了，你纵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抵不住一个时辰，最后是身化劫灰。现在，话说回头，在你死前，把一些话交代清楚。”

宇文烈五内皆裂，但气血受制虽愤恨欲死，却无能为力。

“金离之火”，的确是闻所未闻的怪事。本来是求医，却变成了送死。

魔鬼天使顿了一顿，接着说道：“老夫久已不与江湖通往来，你怎能找到这里来的？”

宇文烈哪有心情去回答这种问题，全部神思，已沉浸在恨毒之中，恍若未闻，只是双目的怨毒之色更加炽盛了。

魔鬼天使见对方闭口不言，自顾自地发了一声冷笑，又道：“小子，揭下你的面巾，让老夫看看你……”

“办不到！”

“如此老夫只好用强了……”“你敢？”

“废话一句！”话声中，魔鬼天使身形一隐一现，似乎在原座上根本不曾动过一般。

宇文烈真气受阻，行动不能配合意念，眼睁睁地让对方抓落面巾。

“哦，小子、老夫所料不差，你是求医来的，要想恢复容貌，对吧？”

宇文烈几乎咬碎钢牙，气得浑身直抖。

魔鬼天使嘲弄般地道：“小子，说话呀？”

“如果我不死，誓把你碎尸万段！”

“仍是废话一句，你已经死定了。”

“死了有什么了不起？”

“有种，看这烙痕……你小子莫非是个逃犯？”“放屁！”

“哈哈，妙极了，老夫生平还不曾当在被人斥喝过。小子击败老夫，你是第一人，辱骂老夫，你也是第一人……”“准备如何对付我？”

“你可以暂时不死……”

“魔鬼天使，如果你妄想慢慢折磨我，我做鬼也不饶你。”你准知道死后能做鬼？”

“哼！”

就在此刻，一条人影，疾射入室，扑向宇文烈。魔鬼天使大喝一声“丫头，你疯了？”

宇文烈一闪没有闪开，被来人一把抱住。一看，突然闯入抱住他的竟是

曹月英。“烈哥，是……你，你……没有死，你为什么骗我？”宇文烈内心的激动，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颤声道：“英妹，原谅我！”

曹月英珠泪双抛，悲切地唤了一声：“烈哥！”突地，她如逢蛇蝎般地猛然抽身后退，痴痴地望着宇文烈，泪水簌簌而下。她想起了自己被死亡使者奸污的恨事，她以什么来爱个郎呢？以一颗心？然而此心早已破碎了。她留在世上的，只是一副躯壳，父仇使她活下去，而对往昔痴心仰慕的人，她自惭形秽。

她想，她为什么还活着，真的死了多好，让自己在意念中爱他，用灵魂来和他交通。躯壳是属于世间的，灵魂是属于另一个世界，在那世界中，她不必自惭、蒙羞。现在，她还活着，这太残酷了。

她像梦呓般的喃喃自语：“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啊！”

魔鬼天使目暴寒光，直照在曹月英面上，厉声道：“丫头你敢坏门规？”

曹月英全身一震，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宇文烈心乱如麻，栗声道：“英妹，你出去！”曹月英颤声道：“师父，弟子不敢！”

“下去！”

“弟子有……有……”

“什么？”

“望师父开恩，答应弟子一件事！”

“你说。”“他叫宇文烈，曾对弟子有恩，望师父饶他一死，弟子愿以身代！”

宇文烈大叫一声：“英妹，不！不！”

魔鬼天使暴怒如狂地喝道：“丫头，你好，为了男女私欲，竟敢破坏门规，这小子志在取为师的性命，你为他以死求情，嗯！好……”

曹月英惨叫一声：“烈哥！我先去了！”一头猛向地面撞去……

宇文烈惊魂出窍，欲阻无及。魔鬼天使口中发出一长串栗人的怪笑。

血，顺着石地的隙缝，流到宇文烈的脚边。曹月英虚软地伏身蜷卧血泊中。

宇文烈身形晃了两晃，几乎栽了下去。曹月英可说是为他而死，而他自己，也是待死之身，恩怨分明的他，有如被片片割碎一般的痛苦。

急怒、怨毒、仇、恨！他不顾一切地扑向魔鬼天使。“砰！”跃起的身形，中途摔落，气血逆行反窜，使他忍不住惨叫出声。

是的，一切都成了定局，咒诅，怒骂，又于事何补？剧痛之后，是一种虚脱了的感觉，飘飘然，象浮漾在空中的一片羽毛。死！他想，这就是死前一刹那的感觉。于是，他费力地蠕动着身躯，艰难地移动，一寸，一寸，又一寸……他挣扎着爬向曹月英的尸体。近了！他的手指，触及到她的衣衫，她触及到粘湿的鲜血。他抓住了她的手。

他同时也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意识逐渐模糊，他意图想捕捉一个意念，但脑海是一片空白，他什么也想不到，什么也捕捉不到。

最后，他听到了发自魔鬼天使之口的两个字：“孽障！”然后，一切寂然，意识完全消失。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消失了的意识，又告复苏。他睁开了眼，山、树、木、石、沁人的凉风，澄清的开宇，刺目的阳光，景物似曾相识，努力定神看时，赫然置身在原先与银衣人交手的峰顶上。顿时，思绪杂陈：我难道没

有死？怎会来到这里？所经历的难道是一个梦境？然而，一切是那么真实，毫无虚幻之感。

于是，脑海中叠出了曹月英叩地而死的一幕，殷红的血，萎顿的尸体，断肠的语丝，他猛一拧身……

“孩子，别动！”声音是发那么熟悉，慈爱。他惑然地躺了回去，身前已站定了一个仙风道骨的白发老人，他，正是那传奇式的人物——不老仙翁。不死仙翁的现身，使宇文烈大感意外。

“老前辈，是您？”

“孩子，是我。”

“老前辈救了晚辈？”

“就算是吧！”

“那……那……曹月英姑娘……”

“孩子，忘了她。”

“老前辈，我忘不了，她死得很惨……”

“她没有死！”

宇文烈腾身又要挣起，不死仙翁用手一按，道：“你现在不能动。”

“她，真的没有死？”

“难道老夫骗你不成？”

“可是，晚辈亲眼看着她……”

“她只是受伤，她师父不要她死，她决死不了！”想到魔魄天使，宇文烈登时热血沸腾，那股恨毒之气，又冲胸而起。

不死仙翁悠悠地道：“孩子，你不能激动，平心静气的躺着别动弹。”

宇文烈第三次被制止不能动，心中大奇，讶然道：“老前辈，为什么？”

“你施行过手术不久。”

“手术？”

“不错，你额上的烙印！”

“我？”宇文烈双目暴睁，惊愕莫可言宣，难道魔鬼天使替自己施行了手术？但不可能呀，他岂步轻易放过自己……心念之中，茫然道：“晚辈不解！”

“魔鬼天使破例为你施行手术，恢复你的容貌！”宇文烈几乎跳了起来，大声道：“这不可能？”“可是已成了事实！”

“他为什么不杀晚辈，反而……”

“你已经死了一次，这是魔鬼天使的独特作风。”“可是晚辈不能接受他的恩惠……”

“为什么？”

“我们之间的仇无法化解，这仇晚辈誓在必报！”“什么样的仇？”

“他以卑鄙手段毒杀了晚辈师伯玉影修罗！”“据他对老夫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事实俱在。”

“当年他与玉影修罗交手，是最公平的决斗……”“表面上是如此，他暗中下了慢性之毒，使先师伯功力慢慢消失而亡！”

“不可能！”

“老前辈这话……”

“孩子，魔鬼天使的功力，高出玉影修罗至少两筹，当初他要取他性命

易如反掌，没有下毒的必要，杀徒之恨，他只把他击伤而下取性命，已算是十分破例的事了！”“事由出在他的门下！”

“当然这是他不下毒手的原因，而更主要的是他很欣赏你师伯的性格。”

“可是先师伯确系中毒而死不假！”

“也许这其中另有原因！”

“还有他亲口话诺在黄山百丈岩随时等候找场，却自食其言！”

“魔鬼天使向不失信于人，当初说明期限是一百天，他当然不能无止境的等下去，这一点也许你师伯母疏忽了！”宇文烈一想，事实可能是这样，据师伯母说，师伯当初坚不说出受伤原因，以后被迫透露了一点，又不许寻仇，自承是公平决斗，看来不死仙翁说的也许对，但师伯中毒而死将如何解释呢？心念之中，凝重地道：“晚辈一向恩怨分明，对方施医这之德，必有以报，但此仇却不能放下。”

不死仙翁掀髯微笑道：“他施医是看在老夫面上，倒不希望你报答，只是这仇却令人不解。”

“除非魔鬼天使能拿出具体事实证明他无辜……”“孩子，玉影修罗中毒的情状如何？”

“功力慢慢丧失！”

“以后呢？”

“死后遗体发紫！”

“他本人认为是魔鬼天使下的毒？”

“这……倒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

“先师伯与对方交手，负伤而回，死后才发现这中毒现象。”

“如何证明是魔鬼天使下的毒？”

“先师伯前此并未和其他人交过手，受伤之后，足不出户，一直到死。”

“你不嫌太过武断了些？”

“据理推断，应无他途！”

“依老夫看来，那不是中毒的现象。”

“何以见得？”

“以玉影修罗的武功修为，断无不发觉自己中毒之理，而且，任何慢性毒药，不论时间久暂，发作之后，本人必有所感。”

“那尸体变色的现象应作何解释？”“这也许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谜，也许是一段恐怖的秘辛，关于这一点，老夫有一个折衷的办法，你目前暂忘记这一段仇，稍假时日，你带我去开棺验骨，或可查出端倪。如果是毒，遗骨必有残余。”

“先师伯遗体经特别处置，不会腐朽。”

“哦！那更好，老夫一看就行了！”

“老前辈对毒之一道：“……”

“并非自诩，为精研过。”

“好，晚辈遵命，不过……”

“怎样？”

宇文烈大感踌躇，师伯遗体，系在秘宫石室之内，师伯母会允许陌生人进秘室吗？但事实上又非如此办不可。不死仙翁察微知著，沉声道：“你有什么困难？”“此事须先禀过晚辈伯母才能定局。”

“可以！”

“晚辈面上的……”

“你可以起身了！”

宇文烈翻身站了起来，下意识的用手一摸，额上被布包扎着，想来是敷了药，但并没有什么痛楚的感觉。“三天后，你自己撤去包扎之物，大概就算复原了！”宇文烈心头一阵跳荡，三天后，他将还我本来面目，这简直近乎奇迹。可是为什么偏偏又夹上这一段仇？“老前辈，晚辈想当面向魔鬼天使致谢……”“不必，老夫可以转达！”

“那位曹姑娘……”“你应该忘了她！”

“她真的没有死？”

“你已问过一次了。”

“但晚辈总觉得放心不……”

“你不慧剑斩情丝，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晚辈只是要表明并不以她曾受过辱而对地有任何轻视。”“她明白这一点！”

“那……”

“她与你无缘，不要增加她内心的痛苦，你虽无视于她之被辱失身，但一个女孩子的想法却又不同，如果你不希望叩地自决那种事重演的话，最好听老夫的话。”

宇文烈悚然而震，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她太可怜了！”

“不错，她遭遇可怜，值得人同情，不过，别人也无能为力。”

“是的，晚辈明白了。”

“你可以走了！”说着，递过宇文烈原先的蒙面紫巾，又道：“你目前还用得着。”

宇文烈双手接过，恭施一礼，诚谨地道：“老前辈大德，晚辈永铭五衷，就此告辞！”

“去吧，我们不久会再见！”

宇文烈本想说此去参与万流归宗大会的打算，但想到对方精于易理卜算之学，说了也是多余，想了想，把话咽了回去，重施一礼，纵身下峰。

他想到自己此番来时，误会黑衣蒙面女别有用心，心中不自觉地升起一缕歉意。

万流归宗大会之期，算来还有整整四天，足可赶到。他无从想象这一次万流归宗大会演变的结果将是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死城方面必有周密的布置，以胁迫各门派俯首称臣。

不死仙翁既说不久再见的话，看来这位武林异人是必然参与大会的。

所不解的是黑衣蒙面女与白小玲，她俩的作为，等于反叛师门，帮助敌人，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白小玲与黑衣蒙面女是什么关系？与死城又是什么关系？

白小玲与沈虚白既是青梅竹马之交，那白小玲很可很是死城一分子，如此说来，她的母亲岂非也与死城有极深的关系。

他不期然地又想起了父亲白世奇，他是生是死？

神风帮组织庞大，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于武林？父亲一帮之主，何以被囚死城？父亲当年所造血劫，是他本性如此？还是另有原因？母亲何以含恨至死，不提父亲片言只字？

他在为茫之中，感到无比的怆痛。虽然，他已练成了威震天下的身手，但并不能稍减他内心的惶惑与痛楚。复杂的恩怨情仇，加上凄迷的身世，使他觉得整个人生都是灰色。

正当心烦意乱之际，忽见十丈外两条白色人影，横越山坳，没入峰侧林中，紧接着又是十数条黑色人影，消失在同一方向。

宇文烈心中一动，转身向山坳掠去。

在他的潜意识中，凡属黑衣人，都会勾起他的杀机，因为死城屑下，除了死亡使者是白袍之外，一律都是黑衣。

又是一条黑衣人影疾泻而至，身法快得出奇。宇文烈横身一截，陡喝一声：“站住！”

黑衣人急刹身形，口里惊呼一声：“噫！”

宇文烈冷森森地扫了对方一眼，道：“报名！”

“前辈是……啖鬼客？”

“不错，报名？”

“秘字第四号！”

“死城所属？”

“是的，前辈，……”

宇文烈冷哼一声，道：“拿命！”

黑衣人暴退数步，惶然道：“前辈，晚辈是秘字第四号！”宇文烈手掌一扬，栗声道：“管你是第几号，碰上本人只有死路一条！”

黑衣人将近手连摇道：“前辈，您忘了嵩山……”宇文烈恍然而悟，少林下山途中，活裂秘字第四号，恰巧碰上空空祖师的弟子欧阳治，奉师命传信各门派准时参与万流归宗大会，欧阳治曾索走秘字第四号的腰牌，空空祖师以轻功与易容之术称绝，他的徒儿当然错不了。

心念之中，激动地道：“你是欧阳治？”

欧阳治目光朝四下一扫，抑低了嗓音道：“晚辈正是，借用了第四号的腰牌和一张面皮！”

“哦！”你这样不太冒险？”

“秘探四处游动，很少聚集，不易露出破绽，目前晚辈已经差不多完全熟悉对方情况，身份还可以保住不泄。”“很好，令师的遭遇，你……”

欧阳治泪光一转，惨然道：“晚辈听说了，誓报师仇！”“你知道杀死令师的是谁？”

“是……”方才说了一个字，一条白色人影，闪电般掠来。欧阳治话声一窒，惶急地道：“前辈，请毙了来人，以后再联络！”话声中，人已飞逝而遁。

白衣人影瞬已近身，赫然是一名死亡使者。

宇文烈冷喝一声：“站住！”

死亡使者应声刹势，道：“朋友报上名……”话出口一半，突地面色大变，向后一挪步，栗声道：“你……是啖鬼客？”可能这名死亡使者是第一次见到宇文烈。

宇文烈冷冷地道：“不错，阁下想来也是一位使者了？”死亡使者一再退身，怯怯地道：“阁下有何指教？”宇文烈嘿的一笑道：“指教不敢，要你的命！”最后一个命字出口，手掌已推了出去。死亡使者快逾电光石火地朝侧方弹开……

宇文烈掌虽推出，但却含劲未吐，就在对方弹身之际，掌随身转，猛然吐劲。

“砰！”夹以一声闷哼，死亡使者一个踉跄，张口喷出一蓬血雨，身形再弹，以惊人的速度，向树林方面闪射而去，虽在伤后，仍快逾电掣雷奔。

“哪里走！”宇文烈大喝一声，如影附形地追去，呼地击出一掌，以他的功力，即使随便挥掌，放眼江湖，已没有几人能接得下，何况是存心要置对方于死地。

“哇！”一声令人股栗的惨号破空而起，死亡使者向前飞栽，仆倒三文之外，寂然不动，看来是活不了。宇文烈心里惦记着欧阳治未说完的话，以他的经验，从死城所属的人口中逼供，是不可能的事，对方身藏烈性毒药，在不得已之时，立即仰药自尽，欧阳治是最好的一条线索，他既知他师父的死讯，可能也知道凶手的来路，不难查出杨丽卿犹豫的底细。再一方面，对这一行人的去向，心中不能释然，意料中必无好事。是以在心念一转之后，弹身便朝欧阳治适才消失的林中追去。

越过树林，眼前是一个一眼可望到底的死谷。谷口，两个死亡使者与十四个黑衣汉子，呈月形封堵住。

宇文烈幽灵般地欺了过去，不带任何声息。

两名死亡使者，显为此行之首，扬声向谷里哪叫道：“徐副总监，令主既往不究，盼你不要自误！”

宇文烈不由一怔，徐副总监当然是死城属下的副总监无疑，不知是巡察总监万亦秋的副手，还是秘探总监无情剑客的副手？为什么会被自己人追截呢？

只听谷中传出一个苍劲的声音道：“老夫并非三岁小孩，要死也希望个痛快，不想尝那十殿轮回的滋味！”

“徐副总监，本使者保证阁下根毛不损，仍自复原职！”

“你算老几，也敢奢言保证？”

“令主一向说一不二。”

“老夫早已洞悉那毒妇的蛇蝎心肠，何必你多费唇舌。”

死亡使者似已恼羞成怒，厉声道：“徐千，你说话得有分寸，敢出口辱及令主……”

“哈哈哈哈哈，老夫只恨无力手刃她，不过，有人会的！”“徐千，白世奇是本城逃犯，罪在不赦，迟早会缉回按律治罪，希望你三思。”宇文烈一听提到他的父亲白世奇，不由心头巨震，听话意，父亲尚在人世，而且业逃出死城。他这一喜，委实非同小可，只知道徐副总监何以被牵涉到父亲的事？只听那徐千的声音，充满了嘲弄意味地道：“白帮主智勇超人，总有一天会毁灭死城。”

宇文烈又是一震，对方称父亲为帮主，难道也是昔年神风帮属下弟子？但怎会做了死城的副总监呢？

那矮个子的死亡使者似已按捺不住，犷声插口道：“徐千，你知道反叛的后果？”

“不错，老夫反叛了，怎样？”

“你将悔恨莫及。”

“废话，若非老夫手中有了一颗霹雳球，各位想来不会如此客气罢？”

高个子的死亡使者接过话头道：“徐千，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嘿嘿，老夫说是喜欢吃罚酒，进来吧！”

“你不出来？”

“老夫为什么要出来，有种的就进来，咱们同归于尽！”“你打错主意了，徐千，本使者给你半刻时间考虑……”“老夫无须考虑！”

“可惜你选错了栖身的地方……”

“怎么样？”

“半里长的死谷，绝壁千仞，插翅难飞，本使者在半刻时间后，下令焚谷！”

久久，谷中才传出一声回话道：“焚吧，老夫可不会束手待焚！”

舌战停止，场面顿呈死寂。死寂之中，透着栗人的杀机。

宇文烈暗来自忖，这山谷草木岩石各占一半，如果徐千是藏身岩穴之中，火焚又岂奈他何？

片刻之后，高个子的死亡使者举右手，沉声道：“准备！”

十四个黑衣汉子迅快地各从背上解下一个黑色圆筒，端在手中。

死亡使者又道：“注意，各人距离五丈，向谷中掩进，叛逆藏身之处约在二十五丈处的右侧壁间，发现穴口时，立即以火焰掩护进攻！”十四个黑衣汉子齐应了一声，鱼贯向谷内踏进，每人距离五丈。

宇文烈这才恍悟死亡使者不借大费唇舌的原因，是要借对方答话之声，判断藏身之所，这种喷火筒，威力奇大，火焰可喷身到三丈之外。

徐千所恃的是一颗霹雳球，在这种情况下，他至多能炸死两个火筒手，而他却难逃火焚之劫。这一着棋，的确毒辣。

待第五名火筒手举步，第一名业已到了地头，只见他火筒高举三次，想来是发现对方的暗号。

高个子的死亡使者向身边尚未入谷的几名黑衣汉子道：“待霹雳之声响过之后，立即快速入谷，集中火力围攻！”

“遵命！”

宇文烈心念疾转，那被称为徐副总监的，既与父亲白世奇有关，当然不能让这干鬼爪子得手。

就在此刻，只见那高个子的死亡使者撮口一声厉啸，两条火龙，冲空而起，射向岩壁三丈高的地方，想来那便是“徐副总监”藏身之处。

久久之后，洞中毫无动静，火龙之势已渐见衰竭。高个子死亡使者再度下令：“两人一组，第一组入洞，第二三组埋伏洞处待机行动！”

随即有三名黑衣汉子补充上去，原先的两名，火已喷完，带空筒退了下来。后面的两名，进到原先的位置，随后四名，迅快的进谷去。

火龙未现，只见一条黑影，从草丛中射起，疾逾鹰隼地扑向两名正待入洞的火筒手，快，快得犹如一瞬。两名死亡使者同时骇呼一声：“不好！”

惨号破空而起，两名火筒手栽了下去。

宇文烈不由暗自点头，原来徐千早已溜出洞外。后面四名火筒手见前两名遭害，齐齐怒吼一声，四条火龙齐发。

高个子死亡使者猛一挥手，暴喝道：“并排搜进！”谷口的六名火筒手，加上最早出手后退下来的两名，一共八名，唰地散开，火筒指向前方，成一字形向谷内欺去。两名死亡使者殿后五丈跟进。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宇文烈也紧缀在后。

火焰喷扫中，草木被燃，登时火势熊熊，烈焰腾空，眼看全谷即将成为

火海，徐千若不冲出，势非被烧死谷中不可，因为这半里长的死谷，除了谷口，别无通路。

十几名火筒手已停止前进，横成一列封住谷道。两名死亡使者别有打算，仍与火筒手保持五丈距离。“轰！”然一声巨响，惨号撕空，肢体横飞，十几个火筒手，只剩下寥寥三人。

徐千果然掷出了“霹雳球”。一条黑影，从硝烟中射出。

“站住！”暴喝声中，两名死亡使者横身截住那人影，赫然是一个两鬓见霜的黑袍老者。

高个子死亡使者阴恻恻地道：“徐千，你自残功力，看在同事份上，本使者不难为你，回城听候令主发落！”

徐千咬牙道：“你做梦！”

矮个子死亡使者怒哼了一声道：“老匹夫，难道你有飞天遁地之能，还敢顽抗？”

徐千厉笑了一声道：“出手吧，用不着废话！”

“毋须我二人出手，你回头看看！”

徐千回头一看，登时亡魂尺冒。三个火筒手，成犄角之势把他置在火筒交叉的焦点之中，只要一按掣，决难逃火焚之危。刹那之间，额头上竟渗出了汗珠。

高个子死亡使者狰狞地一笑道：“徐千，本使者数到五，你如不照办的话，就带你的脑袋回城交令！”

徐千老脸起了一阵抽搐，目中尽是怨毒之光，栗喝一声，扑向当面的两名死亡使者，双掌随着劈出……

“回去！”两名死亡使才开始计数。“二！”“三！”

徐千额上汗珠滚滚而落。

死亡使者属金牌级高手，由死城令主直接指挥，功力在各殿堂主之上，两人联手，徐千绝对不是敌手，何况还有三名火筒手在侧后方待命行动。

“四！”

徐千面色倏现死灰。就在这危机千钧一发之际，紫影一闪，接着是三声惨嚎，三名火筒手各自飞栽出去。场中，多了一个紫衣蒙面人。

“啖鬼客！”两名死亡使者栗呼出声，面色惨变。徐千侧转身，半对啖鬼客，面上是一片骇异的表情。宇文烈忽地想起空空祖师的传人欧阳治，易容成第四号密探，也在这些已死的黑衣人之中，不由大是失悔，不该早早出手，使欧阳治平白牺牲，不但对不起欧阳治，也对不起空空祖师，同时，也失去了一条极好的内线，这的确是件终生遗恨的事。

愧、悔、恨，助长了他杀机，目中的煞光，使人望而股栗。

高个了死亡使者明知啖鬼客专与死城作对，但仍故问道：“阁下出手毁了本城三名弟子，意在何为？”

宇文烈冷冷地道：“凡属死城的人都该杀，就这么句话！”两名死亡使者面色又是一变。

矮个子死亡使者厉声道：“啖鬼客，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与本城为敌！”

“嘿嘿，在下从不后悔！”

“阁下还准备怎么样？”

“向两位借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好狂妄的家伙！”一扬掌，劈出了一道排山劲气，另一个死亡使者如响斯应的也呼的劈出一掌。

“砰！砰！”劲气激荡成漩，只见紫衫轻轻飘飞，人却如疾风中的巨石，纹丝不动。

两名死亡使者寒气大冒，自知功力相差太多，互视一眼，转身……紫影一晃，啖鬼客已横截身前。

“两位不留下脑袋就别想走！”语气冷坚，似乎根本没有转寰的余地。一旁的徐千，却看得直了眼。

两个死使者惊魂出了窍，高个子的硬起头皮道：“阁下与本城作对，到底是什么原因？”

宇文烈不屑地道：“原因当然有，不过你俩还不配问！”

“阁下有种，何不直接到死城向敝城主了断？”

“会的，不过本人言出不改，你俩死定了！”

死亡使者在武林中已罕有敌手，当然不肯束手待毙，所谓困兽犹斗，何况是一等一的高手。矮个子的向高个子的施了一个眼色，突地弹身扑向宇文烈，双掌幻起千重掌影，势若骇电奔雷，竟然是拼命的打法。

宇文烈神功绝世，掌指刀剑不伤，根本无须讲求封架招式，迎着对方身形便抓。“砰！砰！”连声，他身上连中八掌之多，但对方已抓个结实。

就在矮个子发动攻势的瞬间，高个子已弹身朝谷外泻去。原来两名使者，准备牺牲一人，救另一人脱身。

“哪里走！”喝声中，一条黑影飞疾追他，赫然是在一旁观战的徐千。棋差一着，眼看徐千无法截住那死亡使者。

突地，谷口方向，横出一条人影，正好截住死使者的去路，这突然现身拦截的，竟然是一名黑衣汉子。

死亡使者一刹势，暴喝道：“第四号，你这是什么意思？”

“请使者留步！”

“何以不见后援？”

“立刻就到！”

这眨眼工夫，徐千业已扑到，出掌就攻，密字第四号竟然也参加战圈。涂千茫然不解秘字第四号何以窝里反，但，时间却不容他思索。

死亡使者暴怒如狂，出手重点指向秘字第四号，口中狂喝着：“你敢造反！”

以上这些情况，发生在矮个子死亡使者，出手被擒瞬间。

徐千与秘字第四号联攻死亡使者，战况十分惨烈，但在死亡使者忘命反扑之下，两人一时之间，仅只能把他缠住。

“住手！”震耳栗喝声中，双方不期然的住了手。

一样黑忽忽的东西，飞向死亡使者。死者本能地挥掌一劈……

“砰！”那东西奇强，死亡使者竟被反震得马步一浮，东西落地，赫然是另一从此死亡使者的头颅，这一掌竟然没有把他劈碎，业见投掷的人，借物蕴力的功夫，已到了通玄之境。

人头一现，这高个的死亡使者胆裂魂飞，一抬头，目光与啖鬼客带煞的寒芒相接，使他打了一冷噤，暴退三步。

宇文烈骇异地望了秘字第四号一眼，奇怪他何以不死？然后转回到死亡

使者面上，冷冷的道：“你自决了吧，可以落个全尸！”淡淡语声，含着恐怖的杀机，令人毛骨悚然。

那死亡使者自知不免，狂叫一声道：“啖鬼客！有朝一日落入本城手中，你将尝试天下最酷毒的死亡方式！”说完，把左手食指放入口中，全身一阵抽搐，栽了下去。

死城属下高手，在接受任务之时，同时在食指上涂了剧毒，以备不得已时之需，这种控制方式，的确骇人听闻。宇文烈这才转向秘第四号道：“欧阳治，你没有死？”欧阳治一拱手道：“晚辈的任务是负责联络，必要时求援！”

“哦，我白担了心事！”

“谢前辈关怀！”

“方才在谷外人说知道你师父业已死亡？”

“是的！”

“凶手是谁？”

“只知是死城下的手，是谁还没有查明！”

宇文烈大失所望，摇了摇头道：“还没有查明？”“是的！”

“你可听说过杨丽卿其人？”

“是女的？”

“不错，令师死时，在地上留字，杀死他的是杨丽卿，可惜以下的话他已无法写出来，你既说是死城方面下的手，必是死城中人无疑……”

欧阳治咬了咬牙，恨声道：“晚辈誓必查出凶手，为先师报仇！”

宇文烈心念一转道：“你切不可轻举妄动查出之后，设法通知我。”

“遵命，晚辈告辞，援兵不久将到，请前辈留心！”接着转向徐千道：“副总监，恭喜你得脱魔掌！”抱拳一礼，弹身飞逝。

徐千这才有机会拱手向宇文烈道：“敬谢朋友救命之恩！”宇文烈心情顿形紧张起来，还了一礼道：“小事不足挂齿，阁下是死城……”

“巡察副总监！”

“何以被追杀？”

“这……”

“阁下有难言之隐？”

“请恕老夫有不得已之处！”

“阁下认识白世奇其人？”

徐千下意识的一震，道：“朋友何以此一问？”“在下正要查白世奇的生死下落！”

“为什么要向老夫提出？”

“因为白世奇据说被囚死城，但下落不明！”

“朋友与他有仇？”

“正好相反！”

“那……”徐千欲言又止，面现极度为难之色。宇文烈知道父亲在二十年前，曾在武林造成一场血劫，仇家极多，可能徐千有所顾忌而不敢实说，而自己此刻又不便说出身世，因为许多事实虽已证明白世奇是自己的生身之父，但仍有可疑之点，未经最后证实。当下旁敲侧击地道：“阁下当年是否神风帮属下？”

徐千面色一变，犹豫了半晌，才道：“是的，老夫神风帮总坛护法！”

宇文烈心头一颤，紧迫着道：“昔年神风帮何以突然从武林中消失？”

“这……朋友为什么要问？”“因为在下必须要知道这个谜底！”“老夫请问为什么？”

“在下受人之托，寻找白世奇！”“朋友受何人之托？”

宇文烈不得已说出了母亲的名字：“宇文秀琼！”徐千陡地一震，惊呼道：“哦，帮主夫人！”

第二十三章 无语吊痴魂

宇文烈向徐千追问神风帮失踪之谜，说出了母亲的名字：“宇文秀琼！”

徐千全身一震，惊呼道：“哦！帮主夫人。”宇文烈心弦为之大大震颤，又一次证明了白世奇是自己的父亲，徐千既是神风帮总坛护法，一切谜底，将可揭晓，只是问题太多，一时之间，倒不知该从何说起。

徐千激动得浑身籁而抖，定了定神，道：“朋友受敝帮主夫人之托寻找帮主？”

“是的！”

“帮主夫人现在何处？”

宇文烈心头一惨，道：“业已辞世了！”

徐千双目暴睁，既而又现一片黯然之色，颤声道：“夫人已不在人世了？”

“是的！”

“唉！帮主赎罪无日了。”

宇文烈乘机道：“贵帮主下落如何？”“这一点老夫也不清楚！”

“你……阁下不知道？”

“是的，老夫也在寻他的下落！”

“如此说，贵帮主没有死在死城之中？”

“没有！”

“他脱出了死城？”

“是的！”

“可否为在下一述？”

“敝帮主被陷死城中之待决牢，功力尽失，是老夫千方百计，求得一粒复功丸，恢复了帮主功力，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发生了地震，城墙，崩坍，阵势部份失效，帮主借机脱身，此后再无音信！”

“哦！那阁下可算是贵帮主的救命恩人。”

“不敢，老夫只是效忠故主，分所当为！”

“阁下忠诚故主，在下十分佩服！”

“朋友言重了！”

“阁下可认识梁伯通、宗一非这两位？”

徐千废然一声长叹道：“两人皆是神风帮同门弟兄，可惜都惨死了！”

“贵帮主对家事可曾说过什么？”

“敝帮主旦夕不忘的是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对不起夫人与公子！”

宇文烈心中一动，道：“贵帮主还有公子？”“是的，离别时尚在襁褓之中。”

宇文烈内心一阵剧痛，自己是白世奇的儿子无疑了，如非面对徐千，他真想大哭一场，不知父亲所谓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是指什么而言？

徐千疑惑地望了宇文烈一眼，道：“朋友既受帮主夫人之托寻找敝帮主，当然不是外人，难道不曾听帮主夫人说及公子之事？”

“哦！这……倒不曾听说过！”

“公子算来该二十出头，难道已经……”

宇文烈强忍悲酸，道：“在下受托是在偶然的场合中，对贵帮主家事一概不晓，也许白公子业已长大成人，虎父无犬子，恐怕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

徐千摇了摇头，伤感地道：“但愿如此！”

“阁下还未述及神风帮主失踪，与贵帮主被囚死城的前因后果？”

“这……朋友，恕在下不便奉告，有一天寻到敝帮主，可以由他亲口奉告！”

宇文烈心中一凉，不便强迫对方，但这个谜闷在心里，的确不好受，眼前又不打算暴露身份，如果说出自己的身世，徐千也许无所顾忌而坦陈一切。心念之中，转口道：“阁下既是裳风帮总坛护法，何以做了死城的副总监？”

徐千苦笑了一声道：“朋友，牵一发而动全身，老夫无法奉告，请原谅。”

宇文烈吁了一口大气，话题又一转，道：“阁下可知道死城中有杨丽卿其人？”徐千如逢鬼魅似的面色一变，栗声道：“杨丽卿？”“不错，杨丽卿。”

“她……”

宇文烈登时紧张起来，急声道：“她怎么样？”就在此刻，一个令人心悸神摇的声音道：“徐千，还不拿命，等待何时？”

徐千惨然色变，下意识地退了两步，目注发声方向。这时，谷中火势已然消歇，只余烬未灭，剩下几股残烟。宇文烈一听声音似乎并不陌生，沉声道：“谁？”徐千颤声道：“死城太上护法鬼婆！”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什么，鬼婆是死城的太上护法？”“是的，加盟不久，是最近的事！”

“奇了，以鬼婆的名头，竟然肯受命于人？”

微风凛然中，一条灰影如一抹淡般掠来，快得令人咋舌。宇文烈心念一动，晃身拦在徐千身前。

几乎是同一时间，三缕指风，挟破空锐啸，疾射而至，正好射中宇文烈晃来的身形，“嗤！”的一声，宇文烈蒙面紫巾洞穿三孔，前额同阵剧痛，若非他练有金刚不坏神功，这三缕指风势非洞脑裂额不可。

人影落地，赫然正是鬼婆。

“鬼婆”

一声怪笑道：“好哇，小子原来是你！”

少林寺中，宇文烈曾以替鬼婆打通经脉，获得提一个条件的权利，而解了少林被血洗的大劫，是以鬼婆知道他的真面目。

宇文烈下意识地一摸前额，冷冰冰地道：“的确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幸会！”

“小子，可否记得老身在少林寺，临得时的话？”

“在下健忘，记不得了！”

“老身提醒你，再次见面，必取你小命！”

“不错，有这句话，可是，在下也发了一个誓言！”

“什么誓言？”

“当初在乱葬岗之内，以修罗神功助你打通经脉，是一个大错，等于替武林带来了不幸，是以在下发誓必取你性命，以赎罪愆！”

“好小子，老身把你碎尸万段！”声落招出，一拐，势若万钧雷霆。

宇文烈闪电般弹了开去，顺手挥出一掌，他身具二百年以上的内力修为，虽然是顺手一挥，劲道之强猛，仍重如山岳。

鬼婆一抬走空，反被劲风撞得一个踉跄，就乘这踉跄之势，身形电光石火的反旋而回，呼的扫出一拐，目标却指向了徐千。

这一着，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宇文烈眼看阻挡不及，急得狂叫一声，“你敢！”喝话声中，身形猛扑过去，双掌凌空劈出。

双方动作，几乎是同在一瞬间。这种闪电扑击的情况之下，生死悬于呼吸之间，鬼婆如不收势，徐千固无法幸免，她本身也势非毁在宇文烈掌下不可。

鬼婆成名一甲子之前，名列武林一正二邪之中，身手岂是等闲，千钧一发之际，硬生生撤拐横移三尺，避过了背后致命的一击。

宇文烈疾射丈外，始才回身落地。徐千业已惊得面无人色。

鬼婆内心的骇异，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少林寺中，宇文烈的功力根本不足以与她相抗，在而时隔未久，对方的功力竟然到了不可思议之境，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

宇文烈陡地忆起孽道邱光祖两邪联手之说，两邪撕毁了对天山神秘老人的诺言，再度现出江湖，神秘老人业已物化，首当其冲的，便是神秘老人之徒东方瑛，东方瑛因疗伤之故，与他之间产生一种微妙而尴尬的关系，他不能不对她的安全负责。

另一方面，鬼王御魔录落入孽道之手，如被孽道参悟，势将魔焰万丈，原已多事的武林，更加危殆了。

鬼婆既已受聘为死城太上护法，孽道也可能为死城所用，两邪联手，加上死城的力量，足可横扫武林。

心中顿时起杀一个便减少一分魔道的念头。杀机随意念而突炽，冷哼了一声道：“鬼婆，人忘了对天山神秘老人的诺言？”

鬼婆先是一窒，继而振声狂笑道：“小子，老身正准备找那老鬼算帐。”

“只怕你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

“因为在下的誓言，你今天别打算活着离开。”

鬼婆双睛一瞪，白发根根倒立，狞恶万状地道：“小子，老身不知该用什么方式取你性命才能称心？”

宇文烈冷嗤了一声道：“这看来只有待来生了！”

鬼婆凭其洞金裂石的指功，曾有三星过户，神仙却步之说。一甲子以来，鬼婆两个字使黑白道闻名丧胆，被人当面如此轻侮，可说是从未有过的事，登时使这一代女魔暴怒如狂，厉喝一声：“找死！”

右手拐杖，铺天盖地的卷出，挟以震耳的风雷之声，左掌连扬，劈出阵阵裂肤砭骨的阴风寒涛，威势之强，足使风云变色。

宇文烈一时之间，竟被迫退三四步。一旁的徐千，早已远避五丈之外。

鬼婆出全力与人交手，除了当年对付天山神秘老人之外，这算是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而今日的鬼婆，功力较之当年不知强了多少，说起来，当前的敌人，比之六十年前的神秘老人，更加可怕。

宇文烈退了三四步之后，猛然举掌封了出去，内力用足了十成。撼山栗岳的狂飏卷处，拐影顿息，鬼婆飞退两丈之外，以杖拄地，老脸扭曲，全身簌簌抖个不住，口角缓缓渗出了两缕鲜血。

宇文烈举步进逼，沙！沙！脚步声充满了恐怖的杀机。

就在此刻，一声凄哼传处，徐千身形晃了晃两晃，栽了下去。

宇文烈这一惊非同小可，顾不了杀鬼婆，弹身飘了过去，惶然道：“阁下怎么回事？”

徐千额上尽是粒的汗珠，面色白里泛青，牙齿打战地道：“老夫……中了鬼婆的阴功！”

“什么阴功？在下并未见他向阁下……”

“她……与朋友交手时，阴风四射，老夫被……残余劲波及！”

宇文烈不由打了一个冷颤，暗忖，好厉害的阴功，以徐千这待高手，还受不了残余劲波，自己若非练成玄元经所载神功，恐怕难当对方一击。由此，他对自己的功力，有了更进一步的信心。心念这中，转头回顾，鬼婆已失去了踪影。咬了咬牙，又转向徐千道：“阁下现在感觉怎样？”

徐千费力地进出了一个字道：“冷！”

宇文烈略一思索之后，道：“在下助阁下迫出体内寒毒！”说着，连点了徐千数处大穴，然后把他扶成半坐之垫，右掌贴紧命门大穴，元阳真气，徐徐逼入。

宇文烈的功力，已到了通玄之境，助人疗伤，收效极速。盏茶工夫之后，徐千内阴寒之毒，消散大半，已能以本身真气配合施为。

正当双方全力施为，即将功圆果满之际，一条纤纤人影，鬼魅般地欺近前来，停止在三丈之处。

来人赫然是一个发际簪一朵白花的黑衣少女，她正是鬼婆的传人邱雯。

邱雯的纤掌，扬起又放下，一连三次，粉腮上的表情，也不断地变幻，最后，似乎已下了决赠，素手一扬一放，一蓬白色轻雾，无声无息地凌空罩去。然心，她小心翼翼地抽身，隐入一丛矮树之中。

宇文烈正准备收功，突然一股异香入鼻，心中不由一动……

蓦地、徐千狂吼一声，张口连喷鲜血，头一偏，死了。

宇文烈肝胆皆炸，放落徐千，身形猛起，目光电扫之下，竟然不见任何人影。

从那异香判断，显然有人乘自己为徐千疗伤心无旁务之际放毒，徐千在全力配全外元迫除体内阴毒，当然不能受任何侵扰，岂能承受毒袭，当然立即毙命。这人的手段不但卑鄙，而且恶毒。

是不是鬼婆卷土重来？这大有可能！

金谷不过数十丈深，谷底已被烧成焦土，藏不住人，谷口距此不过短短二余丈，那来人是偷袭之后，逃出谷外去了。从嗅到异香，徐千暴毙，起身察敌，不过是眨眼工夫，来人竟能逃得无影无踪，这份身手，的确惊人，自己若非有抗毒之能，岂非遭毒手……

心念之中，身形电射而起，一起一落，已到谷，依然一无所见。

暗忖，先埋葬了徐千再作计较吧！当下掉头转身，忽见距徐千尸体不远处林木之间，似有黑影一晃。

心头一寒，闪电般回扑。这回身之势，快逾电光石火，只见一条黑影隐入另一丛林木之中，盛怒之下，他无暇去辨别对方是谁，身未落实，掌力已告如涛卷出。

“蓬！”枝叶纷飞之中，弹起一条人影。

宇文烈恨到极处，大喝一声：“拿命！”呼的一掌，照定那人影劈去。一声凄哼起处，人影凌空飞坠。

宇文烈一个飘身，到了人影坠落之处，举掌下击……“是你？”他栗呼一声，收回下击的手掌。

人影摇摇不稳地站了起来，她正是鬼婆的门人邱雯。邱雯粉腮煞白，怔

怔地望着宇文烈。

宇文烈一窒之后，杀机又告复燃，咬了咬牙道：“邱雯，是你施毒？”

邱雯幽幽地道：“是的！”

“阴毒卑鄙……”

“江湖争杀，各为其主！”

“为死城令主效命？”

“就算是吧！”

宇文烈向前欺了一步，栗声道：“邱雯，看来在下非杀你不可了……”

“下手吧！”

声音出奇的冷静，这目光中所流露的神色，却令宇文烈心头一颤。他熟悉这神色，当初在乱葬岗穴之中，他助她师父打通经脉，损了真元，曾在她的香闺卧榻这上调息，就是这神色，代表一个处女芳心的神色，在记忆中尚未完全消失。虽然谈不上情，谈不上爱，仅只是一抹淡淡的回忆，但仍然发人幽思。但当他想到对方时间用毒袭，对象不是徐千一人时，这一丝意念消失了。无论任何角度看，他有一百个理由毁了她。

徐千既是神风帮总坛护法，虽然他投身死城的原因无法知道，但被追杀显然与父亲白世奇有关，父亲得脱死城，徐千功不可没，他这一死，等于断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谜，仍然是谜。

邱雯突地开口道：“你不怕毒？”

宇文烈冷极的一哼，道：“你很失望？”

邱雯口唇翕动了半晌，才酸涩地道：“我不想分辨了！”“我伤了你师父，你毒父我，情在埋中。”

“我……唉！”

“怎么样？”

“不说也罢！”

宇文烈带煞的目芒，在她面上一绕，冷厉地道：“邱雯，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话，施毒之后，应该远走高飞！”邱雯粉腮微一抽动，道：“为什么？”

“逃避死亡！”

“我何必要逃避？”

“你以为我不会杀你？”

“会，但死亡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存在与结束，并没有什么两样！”

宇文烈虽说杀机炽盛，但对这句莫测高深的话，仍不免怦然心动，寒声道：“什么意思？”

“你愿意听？”“无妨说说看！”

邱雯凄怆地一笑，幽幽地道：“我活着，是为了报亲仇，仇了恨消，还有什么值得留恋？？我的心灵，是一片空白，我的生命，充满了无法消除的污垢，我无法从罪恶的泥淖中自拔……”

“你的意思是误投魔道，悔之已晚？”

“有这意思，但我不悔，若非家师，我报不了仇。”宇文烈暗自一叹，忖道，她在质不坏，只是走错了路，她的遭遇和曹月英同出一辙，然而迷途不知返，无法宽恕。心念之中，冷峻地道：“为何要杀人，而且用这种阴毒的手段？”“我是不得已！”

“杀人还有不得已的？”

“家师应聘为死城太上护法，首次接受任务，连一个叛徒的性命都不取

回，如何向死城方面交代……”

“所以你用这种卑鄙手段，帮助她达到目的？”“宇文烈，别忘了我是鬼婆之徒！”

“哼，徐千是叛徒，而我是死城的敌人……”

“我无心伤你。”

“因为我没有死于剧毒，所以有机会听你表白？”“随你怎么想，我留此不走，就是准备取了徐千性命之后，再为你解毒，谁知……”

“这解释很动听，可是在下不领这个情！”

“不要你领情，现在你可以下手了！”

“这是当然的，我难道因几句美丽的谎言而放过你？别的不谈，单只你目前是死城属下这一点，我就要取你性命！”

“下手吧！”

“你以为我不会？”会字声落，一掌拍出去。

邱雯双眼一闭，眼角挤出了两颗泪珠。

宇文烈心中一动，下意识地吧功力收回三成。

“砰！”邱雯娇躯一连几个踉跄，张口射出了一股血箭，粉腮更加苍白了，她竟然不闪不避，也没有动功相抗。

宇文烈狂喝一声：“还手！”

邱雯秀眸徐徐睁开，粉腮浮起一抹惨厉的苦笑，惨声道：“我愿意死在你的手下！”

宇文烈心头一震，感到一阵莫名的颤栗，脱口道：“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

“你……”宇文烈向后退了一个大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爱他，愿意死在他的手下，这从何说起？

邱雯平静地道：“是的，这近于荒唐，但自古墓一会，我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就是你。当然，我并不希望得到你的爱，因为那永不可能，第一，我师父已成了你生死对头，如果有一天你毁了她，我能替她报仇吗？！”

宇文烈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颤。

邱雯话锋一顿之后，又道：“第二，一日为师，终生为师，何况她对我有教养深恩，我不满意她的为人，但我不能背她。第三，你不但有了妻子，还有一个不计生死，甘犯忤逆，痴心爱你的天仙美人……”“你……说谁？”

“白小玲！”

“她……”宇文烈再退了一步，他不能否认这事实。邱雯轻轻一抹口边血渍，凄怨无比地接着道：“杀徐千聊报师恩于万一，死于你手，算是结束一场春梦。”泪水终于滚落苍白的粉腮。

宇文烈怔住了，也傻了。他对她连半点爱意都不曾在心里闪过，然而这一缕痴情，毕竟感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再对她下手？

他愕然了片刻，终于一语不发地举步离开，走向徐千的尸旁，相了相地形，就一块较高的土丘上，掘了一个坑，把徐千安葬，并以掌削切了一方石碑，指书：

“故神风帮总坛护法徐千之墓”

徐千一度失足死城，临死由少帮主为他造墓立碑，恢复了神风帮中的称谓，足可安慰于九泉了。埋葬完了徐千，正待转身出谷。

邱雯那令人心悸的声音又响在耳边：“你与神风帮有渊源？”

宇文烈不愿也不回头和她相对，闻言只冷冷地道：“不错！”

“那……我……真不该冒然下手。”

“过去了，不提也吧！”

“你不替他报仇？”

“希望你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赶快离开！”“我到哪里去？回死城陷入更深的罪恶中，还是游魂江湖？”像是自语，又像是宇文烈而发。

宇文烈无言以应，事实上，他又能说什么，他该杀死她的啊！

邱雯凄凉欲绝地道：“你吝啬让我死在你的掌下？”宇文烈的心弦，陡地一颤，栗声道：“邱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爱你，愿意死在你的掌下！”

“可是在下并不爱你。”

“我没有希望你爱我！”

“你走吧！”

“你既然不愿下手，也罢，替我立块碑，你总不会拒绝吧？”

“什么？”宇文烈突地回过身来。邱雯苍白的粉腮上，浮现了两朵红晕，嘴角漾起了一抹凄凉而古怪的笑意，冷寂地凝视着宇文烈，仿佛一尊塑像，不言，不动，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宇文烈被看得心里发毛。

蓦地，邱雯粉靥赤红如火，眸光逐渐散乱。

“砰！”然一声，倒地气绝，死状无比地安祥，嘴角的笑意犹存。她死了！在微妙的情況下结束了她短暂的生命。宇文烈觉得手脚有些发冷，鼻孔里酸酸的。他与她之间，没有情，没有爱，有的，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她说，她爱他，但这是片面的，单方面的。显然，她是服毒自尽。一个本质善良的少女，误入邪魔，而又无法解脱，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世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使她重生，使她面对现实活下去，那便是爱，然而她无法得到。死，是唯一的解脱。

宇文烈怆然祝祷道：“邱姑娘，安息吧！我记住这一片心意，愿清风明月永伴香魂。”

于是，在徐千墓旁，又起了一座新家，墓碑上与着：“故烈女邱雯墓”称她为烈女，似不贴切，但一念坚贞，力图自拔于魔道，又不欲叛师苟全，最后以死明志，称之为烈女，也未始不可。

宇文烈采了一束山花，放在她的墓前，作了一刻无声的凭吊，然后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这座令人伤感的谷道。一种难言的凄伤，紧紧罩住宇文烈的心头。

邱雯之死，在道义上他没有责任，然而在情感上，他觉得是一种负荷，因为在临死前，她说出了存在芳心深处的一句话，她爱他！尽管这爱是单方面的，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岂能无动于衷。

一路之上，他借电闪星驰的奔行，来减轻内心的这一份沉重的感受。

日落！日出！他奔行了近三百里路程。他不期然地又想起邱雯说过的那句话：“……还有一个不计行死，甘犯忤逆，痴心爱你的天仙美人……白小玲……”

白小玲，到底是什么来路？从种种迹象判断，她也是死城中的一份子。这一份恩怨夹着情仇的爱，使他感到极端的苦恼。他简直不敢想象那后果。还有那对他有救命之恩的黑衣蒙面少女，他此去参与万流归宗大会，就是死城的死敌，而她母亲是死城令主，如果她也在场出手，那情况将如何应付？

正自冥想之间，一阵呼喝之声，遥遥破空传来，当下不期然地缓了奔势，细察声音来源，似发自半里外的竹林之中。

为了赶上会期，不愿多管闲事，身形再紧...

突地，不远之处，数条黄衣影投向了竹林之中。

目前江湖中，以黄衣为标志的，除了东海黄金城之外，可说别无分号，而黄金城在中原武林的对头，可能只有死城一派。

他不期然地想起了柳玉蝉。柳玉蝉率人入中原的目的，是奉母命寻觅外公戚嵩与外婆冷罗刹的下落，曾托自己传信，虽然信已带到，但她要找的人，先后都惨死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以啖鬼客的姿态出现，向柳玉蝉谎言宇文烈已丧命死城时，她激愤地要替自己报仇。这一份情谊，的确感人。

目前死城气焰万丈，十二门派式微，黄金城不失为一股力量，何况是敌忾同仇，正邪不两立。于是，他折转身向竹林奔去。

竹林广袤，隐约可见黄衣人影游动来往。宇文烈凭其盖世身手，直欺竹林深处，而不惊动那些负责警戒的黄衣人。林中央，是一间破败的关帝庙门口横陈着三具黄衣人的尸体，另有五个黄衣人正在庙门左侧挖掘，看样子是要埋葬死者。

阵阵宏喝之声，从庙内传出。宇文烈如一缕轻烟般飘入庙中。

芜草没径的院地，业已被掌风扫平，数十黄衣人，围在院地四周的阶沿上。

院中，一个黄衣老人与一个白发黑衣老者，打得难解难分，以方忘命狠扑，快速猛攻，几乎连身影都难分辨，只见一黑一黄两团影子在闪动飞掠。

宇文烈目光如电，虽然不辨交手人的面貌，但身影招式却看得极是分明。

黄衣人是黄金城下无疑了；那黑衣老人，使他联想到了死城。黑色也勾起了他潜意识中的杀机。

一声暴喝过处，黄衣老人栽落圈子之外，四围起了一阵鼓噪.....

宇文烈隐身在廊柱之后，黄衣老人栽落之处，在他面前不远，目光一扫，不由大吃一惊，这黄衣老人，赫然正是黄金城总管申无忌。记得在万仞谷外，申无忌在两抬之内，夺下沈虚白的折扇，功力不谓不高，这黑衣人会是谁呢？心念之中，目光扫向院地这中。只见那白发老人，口血殷殷，身形摇摇欲倒，显然内伤不轻，他之胜申无忌，极为勉强。

当目光停滞在白发黑衣人面上的一刹那，他只感全身雷击似的一颤，连血脉都在这瞬息间冻结了。

天，难道会是他？不可能，定睛再看，一点不错，是他，死城前任总管白发老人戚嵩。

难道是白日见鬼不成？戚嵩惨被杨丽卿活埋而死，白小玲代自己把人埋葬，莫不成死人会复活？突地，他想起了冷罗刹在山腹秘宫之中曾说过，戚嵩埋骨之所，是一座空冢，里面根本没有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蓦在此刻，一条纤纤人影，投射入院。她，正是黄金城主的女儿柳玉蝉。

柳玉蝉娇喝一声：“死城老狗，拿命来！”纤掌扬处，响起一声惨叫，戚嵩口血狂喷，踉跄退了三四步之后，跌坐地上。柳玉蝉身形一欺，纤掌再场.....

宇文烈亡魂皆冒，如任柳玉蝉下手，势将演成灭伦惨剧，大喝一声：“住手！”

这一喝，四宇皆震，积尘纷落，人也跟着飞射入场。柳玉蝉陡地撒掌回身，数个黄衣人，已弹身扑了上去。宇文烈轻轻一挥掌，迫退了扑近身来的四个黄衣人。柳玉蝉惊呼一声道：“啖鬼客，是你阁下？”这一惊呼，四个黄衣人才没有再进击，四周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向这紫衣蒙面人，啖鬼客三个字在短短时日之内，已然轰动了整座中原武林。

宇文烈急声应道：“正是在下！”

柳玉蝉秀目泛煞，沉声道：“请阁下稍待，小女先打发了这老……”

“柳姑娘，你太健忘了！”

“怎么，阁下……”

“柳姑娘在万虺谷，曾与这位老人照过相！”

“他……是……”

“宇文烈曾经向姑娘在事后介绍过这位老人的来历。”“他，哦！难道是……”

“你外祖父戚嵩！”

“什么？”

“姑娘的外公！”

“该死！”柳玉蝉如遭雷击，粉腮顿现苍白，蹬蹬蹬退了两在个大步，娇躯簌簌直抖，樱唇连张，就是就出话来，惊震至极地望着坐在地上的白发老人。

戚嵩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栗声道：“你……说什么？”

宇文烈激动地道：“这位柳玉蝉姑娘，便是东海黄金城城主之女，而城主正是使阁下当年夫妻反目成仇的失踪女儿戚依萍。

“真的？”戚嵩蹬地一个踉跄，老脸一阵抽搐，过分的激动，使他口血又告溢出。

柳玉蝉嚤吟一声，冲前几步，跪倒戚嵩脚前，抱住老人双足，悲呼一声：“外公”便自号啕痛哭起来。

当然，这哭，一方面是亲情孺思，另一方面是她方才险些毁了这老人的自咎。所有在场的黄金城高手，全被这转变而惊诧得发愣。

总管申无忌，也挣扎着立起身形。

戚嵩颤抖的手，放在柳玉蝉的头上，频呼：“孩子，起来！”

久久之后，柳玉蝉悲怀稍刹，才含泪道：“外公，蝉儿不知冒犯，几乎……”

“孩子，既是不知还提它做什么，外公我不是好端端的吗！”

柳玉蝉站起娇躯，目光仍停留在外公面上。宇文烈为了转移气氛，发话道：“柳姑娘，这误会是如何引起的？”

柳玉蝉自疚的目光，再深深地注了老人一眼，才道：“属下发现外公的行迹，认出是死城中人，追踪不舍，到这庙中，三名弟子毁在外公之手，所以……如果不是阁下及时阻止，后果已不堪设想。”

宇文烈点了点头，道：“总算吉人天相！”

戚嵩注望着宇文烈道：“朋友何以知老夫家世？”宇文烈微微一窒，道：“是听敝友宇文烈提起的！”“哦，你与他朋友？”

“是的！”

“他人呢？”

“他……业已命丧死城！”

“什么，他命丧死城？”

“是的！”

“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是月前……”

“哈哈哈哈哈！”

“前辈因何发笑？”

“你是有意骗老夫还是真的不知道？”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前辈这说话的意思是……”戚嵩微微一笑道：“宇文烈根本没有死！”

“什么，他没有死？”宇文烈与柳玉蝉同时惊呼出声。宇文烈是震惊于戚嵩老人何以知道自己的死是谎言，而柳玉蝉则是另有所感。

戚嵩叹了一口气道：“是的，他没有死，只是……”

柳玉蝉急切地道：“只是什么？”

“他的额上被死城加了烙印！”

“啊！”宇文烈震惊莫名，故意装成迫切的声音道：“前辈何以知道？”

戚嵩望着宇文烈，黯然道：“他心高气傲，容貌被毁，自是不愿被人知道，所以谎言已死。其实，唉！这又何必，他即使掩去真面目，改变了说话的声音，老夫一眼便能认得出来……”说完，眨了眨眼。

宇文烈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子来，老人言中之意，已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为了顾及他的自尊，不予揭穿。

奇怪的是他何以知道得这么详细？他分明死了，为什么还活着？

柳玉蝉听不出弦外之音，追问道：“外公怎么知道人没有死？”

“当然知道！”这句话当然知道，说了等于没说，但又令人莫测高深之感。

宇文烈心中要问的，也正是这句话，接过话头道：“前辈这话必有根据？”

老人戚嵩若有深意地望了宇文烈一眼，道：“老夫为了一个人而死，又为了一个人而活，当然有根据。”

“请明示！”

“老夫假传命令，救宇文烈脱出死劫，最后不得已出手毁了同门，变成叛逆，死，而后又生！”

这句话，柳玉蝉如堕五里雾中，茫然不解。宇文烈却心中起了翻腾。

万虺谷外，半峰山洞中惊险的一幕闪映心头，姜瑶凤被死城绑架作为人质，要挟自己以禁宫之钥交换，结果自己也中计被擒，突然有人传令不追究禁宫之钥，释放人质。沈虚白适时而至，又欲杀自己和妻子姜瑶凤，在千钧一发之际，老人戚嵩不速而来，惊走沈虚白，毁七八两号秘探，他以总管的身份，杀本部属下，已犯了叛逆之条，当时猜测是戚嵩因了姜瑶凤之故不计后果出此下策，现在听来竟是另有原因，这的确是想不到的事。心念之中，急促地道：“那个人是谁？”

“你想不到？”

宇文烈心念疾转，是谁能支使死城总管假传命令，叛门杀人？谁有这大权力？又为什么要救自己？

想了片刻这后，道：“在下想不出是谁。”

“白小玲！”

“什么，又是她？”

“不错！”

宇文烈若非紫巾蒙面，定可看到他面上剧烈的变化。

又是白小玲。她在死城中到底是什么身份？她的母亲呢？

“请问，白小玲是什么来历？”

“这……老夫答应她暂守秘密！”

宇文烈倒吸了一口冷气，不放松地道：“阁下曾说过为一人而死，为一人而生，这……”“老夫因为做这件事而惨遭活埋，又为她所救活！”“哦！阁下当初并没有死？”

“如果不是她，便死定了！”

“原来白小玲要代为收尸是有意的……”说着，正想问明杨丽卿的下落与来历，戚嵩已先开口道：“宇文烈曾答应老夫送信给那老伴儿，结果如何？”

宇文烈心头一震，道：“信已道到！”

“结果呢？”

柳玉蝉接口道：“蝉儿已见过外祖母，与她老人家共同探视外公之墓，她老人家坚持迁葬，想不到是一座空坟！”“哦！”

“外祖母发誓要替外公报仇，并揭开空坟之谜，又匆匆走了！”

戚嵩目光转向宇文烈道：“你当知道她的下落？”

宇文烈心头一阵怦然，道：“是的，在下知道。”

“人呢？”

“在回转秘宫途中……”

“怎么样？”

“遇害！”

柳玉蝉尖叫一声，粉腮大变。

戚嵩白发蓬立，老脸扭曲，凄厉地道：“她死了？”

宇文烈栗声应道：“是的，在返抵秘宫之时，倒地气绝。”

戚嵩“哇！”的喷出一口鲜血，身影晃了两晃，狂吼道：“谁是凶手？”宇文烈咬紧牙关道：“她……说是杨丽卿！”

“杨……丽卿……”

“杨丽卿现在何处？”

戚嵩两眼翻白，栽了下去。

柳玉蝉手急眼快，一把抱住，悲唤道：“外公！外公！”戚嵩双目暴睁，嘶声道：“杨丽卿，魔鬼，我……要杀她！”

宇文烈激动无比地道：“戚前辈，杨丽卿现在何处？”戚嵩似已神智混乱，口中仍重那句话：“……魔鬼，我要把她碎尸万段……”挣起身形，便往外踉跄奔去。柳玉蝉手足无措，一时之间不知何是好。

宇文烈晃身拦住老人戚嵩，道：“前辈，你现在需要调息戚嵩双眼暴睁如铜铃，神情癫狂地狂叫一声：“老夫不杀你誓不为人！呼的一掌，劈向宇文烈当胸。

“砰！”宇文烈纹丝不动，戚嵩被反震得一个踉跄，张口喷出一蓬血雨。

戚嵩老脸一片惨厉之色，一退又进。人影晃动中，宇文烈连退了三步，微感骇然，老人已施展出独门杀着无形指，而且一连进了三指。

宇文烈若非神功护体，势非洞脑裂额不可。

柳玉蝉急得放声大叫：“外公，你怎么了？”

场面在混乱之中显得紧张。

戚嵩五指无功，接着又是一掌。宇文烈闪电般抓住对方手腕，一指点上老人的黑甜穴。老人向后一倒，经宇文烈伸手托住，转向柳玉蝉道：“姑娘，戚前辈悲愤过度，神志已经不清，需要好好的休养与照顾，在下点了他的睡穴，从宇文烈手中接去戚嵩老人。”

宇文烈心内暗忖，戚嵩知道自己化身啖鬼客的前因后果，想来必是与白小玲保持联系，否则他无由知道。

白小玲一片痴情确使人荡气回肠，但她在死城中是什么地位呢？

想！思索！突地，脑中灵光一闪，几乎使他跳了起来，接连打了两个冷噤，他想起一次白小玲曾以一朵白玉莲花，叱退了死亡使者，死城属下的号志牌，都有莲花的标记，以此推论，她上次所持的玉莲，必是死城至高信物无疑。莫非她母亲便是死城令主？如果是，黑衣蒙面女与白小玲是姐妹无疑。

这推断与事实非常接近，父亲白世奇是死城逃犯，白小玲的母亲误认当初的诛心人是白世奇，而予以逼杀。自己数次被救，绝处逢生，对方交回死城得手禁宫之钥。这些，除了与死城令主有特殊关系的人外，根本无法办到。自己早就应该想到，而况没有想到。

退一步说，白小玲的母亲不是死城令主，但与死城令主之间，也必有相当深的渊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黑衣蒙面女在交回禁宫之钥时，曾带着白小玲的一个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对她母亲下手。如果她母亲真是死城令主，自己能不下杀手吗？他也想到白小玲母亲的天魔眼，那使人丧失抵抗力的眼神，自己目前的定力，能与那邪门功力相抗吗？“阁下！”

宇文烈从沉思中惊觉，面前站的是忧愁满面的柳玉蝉。“柳姑娘，什么事？”

“我打算派人护送家外祖父到旅馆中暂住……”“不行！”

“为什么？”

“他是死城叛徒，死城方面不会放过他，决不能在任何有人场所露面！”

“哦！我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该如何……”

“这破庙是最隐秘的藏身之所。不过，贵属下最好不要在附近走动，死城秘探无孔不入，消息走露，安全就很成问题了！”

“敬谢指教！”

“还有一点，戚前辈悲愤过度，神志难免失常，在他没有完全恢复平静之前，姑娘不能离开他，别的人可能阻止不了他的冲动。”

“这……”

“姑娘有什么困难？”

“我……此次率本城高手，主要目的是参加万流归宗大会！”

“贵城也接到柬贴？”

“没有，本城不属中原武林，与会的目的是要为死难的门人讨帐！”

宇文烈摇了摇头，心里相说，以这些人去向死城讨帐，等于送死，但他没有说出来，略一没思之后，道：“依在下之见，姑娘目前最好不要行动！”

“为什么？”

“这次万流归宗大会，是一个绝大的阴谋，中原正义之士，正积极谋取对策。姑娘在这里保住实力，一方面照顾令外公，届时，中原武林或许有借重之处！”

柳玉蝉沉思了半刻，道：“为了外公，看来只好如此了！”“柳姑娘，

如果一位叫白小玲的姑娘和一个黑衣蒙面女来这里，是友非敌，千万别发生误会！”

“噢，好！刚才听外公说宇文相公根本没有死，这一点阁下当然明白？”

“这……实不相瞒，在下知道，但要替他守秘。”“他现在何处？”

“不知道。”

“他额上的烙伤……”

宇文烈几乎忍不住要伸手去摸额头，手已举起，又放了下来，语音微颤地道：“他正在设法寻求复原之道！”“阁下如果遇到他，请转告柳玉蝉在此相候！”“在下……一定带到这信息！”

“如此小女谢谢了！”

“谢倒不必，在下就此告辞了！”

就在此刻，一缕哨音，破空传来。柳玉蝉粉腮一紧，道：“有情况！”紧接着，传来了数声暴喝之声，看来外面已动上了手。

一个黄衣人匆匆奔入，向柳玉蝉一躬身，道：“禀小姐，有十余人来历不明的人侵入竹林，已交上了手！”“黑衣人？”

“是的！”

宇文烈哼了一声道：“来人必属死城属下无疑，姑娘千万不能离开戚前辈，请传令贵城朋友包围竹林，决不能放走一人，另外用人把对方引来庙中，由在下对付！”柳玉蝉粉腮杀机顿现，迅速地传下命令。黄衣人纷纷弹身出庙，照命行事。她自己与两个黄衣人和那重伤的总管申无忌，退入了一间偏殿之中。

竹林中传来一阵暴喝之声，夹着几声栗人的惨号。数条黄衣人影，仓惶地飞奔入庙，到了庙口，蒙面人等一齐纷纷止住身形。

蒙面人目光一扫现场，向身边一个威猛汉子道：“王头目！”

“属下在！”

“你率领五名弟兄，在庙后侧方监视，不许有人漏网，如有意外情况发生，随时发号传警！”

“遵命！”被称做王头目的汉子，抱拳躬身为礼，带了五名手下，迅快地扑向庙侧。

“吴头目”

“属下在！”一个半百老者，应声上前。“你带五名弟兄，入庙搜索！”

“遵命！”

“还有，此地可能是黄金城在中原的巢穴，当不乏好手，你要特别小心！”

“是！”

六条人影，向庙门射入。现在，除蒙面人外，还剩下七名黑衣汉子。

蒙面人一挥手，道：“散开！”

七名黑衣人，身手相当不凡，闻令之下，唰的在庙门口散开，呈半月形队形。空气在冷寂之中透着无比的紧张。一个黑衣汉子，电掣而至，向蒙面人施了一礼，道：“十七号参见总监！”

“免礼，信息可曾传到？”

“已经传到了，据联络站头目告诉弟子，附近能调集的弟兄，不超过百人，两位使者远在十里之外，业已飞传讯号，至迟，半上时辰可以赶到此地！”

“嗯！半个时辰，也许真的迟了，我方业已开始行动。下去，到林外待命！”

“是！”十七号秘探拖礼转身退去。

这蒙面人，正是死城所属秘探总监无情剑客。就在此刻，庙中传出了短促而低沉的惨号之声。一声！二声！……

不多不少，一共是六声。

无情剑客亡魂皆冒，脱口叫了一声：“不好！”匆匆向身后的七名黑衣汉子道：“守住，由一人与王头目连络！”声落，人已没入庙门之内。

大殿前的院地中，横七竖八躺了六具尸体，赫然正是方才入庙搜索的吴头目和五名手下。看样子，六人被杀，并未经过反抗。

院中一片死寂，连半个从影都没有。无情剑客不由头皮发炸，寒气股股而冒，以吴头目等人的身手，竟然毫无反抗的余地，连示警都来不及便已被毁，他自问自己也办不到。他自悔孟浪了，他低估了黄金城的实力。

但目前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援兵最少要两刻时光才能赶到，手下已有六名牺牲，这不过是开始，再以后呢？细察六具尸体，全部是被一种至高掌力，震断心脉而亡。眨眼工夫，以同一手法，毁六名高手，这未免太骇人听闻了。出奇的死寂，令人平添恐怖之感。不可一世的密探总监，竟然也感到心寒。

终于，他忍不住开口发话：“黄金城的朋友何以龟缩不出？”

“哼！”冷哼发自身后咫尺之间，无情剑客为之汗毛一竖，陡地回身。

“呀！你……”

“真是幸会！”

“啖鬼客，你……你是东海一派……”

宇文烈冰冰地道：“在下与黄金城的朋友，算是道义上的合作！”无情剑客做梦也估不到会在这里碰上这生死对头，想起对方通玄的身手，令他从心底泛起了寒意，脚步在不知不觉间向后移了两步，硬起头皮道：“人是你杀的？”

“不错！”

“这笔帐本城会连旧帐一起结清的！”

“在下日内会上门，不劳阁下的唇舌了。”

“好，啖鬼客，本总监一准候教，再见……”

“慢着！”

“朋友还有什么话要说？”

“无情剑客，今天到这里来的朋友，全得留下！”淡淡一句话，发自宇文烈之口，像有无穷的威力。无情剑客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栗声道：“你准备怎么样？”

宇文烈目中煞芒一闪，道：“在下已经饶过你一次不死无情剑客全身一震，心头升起一抹死亡的恐怖。宇文烈一顿又道：“助纣为虐，是看在你与铁心修罗相交一场的份上。今天，你死定了！”

无情剑客心头一闪现侥幸的火花，颤声道：“你与铁心修罗是什么关系？”

“这一点阁下可以不必管！”

“本人正在四处寻访这位老友的下落……”

“哈哈哈哈哈！”

“因何发笑？”

“无情剑客，铁心修罗交上你这朋友，的确是一种耻辱，死城多次派人探听他埋骨之所，目的是要毁尸，你这种谎言，未免太卑鄙了。你以为如此一说，在下就会放过你？你想得太天真了！”

无情剑客心计被拆穿，知道除了一拼，别无他途可循了，口中发出一声长啸，长剑随着出鞘。

他的剑术造诣，在武林中可说是特级一流，恐怕极少敌手，宇文烈曾领教过他的一剑九创绝招，换了别对手，也许可以得心应手，碰上了宇文烈，掌指刀剑不能伤，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克星。他发啸召援，希望在众攻中设法脱身。宇文烈语冷如冰地道：“无情剑客，阁下的剑术造诣，用于正，可以造福武林，用于邪，生灵涂炭，在下今天非杀你不可了，出招吧！”

无情剑客啸声发出，却不见动静，心中已感不妙，难道埋伏在庙外的弟子，全已遭了毒手不成？汗水浸透他的面巾。他知道另外的援手，正是赶来途中，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时间已不许他等了。

宇文烈再次发话：“出手！”

无情剑客咬牙厉哼了一声，唰的攻出了一招，但见剑气森森，剑影霍霍，威力广被两丈方圆，的确是泼水不入。宇文烈弹退五尺，口里道：“看在铁心修罗份上，最后让你一招！”

嗤！嗤！连声，紫衫被剑气割破了七道半尺长的口子。“呀！暗中隐伏的黄金城高手，忍不住惊呼出声。无情剑客横定了心，狂喝一声，出手连演三绝招，森森剑气，幻成一片光幕，夹着约的风雷之声，以铺天地之势，罩向了宇文烈。这三招，他已用出毕生功底。

“轰！”恍若平空疾雷，剑气流散消息，劲风余波，使五丈外的屋瓦纷纷碎落。

无情剑客已退到了阶沿边，长剑拄地，胸部起伏如涛，蒙面巾业已自落。

宇文烈弹身欺近到八尺之外，栗声道：“无情剑客，如果你还有一点武道的精神，自决了吧！”话声才落，只见无情剑客身形晃了两晃，“砰！”然栽倒，耳目口鼻全部溢血，显然方才一击，已震断了他的心脉。

宇文烈一摇头一叹道：“在下无意杀你，但又不能不杀你。”

黄衣人从暗中拥出，当先的是柳玉蝉。

宇文烈沉声道：“柳姑娘，请传令外围发动攻势，我们要在对方援手未到时肃清残敌！”

柳玉蝉一颌首，向身后一个黄衣壮汉道：“发出讯号！”“是！”一股红色火焰，冲空而起。

约莫半盏茶工夫，一个黄衣老人疾奔入庙，朝柳玉蝉一躬身，道：“禀小姐，经搜索没有发现敌踪！”

“什么，敌人全部逃逸了？”

“这……卑堂敢负责，没有放走一人！”

“尤堂主，这话从何说起？”

“庙门口陈尸七具，庙后林中六具，竹林边一具！”谁下的手？”“这……恕卑堂没有目睹！”

柳玉蝉把问的目光瞟向了宇文烈。

宇文烈摇了摇头，喃喃的道：“奇怪，谁下的手，何以会瞒过这多人了耳目？”

柳玉蝉困惑地望了望四周，道：“尤堂主，传予弟子集中待命！”

“遵命！”尤堂主退了下去。

宇文烈心念一转，道：“这暗中下手的人，看来是友非敌，目前不必去探究这问题，戚前辈如何了？”

柳玉蝉秀眉一皱，伤感地道：“我一度解开了他老人家的睡穴，神智仍然不清，只好又点上。”

“此地已不安全，为了戚前辈着想，姑娘即刻率贵门转移一个位置！”

“转移位置？”

“距这里二十里的南山，也有一座废庙，可以暂时寄身，以后在下再与姑娘联络，对方援手将到，姑娘如无异议，就请起程如何？”

柳玉蝉蹉跎了片刻，道：“好，就依阁下之见，如遇见贵友宇文烈，请千万寄语。”

宇文烈心弦一颤，道：“在下一定办到！”

“阁下援手之德，就此谢过！”

“言重了，正邪之争，彼此彼此！”

“再见了！”

“珍重！”

柳玉蝉一声令下，由一个手下背起老人戚嵩，迅快撤离了关帝庙。

宇文烈目送柳蝉一行离开之后，迅快地就院中劈土成坑，埋了无情剑客，对方是师你生前至友，为了除魔卫道，他杀了他，在而心中不无黯然之感。

出了庙门，果见七具黑衣人尸体，散抛在门边。他心中惦记着万流归宗大会，会期已迫，无暇去追究这谜底，一心只想赶路。

离庙十丈，一潭如镜清水。宇文烈心中一动，除了面巾，临潭一照，额上药包宛然。

他心中一阵剧跳，显出从未有过的激动，魔鬼天使的手术如果成功，药包解开便还君真面目，如果手术不灵，那导恶的疤痕，将使他终生无法见人。

他的手，竟然有千钧之重，费了好大力气，才举到额上。手指颤抖得像是在抚琴。

终于，他鼓起勇气，抓下药包绷带。

“呀！”潭水中面影一晃，宇文烈激动过度而坐了下去。他闭上眼睛，让激动的情绪平复。

久久，再度睁眼，潭水中，一个英俊非凡的面容，额上竟然连一丝丝的疤痕都没有，完全恢复旧貌。

魔鬼天使的医术，的确是妙参造化。

“噢！”一声熟耳的惊呼，倏告响自后。

宇文烈暗吃一惊，是谁竟能无声无息地欺近自己身后？定眼注视潭水，一个白衣少年，如临风玉树，站在自己身后。“原来是她！”他心中再次起了狂烈的激动。缓缓站起身来，回身相对。

面前的白衣少年，正是天山神秘老人的女徒东方瑛，粉腮上一片错愕与惊喜之情，一双水汪汪的眸子，眼波流动欲滴。他想起了替她疗伤的一幕，那柔滑而坚挺的玉峰……他的俊面，不由自主地炽热起来。他也想到东方瑛说进：“但求名份，不求托身”的断肠哀语。想到这里，一颗心不由陡地沉。为了疗伤，他发现了她女扮男装的秘密，也在无心中触摸了她的玉体，她矢志今生不嫁第二个男人，原无可厚非，但她提出的名份问题，将何以善其后呢？

两人相对无言，各自转着念头。

宇文烈忍不住打破沉默道：“庙边那些死城门下，我猜是姑娘下的手？”

“不错！”

“姑娘来了很久了？”

“我希望暂时改个称呼！”

“哦！对不起，称兄台如何？”

“我处纪比你小！”

“这……”

“宇文兄，叫我英弟好了！”

宇文烈面上现出一丝苦笑，颌了颌首，道：“遵命！”东方瑛芳容一肃，道：“我无心凑热闹到这里，想不到碰上你，真是巧极了，哦！你的面不是……”

“得一位前辈异人施行手术，幸而复原！”“我先恭贺你！”

“谢谢！”

“是谁有这回天的玄妙医术？”“魔鬼天使！”

“东方瑛陡地一把抓住宇文烈的手，激动万分地道：“你说是魔鬼天使？”

第二十四章城下之会

宇文烈说出使他容貌得以恢复的是前辈异人魔鬼天使。东方瑛一把抓住宇文烈的手，激动万分地道：“你说魔鬼天使？”宇文烈讶然道：“是呀，你何以如此激动？”

东方瑛自觉失态，脸一红，松开了手，道：“我正要找他！”

“你，要找魔鬼天使？”

“不错！”

“为什么？”

“打听两个人的下落？”

“向他打听两个人的下落？”

“这有何不妥？”

“他近年极少现身江湖，而且个性怪僻，向他打听人的下落，恐怕……”

“这两人除了他，可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宇文烈不由为动了好奇之念，追问道：“是什么样的两个人？”“东方瑛略略一窒，道：“告诉你无妨，是我的两位师兄！”“哦！什么样的两位师兄？”

“我不知道。”

“两位师兄离开天山入中原，我还没有出世哩！”“这，从何说起？”

“先师遗命，要我找魔鬼天使打听！”

“总有个名字呀？”

“一个叫姜伯韬，一个叫姜雄韬，是兄弟俩！”

“哦，这倒不曾听说过！”

“你多大岁数，当然没有听说过……”

“不然，如果是知名之士……”

“算了，告诉我魔鬼天使在什么地方？”

“子午谷！”

“子午谷在什么地方？”

“这……很难说清楚，待万流归宗大会结束后，我带你去，如何？”

东方瑛欣然道：“好极了！”

“就在此刻，林内忽传破风之声。宇文烈很快地把紫巾蒙在面上，低声道：“死城应援无情剑客的人到了！”“我们如何行动？”

“杀！”

“何必为这些爪牙耽误时间？”

“我发誓不放过任何一个死城中人！”

“好，我们迎上去！”两个面目阴沉的白袍怪人当先，后随数十黑衣人，排搜而来。

宇文烈双目骤现煞光，栗声道：“为首的是死亡使者，你我一人对付一个，妥决为首的，再杀其余的。”“好，看谁先得手！”

一白一紫两条人影，弹身扑了过去。

“停止！”死亡使者之一，发出了命令。

“啖鬼客！”两使者和部分手下，相继惊呼出声。宇文烈与东方瑛半声不吭，各扑向了一名死亡使者，暴喝声中，传出一声惨号与半声闷哼，宇文烈当面的使者，飞栽两丈外，被竹丛夹住，显见是活不了了，东方瑛一招之

下，仅使对方吐血而退。

女子心窄，见宇文烈得手，芳心一急，闪电般再次进击。“哇！”栗耳的惨嚎传处，那名使者天灵被抓碎，脑血齐迸，死于非命。

“杀！”宇文烈大叫一声，扑向那些黑衣人。黑衣人一个个惊魂出窍，亡命地四散窜逃。

刹那之间，惨号之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谱成了一曲恐怖而血腥的旋律。

两人一路追杀，直到竹林之外，眼前已不见半个黑衣人影，宇文烈一观天色道：“我们得兼程而进，否则赶不地大会了！”

东方瑛淡淡道：“我没有意见！”

宇文烈最担心的是她旧话重提，要他答复那名份之事，而对方竟然只字未提，神色之间，也没有什么异样，这使他暗中松口气。当下两人星夜兼程而进。

日逢望日，时当己午之交。

黑森林之内，死城之外，数亩大的方场上，高搭着一座占地十丈的巨型彩台。台下，盛筵高张，黑压压一片人头，人数总在三百之多，僧道尼俗俱全。

彩台前方，高悬一方巨匾，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万流归宗”

所有与会的各门派代表与武林知名之士，除了少又少的几人之外，面对水陆杂陈的筵席，似乎没有胃口，一个个默然枯坐，面上呈现着愤恨、沮丧、忧伤、恐惧、不安等不同的表情。这里，便是死城发贴召开的万流归宗大会会场。艳阳当空，却扫不去每一个与会者心头上的阴霾。

恐怖而森冷的气氛，在不断地滋长，扩大。

尤其，面对会场，城门楼上那两个怵目惊心的大字——死城，使人有如临鬼域之感，这神秘而恐怖地方，在此刻与会者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可怕的谜。

城内究竟是什么景况？城主是何等样的人物？使人无从想象。

“当！”一声震彻九霄的锣响，震撼了每一个与会的高手，所有的目光，集中向彩台。

两队白袍人，缓缓现身，雁翅般排列在彩台的两侧，每队十八人，共三十六名。

所有与会的高手，全在心里打了一个结，寒气股股直冒。

这三十六名白袍人，是死城属下金牌级高手死亡使者，每一个使者，都具有震世骇俗的身手，随便一人，在武林中都有很少敌手，三十六名之众，单只声势就足以压倒所有与会的各门派高手。而这批高，当然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死城中地位不怎样崇高，由此可见死城势力的一斑了。

接着，四个黑袍老者，出现台上，左右各二，分别站定。

继四老者之后，一个持拐杖的老太婆，和一个面目狰狞，身高九尺的灰袍老者，徐徐现身，分别到彩台左右台柱边顶置的交椅上坐下，老者手中捧了一顶破旧的道冠。

不知是谁，在人群中轻轻栗呼了一声：“孽道鬼婆！”这四个字有如万钧雷霆，震得所有在场的高手惨色色变。

两邪一正，成名在一甲了之前，已数十年不现江湖，在一般武林人心目中，是属于传奇性的人物。想不到两邪双双在此现身，而且看来已投效死城，

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大事。

全场在一阵骚动之后，趋于可怕的沉默。恐怖的气氛由于孽道、鬼婆的现身，更加浓厚了。

死城邀集的万流归宗大会，目的是什么？每一个与会者，都知道这是一项阴谋。这阴谋也许将导致武林末日。

各门派为了避免流血惨剧，全都按时与会，把希望寄托在突然出现奇迹。但，那总是虚渺而不期的。

空空祖师派传人欧阳治劝各门派按时与会，说他另有安排，以消弭劫运，然而既不见空空祖师本人到场，也不见有任何特殊的征兆，是不知不可为而脱身世外吗？抑是另有原因？

“当！”又是一声震耳的锣响。与会群豪，也随之绷紧了心弦。是祸，是福，立即可见分晓。

鉴于不久前死城劫持十二门派掌门，要挟以各派重宝秘笈换命，其居心叵测是明显有。恐怖与不安，弥漫了整个会场。一个面目俊秀，但显得阴沉的青衫书生，出现在台中央。他正是新近任命为死城总管的沈虚白。

沈虚白目光游扫了会场一周，然后抱拳作了一个罗圈揖，朗声道：“敝人沈虚白，为死城总管……”说到这里，话锋一顿，顾盼自豪地再次遍扫全场一遍。

场中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承蒙各门派掌门与代表以及各方高人，枉驾参与大会，敝人谨承令主之命，向各位先进致接待不周的歉意！”说完，退后一侧。

“当！”第三次锣响，午时正。

一个声音高唱：“大会开始！”

“令主驾到！”

全场起了一阵骚动。所有的目光，略不稍瞬地注视彩台之上，这不可一世的死城令主，将是何等样的恐怖人物！孽道、鬼婆双双起身迎候，台下三十六名死亡使者全部俯首躬身。骚动之后，又是一片死般的沉寂。

八名宫妆少女，鱼贯出台，屏护长案之后。

每一从此人的呼吸，似乎都停止了。这一刻，像是一年。众人只觉眼一花，台上长案之后，多了一从个黑纱蒙面的女子。她的出现，突然得像幽灵鬼魅。

死城令主会是一个女人？每一个与会高手，一窒之后，全在心里发出这个问号。

这太出乎从的想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那满头的乌丝，显示着这震慑了整个中原武林的恐怖人物年纪不大。

但紧张的气氛并不因死城令主是个女人而稍懈。

死城令主开始说话了，声音珠圆玉润，悦耳至极，清晰地送入每一个与会人的耳鼓：“各位不远千里，枉驾敝城，参与大会，本座深感荣幸。百年以来，武林扰攘不休，杀伐不断，主要原因是彼此门户之见太深，一般不肖之辈，悉兴风作浪，严格地划分了黑道与白道的鸿沟，因袭了所谓正邪不两立的谬误，以致血腥连年，中原武林元气大丧。本座有见于武林本一家，万流比同源，所以召开了这次的万流归宗大会，希望能选出一位共主，主持武林大计，只有是非曲直之论，而无黑白正邪之分……”说到这里话锋中断。

台下起了一阵嗡嗡之声。

与会的都是各门派之主和知名之士，对这些似是而非，别有用心的歪论，当然听不入耳，但气氛却缓和了不少。在直觉的意识上，死城令主还不是个穷凶极恶之相。

问题只在所谓的共主。谁有资格能当这天下第一人的共主？

共主如何产生？这其中包含了什么阴谋？

自古正邪不两立，武林有数十年传统的规矩，门派有门规，消除黑白之见这句美丽动听的词句之后，隐藏了些什么？死城连续不断制造的恐怖血劫，能抹煞得了吗？

就在此刻，台下人群中一个犹如焦雷般的声音道：“本座净衣帮帮主赤面灵官洪琛，对大会主持人所揭出的至理，十分钦服，武林共主，代有先例，但也可算是百年盛举，共主人先，非有大智大才之士，无法胜任，本座提议大会主持人为共主人选！”

人群中响起了数声寥落的掌声。

净衣帮前任帮主五湖游商死在死城属下之手，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新任帮主，竟然腆颜为仇张目。

嘘声四起，这对一帮之主而言，的确是丢脸的事。

台口两旁的鬼婆、孽道，双双站起身来，慑人心魄的目芒，在人群中一阵扫掠，嘘声立止，全部噤若寒蝉。

赤面锦袍的净衣帮主，冷笑归坐。

死城令主徐徐地道：“洪帮主所提，本座愧不敢当，为示慎重，本座特请各掌门及帮会之主移座上台，看座！”

立即有十八个黑衣人，在靠近台中央的长案两旁，排了四十个座椅。

死城令主盈盈起立，一抬手道：“请！”

净衣帮主第一个上台，接着是鄱阳十八水寨总主余素娥。转眼间已有十二人左右上台，尽都是黑道枭雄。

孽道一翻眼，阴沉沉地道：“请十二门派掌门人上台！”各门派掌门，一阵面面相觑之后，由少林无垢弹师为首，鱼贯上台。彩台宽广十丈，增加了数十人仍显得空荡荡的。

各门派掌门的末一位，是一个面带怨毒的少女。沈虚白迎了上前，向那少女一拱手道：“姑娘代表……”

“桐柏派！”“哦！请部上姓大名！”

“曹月英，桐柏掌门！”

“失礼，请坐！”

“哼！”

死城令主目光透过面纱，扫了各门派掌门一遍，然后沉声道：“本座特请一位武林前辈，作今日大会的监察人！”说完，侧顾沈虚白道：“沈总管？”

“弟子在！”

“案左加座！”

“遵令谕！”一把高背太椅，安在了长案的左方，这算是最尊崇的位置。

所有的人全都感到一震，武林令主将要主什么样的人，当大会监察人？不言可喻，必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人物。武林令主右手高抬，目注台下，朗声道：“请不死翁升座！”

此语一出，满场皆惊，谁也料不到成名一甲子前的两邪一正之中的一正不死仙翁也在下坐之列。

不死仙翁加上孽道、鬼婆，两邪一正全部现身，这确实是一件震撼武林的大事。如果两邪一正全为死城罗致，后果不言可喻。

一个仙风道骨的白发老者，自台下第三排第八桌座上站起身来。所有的目光，集中向那白发老者。

与老者同桌的几个高手，一个个呆若木鸡，谁也料不到这原本不被人注意的老者，会是传说中的神秘人物不死仙翁。嗡嗡之声响成一片。

不死仙翁是辈份极尊的正派人士，算来已百岁过外的人，何以晚节不修，受死城利用而为监察人？

如果说死城令主请不死仙翁做大会监察人是出于至诚，谁能相信？

“哈！哈！宏笑声中，不死仙翁上了彩台！死城令主离座相迎。不死仙翁笑容可掬地环视台上诸人一眼，毫不谦让地在交椅上坐下。

死城令主归座之后，脆生生地向不死仙翁道：“仙翁与会，为会侍增色不少！”

“好说！”

“仙翁对本座不情之请，谅无异议？”

“一切前定，老夫何异议之有！”

这句充满了玄奇意味的话，不但使死城令主一愣，所有台上群豪，也为之瞠目，莫测高深，什么是一切前定呢？孽道、鬼婆双双向不死仙翁颌首为礼，孽道阴阴一笑道：“两邪一正，六十年后再度碰面，的确是一桩武林佳话！”不死仙翁笑嘻嘻地道：“两位荣膺死城太上护法，才真是武林佳话，老朽倒是为不死这名号担忧了，有朝一日，故旧凋零，如果真的老而不死，作偷生之贼，岂不寂寞煞人！”两邪脸色同时一变，缄口不语。

死城令主又道：“仙翁，阁下对这次大会有何高见？”不死仙翁打了一个哈哈道：“老夫生平最忌血腥，但生为武林人，却无可如何，逢场作戏，没有意见！”答非所问，又是令人莫测高深的话。

死城令主道：“传言仙翁精通易理，未卜先知，主教这次大会结果如何？”

不死仙翁容色一正，道：“老夫还没有为此事问卜，恕难答复。不过，世事如棋，一着错，满盘输，有修养的棋士，应该能预见输赢。”

“仙翁的话有如偈语，令人不解！”

“令主大智之人，这话未免过谦子！”

死城令主不再接话，转头向台上的各掌门人道：“听说曾有武林热诚之士，专程邀约天山神秘老人与人，可惜……”话锋至此一顿，锐厉的目光，一扫十二大派的掌门人，接着又道：“可惜神秘老人业已物化，实在是件憾事。”

各门派门人如中雷击，一个个惨然色变，空空祖师当日命传人欧阳治传知各门派时，曾向各掌门人秘称，为避免死城借口向各派肆虐，希望按时与会，神秘老人届时自会出面挽回此劫。

现在，这存在各掌门人心中的唯一希望破灭了，想不到神秘老人已不在人世，空空祖师了也不见现身。

死城令主语音突转严肃，一字一顿地道：“现在请各门派先交出掌信符，等共主产生之后，由共主统一保管，作为今后信守的依据！”

各掌门人闻言之下，齐齐心头巨震，瞠目结舌。掌门信符，是一个门派的精神象征，岂能轻易交出去。死城令主举目的何在，这不像是开会，根本就是迫订城下之盟，一时十二门派的信符落入一人之手，其后果岂堪设想？

但，此时此地，有谁出言反对？

以死城现有的力量，要消灭所有与会的高手，可以说易如反掌，不提孽道、鬼婆，单只护台的三十六名死亡使者，就可以横扫全场。

十二门派的式微，也正是中原武林的悲哀。

所有的黑道帮派，纷纷呈了信符，只有十二门派没有动静。死城令主冷冷地道：“请十二门派交出信符！”少林新任掌门无垢禅师起身合什道：“我佛慈悲，难道说是令主的命令？”

死城令主声音更冷地道：“大师，这是会章！”“会章是谁订的？”

“大会！”

“可是并未由出席大会的各门派认可！”

“大师反对？”

“可以这么说！”

死城令主冷森森地一笑道：“少林可以退出大会！”“本座正有此意！”

“一切后果贵派自负其责。”

“这有什么后果？”

“退坐的将是武林公敌！”

无垢大师全身一颤，栗声道：“这也是会章么？”“不错！”

“那就是说这次大会的本意，就是要武林公认死城为共“这得看各同道的意思。”

“事实已十分明显了，令主何必掩耳盗铃……”“无垢，本座尊你是一派之长，说话该有分寸！”无垢大师气得浑身直抖……

突地，坐左列最末的曹月英寒声发话道：“令主，本座有话说！”

死城令主头也不转地道：“是桐柏曹掌门人，有话请说。”“年前贵城绑架十二门派掌门，勒索各门派传统之宝，家父被杀，其余各门派掌门人有五位当场自决，另六位事后被毁，造成亘古未有的血案，这一点令主有何交代？”所有各门派新任掌门人齐齐面现悲愤之色，对死城令主怒目而视。

死城令主不屑地一哼道：“曹掌门人是来开会，还是寻仇？”

“无不可！”

“这与会无关，可否会后解决？”

“武林空前惨案，焉能与大会无关？”

“曹掌门人的意思呢？”

“请令主公平交代！”

“曹掌门人代表贵派，还是代十二派发言？”

“代表武林正义发言！”

“哼，桐柏派名实均亡，曹掌门人的出席资格还得商榷！”曹月英凄厉地一笑道：“令主，索仇便是本座的资格！”“你想破坏大会？”

“什么大会，令主的阴谋而已！”

“曹掌门人如不闭嘴，枉座要下逐客之令了！”“无妨试试看！”

空气在刹那之间，骤呈无比的紧张。

各门派掌门人除少林、桐柏之外，其余的虽心怀悲愤，但迫于死城的淫威，学金人三缄其口，谁也没有发声就援，死城令主看准了这弱点，才毫无忌惮，当下目注不死仙翁道：“监察人对此有何高见？”

不死仙翁寿眉一轩，道：“令主的意思呢？”

“破坏会章者逐出会场！”

“恐怕办不到！”

“噢！仙翁什么意思？”

“令主略坐片刻，便见分晓！”

就在此刻，一个黑袍老者气急败坏地奔到彩台之后，三十六护台使者之一转身截住道：“江殿主有何急事？”“有重要情况立禀令主！”

“请稍候！”说着，移身后台梯口，压低了嗓音道：“有请首席侍卫！”

站在死城令主身后的八名宫妆少女的第一名闻声出现台后，蹙眉道：“何事？”

“江殿主有急事禀陈！”

“唔！”

黑袍老者急趋台边，向首席侍卫低语了数声。首席侍卫芙蓉一主，转身来到前台，向死城令主低声转

报。死城令主颌了颌螭首，沉声道：“有请两位太上护法。”孽道、鬼婆双又回身面向长案，齐声道：“令主有何差

遣？”

“不敢，据报有人前来生事，企图破坏大会，有劳二位提对方人头来见！”

“遵令！”两条人影晃身下台，径越会众头顶，星泻而去。

所有与会的代表，全感惊疑不置，是什么样的人物出现，竟然发动两邪双双应付？死城令主待两位太上护法人影消失之后，开口道：“大会继续！”

桐柏掌门曹月英寒声道：“慢着！”

“本座最后一次忠告曹掌门，别太狂妄！”

“哼，当初死城取自十二门泊的秘笈，应该先行交回！”

“这一点侍后自有交代！”

不死仙翁笑嘻嘻地道：“令主何不实话实说？”

“仙翁这是什么意思？”

“取自各门派的十二部秘笈，令主恐怕无法交代了！”

“什么？”

“老朽是说实际贵城并没有得到那批秘笈！”

一语惊四座，所有台上的各门派之长，齐为之骇然大震。

死城令主怫然离座而起，厉声道：“仙翁说这话要负责任！”

“要老夫负什么责任？”

“事实上正如仙翁所说。仙翁既知内幕，必然知道那批秘笈的下落……”

“难道要着落在老夫身上？”

“言重了，只请指出下落便可！”

“如若不呢？”

“恐怕要得罪！”

“哈哈哈哈哈，令主，这件公案将来人有人出头交代，用不着老夫饶舌，目前最要紧的速作应变之计！”“应变！”

“不错，老夫在袖中起了卦，两位太上护法恐怕凶多吉少！”

死城令主娇躯一震，隔着薄纱，仍可看到那惊骇的目芒，显然这句话使她震惊了，这的确是件影响全局的大事。各门派掌门在骇然之中透着意外的惊喜，难道有奇迹出现，挽回几乎成定局的浩劫？不死仙翁精研易理，所说

的当非信口开河。

全场顿呈可怕的沉默。

死城令主缓缓坐下，半晌无言，似在筹思应付之策。回笔叙及兼程赶会的宇文烈与东方瑛。

时当午正，两人到了黑森林外的峡谷中。

宇文烈松了一口气道：“到了，希望不会太迟！”东方瑛轻轻一拭额角的汗渍，跟着缓了身形，道：“不会太迟的！”

蓦地，数名黑衣人闪现路中，为首的是一个黑袍老者，大声喝问道：“什么人？”

宇文烈冷冷地道：“赴会的！”

“可有本城柬贴？”

“没有！”

“报名……”报名两个字出口，忽然神色大变，栗声道：“啖鬼客！”

宇文烈嘿嘿一笑道：“正是在下，让路！”

黑袍老者下意识地一退身，目光扫向东方瑛道：“还有这位朋友……”

宇文烈代答道：“降妖客！”一个啖鬼，一个降妖，在死城立场而言，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黑袍老者挥退手下，向路边一侧身，道：“请！”宇文烈语意森森地道：“算你知机，保住了老命！”说完，东方瑛径朝黑森林奔去。

黑袍老者俟两人一离开，马上抄捷径向死城方向疾射而去。

穿了峡谷，越过一片平阳，便是屏障着死城的黑森林。阴森、恐怖、令人见而心生寒意。宇文烈是第三次重临，每一次的心情截然不同。

东方瑛一蹙眉道：“这就是所谓的黑森林？”

宇文烈用手一比，道：“不错，穿过那林道，便是死城，我们快！”身形一连两闪，便到了林道入口阴阳界碑之前。“来人止步！”暴喝声中，一个白袍人蓦然现身，后面是十八名黑衣汉了。宇文烈不期然地停了脚步，回顾东方瑛道：“死亡使者，死城属下得力的爪牙，杀！”

死亡使者看清来人，不由高呼一声：“啖鬼客！”他身后十八名黑衣汉子，一闻啖鬼客三个字，如中蛇蝎般惨然色变。

东方瑛淡淡道：“你的名头很响亮！”

宇文烈道：“过奖了。”话声中，白影连闪，先后竟有十名死亡使者现身。

这些使黑白道闻丧胆的恐怖人物，在此刻宇文烈的心目之中，根本不当回事，慑人的目光一扫十名阻路的使者，寒声道：“各位意欲何为？”

使者之一狞声道：“大会名单中，并没有阁下之名！”“那是另一回事，本人今天特来赴会。”

“对不起，请回头！”

“各位莫非找死？”

这话使得十名使者勃然变色，另一个怒声道：“啖鬼客，找死的是你！”

“办不到！”

“为了争取时间，在下只好出手了清道了！”了字方落，人已电闪扑上。

“哇！”惨号声中，一名使者头碎额裂，横尸当场。“上！”栗喝声中，九名使者全部出手。

东方瑛一横身，挡住了其中三名。

宇文烈心存杀念而来，出手决不留情，掌锋所及，人影横飞，惨号之声不绝于耳，死亡使者一个接一个地栽了下去。场面令人动魄惊心。

接战东方瑛的三名使者，几个照面之下，一死，一伤，剩下一名亡魂尽冒，但可能格于命令，不敢后退。

宇文烈先后已连毙了五人。

“住手！”震耳欲聋的暴喝传处，两和人影直逼战圈。双方不期然地住了手。

三名仅存的死亡使者，狼狈不堪地退出圈外，兀自急喘不止。宇文烈狂笑一声道：“孽道，鬼婆，两位来得好！”孽道与鬼婆双双狞喝一声道：“小子，你找死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宇文烈转身面对孽道，冷冰冰地道：“邱光祖，山不转路转，咱们又碰头了。”

孽道一声怪笑道：“宇文烈，今天你死定了！”

宇文烈一怔神，恍然悟及鬼婆也是知道自己身份的寥寥几人之一，她既投身死城，当然已宣泄了这秘密，蒙面已是多余的了。但他还不准备取下消蒙面巾，心念之中，厉声道：“邱光祖，废话少说，在你死前，把鬼御魔录交出来！”鬼婆似乎极感意外地目注孽道：“什么？你得到了鬼王御魔录？”

孽道一瞪眼道：“别听这小子胡说！”

宇文烈不屑地从鼻孔冷嗤出声，道：“邱光祖，乘早拿出来！”

不久前，孽道邱光祖挟持东方瑛，迫宇文烈以鬼王御魔录交换，自然又暗下毒手，几乎毁了东方瑛，不但宇文烈必欲杀之，东方瑛也是恨之切骨，同时孽道、鬼婆撕毁当初对神秘老人的诺言，重出江湖为恶，也使东方瑛有誓杀对方之心，只是心余力拙，现在经宇文烈出头提及，东方瑛自是忍耐不住，厉声斥道：“邱光祖，你是武林中最不要脸的败类！”孽道目暴凶光，阴恻恻地道：“神秘老鬼既已不在人世，就拿你这小兔崽子消消当年这口气！”

鬼婆一顿手中拐杖道：“这小子便是神秘老鬼的传人？”

“谁说不是！”

“好哇！小子，老身收拾你！”掌扬上，一道阴风，卷向了东方瑛。

同一时间，孽道也出手攻向了宇文烈。

一场怵目惊心的搏斗，扯开了序幕，刹那之间，掌风雷动，拐影如山。

宇文烈杀机大炽，掌掌硬接硬架，五个照面下来，孽道已退了八尺之多。

一旁的鬼婆与东方瑛，也打得难解难分，但东方瑛技逊半筹，而且是徒手对兵刃，自不免相形绌，但一时间，还勉强应付。

暴喝声中，孽道足可开碑裂石的一掌，印上了宇文烈前胸，他满以为这一掌宇文烈不死也得重伤，但事实大谬不然，掌落处，如击破革，一股反弹的潜劲，如山反涌，心中立感不妙，闪电抽身，却迟了一步。

“砰！”夹以一声惨哼，宇文烈更快手法反击，孽道口血狂喷，踉跄后退。

“躯下！”

宇文烈一掌击出，跟着又一掌。

“哇！”孽道邱光祖应声栽了下去。

鬼婆狂施杀手之下，已迫得东方瑛毫无还手这力，见孽道竟然走不出十个照面，登时亡魂皆冒，心中已萌退志，但手却不松。

宇文烈一把抓起孽道，栗喝道：“你交不交了来？”

孽道嘶声道：“办不到！”

“扑！”惨号声中，血光迸现，孽道被宇文烈一掌切去了半边脑袋，登时气绝。

鬼婆一见，肝胆皆寒，猛然一拐，迫开了东方瑛，回身便

“哪里走！”宇文烈抛下了孽道尸体，横身阻截。

鬼婆惊魂出窍，拐杖连演三绝招，狠辣绝伦地罩向了宇文烈。

宇文烈弹退三尺，劈出一掌，这一掌已用上了十成功力。狂风怒卷之中，鬼婆的拐招竟然施展不开，撼山栗岳的劲气，使这一生罕逢敌手的女鬼，后退不迭。

东方瑛落得袖手观战。三个死剩的死亡使者和手下，面无人色，退到远远的林边抖索不已。

宇文烈心急万流归宗大会的情况，不愿多作纠缠，第二掌如飞击出。鬼婆白发根根倒竖，口中怪吼一声，不退反进，手中杖夹以毕生修为内力，冒着如山掌劲，猛然扫了出去。这一击，志在拚命，威力大得吓人。

宇文烈右掌劈出之势不变，左掌蓄足劲道，向杖身横撩。这种打法，除了身怀金刚不坏神功的宇文烈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敢用。

“砰！”掌锋砍正了拐杖中腰，含劲万钧的拐杖，竟然直荡开去。

“轰！”然一声暴震，火花暴射，石屑飞迸，一块重逾数千斤的巨大阴阳界石碑，被横荡的拐杖，击成了一堆石屑。

凄厉声中，鬼婆撒拐后退，虎口鲜血汨汨。东方瑛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死亡使者一行，更是魂儿出窍。以肉掌硬封拐杖，余劲碎石裂碑，这种功力，已起出人体的极限。宇文烈毫不放松地弹身直逼，咬牙道：“鬼婆，在下本无意杀你，但为了天下苍生，武林劫运，只好敢你性命敢。”呼的一掌，迎胸推去。

鬼婆老脸凄厉得犹胜鬼魂三分，逃生无望之下，只好力拼，双掌一圈，一道阴风排空卷出，这一掌换了任何一个高手，都不敢当其锋，但宇文烈身具三百年以上功力，且已练成了“玄元经”所载神功，相较之下，强出对方太多。

一声震天巨响，八步之内，树折草偃，砂石漫卷成幕，伸手不见五指。

风停砂息，只见鬼婆已退离原地三丈有多，口角兀自汨汨冒着鲜血，身躯不停地颤抖，脸孔已扭曲得失去了原形。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几个照面之间，毁了两个百年罕见的魔头，简直是近乎神话。

鬼婆口唇蠕动，迸出几个字道：“好……你好，小子”“砰！”的一声，栽了下去。

宇文烈思及她的传人邱雯，因不愿叛师，又不愿置身魔道而以自杀来解脱，心中不由一阵黯然。

三名死亡使者及手下，已在鬼婆负伤之际鼠窜而去。

宇文烈走近孽道尸身之前，伸手一阵抄摸，取回了鬼王御魔录的封面，慨然一叹道：“瑰宝在握，不觅地潜参，却要来送死，天意吗？还是命运？”

东方瑛一观日色，道：“烈兄，我们走！”

“走吧！”

会场之内。

台下，数以百计的各门派代表，在窒闷的气氛中，一个个如坐针毡，只有部份暗中已为死城所网罗的帮派，悠然自得。

台上，死城令主被不死翁一席话说得惊疑不置，她不相信以孽道、鬼婆的能为，加上十名死亡使者，收拾不了来者，但事实上却又不见两邪回来复命，难道真如不死仙翁所言，两邪已一去不返了？

各门派掌门人，虽不知来者为谁，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衷心希冀有人能以回天之手挽回厄运。

从死城令主迫令交出掌门信符一点，已充分地说明了对方的企图。如果武林命脉落入魔道之手，那真是亘古未有悲剧。各门派与死城之间的血仇，并未因时过景迁而冲淡。只是，谁有这力量敢奢言索仇？空气似乎已冻结了，令人有窒息之感。全台只有两个人的表情至为明显，不死仙翁的笑容和桐柏派掌门曹月英的怨毒，成了突出的对比。

蓦地，一名死亡使者疾逾电闪地到了后台。

首席侍卫主动地退身后台，瞬间双告出现，俯首在死城令主耳边匆匆数语。

死城令主霍地离座，凝声宣布道：“大会暂停，各位朋友请勿离场！”

场中顿时起了一阵骚动。

死城令主接着又道：“四护法！”

原本坐在台上的四名黑袍老者起立躬身，道：“属下在！”“四位各率九名使者，维持会场秩序，如有异动者，格杀不论！”

“遵令！”四护法闪身下台，各带九名死亡使者，占据了会场四个方位。

“沈总管！”

“弟子在！”

“照原定应变计划办理！”

“尊令谕！”沈虚白掠身下台而去。

曹月英陡地站起身形，目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正待……不死仙翁笑容一敛，沉声道：“曹掌门人，不许妄动！”死城令主冷电也似的目芒，朝曹月英一绕，退入台后，八名侍卫少女，也跟着退去。曹月英咬了咬牙，坐回原位。场面显得诡谲万分，谁也不知道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且说宇文烈与东方瑛一阵疾奔，顾盼间，行尽林道，远远已可望人头汇集的会场，尤其那巨型彩台，最为怵目。宇文烈略显激动地道：“到了，看样子还不太迟！”话声才落，一条人影飞泻而来。两人不期然地刹势而待。人影眨眼到了跟前，赫然是一个书生打扮的少年。宇文烈一见来人，杀念陡起，冷极地道：“沈虚白，是你？”

沈虚白阴阴一笑道：“烈兄，久违了！”

“沈虚白，上次看在你亡父临死重托的份上，饶你不死，你竟然不知回头，腆颜事仇，你根本不是人，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今天你死定了！”

沈虚白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但一个奸狡的人，自有他独到的镇定功夫，当即一抱拳道：“烈兄责备得是，但小弟有难言之隐！”

“谁和你称兄道弟，休想我会放过人。”

“此事暂且不谈，在下奉令主这命，有请阁下与这位天山朋友！”

“不必请，本人自到！”

“敝令主现在失魂台相候！”

“什么，失魂台？”

“距此不远，仅百丈之遥！”

“带路！”

东方瑛道：“烈兄当心阴谋！”

宇文烈冷峻地道：“鬼魅之行，不足为虑！”沈虚白当先带路，奔向与会场相反的方向，越过森林，沿着城疾驰，转眼工夫，面前出现一座五丈高下的石台，台背山而建，与死城呈犄角之势。

台上，一个面蒙黑纱的女子，兀立如一尊雕像，她身后是八名宫妆少女。沈虚白飞跃上台，躬身道：“人已带到！”

“好，下去！”

沈虚白从台的靠山处消失不见。

宇文烈望了东方瑛一眼，双双掠身上台。

死城令主冷森森地道：“宇文烈，何不揭下你面巾？”宇文烈冷笑一声道：“这有何不可！”伸手解除紫衫，恢复他的白色劲装，然后摘落紫巾。

死城令主忍不住脱口惊呼道：“呀！你……”

宇文烈不屑地道：“在下额上该有烙印，对吗！”“小了，当初如把你一掌劈死，倒免了多费手脚……”“嘿嘿，令主悔不当初，可是迟了！”

“这位朋友是天山神秘老人门人？”

“不错，特来参加死城除名大典！”

“小子，你好狂的口气，告诉你，这是失魂台！”“令主倒先了个葬身的好所在！”

“哈哈哈哈哈！”带着浓厚杀机的脆笑声中，死城令主意外地扯落面纱。

“呀！”宇文烈惊呼一声，连退了三步，死城令主，赫然就是逼死诛心人的中年美妇，也正是白小玲的母亲。他确实估不到白小玲的母亲，但是震颤武林的恐怖人物——死城令主。

死城令主冷冷地道：“宇文烈，你想不到吧？”“的确想不到！”口里答着，心中却起了极大的变化，谜底总算揭穿，怪不得白小玲如此便利地对自己援手，原来她是令主之女，对方迫杀诛心人，是误认诛心人是死城逃出自世奇，如此看来，黑衣蒙面女当是白小玲的姐姐或妹无疑了。恩、情、仇、怨，在他脑海中快速的转动。

白小玲提出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伤害她的母亲，原来有这原因在内，但，自己能因儿女之私而放过这女魔吗？死城令主幽幽地道：“宇文烈，拿命来吧！”

“做梦！”

“你无妨等着瞧！”

死城令主眼中突放异彩，直照在宇文烈面上。

宇文烈目光与对方相接之下，心头突地一震，神志开始涣散。

死城令主缓缓移步，口中道：“宇文烈，想不到你仍然那么不济！”

宇文烈目前修为，已非昔日，灵智一振，心神立即恢复“看掌！”一道排山掌力，撞向宇文烈当胸。

宇文烈神志一疏一振之间，反应自然慢些，就无法躲过这猝然一击。

“砰！”宇文烈的身形，直向台下飞去。

东方瑛惊魂出窍，怒喝出掌，但分秒之差，已不及阻止这悲剧的发生。

又是一声“砰！”然大响，死城令主一掌震飞宇文烈，就收掌之势，反迎东方瑛攻来的掌力，双方各退了一个大步。

一个是全力出击，一个是顺手反击，功力的高下已然判明。

东方瑛芳心如割，她已无暇探究宇文烈的生死，栗喝声中，再度出手，

身为神秘老人门下，功力岂同凡俗，一阵忘命猛攻之下，竟然迫得死城令主连退三四步，才有机会还手。转眼之间，过了五个照面，死城令主以内力胜过对方，硬封一掌。劲气雷鸣声中，东方瑛被震得踉跄而退。一抬头，目光与死城令主接触，登时心神一散，动弹不得。

死城令主一挥手道：“拿下！”

两名侍卫少女，应声而出，一左一右，抓向东方瑛。

就在此刻，两声凄厉的惨号，破空而起。两名奉命擒拿东方瑛的侍卫，双双横尸当场。

宇文烈像幽灵似的出现台上，挡在东方瑛身前。

他既已练成了金刚不坏神功，死城令主的一掌，当然伤不了他，只是疏神被袭，不及还手而已，栽落台下之后，又反弹而起，定了定神，飞身上台，正赶上东方瑛被天魔眼所制，两宫妆少女出手擒拿，他闪电般出手毁了俩少女。

死城令主粉腮惨变，他做梦也估不到短短一段时日之中，宇文烈会练成这等惊世骇俗的通玄功力，骇然道：“你……你没有死？”

宇文烈面笼恐怖杀机，寒声道，“令主很失望？”“你，莫非已得到禁宫所藏的武功？”

“告诉你无妨，正是这样！”

“小子，别得意，你是死定了的……”

“这句话正是在下要对令主说的！”

东方瑛这时神志已告回复，冷静一声，扑向六名宫妆少女，一对六，双方顿时打得难解难分。

这六名宫妆少女，每一人的身手，都较死亡使者略高，所以东方瑛一时之间，好不容易得手。

“住手！”

接着是一声凄哼。东方瑛口血飞溅，暴退丈外。场中，多了一个肉球也似的怪人，两眼青光熠熠，直照向宇文烈。

六名少女业已垂首躬身，齐称：“参见太上！”宇文烈心头一震，太上，太上是谁？难道死城令主身后还有人？

那肉球也似的怪人，裂开血盆大口，一阵怪笑道：“小子，有种，竟然劳动老夫亲自出手，夫人，站开！”死城令主幽幽退开丈外。

宇文烈心念急忖：夫人？那这怪物是死城令主的丈夫了，那么也是白小玲的父亲，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怪人三角眼一翻，颌下短髭蓬立如猬，以刺耳的声音道：“小子，你想如何死法？”

宇文烈心下不无忐忑之感，故意问下何方高人？”

“死城太上！”

“大名？”

“你不配问！”

“如果阁下死了，在本人记忆中，岂不成了无名之辈？”

“唔呀！”好狂妄的小子！”肥短的手爪，疾抓而出，这一抓之势，快得简直不可思议，而且出手之奇诡厉辣，可以说世无其匹。宇文烈竟然避无可避地被一把抓住左肩头。

死城太上五指用力之下，如抓在一个铁人身上，顿时骇然变色。

“撒手！”暴喝声中，宇文烈右手疾挥，劈正了对方的前胸。这一掌，

铁铸铜浇的也经受不起。

“砰！”夹以一声哼，死城太上肉球也似的身躯，翻滚着疾撞出去。两丈之外，才告停住，只一晃，又回到了宇文烈身前。

宇文烈不由心冒寒气，这种功力，确冥也到了通玄之境，他那近身猛击的一掌，竟然伤不了对方。

死城太上双掌圈划之间，已出了手。宇文烈挥掌相迎。两个罕世难逢的高手，顿时展开了一场恶斗。掌风如雷，劲气四溢。死城令主这等高手，竟然无法在三丈内停身。六名宫妆少，已退到靠山的台边，一个个面如土色。

东方瑛也是花容失色，移身到四丈之外。

转眼之间，过五十招。只打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令人目震心悬。

“砰！砰！”连响双方只攻不守，各中了对方数掌，人影霍然而分。宇文烈俊面苍白，胸部起伏不停，喘息之声，数丈之外可闻。

死城太上口角沁血，狞厉如鬼。显然，双方功力悬殊不大。

宇文烈心念疾转，如果硬拚下去，极可能两败俱伤；而死城令主在一旁虎视眈眈，东方瑛功力固属不凡，但低不住对方的天魔眼，还有万流归宗大会关系着整个中原武林的命运，非予阻止不可，若不谋速战速决，后果不堪设想。

心念之中，伸手拔出了平头怪剑，一道豪光映日生辉，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森森之感，令人不敢逼视。

死城太上嘶哑地叫了一声：“阎王剑！”本来这阎王剑在他这等高手眼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持剑人的功力，以宇文烈的修为，加上这因人而异的怪剑，威力之强就很难估计了。

死城令主面色变得极为难看，竟然移步欺入圈中，看样子她可能要和她丈夫联手出击。

东方瑛玉牙一咬，也转动脚步。

空气在一度松懈之后，又呈无比的紧张。

宇文烈沉声喝道：“瑛弟，你莫插手！”

东主瑛闻声止步，但目光却盯住死城令主，虽然她知道对方的天魔眼厉害，但必要时，准备冒险一击。

另一边，会场之内，已起了相当的变化。四护法率领的三十六名死亡使者，分四个方位监视全场。怕各正派人士突起发难。就在死城令主离去之后不久，四护法之三和三十六名死亡使者忽然无声无息地倒毙现场。猝然剧变，引起了一场骚乱。

不死仙翁出现台边，宏喝一声道：“不许动！”声音不大，但却使每一个在场的高手耳膜如刺，哗声顿时止息。谁都料得到，意想不到的变故将要发生。

不死仙翁满面肃然之色，目注右面座奇，道：“请少林、武当、峨嵋、青城四掌门下令该派弟监视现场的死城门下和黑路的爪牙！”

四掌门人立即起身发令，数十正派高手，控制住会场。一些早已投效死城的江湖帮派，顿时惶惑不安，却又不敢有所行为。

这里仅存的一名死城护法，疾趋不死仙翁身前，道：“请老前辈示下？”

“一切都照原定计划布置好了？”

“好，你下去等老夫的暗号发动！”

“是！”黑袍老者迅快的下台，转眼无踪。

那些护法和死亡使者何以忽然倒？这一名护法为什么会受不死仙翁指挥？究竟暗中安排了什么计划？不死仙翁到底弄什么玄虚？外间闻会的又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一切像一层迷雾，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不死仙翁朝曹月英点了点头，曹月英下台奔而去。场面在一阵骚动之后，又趋于死寂，但死寂却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死城之内，不知是不知变故，抑是无人发令，竟然毫无动静。

失魂台上，宇文烈手执阎王剑，与死城太上对峙，对逼到侧后方的死城令主，连眼皮都不觑一下。

双方蓄势待发。这一战不单关系个人的生死，也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宇文烈是这一交劫运的重心，他胜了，扭转乾坤，败了，武林变色。

场面的肃杀凝重，像是时间都停止了运行。

宇文烈向前跨了一大步，阎王剑提到出击的位置。

死城太上臃肿奇矮的身形，也前移了三尺。双方距离短到八尺之内。死城令主粉腮一片铁青，汗珠滚滚而落。

双方在比拚定力，捕捉出手的机会。如果任何一方精神稍懈，立即就会遭受到致命的一击。东方瑛被这场面感染，也紧张得汗透重衫。时间在对峙中静止。这种场面，可以令一个修为稍差的高手精神崩溃。宇文烈斜举的阎王剑，剑芒已露丈余，全部功力，已全逼注到了剑身，准备泣鬼惊神的一击。

死城太上双掌已较原先粗大一倍有余，望之令人心悸。

终于，死城太上在无法按捺之下，闪击出手。死城太上双掌一颤……

一道剑气，撕空有声，只一闪，像火花爆发似的一闪。“砰！”夹以一声闷哼，死城太上的掌力被气震回，人也踉跄后退数步。

一切又归于寂然，像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过。东方瑛意念才动，情况已静止了。宇文烈手中的阎王剑已由斜举这为下垂。死城太上的双掌，呈半出击的姿势。此外，什么也没有变化。

“砰！”血光迸现，死城太上陡地栽了下去，从头之下，整整齐齐地分为两片，肝脑肠肚，瘰沥一地。

刺耳的惊呼，发自远站山边的六名中发少女之口。被视为神明的死城太上被劈成了两半，使人无法接受这是事实。东方瑛呆了半晌，才伸手去拭额上的汗水。

死城令主粉面扭曲，娇躯簌簌而抖。

宇文烈面寒如冰，缓缓转身面对死城令主，栗声道：“请令主在死前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死城令主突地仰天一阵狂笑，道：“宇文烈，你还不算活定呢，神气什么！”

“那是另一回事，现在请回答，令主与先师铁心修罗何仇？”

“我恨他，他卑鄙无耻！”

“请说明白些！”

“就是这样。”

“神风帮主白世奇何以受迫害？”

“这你不必知道！”

“哼，十二门派的传派至宝，请先交代。”

“交代，向你交代？你不配！”

宇文烈杀机倏炽，阎王剑一扬，厉声道：“死城所为，人神共愤，拿命来！”

蓦地，远远一个声音道：“宇文烈，你看这是什么？”宇文烈暗自一惊，举目望去，两名黑衣汉子，举着一个木架，木架上绑着一个女子，沈虚白身旁木架之旁，缓缓地从靠山的一面移来，在五丈之外停止不动。黑衣人放落木架，退了回去。

原来失魂台靠山的一面，有暗道与城内相通。

宇文烈看清楚被绑的赫然是黑衣蒙面女时，不由肝胆皆炸，咬牙喝问道：“令主，那被绑的可是令千金？”死城令主向木架移近丈许，才答道：“不错！”“准备把她怎样？”

“凌迟碎剐！”

“什么，要杀她？”

“一点不错！”

“虎毒不食儿，令主的心肠远胜豺狼！”

“宇文烈，你该明白杀她的原因？”

“不错，她曾救在下出死城！”

“只此一端？”

“嗯！”

“你再看看她是谁？”

沈虚白一把扯下那女子的蒙面巾。宇文烈目光一扫，几乎晕了过去，那黑衣蒙面女，赫然就是白小玲本人。天呀！自己应该早想到这点，然而竟没有想到。自己不是也化名啖鬼客，以内功改变了嗓音吗？白小玲当然也可以这样做。那美赛天仙的粉面，已憔悴得不复旧时容光。

没有白小玲，他早已死了！没有白小玲，他不会有今天的成就！那海样的深情，山般的厚恩，他怎能忘得了。沈虚白面带奸笑，平执一柄长剑，剑尖指在白小玲的肋宇文烈额上青筋暴露，血行加速，汗下如雨。他在死拚死城太上时，也没有紧张。

他杀了白小玲的父亲，现在要杀她母亲，而她的母亲却要杀她，这一份缠结的恩怨情仇，加上伦常大义，像一堆乱麻，理不出头绪。

他情不自禁地高叫一声：“玲妹！”

白小玲抬起头来迟滞的目光久久才现出一丝光彩，粉腮起了变化，目光闪现幽怨和凄苦，低应了一声：“烈哥哥，是……你……”每一个字，像一把刀扎在宇文烈的心上。宇文烈钢牙几乎咬碎，转面厉声问死城令主道：“你真的要杀她？”

“当然！”

“你不是真心！”

“为什么？”

“她是你的女儿，骨肉至亲！”

“哈哈、女儿，乖灭伦常，叛门助敌，欺师灭祖，百死不足以偿其辜！”

“为什么要当在下之面处治她？”

“因为她犯罪是为了你！”

宇文烈全身一颤，退了两步。

那边传来白小玲凄楚的声音道：“烈哥哥，我罪有应得！”

第二十五章春梦了无痕

一旁传来白小玲凄楚的声音道：“烈哥哥，我罪有应得！”宇文烈脱口狂叫道：“不，你不能死！”

死城令主阴恻恻道：“宇文烈，这可不关你的事！”宇文烈双目暴射煞光，断然道：“这件事我管定了！”说着，举步欺向死城令主……

沈虚白厉声道：“宇文烈，你只要敢再走一步，我就先废了她！”

宇文烈悚然止步。

这关系非常微妙，对方竟然以自身骨肉要胁敌对的人。宇文烈目眦欲裂地向沈虚白道：“狼子，你父亲是怎样死的，你竟然不顾血仇，甘心……”

沈虚白阴鸷地道：“这用不着阁下提醒，他自犯律条，罪有应得！”

宇文烈气得打了一个哆嗦，恨声道：“沈虚白，他是谁？他不是你父亲？你竟然吐出这种绝灭人伦的话来，看来你父亲沈之岳死难瞑目了，我若不杀你，誓不為人……”沈虚白俊面一变，道：“住口，目前还不知道谁杀谁。宇文烈，还是谈谈正事吧，白小玲因为你而犯了不赦之罪，这一点你想来是明白的……”

白小玲突地一偏头，呸了沈虚白一口，嘶声道：“沈虚白，你是狗！”

沈虚白一咬牙，不再开口。

宇文烈转向死城令主道：“令主妨说明企图？”

死城令主阴凄凄地道：“宇文烈，本座身为令主，论法不计亲疏，白小玲瑞是本城叛徒，按律应当众凌迟，不过，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条件？”

“不错！”

“什么条件？”

“她因爱你而犯门规，你可以得到她，但必须誓言永绝江湖！”

“令主，她是你女儿！”

“现在不是了，她已丧失了资格！”

“真亏令主说得出口！”

死城令主恨得牙痒痒的，厉声道：“办不到！”

“你愿意她为你而死？”

“以自身骨肉要挟别人，这倒是武林中空前绝后的奇闻！”“宇文烈，要不然你赶快逃命！”

“逃命，哈哈哈哈哈！……”

“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失魂台下，已埋了万斤炸药，只须眨眼工夫，便骨化灰，形神俱灭！”

“连令主本身在内？”

“本座坦白告诉你，本座只在成功则主盟天下，失败则放弃生命之间，选择一样，没有其他的打算！”

宇文烈不期然地打了一个冷噤，道：“令主够狠，恐怕宁可我负天下的曹阿瞞也望尘莫及！”

死城令主神色不变地道：“本座不在乎此点！”

“如此看来，牺牲一个女儿，倒是件小事了？”

“亦无不可。”

“那就下手吧？”

死城令主面上升起一抹诡异的神色，一抬手，道：“行刑！”

复又向宇文烈道：“小子，你只要敢妄动一下，彼此就同归于尽。”

沈虚白的剑尖，仍不离白小玲的肋下，一个高大狞恶的黑袍老者，从后台山边秘道现身出来，远远朝死城令主一躬身道：“刑殿张横候令！”

死城令主一摆手道：“由张殿主亲自行刑，立刻执行！”“遵令谕！”黑袍老者再次躬身为礼，转身之间，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灼灼的解腕刀，徐徐举步欺向绑在架上的白小玲。眼看一场凄绝人惨剧就要上演。一旁的东方瑛，已激动得簌簌而抖。

白小玲惨厉地呼号道：“烈哥哥！你走吧！”

宇文烈但觉周身血管几乎要爆炸，俊面不自主地起了抽搐，他自怎能坐视白小玲如此惨死？此刻，他要毁死城令主并非难事，但沈虚白要杀白小玲极为便当，他纵使功力真的通玄，也救不了白小玲。

黑袍老者已到了白小玲身前伸手可及之处。场面紧张到了无以复加。宇文烈必须任务明智的选择，救人，或一走了之。

一走了之？不可能！

答应退出江湖的条件，置中原武林的命运于不顾，更不可能！然而，时间已不允许他多所考虑。

蓦地，一个冒险的意念浮上心头，自己目前应该做的是如何阻止对方引燃炸药，否则一切都不必谈，要阻止这疯狂的行动，只有挟制住死城令主，沈虚白人虽阴鸷，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人痴心爱慕着美如天仙的白小玲，如果自己猝然出手，制住死城令主，他在措手不及之下，可能不致骤下杀手，只要争取这一刹那时间，便可控制全局。

当然，这是以白小玲的生命作赌注的行动。可是这冒险是值得的，也是唯一可采的途径，否则对方一旦引燃炸药，不但白小玲救不成，自己也难幸免。万一白小玲救不成，在擒住死城令主之后，尚可挽回武林劫运，不致两头落空。这决定，须在超人的勇气，也须要超人的超人的身手。

黑袍老者手中的银腕尖刀已扬了起来……

事急燃眉。宇文烈猝然弹身，扑向死城令主，这一扑之势，电光石火不足以形容其快，根本使人连转念的余地都没有。

一声闷哼传处，死城令主的一支手臂，已被宇文烈牢牢扣住。这一着，谁也意料不到。

死城令主身手可非闲，一手被制，另一手立掌如刃，戳向宇文烈腹部七坎死穴。

宇文烈神功护穴，被戳之下，仅退了一步，夷然无损。变生枪促，黑袍老者与沈虚白果然手足无措，没有向白小玲下手。

六名侍卫少女，齐齐惊呼出声。

在这电光石火的变故中，宇文烈当机立断，回身疾掠。“哇！”“哇！”两声栗耳的惨号传处，黑袍老者与沈虚白双双横尸当场。

宇文烈手中挟持着死城令主，犹能在瞬息间连毙两名高手，这种功力，的确是骇人听闻。

东方瑛也掠过身来，脸上惊悸之色还未消失。

宇文烈此刻才松了口气，激颤地唤了一声：“玲妹！”白小玲粉腮在剧烈地起着变化，久久才迸出一句话：“烈哥哥，你……不能伤害我母亲。”

宇文烈心头一窒，未及答言……

死城令主凄厉地高叫道：“你们等什么。燃火！”这话是对那六名侍卫的少女而发。

宇文烈狂叫一声：“瑛弟，阻止……”

东方瑛在宇文烈的话出口一半，已弹身扑了过去。但迟了半步，六侍卫只一晃便失去了踪影。

宇文烈头皮发炸，伸手想解白小玲的缚，死城令主连出三掌，使宇文烈无暇抽手……东方瑛又回头奔来。

宇文烈栗声道：“瑛弟，你走！”

东方瑛充耳不闻，扑了回来，一面伸手解下白小玲。白小玲嚤哼一声，萎顿在地。

宇文烈亡魂皆冒，眼看即将要齐化飞灰……

就在此刻，一条黑影，从山边秘道处闪电掠来。宇文烈大叫一声：“截住来人！”

东方瑛一旋身，飞扑来人。

来人身法十分奇妙，嗖地弹开丈外，避过了东方瑛闪电般的一击。

现身的赫然是一个黑袍老者，只听他急叫道：“秘字第四号！”宇文烈反应迅速，忙向东方瑛道：“瑛弟，住手！”黑袍老者直趋宇文烈身前。

死城令主栗声道：“李护法，那……炸药？”姓李的护法冷冷地道：“已经移作别用了！”“什么，你说什么？”

“埋在台下的炸药已移作别的用途了！”

“谁的命令？”

“本人！”

“你找死，移作何用？”

“炸城！”

“什么，炸城？你……你……”

姓李的护法甩脱黑袍，用手朝面上一抹，赫是一个目含怨毒的俊逸少年。东方瑛与白小玲齐惊呼了声。死城令主奋身一挣，却挣不脱宇文烈的掌握，狂吼道：“你是谁？”少年咬牙切齿地道：“空空祖师的传人欧阳治！”“你……你……”

死城令主口中你了半天，一个字说不出来，她意识到一切图谋，都幻灭了，这是她做梦也估不到的。

“哈哈哈哈哈……”死城令主疯狂般的起来，不知是绝望还是自嘲。

欧阳治厉声大叫道：“女魔，看死城末日的景象吧！”话声中，抖手掷起一支火箭。

就在火箭升空之后不久，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裂空传来。爆炸声发自死城之内，失魂台居高临下，只见股股冲空的浓烟，城墙倾颓了，那原来因布有奇门阵势而无法看透的死城，已被炸得面目全非。

阵势毁了，原来神秘莫测的死城，现在与普通的废城没有两样。

无数的黑衣人影，在废墟中豕狼奔。喊杀之声震耳而起。无数人影奔入死城。

于是血的序幕开展了。

狂乱，厮杀！场面令人怵目惊心。

宇文烈激动的全身发抖，这太出乎他意料之外，忍不住向欧阳治道：“欧阳兄，这是谁的安排？”

欧阳治眉锋一扬道：“不死仙翁老前辈！”

“哦！”

东方瑛突地接口道：“不死仙翁？”欧阳治向东方瑛礼貌的一颌首道：“是的！”

“他现在何处？”

“大会令台上指挥全局！”

死城令主目眦欲裂，血水顺着眼角下流，粉腮已扭曲得完全变了形，惨厉至极地吼道：“不死仙翁，本座誓不与你甘休！”

宇文烈扣住对方的五指一紧，道：“你没有机会了，十二门派会把你分尸万段……”

白小玲摇摇不稳地站起身来，幽幽地道：“烈哥哥，放了她。”

“这……玲妹，办不到！”

“她没有把你当女儿……”

“可是她总是我的母亲！”

“玲妹……”

白小玲怆厉地道：“烈哥哥，要不你先杀了我！”身体晃了两晃，又坐回地面。

宇文烈大是骇然，栗声道：“玲妹，你受了伤？”白小玲不答所问，声泪俱下地叫道：“烈哥哥，我求你，只这一次！”

如果没有白小玲，他已不止死一次了，还有那禁宫之钥，若非白小玲，他今生休想再取回，根本也就谈不上现在倾古凌今的功力，更使他不能自己的是她那一份不计生死的痴情。他动摇了，怎么说了也无法当白小玲之面向她母亲下手。然而，放了这人神共愤的母妇，武林舆论又将如何？白小玲失声道：“烈哥哥，你不答应？”

宇文烈深深地望了白小玲一眼，跺跺脚，松开了手。欧阳治大叫一声：“还我师父命来！”和身扑了过去。死城令主双目一瞪，欧阳治突然垂手后退，惊悚万状。以欧阳治的修为，自怎能和对方的天魔眼邪功相抗！”宇文烈中间一横身，死城令主闪电般逝去。

欧阳治神思恢复，摇头一叹道：“宇文兄，你放走了她将会后悔！”

宇文烈报以一声苦笑道：“欧阳兄，一个人有时候免不了要做违背自己意志的事，不得已啊！”

欧阳治转身下台，疾奔而去。

宇文烈方才想起该问问欧阳治关于杨丽卿其人，他既潜伏在死城中这么一段时日，而且竟易容为护法，身份不低，应该知道。

空空祖师死时地上留字，指出凶手是杨丽卿，而方才他出手向死城令主索师仇，这其中……

东方瑛匆匆地道：“烈兄，小弟去找一个人，回头再见！”“找谁？”

“不死仙翁！”

“什么事要……”

“他他打听两个人的消息，同时我多少要替中原武林尽几分力！”

“请便！”

“回头见！”东方瑛径朝会场方向电闪泻去，眨眼无踪。死城之内，喊杀之声震天，看来，这恐怖神秘之城，将被彻底地扫除了。

宇文烈暗忖，这场厮杀，已不必自己再出手了，孽道、鬼婆、死城太上

业已先后伏尸，有不死仙翁主事，定中收拾残局。

心念之中，目光转向白小玲爱惜地道：“玲妹，你受了伤么？”

白小玲惨然一笑道：“我完了！”

宇文烈不由心头巨震，骇然道：“什么完了？”“我的功力已经被废……”

“这……玲妹，我必设法使你恢复功力！”

“不用了，我对江湖事已毫无兴趣，武功是罪恶之源，我不要！”

“玲妹，这是你的偏见，武功岂是黑暗恶之源，这要看如何去运用它……”

“烈哥哥，如果天下根本没有武功这回事，又怎会生出些恩怨血腥？”

“当然，不过这只能说是一种奇想。”

“你走吧！”

“我！走？”

“是的！”

“你呢？”

“唉，烈哥哥，妾本薄命，奈何逢君，我想，我错了，错得没有赎罪的余地，但我并没有后悔爱上你，生也有涯，望君珍生日，你……走吧！”幽幽断肠语，令人一掬同情之泪。

宇文烈坚决地一摇头道：“玲妹，我带你走！”

白小玲冷清地道：“走，到哪里去？”

“天涯海角，我必使你恢复功力！”

“以后呢？”

“以后？宇文烈不由语塞，以后呢？如何安顿她？事先他的确没有想到这一点。然而，扔下她不管吗？她已是无家可归，无亲可依的人，何况她失去了功力，一个弱女子在江湖中寸步难行，海样深的情，地般厚的恩，又岂能撒得了？”

白小玲凄然一笑道：“烈哥哥，你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放过家母，我已经满足了。我，家庭忤逆，门中叛徒，还希冀什么！你去吧，我真诚的祝福你！”

宇文烈似突然下了决心，一跺脚道：“走，我到哪里，你到哪里！”

“你结发的妻子呢？”

“她……她……”他眼前浮起姜瑶凤俏丽的面庞，也感受到她委曲求全的德性，妻子，大师伯的女儿，他当然不能负她，但白小玲又如何能亏负？

于是，他毅然地道：“她不会嫉妒的，玲妹，你愿意委曲吗？”

白小玲苍白的粉靥上起了一层红晕，欲言又止，最后幽凄地道：“我只是觉得愧对家母！”

“玲妹，你的孝心，皇天可鉴。”

“我……不……”“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他抱起了她，弹身下了失魂台，盲目地向前奔去，行行重行行，眼前来到一座小山之上，他一看地形，不由自主的停了脚步。

这里，正是白小玲化装黑衣蒙面女，救他脱出死城的待决牢秘道出口的附近，她曾给他遗下一块紫色丝巾。旧地重临，巨变在迩，不由感慨系之。

“烈哥哥，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当日易容救我出困的情景！”

“哦，你还记得？”

“玲妹，这能忘得了吗！”

香泽微闻，温玉在怀，那美赛天仙的粉靥上，啼痕犹新，别有一番动人的况味。宇文烈微微俯首，接触到的是一双秋水似的眸子，还有那抖动着的唇瓣。

他情不自禁地把头俯得更低，白小玲羞怯地闭上了双眸，那神态，的确撩人遐思，他有一种未饮心先醉的感觉。“玲妹！”他低唤了一声。

“唔！”那声音，像是发自梦中。

他把她抱得更紧，口唇慢慢地凑上去……

蓦地，一个十分耳熟的声音道：“孩子，你忘了我的忠告！”

宇文烈怦然心惊，绮念全消，抬头一看，一个青衣蒙面人，正从三丈外一块巨石之后现身出来，他，正是那后来出现的诛心人，显然他是早已隐伏在这里的。否则，以宇文烈的功力，十丈之内任何动静都瞒不了他。

“哦！”是阁下！”

“孩子，恭喜你复原了！”

“谢关怀！”

“她……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只是失去了功力！”

“唉！”这一声长叹，发自诛心人之口，特别耐人寻味，他因何而叹？

“阁下在这里……”

“等人！”

“等谁？”

“她来了！”说着，用手遥遥一指。

宇文烈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一望，禁不住心头狂跳，血行加速。那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白小玲的母亲死城令主，那地方，也正是秘道出口，看来她是从秘道入城，可能见事已不可为，又退了回来。

白小玲仍被宇文烈横抱胸前，闻言之下，急问道：“谁来了？”

宇文烈大感为难，但又不能不说，沉声道：“是令堂！”“我妈？”

“是的！”

“放下我！”

“你要做什么？”

“我……我……是的，我能做什么？我功力全无，但我不能眼看她落入别人之手呀，放下我。”我字出口，已是泪痕满面了。那口气，那语调，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况味。

诛心人激动地道：“孩子，一个人有时必须接受命运，你母亲所作所为，人神共愤，即使她能死一百次，也赎不回她的罪孽，这无边的血债，须要她自己了结。”

白小玲两眼发直，木然地望着苍穹，泪水一滴一滴地顺眼角流向鬓边。

诛心人匆匆向宇文烈道：“你在此陪着她，等我。”人已飞纵而逝。

白小玲幽幽地道：“他是谁？”

“诛心人！”

“渊源，从何说起？”

“那说话的口吻还不够说明？”

“这……是的，我也茫然不解。不过，我相信这谜底快要揭开了。”

口里说着，心里也是惊疑莫释，先后两个诛心人，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而且对自己都有一种迹近亲情的关注，这实在令人猜之不透。

就在此刻，山下传一阵暴喝之声。

宇文烈展目一望，不禁大震骇，只见数十人影，阻断了山谷，把死城令主截住，人影中，大部分是穿黄衣的，难道柳玉蝉已率人来此，她不是守护她外祖父戚嵩，等待自己的联系吗？

诛心人业已赶到地头，径自趋前与死城令主相对峙。宇文烈思绪激荡如潮。

死城令主的天魔眼无人能抗，这一拼斗之下，不知又要造多大的血劫。

杨丽卿之谜，仍未揭开。

当下忍不住道：“玲妹，我有句话问你，如果有困难，可以不必回答！”

“你先放下我，老这样抱着……”

宇文烈讪讪一笑，把她轻轻放下，两人相对而坐。“我和你打听一个人的下落！”

“谁？”

“杨丽卿！”

白小玲芳容大变，栗声道：“你问杨丽卿？”“是的！”

“做什么？”

“多必须要找到她！”

“仇？”

“目前还不能说，也许正好相反！”

“你能先告诉我为什么吗？”

宇文烈定了定神，道：“先师铁心修罗临终之时，说他生平对不起一个女人，要我务必寻到她，就是杨丽卿。至于两人之间的纠葛，我也不知道，据武林传言，他俩是……”“是什么？”

“是一双爱人！”

“哦！你为什么非要向我打听？”“玲妹，戚嵩被她活埋，是你救的，戚嵩的妻子冷罗刹在她手，空空祖师也是她所毁，我断定她是死城一分子。”白小玲娇躯簌簌而抖，欲言又止。

宇文烈紧迫着道：“玲妹，我不勉强你，如有隐衷可以不必回答我，我自己会去找答案的！”

白小玲凝望了宇文烈宇文烈良久，十分费力地道：“她就是家母！”

宇文烈一跃而起，骇呼道：“是你母亲？”

“不错！”

“你……等我！”

“我必须要把话问清楚，这是先师遗命！”

只在刹那之间，他的额上竟渗出了汗珠，可以想见他内心激动的程度。许多横拦在心头的疑团，消失了大半。白小玲惶然的道：“你要把她怎么样？”

宇文烈颤声道：“我也不知道，但至少我要代先师偿还亏欠，如果事实是先师负了她的话。”

谷中，双方依然在对峙，没有动手的迹象。

宇文烈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抚了抚白小玲，飞驰下峰。

顾盼间，来到了死城令主被围之处，只见东海黄金城的人马全部在场，为首的赫然是柳玉蝉和她的外祖父戚嵩。另外，数十黑衣人也站在敌对的这一边，这情况令人费解。

场中，诛心人与死城令主隔八尺相对。宇文烈甫一现身，柳玉蝉已迎了上来，眉目之间，有一股哀怨之色，淡淡地道：“你来了？”

“柳姑娘何以……”

“这全是不死仙翁前辈的安排！”

“哦，这些死城门下怎么也站在这一边？”

“他们原是神风帮的旧部！”

“神风帮？”

“是的！”

宇文烈划愕莫名，神风帮当年神秘失踪江湖，看来与死城有莫大关联，父亲白世奇的被囚，以后梁伯通徐千等人的反正，足可证明……

心念未已，只听诛心人栗声道：“杨丽卿，你还执迷不悟，难道要让各门派高手把你乱刃分尸？”

死城令主面色凄厉如鬼，但目中仍有一股阴狠之气，寒声道：“说了半天，你意欲何为？”

“盼你自了，落个全尸！”

“办不到！”

“你还想打什么主意！”

“杀人！”这两个字眼，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诛心人厉声道：“你作的孽还不够？”

死城令主身形一个踉跄，宇文烈这才注意到她的衣裙已被血水濡湿了半边，怪不得她没有施展天魔眼的邪功，否则，眼前这批人如何能阻得住她。

宇文烈咬了咬牙，趋入场中。诛心人颤声道：“孩子，你想做什么？”

宇文烈目光一扫死城令主道：“我有话要问她！”“不必了，你要问的话，我会答复你。”

“阁下如此自信？”

“当然！”

“但在下非要直接问她不可！”

死城令主嘿的一声冷笑道：“小子，本座深悔当初没有杀你……”

宇文烈咬了咬牙，向诛心人道：“阁下可否退开？”诛心人目光闪射一种异样的光辉，低沉地道：“孩子，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宇文烈眉一竖，心念转了两转，道：“第一，当年神风帮突然人武林消失之谜。”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第二呢？”

“第二，白世奇被禁之谜！”

“嗯，一二两点本来是一回事！”

“第三，十二门派被勒索之物……”

“我可以交代！”

“阁下可以交代！”

“错不了！”

“第四，当年铁心修罗与死城令主之间，是什么纠葛？”“我也可以答复你！”

宇文烈冷冷地扫了诛心人一眼，道：“这似乎不应由阁下越俎代庖。”诛心人以一种使人不能不信的声音道：“我以人格担保，决无虚言，所有问题我都能给你满意的答复！”“在下很抱歉，还是亲自询问为上！”上前两

步，注视着死城令主道：“令主就是杨丽卿？”

“你现在才知道？”

“如此，在下请问……”

“住口”死城令主大喝一声之后，怨毒至极地道：“宇文烈，本座前半生毁在你死鬼师父之手，后半生毁在你小子之手，我做鬼也要找你师徒算这笔帐！”

宇文烈激冷冷打了一个冷颤，暗忖：师父说的当然不会假，那一定是曲在师父，但事情的本身，仍须澄清。心念之中，放缓了声音道：“先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令主？”“哼，对不起？小子，他是世间最卑鄙的男人……”

“令主最好是说出事实！”

“我不说，我永远不愿提起他！”

话声中，身形一个踉跄，看样子她受伤相当不轻。诛心人插口道：“孩子，你退开！”

宇文烈头也不回地道：“这件事阁下不必插手了！”“孩子，你不懂……”

“在下就是因为不懂，才要问个明白！”

“可是你永不会从她口中得出答案！”

“这一点阁下用不着操心。”

死城令主厉声道：“宇文烈，你下手吧！”

宇文烈心中一震，道：“在下此刻并非为下手而来！”“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先师遗言交代，他生平只对对不起一个人，就是令主，要在下务心要寻获……”

“哈哈……”

“在下说的并不可笑。”

“宇文烈，本座不愿听。”

“先师身残功废，苟延了数十年生命……”

死城令主面色大变，厉声道：“他身残功废？”“是的！”

“被何人所伤？”

“不知道，是在探死城之后！”

“哦！”

“而先师之命，却是毁在令妹杨丽仙之手！”死城令主陡地向后退了一步，栗声道：“不可能，她为什么要杀他，她本是……”

“事实如此，令妹说是为令主报仇！”

“她……为我……报仇？你说的全是真话？”“在下似乎没有说谎的理由。”

死城令主举目向天，面色不停地变幻，口里梦呓般地道：“难道是……他施的毒计？……莫非我……错怪了他？……”宇文烈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不知这两个他字何所指？就在此刻，一条人影，疾射而至，剑气如虹，绕向死城令主。

宇文烈连想都不想的挥掌劈向那道剑光。

“砰！”的一声巨响，剑光倏敛。

宇文烈一看出手袭击的赫然是曹月英，不由窒住了。

曹月英也是一呆，继而幽幽地道：“你……不许我报父仇？”

宇文烈窒在当场，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说，他想起了子午同求医被制，

曹月英为替自己求情，叩地求死的那一幕，心头不由一颤，这一份情，是永远也难偿还的。

诛心人却接上口：“姑娘，对方重伤在你剑下，何不暂时放手，让对方自作交代，索债寻仇的并不止姑娘一人。”

原来死城令主人失魂台脱身，由秘道入死城，想作困兽之斗，殊不知曹月英早已预伏秘道之中，猝起发难，使她受了重伤，幸而秘道机关重重，未尽破坏，她利用机关阻住曹月英的追击，返身出秘道，不想黄金城及昔年神风帮的一干高手，又已拦谷阻截，使她陷入绝境。

老人戚嵩，满脸悲愤之色，突地一欺身戟指死城令主道：“杨丽卿，活埋之怨可恕，杀妻之恨难消，老夫劈了你！”

宇文烈一横身道：“戚前辈请慢动手！”

戚嵩念在宇文烈对他有救命之恩，而且又长公主那一段因缘，只好咬牙退回原来位置，但目中怨毒之色并未稍减。

死城令主成了众矢之的，人人欲杀之而心甘。

这可难坏了宇文烈，对这人神共愤的女魔，他不能包庇，但师父遗言又不能不顾，好歹得代师父偿还一份亏欠。心念之中，破风之声大炽，只见近百条人影，如飞蝗般飞扑而至。

人影落地，立即合围，来的僧道欲尼俱全，赫然是十二门派的高手，一个个目含怨毒，注定了死城令主，场面充满了浓厚的杀机。

宇文烈双眉已紧紧地攒在一起。此刻，他如果说任何为死城令主缓死的话，难免干犯众怒，虽然以他的功力并不在乎这一点，但不能不顾及武林正义。

死城先后毁了十二门派的掌门人，造成千古罕见的惨案，这笔血债，死城令主必须偿还。

十二门派的高手，一个个跃跃欲试。

宇文烈苦思了片刻，横定了心，拱手高声道：“在下宇文烈，曾欠死城令主一笔债，大丈夫恩怨分明，所以今天……”话未说完，诛心人已大声插口道：“孩子，你不能做糊涂事！”宇文烈冷冷地道：“阁下是否可以改个称呼？”诛心人一怔神道：“孩子，这称呼开无不当！”“阁下凭什么？”

“可否事后交代？”

死城令主目光遍扫在场的群豪一眼，阴声道：“诸位，本座如果手段再辣些，及早派人上门求教，当不致有今日！”群情哗然，隐约中已有人喊出了“杀！”

这场面如果一经爆发，将是不可收拾之局。

诛心人厉声道：“杨丽卿，你快作了断！”

宇文烈咬了咬牙，执拗地道：“在下方才的话还没有说完！”

死城令主厉哼一声道：“宇文烈，不必说了，我至死恨你们师徒俩！”

宇文烈心头一沉，呼吸也为之一窒。

宇文烈暴喝一声：“你敢！”

呼的一掌朝诛心人劈去，但，迟了半步。

惨哼之声传处，死城令主口血飞进，栽了下去，而诛心人同时也被宇文烈骇人的掌劲，震得栽倒两丈之外。

四周的高手，举步前拥，趋向业已倒地不起的死城令主！场面紧张得无以复加。

宇文烈双目尽赤，大喝一声：“不许动！”这一喝，凝足丹田内力而发，有如九天雷震，前趋的各门派高手，变色疾退。

诛心人这时已自地上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前襟与蒙面巾的下半截，鲜血犹殷，疾奔数步，到了宇文烈身边，激动地道：“诸位同道，再大的罪愆，也不过一死，人死仇消。杨丽卿业已去死不远，诸位可以放手了，若非她身负重伤功力丧失大半，并非在下小看各位，百人齐上，不过送死，各位自命名门大派，当下致招打落水狗之讥，而况，她行将气绝了。”

这是实话，死城令主若非被曹月英在秘道中猝袭重伤，现场除了宇文烈之外，无一是对她的对手，最不济，全身而退，并非难事。

但诛心人的措词，似乎激烈了些，登时引起一片怒哼之声。

宇文烈转头向诛心人道：“阁下的手段有欠光明……”

诛心人身形晃了一晃，道：“我若不出手，她势将被斩为肉泥！”“这是阁下的借口？”

“本人无须找任何借口。”

“难道阁下有权落井下石？”

“唉，孩子，你就会明白的。”

死城令主突然撑起半截身躯，颤抖的手，戟指诛心人道：“你……好……可以称心了，我……对不起那孩子，她呢？”目光转向了宇文烈，最后一句，是对宇文烈而发。宇文烈知道她指的是白小玲，悚然而震的道：“她很好！”死城令主显然已到了油枯灯尽之境，说完重行倒回地面。宇文烈心头陡地升起了一个意念，为了师父遗言，为了白小玲，该不该救她？

蓦在此刻，一条纤纤人影，踉跄扑入场中，哀叫一声：“妈！”伏在死城令主身上，痛哭起来。

她，正是被宇文烈留在山顶上的白小玲，只见她钗横发乱，衣裙碎裂，手脚等处，有不少血痕。

宇文烈不由手足无措，白小玲功力全无，从山顶奔下，艰苦可想而知。

哭声哀哀，如杜鹃夜啼，一声声扣人心弦。

人群中突地传出一个声音道：“这是女魔女儿，斩草必须除根！”

宇文烈芒扫向发声之处，栗声道：“谁说的？”没有人答腔，但普遍的表情是敢怒而不敢言，铁心修罗第二的功力，较之死城令主还要可怕，谁敢轻捋虎须。死城令主睁开了失神的眼，困难地抬起手，放在白小玲的头上，脸上浮现一抹歉然而慈祥的笑容。

母爱，天下最伟大的爱，再阴狠的母亲，也有这一份母爱潜存。

白小玲止住悲泣，凄切的再喊了一声：“妈！”死城令主哑声道：“孩子……妈……对不起你……”“妈，不要这样说，孩子实在罪大恶极！”

“不！我……错了……”

白小玲突地一抬头，向宇文烈道：“谁伤害我妈？”诛心人冷然接口道：“是我！”

“你？”

“不错！”

“我不与你甘休……”

死城令主双目已闭，突又睁开，栗声道：“孩子，他是你……父亲。”

白小玲触电似的一震，震惊莫名地道：“他是父亲？”“是……的……”

白小玲“咚！”地跌坐地上，杏目圆睁，直瞪着诛心人。宇文烈也怔住了，诛心人竟会是白小玲的父亲，这确实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事，那被自己劈死的“死城太上”又是什么身份呢？

全场顿呈一片死寂。

白小玲姓白，宇文烈若有所悟，心情顿告紧张起来。蓦地，诛心人伤感地道：“她死了，罪有应得！”宇文烈白小玲闻声回视，死城令主果然已气绝身亡。白小玲抚尸痛哭，晕绝过去。

诛心人一手夹起杨丽卿的尸体，加一手抱起白小玲，向宇文烈道：“孩子，来，我们把她葬在前面的高岗上！”然后，又转向群雄道：“各位可以离开了！”

一个老僧，排众而出合什道：“施主，各门派的失经尚无着落。”

诛心人道：“大师是少林门下？”

“正是！”

“失经之事，三天之内会有人出头交代！”说完，蹒跚地向当面一座峰头奔去。

宇文烈方待举步，眼前人影一晃，一个幽凄的声音道：“相公要走了？”

她，赫然是柳玉蝉，戚嵩老人也跟着到身前来。宇文烈心头微微一震，道：“是的，在下还有事要办！”“不说再见了？”

“这……请柳姑娘原谅，在下失礼！”

“相公，道是有缘却无缘，不过，我将永远记住一份珍贵的记忆！”语焉不祥，但宇文烈听得出来，当下苦笑一声道：“柳姑娘，在下也会记住这一份情谊的。”

柳玉蝉惨淡地一笑，掩不住内心的失望与凄苦。戚嵩一抱拳道：“姑爷，山妻埋骨何处？”

宇文烈大感为难，如果说出冷罗刹葬身之处，等于泄露了秘宫的地点。

突地，一个美艳如仙的女子现身出来，道：“戚公公，我带你去！”

“哦！你是……”

“姜瑶凤！”

“小公主，你怎的……哈哈哈哈哈，你原先是易了容的，老妈说奇怪，以长公主的仙姿，怎会……”

“怎会生我这丑八怪，是吗？”

“不敢！”

“这位是柳姐姐？”

柳玉蝉业已从外祖父戚嵩口中得知对方身份，忙施礼道：“不敢，正是小妹！”

“来，我们一道走！”

宇文烈这才有机会插口道：“凤妹，你也来了！”“我还参与大破死城的行动呢！”

“哦，凤妹，关于大师伯的仇家，不死仙翁不久会交代，我还有些事要办，事了马上回宫！”

“好，你去吧！”

宇文烈别了三人，弹身朝峰上驰上去。场中，人已散去十之七八。

宇文烈上了峰，诛心人正在掘墓。白小玲这时业已醒转，玉容惨淡，泪痕斑斑，别有一种楚楚动人的风韵！诛心人黯然道：“孩子，你来了！”

宇文烈点了点头，抑不住当头翻卷的情绪。

工夫不大，峰头上树立了一座新家，却没有墓碑。宇文烈脱口道：“不立碑了！”诛心人一摇头道：“立碑将招来毁尸的后果，她的一生尽是罪孽，不立也罢。”

“阁下……”

“孩子，你看着我！”说着伸手扯下面巾。

“呀！”宇文烈与白小玲同时惊呼出声，诛心人额上，赫然一个可怕的烙印，正是死城的标记。

宇文烈连退数步，激动万状的道：“您……您……是……”“孩子，我是你罪债满身的父亲白世奇！”

“哦，父亲！”宇文烈跪了下去，泪落如雨。

“孩子，起来，小玲，见过你哥哥！”

白小玲此刻面上的表情，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她痴恋着的人，竟然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樱唇翕动了好半晌，才吐出一声几乎无法听清的娇唤：“哥哥！”

宇文烈却已出了一身冷汗，想起几次险些做出遗憾终生的事儿，思之余悸犹存，站起来身来唤了一声“妹妹！”白小玲泪水又告如泉涌出。

身世明白了，父子兄妹重聚，但已是一声无可弥补的悲剧。

白世奇下意识地一抚额上的烙痕，沉声道：孩子，坐下，听我说！”三个就坟前地上坐了。

白世奇面上浮起一片痛苦的神色，以怆然的音调道：“话需从头说起，三十年前，武林中出了一双姐妹花，才貌身手，堪称一流，就是玲儿的母亲杨丽卿和阿姨杨丽仙……”宇文烈暗自点头，杨丽仙出家当尼姑，息尘庵索师仇，他几乎毁了她。

白世奇继续道：“两姊妹同时爱上了当时第一高手铁心修罗，巧的是杨丽仙痴心铁心修罗，而铁心修罗却痴心杨丽卿

“哦！”宇文烈忍不住哦了一声。

“之后不久，杨丽卿与铁心修罗双双共探死城，在黑森林中，碰上死城主人。”

“莫非就是那称为太上的怪物！”

“一点不错。双方交手之下，铁心修罗与杨丽卿以二对一，三十个照面之下双双落败，死城主人功于杨丽卿的美色，破例不杀铁心修罗，故意提出条件，留下杨丽卿，要铁心修罗在三年之内，再来赴约，如果能胜了他的话，可以领回杨丽卿，在三年之内，他保证她毫发不损……”

白小玲粉腮一片铁青，频频拭汗。宇文烈也是惊奇不已。这是武林中无法知晓的秘辛啊！

白世奇顿了一顿，又道：“当时，铁心修罗誓言，如果不练成足以制胜对方的身手，三年到期，决来与杨丽卿死在一处

“先师没有来？”

“不错，他没有来，据你刚才透露，你师父离死城之后，身残功废？”

“是的！”

“这就是了，悲剧由死城太上一手造成，事实足以说明死城太上在铁心修罗离开后，予以追击，使对方身残功废，无法践三年之约……”

白小玲恨恨地一握拳，口里哼出了声。

“三年到期，杨丽卿在绝望伤心之下，嫁了死城太上，练了更高的武功，她由伤心失意而恨，恨天下所有的男人，她变了，她要向男人施报复……”

白世奇深沉地叹了一口气，接着道：“于是，许多知名高手，成了她变态心理之下的牺牲品，我就是其中之一……”

“哦！”

“神风帮当年在江湖中算是第一大帮。孩子，为父的一念之差，铸成了千古之恨。二十年前，烈儿尚在襁褓之中，我，遇上了玲儿的母亲，我被她所述，疯狂地照她的意思向许多正派人士下手，造成弥天血劫……”白世奇咬了咬牙，尽量抑制情绪。

“我把神风帮全部帮众，送入死城，充当基干，作为征服武林的垫脚石，这就是神风帮突然失踪江湖的原因。之后，玲儿出世，而我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被废去功力，烙印囚禁

……”白小玲语不成声地道：“妈为什么要这样？”

白世奇悲怆的道：“她的心理已不正常，她要向男人报复！”

宇文烈剑眉一蹙道：“玲妹的出生……”

白世奇点了点头道：“死城之主先天缺憾，根本不能人道，只虚有夫妻的名份，在玲儿出生的前后两年间，她没有离开死城半步，所以身世没有什么可疑，这她也承认的。”

白小玲喃喃的道：“妈是这样的女人？”宇文烈想到了生母宇文秀琼，她是在父亲离开之后，伤心抑郁，以至双目失明，最后含恨以歿，就事实而论，父亲罪无可恕。

白世奇又道：“烈儿，我至死愧对你母亲，她的坟墓在何处？”

“仙霞岭下枫树谷中！”

“好！”

“还有另一位诛心人……”

“他是你叔叔白世信，我因功力失而复得，必须苦练一段时日，他以诛心人面目出现江湖替我办事，可怜，他竟被玲儿的母亲逼死了。唉，我是罪人，死有余辜，岂止是诛心啊！”两行热泪，顺腮而下，这是忏悔之泪。

宇文烈黯然无语。

“哦，孩子，你叔叔白世信拒信交给你的那张地图可在身边？”

“地图？”

“嗯！”

“在秘宫之内！”

“好，我在此间事毕之后，把它取出来，交给不死仙翁前辈！”

“那是什么？”

“你记得那次黑森林外换命之约吗？”

“是的。”

“十二门派的秘笈被我伏匿林中，巧取到手，那地图便是埋藏这批宝物的所在。”

“哦！父亲算是替中原武林做了一件好事！”“但难赎罪过于万一！”

“父亲不必自责太甚……”

突地，一条白衣人影，出现峰头，她，正是易钗而笄的神秘老人之徒东方瑛。

宇文烈心中一动，起身迎了上去。道：“瑛弟，你找到不死仙翁前辈了？”

东方瑛面寒如冰，冷冷的道：“没有碰上！”“哦！”

“那位是……”

“家父白世奇。”

“我们借一步说话！”

“有什么话在这里说不是一样？”

“怕你不便！”

宇文烈已料到了几分，硬起头皮道：“没有什么不便！”东方瑛道：“好，诺方应该兑现了，我们之间的事，如何解决？”

“这……依贤弟之见？”

“不必贤弟仁兄，我用不道再装假了！”

说着摘下头巾，甩脱外衫，露出了如云秀发与一身雪白的劲装疾服，衣鲜人媚，宇文烈不由呆了一呆。“哦！”惊愕声中，白世奇与白小玲双双移步起来。东方瑛落落大方的向白世奇福了福，道：“见过宇文前辈！”

白世奇一怔之后，恍然而悟，道：“我姓白，小玲与烈儿是异母兄妹，烈儿幼从母姓！”

“哦，失礼了！”

“好说！”

宇文烈讪讪地介绍道：“这位是天山神秘老人门下东方瑛姑娘！”

白世奇点了点头，道“烈儿，东方姑娘找你有事？”宇文烈俊面一红，道：“是的！”

“什么事？”

宇文烈夹脖子通红到耳根，这话怎么说呢？自己并非轻薄之徒，为了疗伤，误触肌肤，惹下了这大麻烦。东方瑛倒是坦然地道：“事无不可对人方，烈兄，说吧！”宇文烈不得已把事实经过说了一遍。

白世奇听了也自皱眉，思索了片刻，道：“烈儿，把你成婚的经过告诉我！”

宇文烈尴尬至极地把与姜瑶凤结合的经过，简略地一说，白世奇道：“你岳母既是你师伯母，这事或许可以商量。”蓦地一个宏亮的声音道：“商量不得，根本毋须商量。”几个同时吃了一惊，举目望去，一共来了七八人之多，当先一个白髯及腹的红面老者，赫然正是不死仙翁，后面跟的是姜瑶凤母女、戚嵩、柳玉蝉、曹月英，还有两名秘宫侍婢。宇文烈倒被这突然的情况惊呆了。

姜瑶凤上前一拉宇文烈的衣袖道：“烈哥，你来介绍！”宇文烈如梦方醒地为众人一一介绍。

不死仙翁笑容可掬地向东方瑛道：“听说你要找老夫？”“是的，晚辈要找两个人，据先师临终交代，只有前辈可以指示！”

“找谁？”

“两位未谋一面的师兄！”

“哈哈哈哈哈，来，老人引见，这位便是你大师兄姜伯韬的未亡人！”说着，指向姜瑶凤的母亲长公主。

宇文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师伯玉影修罗竟然会是天山神秘老人门下，东方瑛的师兄，这……

心念未已，不死仙翁已指向他道：“这小了是你二师兄姜雄韬铁心修罗的传人！”

东方瑛望着宇文烈，芳心不知是一股什么滋味，这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宇文烈这才知道师父的名讳和出身门派，呆了片刻之后，才冲着东方瑛恭敬的施了一礼，道：“师姑，小侄多有冒犯，请大度包涵！”

东方瑛啼笑皆非，还了一礼。

宇文烈忽地想起那张地图，忙向姜瑶凤道：“凤妹，那地图……”

“在我身边，怎么样？”

“那很好，拿出来！”

姜瑶凤取出地图，交给宇文烈，宇文烈再交给他父亲白世奇，奇。一边，长公主与白世奇，正热烈地交谈着彼此的遭遇。曹月英一直愁眉深锁，低头默想。

不死仙翁哈哈一阵宏笑道：“老夫师要先走一步了！”宇文烈一愣，这老儿怎么又有徒儿了，但他随即想到另一件事，闪身上前道：“老前辈留步！”

“什么事？”

“关于先师伯的死因。”

“已经向你师伯母交待了，小子，你奇缘迭遇，古今第一人，盼好自为之！”说完，大袖飘飘，翩然而逝。曹月英深深地看了宇文烈一眼，幽怨至极的一声长叹，跟在不死仙翁之后泻去，宇文烈想对她表示什么，但又说不出口，意念转动之间，倩影已消失，他痴痴地对着那方向出神。姜瑶凤轻轻走近，道：“烈哥，你道不死仙翁到底是谁？”“他，会是谁？”

“银衣人！”

“什么，不死仙翁就是魔鬼天使？”

“不错，这秘密若非他自己透露，谁也不知道，魔鬼天使，本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银衣人是魔鬼，不忌血腥，不死仙翁是另一半天使，从不出手伤人，专事排难解纷！”“哦，这确实是闻所未闻的怪事，那师伯中慢性之毒一节他如何交代？”

“经我妈把详情仔细一说，再分析秘宫的环境，他断定是秘宫之中有一种天然的地煞这气，好人无所谓，如若爱伤，地煞之气虚侵入体内，蛀蚀人的功力，而且死后遗体会变色。”宇文烈惊奇不已地道：“原来如此！”

东方瑛先向大师嫂作了别，然后来至宇文烈身前，酸酸地道：“宇文烈，你算是本门一份子，希望你能抽暇前来天山谒祖！”

宇文烈恭应道：“理应如此，年内准赴天山，师姑……”“我该走了，祝你夫妻恩爱到老！”

“谢师姑！”白影连闪而没。宇文烈又发了一回呆，这简直像是在做梦。

数十黑衣人，拥上峰头，白世奇简单向这批硕果仅存的神风帮旧部交代了几句话之后，黑衣人齐齐恭行大礼而退。暮色苍茫中，宇文烈父子兄妹与姜瑶凤母女侍婢，加上戚嵩与柳玉蝉等一行人，迤迤下峰。

全书完

